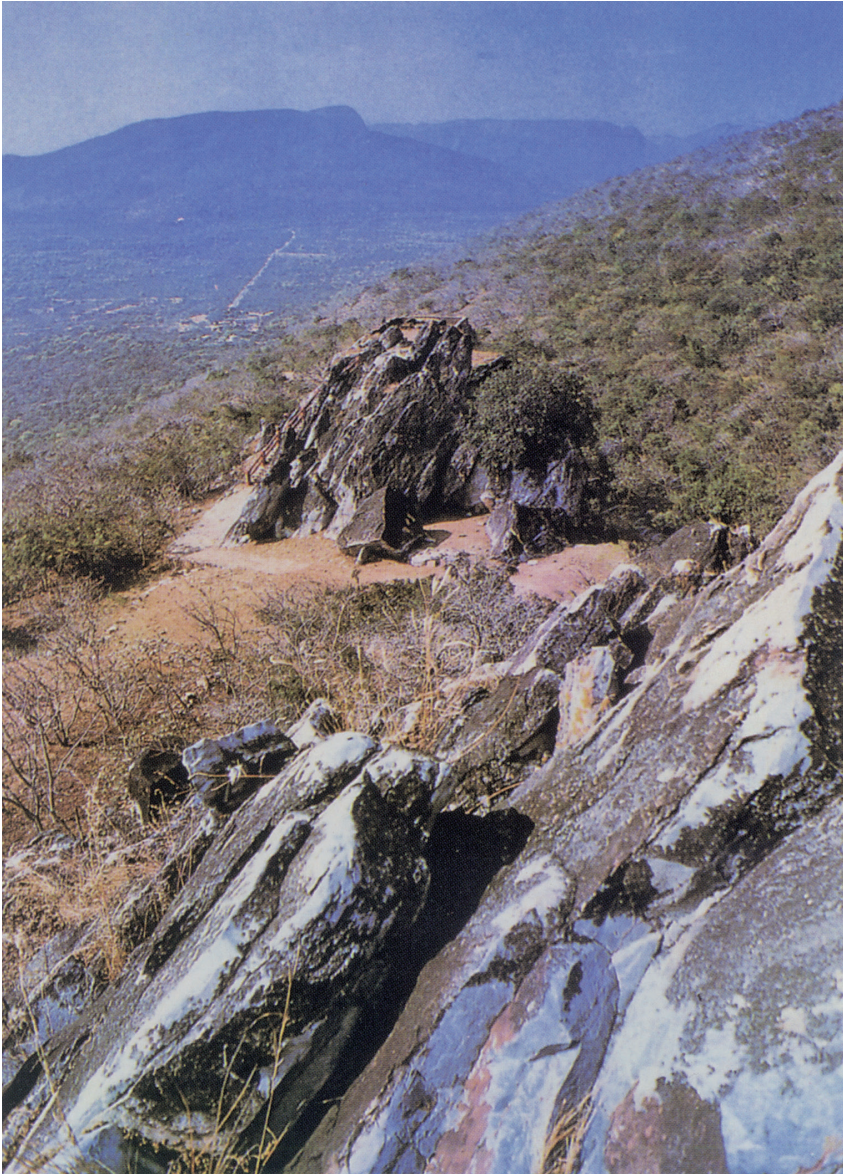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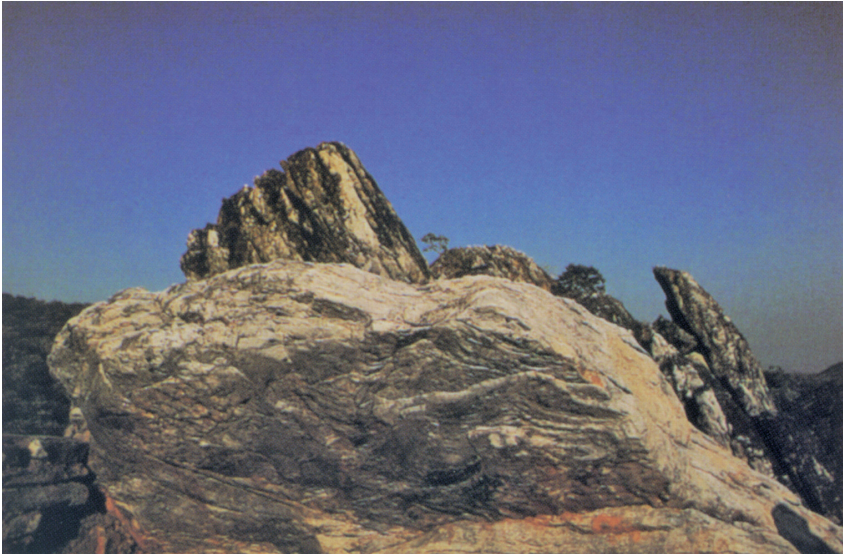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dramatic mountain landscape. On the left, a tall, dark mountain peak rises, with a waterfall cascading down its side. The water is rendered in white and light grey,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mist.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are rendered in various shades of grey and black ink, with some areas appearing more textured and others more misty.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maller, rounded rock formations and clusters of dark, leafy trees.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erene and majestic,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landscape art.

思源 感恩

上傳_下布老和尚
圓寂十二週年紀念



靈鷲山位於王舍城外，是佛陀說法之地，亦是心經法會所在地，中央岩塊的對面是盧伽遺跡。



靈鷲山山頂



靈鷲山遺跡（在王舍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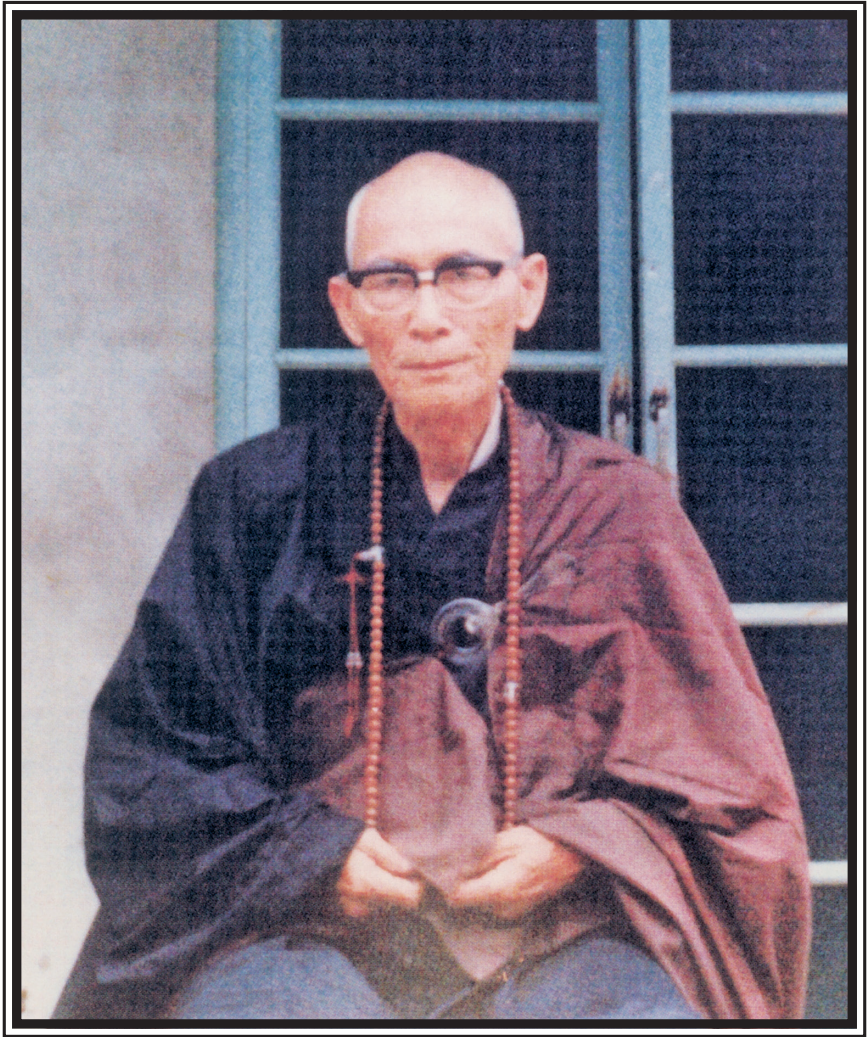


恒河中游是孕育佛教的搖籃，圖中是佛陀悟道的金剛寶座，此寶座位於佛陀伽耶（布達加雅）大精舍之西側，旁邊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



圖中右上角特別突出的兩山峰，是有名的前正覺山。在一片晨霧瀰漫中，尼連禪河迤邐地流過山腳。

佛陀苦行的地方前正覺山



老和尚法相（在觀音山茅棚前）



老和尚九十七歲法相

西來意

老和尚墨寶

老和尚簡介

師俗名許步章，民國前六年生於江蘇贛榆縣。

民國三十八年（四十四歲），隨政府遷台。

民國五十四年（六十歲），依承天禪寺^上廣^下欽老和尚薙度出家。

民國五十六年（民國八十一年）獨居茅蓬，銳意禪修，窮研心經，妙契般若玄旨。

民國八十二年（八十六歲），於埔里觀音山，多次宣講心地法門，後結集成《心地法門》

一書。

民國八十二年（八十六歲），於中壢圓光佛學院禪修班，指導禪修。

民國八十四年（九十歲），於觀音山宣講心經兩週。

民國八十四年（九十歲），於南投縣魚池鄉買地建道場，即現今之龍華學會。

民國八十五年（九十一歲），復受台北慧炬雜誌社之請，再次宣講心經。

民國八十六年（九十二歲），復於台中清涼寺，第三次宣講心經。師亦重金剛經，常謂

金剛經與心經皆為般若部之寶典。

民國八十八年（九十四歲），於台北十普寺宣講金剛經六週。

民國八十九年（九十五歲），初春，大陸揚州高旻寺方丈德林長老，請師至高旻寺講金剛經。後以身體違和，宣講未竟即病歸。

自茲而往，身體屢違和，終以世壽九十七歲（西元二〇〇二年），示寂入滅。

般若讚

摩訶般若波羅蜜

最尊最上最第一

無住無往亦無來

三世諸佛從中來

恭錄自「六祖惠能大師法寶壇經」

般若心經淺解目錄

佛陀說經地

老和尚法相

老和尚九十七歲法相

老和尚墨寶

般若讚

老和尚簡介

序.....

一

序.....

三

一、般若心經淺解

壹、前言.....

一

【目錄】

一



【般若心經淺解】

貳、經題	一五
般若	一八
波羅蜜多	五八
心	九六
經	一四四
參、譯人	一四五
肆、正解經文	一四八
觀自在菩薩	一四八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一六七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一七二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二一三
是諸法空相——無受想行識	二三二
十二處	二四三



十八界·····	二五〇
十二因緣·····	二五八
無苦集滅道·····	二七八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二八八
菩提薩埵——究竟涅槃·····	三〇一
三世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〇九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真實不虛·····	三一六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菩提薩婆訶·····	三二二
二、般若心經隨緣開示·····	三二七
三、傳布老和尚略傳·····	四〇三
四、附錄·····	四二五



附錄一 四二五

附錄二 四二六

附錄三 四三〇

 永嘉大師證道歌 四三〇

 順治皇帝出家自嘆詩 四三六

五、結語 四三七



般若心經淺解序

傳布長老生前寫了一部《心經要解》，並已出版流通多年，甚獲讀者好評。因之，第一刷出書不久即贈閱完畢，接著又印了八千本，亦已被讀者請完。現在布老的弟子道華法師，為了布老的法身永存，慧命常在，欲印第五版流通於世，廣結法緣，並來中道學苑，要我寫篇序。由於布老與真華不僅是舊識，多年前即於土城承天寺結下甚深的道誼，我怎能以文拙推辭不寫呢？依我的看法，這部大約有十五萬字的《心經要解》，也即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要解，所以全名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心」字即是表示最精美、最切要的意思。這也是比喻說：六百卷的大般若經，就好像人的整個身體，而《心經》則如人的心臟部份，因之簡稱為《心經》。

《心經》的經文雖然全部僅有二百六十個字，卻已把整部般若波



羅蜜多經的要義和盤拖出，從這部經的前四句經文「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便可以體會得到。因為這四句經文的第一句「觀自在菩薩」指的是人；第二句「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指的是法；第三句「照見五蘊皆空」指的是因；第四句「度一切苦厄」則是指果。這「人、法、因、果」四字，讀者如能用心去體會，等到體會了那「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燄，行如芭蕉，識如幻事」時，那便真的可以「度一切苦厄」了！是為序。

真華寫於埔里中道學苑
佛曆二五五三年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



般若心經淺解序

心，是釋尊一期化教中的所依，流出三藏十二部。六百卷大般若經，是經藏的核心，《心經》又是大般若經的中心重點。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四聖與六凡的十法界，各具依正二報，有染淨因果等諸法差別，一一的無非心性隨緣現起，雖能緣起十法界一切諸法，而法性理體則常恆不變。因此明悟心性者，則能上成四聖道果；迷失心性者，則下沉為三界六凡。離此心性外，別無凡聖諸法可得也。地生萬物，心生萬法，喻名心地。（布老曾有《心地法門》一書流通於世）。

此經，文約義豐，譯文只有二百六十個字，但義涵能空十法界、我法二執等相，故云：「是諸法空相」。直顯第一義諦空理「究竟涅槃」。真如法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



無色，乃至無智亦無得」。此皆空二執，空亦不可得，故名行深般若也。即三世諸佛，亦是「以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為大聖教典中心之所流露，非一般文字可以比擬，乃為文字般若。文以載道，為入理之門。由於閱讀與聞、思二慧，深悟實相之理。悟理之後，加以進修，而成觀照般若。觀照得力，契入真如法性，親証涅槃，即實相般若也。所以修証實難，悟解亦不易也。

傳布長老，悟明心地法門，愍眾生苦，弘法心切，特將此心經，作深入淺出的解釋，實為信眾悟道修證殊勝因緣也。布老的尼眾弟子，道華法師，曾常親近恩師，直至圓寂後，及道詮法師和伍家慶居士，將此淺解詳盡整理完畢，付梓流通，利益後世，問序於余，愧於才疏學淺，難免訛誤，仰乞賢達，垂慈指正，是為序。

釋道海書於真如精舍如是室

佛曆二五五三年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



上傳下布老和尚
圓寂十二週年紀念

寂若心經
淺釋

釋傳布



述

壹：前言

這一卷《心經》是《大品般若》六百卷中精華流出，是吾佛世尊所說。問：「世尊以何因緣說此法要？」答：「佛為眾生欲結所蔽，依此四大之軀，顛倒之心，起惑造業，流轉生死。不知真空實相，妄計有我、有法，所以一切眾生，隔塵勞之山，沈煩惱之海者，莫不皆由於人法遍計之所累矣。今說此經，為斷眾生妄想情結，開佛知見，顯發本性，離生死苦故。」是故菩薩所說即佛所說。此經傳至我國，由梵音譯華言，前後凡有七譯：

一、姚秦天竺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二、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三、唐天竺三藏大廣智不空譯：名《般若波羅蜜多那提經》。

四、唐天竺三藏達摩戰濕羅譯：名《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五、罽賓沙門般若共利言等譯：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六、宋三藏慈賢譯：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七、宋天竺三藏施護譯：名《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般若心經雖文詞簡要，卻蘊含無量勝義，研究起來至為重要。何以故？佛說大品般若六百卷，心經即為此六百卷大品般若之精要。佛以何因緣故說此經？佛見眾生為「欲結所蔽」，「欲結」乃人出世即有之劣根性，如男女之情欲，人類彼此打罵殺伐之怨情等。無論是愛情或怨情，情即如鐵繩將眾生緊緊扣住。有此等情，眾生即無法解脫。又何以有此愛情與憎情？無他，因有「我法」二執。如某物為己所有，他人將之取走，自



已即不悅，此即我法二執。不只人有我法二執，畜生亦如是。所謂「狗死藏身」，狗臨死，即找一隱蔽處所，隱藏自己之死身。何以故？因牠愛其肉身，牠恐曝屍野外，人見之將剝其皮喫其肉。故眾生皆有我執，無不愛其肉身。

肉身皆幻滅無常，然眾生卻覺千秋百歲而不壞，日日培養肉身，喫百味飲食，盛裝打扮，全為肉身健美長壽。實則肉身變化剎那不停，時時變樣，然眾生卻不知。眾生肉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合成，既是因緣所生，終歸散滅，但眾生卻作千秋百歲之計，企求福祿長壽。因執身心，故起惑造業，爭名奪利，造出種種業緣。業有善業與惡業之別，如吃齋念佛為善業，爭名奪利為惡業。既造善緣，即隨此業流轉生死苦海，無有出期。

眾生不知肉身為虛幻假相，不明真空實相，不知不見常住不滅真心，於妄想中妄認有我有法。此我法二執妄想不停，有如結成塵勞之山，覆蔽不生不滅之常住真心，故多生累劫沈溺煩惱之海，永無出頭時。雖有時



自在歡樂，然亦短暫即逝。此塵勞煩惱從何而生？皆由「人法遍計之所累」，妄想遍計周遍一切，廣求一切名利財富為己有。佛世尊今宣說此經，即來斷除眾生妄想，解開愛憎情結。妄想情結斷已，則開佛知見，佛之知見乃不生不滅之大智慧。如是顯發不生不滅之本性，永離生死苦海，住於常樂我淨之涅槃聖境。

此經為觀自在菩薩所說，雖觀自在菩薩所說，若窮其本源，實為佛金口所宣，故觀自在菩薩即是佛所說。此經傳至中國，前後共七譯，對此經之注解，至今已逾百家。

以上七譯而盛行於我國者，當推奘公譯本，即第二譯。它的因緣遍一切處，自唐宋以來，四眾弟子無人不誦，而且文詞簡要，含義豐富，受持亦易。古德說《心經》以二百六十餘言，攝盡六百卷《大品般若》要義，果能自淺至深，徹見真



空實相，則一大藏教無不從此流出，所謂：『般若為諸佛母也。』行者受持此經，當作難遭難遇之想。當知此經文約義豐，含容了無量勝義，總攝諸法心要。全卷文義總以一空為宗，言言說無，句句指空，處處指色明空，字字舉空即真，法法盡契無我，一一皆顯真空，廣演諸法真空之理，打開生死解脫之門。破除三界升沈之苦，截斷六道往返之流。直截了當，指引向上一著，掃蕩情執，直超涅槃彼岸。吾人若能直下承當，大道疾現面前，不起於坐，當下即是彼岸。先德云：「心經一卷成佛有餘是也。」又說：「吾人欲成大業，必讀般若心經。」

以上七種譯本，是由姚秦時代至唐宋間之三藏聖僧所譯。其中玄奘大師所譯心經，流通遍一切處，中國無不家喻戶曉。自唐宋以降，出家之比



丘、比丘尼，在家之優婆塞、優婆夷等四眾弟子，無不虔誦心經。

心經文句雖至精至簡，易於受持，涵義則至廣至深。古德言：「心經以二百六十餘言，攝盡六百卷大部般若要義，果能自淺自深，徹見真空實相，則一大藏教無不從此流出。」大部般若經乃佛金口所宣，佛說法四十九年，單大部般若即廣說二十二年，佔佛一生說法近半時日。佛何以如此廣宣般若經？因眾生無慧目，愚痴過日，糊塗造業，故流轉生死不已。佛說大部般若經，即來廣開眾生慧解。故若能利用般若經卷，則開慧眼，若不明般若經義，無明蔽心，即於生死圈中亂撞亂闖，闖至此處是生死，闖至他處亦是生死。故古德言：「天是棺材蓋，地是棺材底，無論闖哪裡，總在棺材裡。」何以故？因無般若智慧。心經攝盡六百卷大部般若要義，大部般若之精要，皆不出心經二百六十餘言。故若能由淺至深，窮究心經妙義，契自本心本慧，徹見真空實相，即已領受一大藏教之奧義。所謂真空實相者，乃指眾生本性無相是空，然此空乃是真空，真空不空，



不空之空方為真空。實相無相，無相之相是為實相。真空即是實相，實相即是真空，此即眾生之本性，人人本具之法身。證真空實相，則永無生滅，已證佛果。故整部大藏經數千卷，不出心經二百六十個字。諸位，心經何其廣博深奧。

般若心經何以如是至尊至貴？因般若為諸佛母，三世諸佛，無論是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若要成佛，必修般若，一切諸佛皆般若所生。故修行人讀誦此經時，須作難遭難遇之想，今能聽聞此經，乃多生多劫之善根發動，若無善根，便無善緣聽聞此經。此經雖文詞簡要，然所含義理微妙殊勝，總攝一切諸法，故天地萬物，草芥人畜，江河湖瀚，一切眼見耳聞，所有妄想之一切世間法，及阿羅漢、緣覺、菩薩、佛等四聖之出世間法，皆不出心經之外，故古德善知識讚此一卷心經為「大總持法門體」，心經有如是博大精深。

心經全卷經文全談空。凡夫內則見有我之身心，外見則有我之世界。



佛世尊見我等凡夫有此心，故來說空，使勁破眾生之執著，令眾生了悟無我無人無法。「言言說無，句句指空。」心經句句非說「無」即說「空」，一切眼見耳聞，無不是空。然凡夫卻執以為實有，見山有山相，見水有水相，男有男相，女有女相，及生老病死等諸相。佛因此愍告眾生，此皆虛妄不實，全是空。「處處指色明空」。色乃包含天地萬物，宇宙人生，江河草芥人畜等一切色，心經即言，一切皆空，莫分別諸色。若分別此屋是鐵皮屋，牆為水泥牆，此是分別心，分別心即為生死心。無分別心則為佛心。故「處處指色明空」，令眾生無論見青黃赤白，大小長短美醜等一切色，全見成空，全指認為空。「法法盡契無我，一一皆顯真空。」所有一切法皆無我，即與諸法性契合，一切法全變成真空。

「廣演諸法真空之理，打開生死解脫之門。」廣演宣說諸法真空實相之理，令眾生頓知真空不空為本具之佛性，如此即打開生死解脫之門，頓超輪迴。「破除三界升沈之苦，截斷六道往返之流。」三界乃欲界、色



界、無色界，吾輩凡夫今皆住於欲界，尚未至色界，更未達無色界。何者是欲界？眾生日日起妄念追逐名利，愛憎心時時不斷，此即欲界。在三界「升」，即從母親肚裡下生為人，「沈」即死後墮惡道，今生為人，來生墮惡道，如是於生死苦海中升沈。心經即來破除三界升沈之苦，截斷六道生死輪迴。六道者乃地獄、餓鬼、畜生等三惡道，及天道、人道、阿修羅等三善道。今大眾生於人道，人道已難得，何有天道可去？佛言：「人身難得。」又言：「得人身者如指甲土，失人身者如大地上。」得人身者如指甲土之稀微，死後墮惡道者，卻如大地上之眾多。參悟心經，則能斷除六道輪迴之苦。

「直截了當，指引向上一著。」此經廣勸眾生一切皆觀空，空即是自己佛性。領悟此旨，當下即超生死，心經如是直截了當。故不須修別法，但見一切皆是自己空性，空性不生不滅，充虛空遍法界，無處不是，故毋須又披讀此經，又覽讀他經，又各處跑寺廟，又盡學種種教義。不用盡行



種種假相，直截了當，但認自心，一切皆是空皆是假，但此心為真，不生不滅。「指引向上一著」，即是勸人返觀自心，回頭親見自己之本性。

「掃蕩情執，直超涅槃彼岸。」眾生之愛憎取捨心皆是情，執即我執與法執，我執則認有我，有我即有法，見色不知是空，一見法即欲取為己有，因有我執即有法執。心經步步說空，空中無我無法，如是掃蕩情執，直達涅槃彼岸。涅槃乃佛菩薩所住不生不滅之聖地，眾生所住之處則是生死岸。若依心經所言，一切見成空，則「雖在生死地，我已出生死」，我與他人所不同，他人有生死，我已出生死。何以故？因已掃蕩情執。

「吾人若能直下承當，大道疾現面前。」若信佛所說皆真實不虛，領悟空性，則成佛作祖之大道即現面前。「不起於座，當下即是彼岸。」即使坐於原處不動，但能信受此空性此佛性，娑婆世界全變成不生不滅之涅槃世界，如是則與諸佛菩薩並駕齊驅，同登涅槃彼岸。先德云：「心經一卷，成佛有餘。」古德言，但修心經一卷二百六十餘言，成佛尚綽綽



有餘，故心經誠為至高無上之法藏。又云：「吾人欲成大業，必讀般若心經。」若欲了生死成佛作祖，不須修別法，必定要窮究般若心經，若契悟心經妙旨，則與諸佛同行，即登涅槃彼岸，心經即有如是微妙殊勝功德。

此經全文恭錄於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



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貳：經題

蓋經題為一經之綱領，總攝全經要義。是故欲知經中妙旨，必先了達經題。經題既明，再看經文，便可了達經中大義，不致有所難解的問題了。古人比如以網提綱，眾目自張；以衣挈領，群褻必直，所以標題以示全經之概要也。依古釋，本經大科分二：初總釋名題及譯人，次正解經文。此經以「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八個字為本經經題。

今初總釋名題：本經之「般若波羅蜜多」六字是梵語，「心經」二字是漢文，梵漢雙舉，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又上七字是別，別於諸經，唯本經專名，不通於諸經故。下一字是「經」，此「經」之一字，通於諸經，吾佛世尊所說諸法，通名為經。問：「『經』者其義云何？」答曰：



「古釋云：『經者徑也，一切賢聖依此進修，成佛作祖之捷徑，後學佛門弟子，生死大事，弘法利生之指歸也。』」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又經是貫穿義，佛入滅後，諸聖眾把佛所說的諸法，排列先後，結集起來，如同以線連貫起來，名之為經；又經是「破」義，能破有情眾生煩惱邪見惡業；又經是「教」義，教導有情眾生入佛知見。據諸經論釋經之義，繁多不舉。總要言之，不出貫、攝、常、法四義，蓋修多羅者，西域翻為線，線有貫穿義，即貫穿所說之理；攝即攝持所化之生，貫攝玄微，同登彼岸；常者古今不易；法者遠近同尊。具此四義，故名為經。

經題乃一經之綱領，總攝全經之要義。若欲了知經文妙旨，必先了達經題涵義。經題既明，經文則一目了然。本經大科分：(一)總釋名題及譯



人。(二)正解經文。今先總釋名題。經題「般若波羅蜜多」六個字乃印度梵語，又上七字是別，別於諸經，專屬本經所有。下一字「經」是通，凡佛所說皆稱為「經」，故稱為是通。

經是何義？經者徑也。經乃修行之路徑，一切賢聖皆依經修行而成佛作祖。梵語稱經為修多羅，其義為契經，契者乃「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三世諸佛皆依經中義理修成佛，不同根機之眾生，若欲成佛了生死，亦須依經而行。又經有「貫串」義，佛入滅後，其聖眾弟子將佛所說之法，排列先後，結集彙編，如同以線貫穿，故稱為經。經又有「破」義，眾生天長已久於煩惱中過活，死後帶煩惱投胎，復又伴隨煩惱而生，如是生死流轉，從未離煩惱。今窮究心經，了達心經妙義，即能破除煩惱邪見，了脫生死。經又有「教」義，能教導有情眾生入佛知見，契悟不生不滅之真理而成聖，不再枉受生死。總要言之，經不出「貫、攝、常、法」四義：修多羅於印度翻為線，線有「貫串」義，即以經貫串佛所說之



義理；「攝」即攝持所化之眾生，眾生聽聞心經，依心經教義而修，即為心經所攝持度化，與佛同登涅槃彼岸；「常」乃指古今不易；「法」者遠近同尊。具此「貫、攝、常、法」四義，故名為經。下文乃詮釋「般若」之涵義。

般若

梵語「般若」此云智慧，問為何不讀智慧，仍讀般若呢？答：般若是梵語，即印度語，印度人自稱是大梵天苗裔，為尊重故，譯音不譯義。依義即智慧，但不同於世俗一般人的智慧。世俗一般人的智慧是識心所生，對境分別，辨論是非，妄發知見；於知見中，生起愛憎取捨心；由愛憎取捨心中生起人我之相；由人我相，引發貪瞋癡三毒的作為，造成生死煩惱的



苦厄。從此愈染愈深，迷昧本有的覺性，不能自拔，流轉五道，無出頭日。這就是世俗一般人的智慧，不是般若大智。然則云何是般若大智？經云：『般若大智，體性圓融，超情離過，照見諸法皆空，而能通達一切諸法無礙。』《大般若經》云：『餘經猶如枝葉，般若猶為樹根。』吾人學佛，必學般若。般若稱為四聖佛母，未嘗有一菩薩不學般若，而能圓滿佛果者。《華嚴經》云：『諸佛及菩薩、聲聞、辟支佛，皆從般若生。』故知般若不獨是菩薩之師，亦為三世諸佛之所師。又云：『一切善法智，皆從般若生。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純是大寶聚，出生一切功德寶故。誠為鎮國之經典，人天之大寶。般若如同金剛寶石，貧福者尚難一見，何況書寫受持？』

般若乃印度梵語，中文義為智慧。何以不讀智慧，而讀般若呢？因印



度人自稱為大梵天人後裔，為尊重大梵天，故譯音不譯義，仍讀般若。不讀智慧。般若雖是智慧之義，然此智慧不同世俗之聰明智慧。世俗之智如能發明新事物，擁有專利，或能清楚分析事理，此於佛法但名聰明，不名智慧。智慧唯有佛菩薩能承當，能了達不生不滅真理，方與佛菩薩同具般若智慧。即使於世間法能鑽營致富，此亦非智慧，仍是生死心，能了脫生死者方為智慧。

世俗之智，乃識心所生，識心即是第八識亦即神識。諸位今至此地，乃神識令你來，今我言說乃神識所說。諸位無論做何事皆神識所為，吃齋念佛是神識，殺人放火亦是神識，凡夫處處盡是神識，神識生滅不已，故神識全是生死心。眾生認神識為智慧，天長已久打妄想，若廣得名利，即自認有智慧，實則是生死心。識心見境即分別善惡，遇事則辯論是非。識心妄執知見，於知見中生起愛憎取捨心，見善則起心欲合，見惡則起心欲離。由愛憎取捨心，生出人我之相，有我有人之別，有我有人，即有眾



生。由人我之中，生出貪瞋痴三毒，有三毒即造生死煩惱，此煩惱污染身心，如是迷失本有覺性。此愚痴心，認假為真，認錢財為真，或以居高官為榮宗耀祖，此全是痴心，不明真理，本有覺性全被覆蔽，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生則我法二執，死則空手而去，於生死圈流轉不能自拔。此皆凡夫世俗之智，造作惡業，故受惡業酬報。

經云：「般若大智，體性圓融，超情離過，照見諸法皆空，而能通達諸法無礙。」般若妙智，體性圓融無礙，充虛空遍法界，圓明十方，處處無礙，無愛憎之情，亦無顛倒煩惱生死。般若智慧照見諸法皆空，諸法者包含天地一切萬物，般若照見諸法皆空，然此空非斷滅空，此空乃不空之空。即見一切皆空，則有何阻礙？若不能見空，見山被山擋，見水被水礙，見物被物礙。若見一切皆空，何有阻礙？故言通達諸法無礙。既無礙，何有生生死？人臨終時，無論惡業或善業現前，此皆是礙，若有礙則不能解脫自在，無礙時，事事無有，無天堂地獄，無閻王小鬼，亦無父母行



淫欲等我去投胎，一切但一片真空，真空即自己之法身，自己之佛性，如何有障礙？故一切圓融無礙。

大般若經：「餘經猶為枝葉，般若猶為樹根。吾人學佛，必學般若，般若稱為四聖佛母，未嘗有一菩薩不學般若而能圓滿佛果者。」佛曾讚般若猶如樹根，其餘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枝葉。故若欲了生死，須窮究般若經。羅漢、辟支佛、菩薩乃至佛等四聖，皆修般若而證聖果，未有一菩薩不修般若而能成佛。華嚴經：「諸佛及菩薩、聲聞、辟支佛，皆從般若生。」諸佛及菩薩、羅漢、緣覺，未有不修般若而成聖，故般若不獨為菩薩之師，三世諸佛亦以般若為師。般若不但領導一切眾生，亦引領一切聖尊。

又云：「一切善法智，皆從般若生。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純大寶聚，出生一切功德寶故。誠為鎮國之經典，人天之大寶。」一切善法智慧皆由般若生，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有如大寶聚，修般若即得一切功德寶藏。般若



誠為鎮國之經典，若大眾皆閱讀供養心經，國家安定，無一切天災人禍，故此心經實為人天兩道至高無上之法寶。又云：「般若如同金剛寶石，貧福者尚難一見，何況見聞受持？」金乃不懼火煉之金屬，剛則為五金中最堅硬者，金與剛和合即成最堅硬之物。韋馱菩薩所持寶杵即是金剛寶石，萬物若被金剛寶石所擊，即化為灰燼，了無形跡。下等貧窮福薄之人，見不到此金剛寶石。此是喻言，心經乃無上寶典，其功德力量有如金剛寶石，能摧滅一切煩惱。出生劣等，不信佛法之人，則不信般若心經。今吾輩不但見此般若經，又讀誦修習般若，此皆吾等多生多劫累積之善根福德，今方有緣讀誦聽聞心經。

《大智度論》云：般若分類，約舉有三：(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



實相般若：謂法身真空之體，此體元無名相，於無名相中，建立假名，而談實相。實相無相，無相者，無一切虛妄相，故名實相。又無相者無不相，謂為萬法真空之妙有，俱足恆沙功德，故曰：無不相。

《涅槃經》云：『無相之相，名為實相』。《法華文句》云：『言實相者，非虛故實，非相為相，故名實相。』《金剛經》云：『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又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蓋實相即中道真實之妙理，眾生本覺之真心，此心如如不動，動用無窮，一法不生，能生萬法，清淨本然，週遍法界，恆沙妙用，義廣難周，非色非見，非有非空。非語言能達，非文字能詮，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能取所取，皆不可得。此即吾人虛靈不昧之真心也，亦即實相



般若之妙諦矣。藕益大師說：「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所有知覺之性與境界之性，無分別、無能所、無是非，純為一法界體，即是實相般若。」興慈大師說：「實相般若，無相無不相，名為實相，無生死涅槃及諸法等相，是名真實諸法般若體相。」

大智度論曾將般若分為：(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下文一一詮譯之。

(一)實相般若：

實相般若者，「謂法身真空之體，此體元無名相，於無名相中，建立假名而談實相。」實相般若，乃諸佛所證不生不滅之法身，法身乃真空之體是無相。凡夫之報身皆有相，佛之法身無相。無相即空，然此空非斷絕無有之空，此空乃真空，空而不空，方為真空。所謂不空者乃空中有個



性，故說不空。雖不空然無相可見，此方為真空。般若真體無相，既無形相，如何形容描述？「建立假名而談實相」，為令有情眾生了知般若，建立假名稱為實相，故實相但為虛設假名，本無此名。實相是否真實有相可見？「實相無相，無相者，無一切虛妄相，故名實相無相。」實相無相可見，若有相可見，悉皆虛妄無常。今日能見此相，過一段時日，即毀滅無有。實相則萬古恆存，不生不滅，故言真實之實相。又何者是實相？無他，乃自己之肉身，自己肉身即是實相。若以為肉身不空，時時有肉身可見，上文曾言，有相者悉皆是虛妄相，則肉身即有毀滅。今說肉身即是實相者，乃指肉身裡有個實相。如諸位今坐於此處，坐者是誰？即自身之實相所坐。同樣，走路是實相所行，講話是實相所說，吃飯、做事及一切動作，皆實相所為，諸位知否？若不知，你則認假為真，認假之肉身為真實。當知，肉身雖是假相，假相中有實相，若不認實相而認虛假肉身，肉身無常，終歸毀滅，則自己即有生死，因它是有相。眾生有相身中有無相



法身，然眾生不知，故枉受生死流轉。

「無相者無不相，謂為萬法真空之妙有，具足恆沙功德，故曰無相。」無相寶貝究竟在何處？實相雖無相可見，然處處皆是，無一處不有實相。前文曾言肉身即是實相，吾人一切語言行動皆實相所為。不但肉身是實相，天地萬物，一切所有，宇宙人生，草芥人畜，江河湖瀚，眼見耳聞之一切皆實相所生，故言實相具足恆沙功德。其遍一切處，有相是它，無相亦是它，橫遍三千，豎窮無際，天上天下，全是它。今此屋裡滿滿的全是，如屋中之桌子、地磚、牆壁皆是實相，若言有一物不是實相，此是分別心。若證般若實相則無分別心，「一切法不作二觀」，所見皆是般若空性，無有二見，此即正知正見，佛知佛見，則「大道疾現面前」，當下即了生死。若將萬物見成千差萬別，黃的見黃，綠的見成綠，此為分別心，分別心即是生死心，生死心即是妄想心，妄想心亦即神識，神識全造作生死，因神識遇事即分別，所見皆分別。故眾生依神識，有見聞覺知，



則起愛憎取捨心，此是生死之根源。若以實相般若眼來觀，千差萬別之相，皆是一相，無有二見。即不做二觀，心無分別，心即為空，故了生死。

「無相者無不相，謂為萬法真空之妙有。」萬法包含一切動植物及器界，萬法乃真空實相所生，故萬法皆是真空實相。如此屋中之牆壁、地磚、茶杯皆是真空實相，然凡夫卻不見不知。實相所生之一切萬物皆名妙有，眾生肉身即是妙有。妙有者不有，本無今有謂之妙有。妙有者，「有而非有」，雖有然終歸毀滅。如往昔無此屋，今有之，此即是妙有。然經一段歲月，房子毀壞則無有，故言「有而非有」。妙有之物可視為不有，莫以為是真有。真空生妙有，妙有歸真空，妙有不有，即是真空，真空不空，即是實相，實相無不相，具足恆沙功德，又生出一切萬物，故「一法不生，能生萬法。」

涅槃經云：「無相之相，名為實相。」實相雖充虛空遍法界，卻無相



可見，無相之相，方為實相。實相即是真空，真空者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法華文句云：「言實相者，非虛故實，非相為相，故名實相。」無相方為實相，凡夫眼見無相，即言空無有，佛菩薩慧眼能見空中有個不空，空而不空，方為真空實相。「非相為相，故名實相。」無相之相，即是空而不空，此方為實相。凡夫眼所見皆是有相。男有男相，女有女相，老有老相，少有少相，無一法不是相。若將男女老少一切皆平等觀，亦即眼見心不見，心不起男女老少種種差別相。若心起分別，見好即愛，見惡即憎，有此愛憎心，八識田中即種下愛憎種子，死後即隨愛憎心投胎。若眼見心不見，過境不留，「如鳥飛空，如刀斷水」，心不留痕跡，八識田中即清淨，臨終時一切皆清淨，淨如虛空，如此死後上何處去？若欲投胎，不見父母兩人行淫欲，上何處投胎？無閻王小鬼，誰來抓你？亦不見天堂可去，但只一片空，此空即是般若實相，亦即真空不空，不生不滅之法身。



金剛經：「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真實不虛之實相是無相，故說「即是非相」。無相則無生滅，故世尊說無相方為實相。金剛經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有相可見，即非實相，因有相皆有生滅，實相是永恆常住，故有相即非實相。若非實相，即為虛妄相，虛妄相乃妄想心所生，此處再詳細說明之：自己肉身是有相，有相即是虛妄相，虛妄相從何而生？乃因緣所生，如肉身乃父之精、母之血，及自己妄想心，三緣會合而生，故言是因緣所生。又如此屋之鐵皮牆是從何而生？乃動腦筋之妄想心，欲做成鐵皮牆，故想出方法做出鐵皮，再動念將鐵皮做成牆壁。故一切有相者皆因緣所生，此即妄想為因，復又配合種種緣而成萬物。有相既皆因緣會合而生，今日雖有，經一段歲月，無常敗壞，毀滅無有，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蓋實相即中道真實之妙理，眾生本覺之真心。」實相乃非有非無，若言其有，卻拿不著看不見。若言其無，充虛空遍法界全是它。若言其



大，天地萬物皆在實相之中，雖如是廣大，然微塵不入，細小如微塵，卻放不進去。如此說來，實相是否很小？若言其小，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天地萬物皆在其中，豈能說是小？究竟來說，實相是大或是小？無法言其大小，因實相是空，找不到其大小。此般若實相，若言其有，究竟是在何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若說在內，則成肚裡之肉團心；若說在外，則成斷滅；若說在皮裡肉外之中間，它亦是個物質。此般若空性是在遠處或近處？遠處一觀，遠處沒有；近處一觀，近處亦無有。此實相是何顏色？不青不黃不赤不白，說是青色，隱隱忽忽是青色，再細觀卻非青色；說是紅色、白色，隱隱忽忽是紅色、白色，細觀又非紅色、白色。此實相有多長多短？不長不短。說是長也可，細看又不長；說是短，細看又不短。

此實相究竟是在何處？看肚裡，肚裡有這個；看肚外，肚外亦有；看皮裡肉外中間，中間亦有；看遠，遠處也有；看近，近處也有。究竟它住



在何處呢？無方所無定所。若再觀，到處皆有，自身即是，本身即有。到處皆有，充虛空遍法界，無論天地有多大，尚在此心性之內。「大則無外，小則無內」，此心若言其小，小至比菜籽還小，菜籽當中還有個空，心性小至當中連個空亦無有，故言小則無內。若言其大，天地之大尚有邊際，此心性大無邊際，不見其外際，故言大則無外。諸位，自己之般若心性即如是，無方所無定所，不來不去，不生不滅，無在無不在，到處皆是。此屋裡滿滿全是，屋外充虛空遍法界亦是，無一處不是。且一切法皆其所生，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故非常微妙，如是微妙，故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上文所述，乃根據古德經書而說，事實上沒有開口處，無法形容。諸位，此即吾人不生不滅之清淨佛性，本有之法身，亦即眾生本覺之真心。此真心，人人其足，個個不缺。不但諸位皆有，一切畜生動物亦皆具足。此真心非天生地長，非父母所傳，亦非修行所得，眾生本來即具足。佛由



此心成聖，凡夫亦因此心成眾生。既同一心，何以有佛與眾生之別？佛善用其心故成聖，凡夫不善用其心，清淨佛性被五蘊六塵所蔽，故成眾生。

「此心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如如者，動而不動，不動而動，隱隱忽忽似有動，實則不動。不動者，指心如木石般不動，不動即無生滅，古德言：「天翻地覆我無事，江河氾漲我長眠。」即使天塌地陷，世界皆毀滅，此心仍安然不動。江河氾漲將四大部洲全淹沒，此心仍如如不動，雖如如不動，然動用無窮。若證空性，任隨己意自在運用。如欲至北京，北京即現於手掌心；欲生西方，西方淨土即現面前；欲生兜率天，兜率天亦現於眼前。不離於座，隨意之所念，一切遍現當前。證般若實相，即有如是微妙功德。

「一法不生，能生萬法。」般若真空之體，纖塵不染，寸絲不掛，無有一法可得。若起動用，能生萬法，天地萬物皆其所生，故古德云：「天地與我一氣，萬物與我同根。」又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天地萬



物之一切，皆此一心所生，故全體世界，無論眼見耳聞之一切，全是此一心，無有二法。若契悟空性，即見此境界。「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此本覺之清淨心，纖塵不染，徹底清淨，本來即如是，故言清淨本然。周遍法界者，法界是指十法界，十法界皆是它，無有一處不是。「恆沙妙用，義廣難周。」實相般若能生萬法之妙用，有如恆河沙之多，心所包含義理，廣遍法界，無法圓滿解說，故言義廣難周。

「非色非見，非有非空。」修行人無論見何色，皆當「非色」見，不分別色，如是見而無見，亦即見色知空。「非見」者，所見皆是無見，見而無見謂之正見。初祖說「明心見性」，見性即無見，因心是空性，無相可見，故說「非見」。「非有非空」，若說實相是有，它拿不著看不見，無相可見，故說非有。若說非有，何以又說人人具足，充虛空遍法界皆是呢？故說非空。「非語言能達，非文字能詮。」實相無法以語言形容，文字亦無法描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若未悟般若，能以語言形容，



若真悟般若，則啞口無言，何以故？沒有開口處，開口即乖，故言語道斷。亦無法用心想像推測，因「心行處滅」，心皆寂滅，一切事皆知，一切事皆不知。「能取所取，皆不可得。」無論用何方法，皆不能得之取來，因它無相，如何取之？故皆不可得。此又是何物？「此即吾人虛靈不昧之真心，亦即實相般若之妙諦。」此即眾生不生不滅，靈明不昧，了了常知，人人具足之真心，亦即實相般若之微妙真諦。

諸位今聽聞實相般若，此實相與吾人有何關係？若聽聞實相般若，隨即心領神會，領受自己心性即如是，則當下解脫。因人之生死，全因不明心性，不識本有實相，本性多生多劫受妄想覆蔽。佛菩薩見眾生本無生死，今眾生枉受生死，全因背覺合塵，迷失本有覺性。本有覺性未曾離自身，然眾生不知不見，不知善用此覺性，故有生死流轉。今吾佛世尊說此經，為令眾生開佛知見，了悟自身本有覺性。本有覺性即般若空性，空性寸絲不掛，纖塵不染，故般若無見，見等同無見，故清淨本然，周遍法



界。眾生迷失本有覺性，認賊為子，妄認妄想為真心，故以其聰明妄想心，或發明新產品，或經商致富，或做某事得好處，即自覺智慧超群，實則此是生死心，不出生死。

何者是生死心？人身上共有八個識，凡夫妄想心即是第七識，第七識日以繼夜，妄想剎那不停，恆審思量。第七識有所動念籌量，即於八識田中種下種子。第七識有時行善，如領導眾生吃齋拜佛，有時帶領眾生造惡，如殺人劫財等。眾生何以受其領導？因自認它為本性，如諸事做不順，即自認不聰明，做得圓滿則自認有智慧，實則此皆顛倒夢想，皆是生死心。眾生如是受妄想迷惑，妄想心則引領眾生馳逐五欲。若有妄想，即有人我之別，有人我之別則起人我之爭，有我有人亦有眾生，有眾生即成一世界，有此世界，大則國與國之間興兵動眾殘殺，小則個人間互鬥，此全是第七識所起。第七識有此動念，即交給第六識，第六識專掌爭取分別，第六識分別乃利用眼耳鼻舌身等前五識，以分別色聲香味觸法六塵。



第六識分別善者，則爭取為己有，取來則由第七識轉入第八識，在八識田中種下種子。既已植下種子，來生則隨種子投胎，善種子投三善道，惡種子投三惡道。佛菩薩見眾生本無生死，今有生死，全因眾生有我有法，受財色名利所迷，故流轉五道。佛菩薩為度眾生，廣宣般若大法，此般若大法非一般菩薩所能說，須大菩薩觀音菩薩方有資格宣說。觀音菩薩說此般若大法，令眾生聞法開解，契悟本有覺性，覺性既明，空性現前，事事無有，當下即超生死，修習般若實相即有如是殊勝功德。

藕益大師乃大徹大悟聖者，其云：「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所有知覺之性，與境界之性，無分別，無能所，無是非，純為一法界體，即是實相般若。」吾人若聽聞或見文字解說實相般若，自心即使勁用功想，究竟實相般若是何樣？是何物？心想必欲見實相般若。哎啊！諸位，若如是想者，愈想則離實相般若愈遠，永不見實相。則當應如何方能見實相？「現前一念介爾之心」，自心妄想紛紛，剎那不停時，即於此妄想中，來個轉



念，即於此轉念的一剎那間，心不東想西想，清清淨淨，見自心與外境融成一種，無二無別，無心境之別。外境有善惡，有大小，有黑白長短之不同，此時全無分別，無論見何境，見等同無見，不辨別境界善惡，無能見之心，亦無所見之境，無能無所。即於此一剎那，外境與自心合成一體，此即華嚴經所言：「一切法不作二觀」，自心與外境合成一法，自己本有覺性與世界之性合成一性，全體世界皆是自己本有覺性，全是此一性，此一性無相，如何有生有死？

古德云：「實相般若，無相無不相，名為實相，無生死涅槃及諸法等相，是名真實諸法般若體相。」實相般若雖無相，然無不相，無一處不是，一切諸相皆是。如這桌子是實相般若，地磚、牆壁及人亦是實相，全是實相般若。如前文所言，人之行住坐臥，一切語言與施為全是實相般若。實相不生不滅，既無生滅，故亦無涅槃。實相無生滅，故一切法皆無生滅。諸位或起驚疑，諸法何以無生滅？前文曾言，緣生法皆有生滅，今



卻言皆無生滅，豈非前後矛盾耶？諸位，善聽法者即知，前文已曾言，吾人肉身皆無生滅，所謂無生滅者，乃指肉身裡的般若實相無生滅。諸法無一沒有佛性，因皆有佛性，故諸法皆無生滅。諸法若皆無生滅，諸法是否能成佛？悉皆成佛。若悉皆成佛，牆壁或地磚亦能成佛耶？皆能成佛，何以故？因佛性充虛空遍法界，如屋裡滿滿的全是佛性，故屋中諸物當然全在佛性中。既皆在佛性中，於佛性中做出一物，此物從佛性中所生，其父母是佛性，子女豈無佛性？故皆有佛性。既有佛性，諸物悉皆成佛。若悉皆成佛，器界成佛時，能否如釋迦佛一樣說法度眾生？諸位，你不見不聞它在說法，如牆壁今正在說法，地磚亦正在說法。當知，雞叫狗吠，風吹樹響全是說法，有聲音者是有情說法，故西方極樂世界，風聲樹響鳥叫全是法音，皆是說法，無聲音者是無情說法。若大徹大悟，皆聞見它們在說法。如昔時有位大徹大悟禪師，上早課時至銅香爐上香，一上香即言：「銅香爐說法竟。」上早課之眾人，何以皆不知，唯有他知？因他悟此境



界，即能聞見說法。凡夫眼但見名利之色，耳聞勾心鬥角之音，凡夫多生多劫爭名奪利之妄想心，覆蔽其本有不生不滅真心，故般若實相清淨心隱而不現，豈能聞見無情說法？

觀照般若：「觀」是眼觀，以般若無分別之智，觀見一切世出世間諸法，悉皆空寂，無相無住，纖塵不染，徹底清淨，誠為不思議的真空大道。「照」是心照，以般若大慧之正見，了知一切法，非有而有，有而非有，唯是一心。一切法即心性，心性即是法性，法性即是眾生性，亦即實相，如此了知，自心即是實相。雖然塵說剎說，凡聖不離一心，無始無終，本末全是正位，海映天空，連同一色，鳥語風聲，無非妙諦，法爾如是，何有迷悟、真妄之分？

藕益大師說：「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靈明洞徹，了了



常知，不在內外中間諸處，亦無過現未來形跡，即是觀照般若。」「因而當知，觀照即是實相之用，實相即是觀照之體，無觀照之用，即不顯實相之體，無實相之體，即不顯觀照之用，一而二，二而一，不即不離，無解無分。若如是知，方是如實知自心之實相，若如是知，方是如實知自心之妙用，般若之非要，方顯觀照般若之功德，實相無相真空之妙用。興慈大師說：「以智慧之心，照了實相之體，智明理顯，破迷惑而顯三德妙心故。」

(二) 觀照般若：

若欲證實相，須有觀照之功，云何是觀照？「觀是眼觀，以般若無分別之智，觀見一切世出世間諸法，悉皆空寂。」觀是用眼觀，於古注說是用心觀，今說眼觀，乃以肉眼來觀。心燈錄言，用心觀是心得來，名為



「半體」，雖見般若，此尚不為真實，須肉眼親見方為「全體」，方是隨時隨地見般若。此眼見般若又是何境界？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恍焉而有，忽焉而無。若說是有，實無相可見，不欲見時，忽然間又現此寶貝，依肉眼即見此境界。此寶貝不長不短，不青不黃，不赤不白，不來不去，不生不滅，有而非有，非有而有。以肉眼見此境界，即見佛性，見佛性不名眾生。若眼所見即起分別，如見此鐵皮屋，即言此鐵皮牆粗鄙。若見好即起心歡喜，欲取為己有，見惡則起心欲離，聞聲亦如是。故以無明妄心覺知一切，則起愛憎取捨，此全是分別心。般若則無此心，無見聞覺知，無愛憎取捨，此方為真見，方是清淨心觀照。

若以般若慧眼，觀照天地萬物一切世間法，及成佛作祖之出世間法，全是一法，悉皆空寂無相。空者是無相，寂者寂而常照，不生不滅。若未悟空性，以肉眼見諸法，無論見山河大地，草芥人畜，一切所有，皆見為真實。若證空性，以肉眼見一切萬物，悉皆寂滅相，皆文風不動。有人問



言，風動則樹葉皆動，何以證空性，一切皆是寂滅相？因空性如如不動，故證空性時，天地萬物皆不動。修行若悟般若空性，肉眼即起如是微妙作用，見一切法悉皆空寂。悉皆空寂，則有而無有，空而不空，寂而常住。

「無相無住，纖塵不染，徹底清淨，誠為不思議的真空大道。」眾生本心無相可見，故口不能言說形容，既無相，它住在何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無有住處，故金剛經言：「應無所住。」雖無住亦無所不住，無一處不是，一切皆是。但若言其有，卻無相可見，故言「無相無住」。此心有如大地，雖對其不善，將一切骯髒之物傾倒其上，大地不動不惱。若送其金銀財寶美色，它亦不喜，不覺有此美色，故「纖塵不染」，纖毫之細的灰塵尚不能污染，故言不垢不淨，徹底清淨。此是何物？此即真空實相，亦即眾生本有之覺性。

「照是心照，以般若大慧之正見，了知一切法，非有而有，有而非有，唯是一心。」照是以心來觀照，然此心非妄想心，此心乃般若大慧



之正見，亦即上文所說無分別清淨心。以此般若大慧之正見，見一切法，無論是家庭、親戚朋友，或天地萬物，皆非有而有，有而非有。若以為是有，則為住相生死心，若以為無有，則是斷滅。凡夫見物即礙，見空即通，如凡夫欲出門，見門關住即被擋，見門打開，無有擋礙，進出即自在。當知，此有無心全是生死心。聖人之心，有無是一法，無有二見，故見山不覺有山擋，見空不覺是空無。以上之理，或有人驚疑不信，因他未臻此境界，何以故？因凡夫妄想分別心不見此妙境界。有個故事可做說明：某海軍主管所搭兵艦，須轉乘小船方能靠岸，當轉搭小船時，一不小心，將夾於懷中之公事包掉落海中，他心裡焦急，因一切糧餉、公文全在公事包中。其勤務兵見其焦急，問他公事包掉落何處？主管指海上某處，此勤務兵絲毫未考慮，即入海中將公事包拾回，此勤務兵雖入海中而其身一點也不溼。此是真實之事，然一般人皆不信。何以勤務兵入海而其身未溼？因勤務兵絲毫未考慮即入海中，他沒用神識心，不知此是海水，故海



水雖深，他一入海中卻有如入空地。此點即證明，一切法全是自心所變現，妄想心認水能淹死人，此水即能淹死人，若認水是空，此水即空，即無此水。又如羅漢證空，心已無心，故於水上行走其腳不濕。故一切法全是自心所變現，佛法之微妙實不可思議。

前文曾言，以般若清淨心見一切法，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此「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者，乃表一切諸法皆是此一心性。心性本無相，故說「非有」，一切萬物皆它所生，又表現在眼前，豈能說沒有？故說「非有而有」。此「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者，非指萬物之相，而是全說此心性。若能一念介爾之心，見自心空空洞洞，「有而非有，非有而有，唯是一心」，此即人人本具，個個不缺之清淨常住真心。唯是一心，見一切法皆是一法，一法即是一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法與心和合為一，一切法即是自心，自心即是一切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有二見，唯是一心，此一心無相，有相方有生滅，無相誰來生滅？



「一切法即心自性，心性即是法性。」本無一切法，一切法全是自心所變現。云何是心性？心性即是法性，法性乃一切法之本性。因一切法皆心所生，心有心性，則所生之一切法皆有法性，故心性即是法性。又「法性即是眾生性，亦即實相。」眾生性亦是此一心性，心性即是空性，空性即是佛性，全是此一性，故「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天上天下一切之器界、動物、植物，全是此一性，並非我有我的性，你有你的性，亦非畜生有性，牆壁卻沒有性，並非如是，一切法全是此一性，一切萬物皆在此一性中，故一切萬物皆有法性。「如此了知，自心即是實相。」若如是了達心性，自心即是實相般若。

「雖然塵說剎說，凡聖不離一心。」無論如何述說，如何詮解，說凡也好，說聖也罷，皆不離此一心。「無始無終，本末全是正位。」無始以前是它，無終以後仍是它，無始無終，無前無後，始與終同一，全是正位，全是一心。「海映天空，連同一色，鳥語風聲，無非妙諦。」此寶貝



如同一片清淨海水，與天空連成一色。此是形容，佛性雖遍滿十法界，卻是一樣，無有兩樣之別。鳥語與風聲，非是別法，亦全是此心，故古聖賢言：「一切法不作二觀」，一切法不作二見。凡夫不明此理，認鳥聲為鳥聲，風聲為風聲，各有其聲，各有其相，千差萬別，此全是分別心，全是生死心。若悟本有覺性，何有鳥聲與風聲之別？眾音為一音，豈有二音？山河大地一切色，本皆同一色，無有二色，皆此一心。若未悟心性，則隨聰明妄想心，認鳥聲為鳥聲，風聲為風聲，前是前，後是後，此全是分別心。既有一切分別，分別完畢，心即是一生滅，如是豈能出離生死？

「法爾如是，何有迷悟真妄之分？」佛法真理乃如是，無凡夫之種種分別，全是一心，故何有迷悟之分？無真亦無妄，無有二法，故言「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成佛是此心，成眾生亦是此心。若皆是此心，何以佛不生不滅，眾生卻生死輪迴？但以眾生認鳥語為鳥語，風聲為風聲，見一切色相，即有大小、長短、美醜之別。若以般若實相觀，見色連同一色，



聞聲皆為一聲，沒有兩樣之別，如是一切法不作二觀，即是佛即超生死。若見有二色，聞有二聲，此是妄想神識分別心，分別心即是生死心。故本同一心，然佛菩薩善用其心而成聖，凡夫反善用其心而成眾生。

藕益大師云：「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靈明洞徹，了了常知，不在內外中間諸處，亦無過現未來形跡，即是觀照般若。」一念介爾之心，剎那一念，心清清淨，無絲毫妄想，此時虛靈不昧，洞然清徹，了了常知。即此剎那介爾之心，見此心不在肚內，不在肚外，亦不在皮裡肉外中間。究竟是在何處？無方所，無定所，無一定處所可見。忽然一念介爾之心，遠看它在遠處，近看它在近處，明明不昧，了了常知，清清白白你親見，卻又「恍焉而有，忽焉而無」。此時你再觀，無過去現在未來形跡，無前無後。一念介爾之心，見如是不生不滅之心性，名為觀照般若。

「因而當知，觀照即是實相之用，實相即是觀照之體，無觀照之用，即不顯實相之體，無實相之體，即不顯觀照之用。」修行欲了生死，須證



實相，欲證實相，須有觀照之功，然何者是觀照之目標？即是實相般若。修行若無觀照之功，則不見般若實相。若不知實相真體，修行無目標，則成盲修瞎練，此觀照亦無功德。「一而二，二而一，不即不離，無解無分。」觀照之體與觀照之用，不一不異，非即一，亦無法分為二，本來即是一體。「若如是知，方是如實知自心實相，若如是知，方是如實知自心之妙用，般若之法也，方顯觀照般若之功德，實相無相真空之妙用。」若如此領悟，即是真知真見，即得實相般若之功德。云何是實相般若？即自心實相，亦即自己之心性，非心外有實相，亦非心外有所觀照，全是觀照自心，觀照之功用全是自心顯現。若如是契悟，方知自心之妙用，方得般若之妙法。如是方為真觀照，方顯觀照般若之功德，方知真空實相之妙用。

古德云：「以智慧之心，照了實相之體，智明理顯，破迷惑而顯三德妙心故，」欲觀照實相般若須以智慧之心，云何是智慧之心？亦即剎那介



爾之心，清淨洞徹，了了常知之心。以此智慧心觀照，照見般若實相真空之體，則智慧大放光明，有此光明智慧，實相理體即顯現。此時無始之妄想惑業，皆被智慧心所破，乃證般若德、解脫德與法身德等三德。有般若德則開慧眼，過去現在未來一切事理，皆洞徹明了。解脫德則永斷生死輪迴，大解脫成佛。法身德即是無相佛，充虛空遍法界全是自己之法身。諸位，般若功德如是甚深廣大，若不修般若，永為凡夫不出生死。

文字般若：文字是能詮之義，般若所詮之法，文字依般若起用，般若依文字流傳，般若若無文字，法寶何由住世？般若功用，廣大無邊，若無文字，行人何由證得？文字是般若的慧眼，觀照是般若的船筏，實相是般若的涅槃。般若無文字，行人不開慧眼；般若無觀照，行人不渡苦海；般若無實相，行人不證菩提。凡是以示教利喜，斷疑生信者，無不以實相所



顯，觀照所得，皆可謂之文字，文字性空，性空之體，即是般若。

藕益大師說：「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炳現根身器界，乃至十界，假實國土，平等任持，不前不後，同時頓俱，即是文字般若。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境界，無非文字，不但紙墨語言也。」先德說：「文字般若亦名方便般若，以理無形，而絕言思，必須依文解義，由義顯理，漸得義解俱亡，文字性空，是為實相。」

（三）文字般若：

文字與般若空性有何關係？佛所說般若大法，若無文字記載流傳，後人則無法門可學，故須藉般若經典之文字，後人方了知般若要義。文字本無作用，因記載般若而起解脫生死之大用。又般若妙用，豎向三際，橫遍



十方，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廣大無邊，如是妙用無方之般若，若無文字解說，修行人憑何證般若實相？故般若大法依文字而流傳後世，若無文字，法寶如何住世？

「文字是般若的慧眼，觀照是般若的船筏，實相是般若的涅槃。」修行人藉文字詮釋般若，方了知般若實相之真實妙理，故文字是般若之慧眼。欲以慧眼見實相，須有觀照之功，若無觀照，雖有文字亦不見實相。般若，故觀照有如般若之船筏，由觀照之功方能渡苦海，至涅槃彼岸。實相是般若的真體，般若真體無法言詮，勉強說為涅槃，涅槃者不生，槃者不滅，證涅槃則不生不滅，歡樂自在。「般若無文字，行人不開慧眼，般若無觀照，行人不渡苦海，般若無實相，行人不證菩提。」般若若無文字解說，修行人不知般若，永遠是凡夫眼，不開慧眼，則不見涅槃彼岸。般若須起觀照之功，若無觀照之功，無法渡生死苦海，則不至佛菩薩所住之涅槃彼岸。般若若無不生不滅之實相，修行人無用功之目標。若有般若慧



眼，則知般若是實相，實相即是菩提，菩提乃不生不滅之佛果。

「凡是以示教利喜，斷疑生信者，皆以實相所顯，觀照所得皆可謂之文字，文字性空，性空之體，即是般若。」諸聖所說之開示，全為利益眾生，皆令修行人聽聞佛法，或覽讀經書，能依佛之教義，斷疑惑生淨信，放下一切生滅無常之世間法，領悟不生不滅之真理。因佛無妄語，所說皆是真實，古聖德言：「信為道源功德母」，對佛法必定要有真實信心。能斷疑生信，放下一切，此心即顯現實相般若。實相般若之所以顯現，乃因觀照之功，故亦可說皆由文字所得。總要言之，實相、觀照、文字等三般若，全是一空性，故究竟而言，文字般若之文字是假名，無真實之文字，因「文字性空」，雖有經書可讀，經書但為紙墨文字，若只讀紙墨文字並無益。永明延壽禪師宗鏡錄云：「若欲研究佛乘，披尋寶藏，一一須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執義上之文，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現前，天真之道不昧。」故須通達文字所表之「詮



下之旨」，方得善益，詮下之旨乃文字所蘊含之般若法性，此法性無相可見。真空實相雖無相可見，然它蘊藏在文字中，故若契悟詮下之旨，即得實相般若。

藕益大師云：「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炳現根身器界，乃至十界假實國土，平等任持，不前不後，同時頓具，即是文字般若。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境界，無非文字，不但紙墨語言也。」無論閒時或忙時，煩惱或喜悅時，自心不隨境轉，一剎那間心頓然清淨，此即一念介爾之心。以此介爾之心，光明朗照根身器界，所謂根者乃指人之眼耳鼻舌身五根，器界乃娑婆世界之一切萬物，十方世界國土即整個三千大千世界。一念介爾之心，此千差萬別之一切皆「平等任持」，全見成一心，無有分別，一切平等，皆是此一心性，不前不後，無遠近，無親疏，全是平等任持。擱在前方見是它，置於後方見亦是它，不長不短，不遠不近，到處皆是。「同時頓具」，即於此一剎那間，山河大地一切萬物，全變成一色。



即於此剎那介爾之心，若能任持，此時即見佛性，亦即見自心之本體，此名文字般若。總而言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境界無非文字。何以故？一念介爾之心，無男無女，無老無少，無有天地，無遠近大小，全是一心，此皆為文字般若，非語言文字所詮方為般若，一切全是文字般若。無論三藏十二部經，或八萬四千法門，皆是此一般若。若以為三藏十二部經是三藏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門是八萬四千法門，此是分別生死心，則無法超生死。若將一切萬法，一切境界，一切所有，無論是長短、大小、明暗，全見成一心，則立地成佛，不但超生死，亦證佛果。

古德云：「文字般若，亦名方便般若，以理無形，而絕言思，必須依文解義，由義顯理，漸得義解俱亡，文字性空，是為實相。」文字般若亦名方便般若，因有文字方便，方見實相；若無文字，從何起觀照見實相？又般若真理無相可見，無法言說，亦不可以腦力推測思議，故須依文字，使勁推敲文字所表「詮下之旨」，以契會般若真諦。「由義顯理」，依文



字所蘊含意義以顯般若真理，「漸得義解俱亡」，若證般若真理，般若義理與詮釋皆消亡，對於娑婆世界，山河大地一切所有，亦全消融，因心一空，「心空及第歸」，文字性空全顯，此即實相般若。

綜而論之，般若實為眾德之首，萬行之導，一切波羅蜜中，唯此最勝。實相，理體也；觀照，智慧也；文字，言教也。諸法萬行，亦可攝於文字觀照之中，廣之為三，約之一心耳。

實相、觀照、文字等三般若，綜而論之，「般若實為眾德之首，萬行之導。」無論修何法門，皆須以般若為導航，依般若之領導，故般若為眾德之首。若專精修般若，了達般若義理，則通達一切法門。故無論修哪一法門，皆須般若引導，若無般若，非盲修瞎練，即被五欲所迷。若有



般若，能開慧眼，則「諸惡不作，眾善奉行」，心是大智慧光明，故般若誠為「眾德之首，萬行之導」。「一切波羅蜜中，唯此最勝。」一切波羅蜜即六度萬行，一切波羅蜜中，以般若波羅蜜為最勝，因般若波羅蜜總持一切波羅蜜，若無般若波羅蜜，一切波羅蜜皆無出生死功德。有般若波羅蜜，則與諸佛同往不生不滅之涅槃山。若無般若，永溺生死苦海，故般若波羅蜜至尊至貴至第一，誠為至高無上之法寶。

「實相，理體也；觀照，智慧也；文字，言教也。」實相乃萬法之真實本體，能觀照般若方開慧眼，文字乃教化引導眾生之言教，眾生依此言教，方知如何起觀照，進而修證實相般若。「諸行萬法，亦可攝於文字觀照之中。」一切修行法門，不出觀照與文字，若單有文字而不起觀照，此文字不起作用，觀照若無文字指引，眾生不知如何起觀照，故一切修行皆不離觀照與文字。「廣之為三，約之一心耳。」實相、觀照、文字等三般若，總歸為一清淨心。既皆為一清淨心，何以又分為實相、觀照、文字等



三般若？因有文字般若，心方有行於正道之指引，有觀照般若，心即行於正道，有實相般若，精勤觀照則證佛果。三般若全是一心之運用，善用三般若，心即為佛之大智慧心，若無般若，心則為凡夫之迷心糊塗心。上文乃詮釋般若法門要義。

波羅蜜多

「波羅」是梵語，此云彼岸，「蜜多」此云到，合言之彼岸到，順此間語應云到彼岸。又「波羅蜜多」者，古有三譯：一、事究竟：是謂菩薩修此大法，能究竟於事理，通、別二種因果，究竟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云：「事究竟。」《大論》云：「事究竟者，以印度人做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即名事究竟。」二、到彼岸：是謂菩薩修此波羅蜜大法，能從通、別二種



生死此岸，到達二種涅槃彼岸，謂之「到彼岸」。三、度無極：是謂菩薩修此大法，能度通、別二種事理，諸法之極致，故云「度無極」。

波羅義為彼岸，蜜多是為「到」，波羅蜜多四個字合為「彼岸到」，漢語應譯為「到彼岸」，已至佛住之涅槃山彼岸，成就不生不滅佛果。又波羅蜜多古釋有三：一、事究竟。二、到彼岸。三、度無極。

一、事究竟：菩薩修波羅蜜大法，「能究竟於事理通別二種因果」，事即此岸，乃娑婆世界之森羅萬象；理即彼岸，乃不生不滅之佛性真理。通別乃指「藏通別圓」四教之通教與別教，通者乃通達了生死之真理，別者係指除真理之外，世間一切事亦皆了達無礙。能究竟事理通別二種因果，不但自度了生死，亦行利他度人之事，故稱為事究竟。大智度論言，印度人圓滿完成一件事，即名事究竟。



二、到彼岸：菩薩修此波羅蜜大法，能從二種生死此岸，到達二種涅槃彼岸，名為到彼岸。二種生死乃指分段生死與變易生死。分段生死係指凡夫之生死，如今生為人，因造惡業死後墮惡道，由人道轉惡道即是一段，於惡道死後再投胎又是一段，此即分段生死，了分段生死則無六道輪迴。了變易生死係指我空法亦空，一切皆空，一切皆是佛性。阿彌陀佛、釋迦佛等諸佛何以能成佛？因其證我空法空，一切無有，但只一空性。空性又是何樣？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若言其有，拿不著看不見；若言其無，它是永恆不變，萬古恆存，未有一時曾離眾生，充虛空遍法界，無一處不是。修行者先求超三界了脫分段生死，再進修了變易生死而成佛。此岸是眾生所住生死之處，彼岸則為佛所住之常寂光淨土，永無生滅。彼岸具足「常樂我淨」四德：

(一) 永恆不變而無生滅謂之常：佛性無始以前如是，今亦如是，無終以後亦復如是，永恆不變，常住不滅。



(二) 運行自在，所為適心謂之樂；於一切事皆自在順心，無寸絲煩惱，永恆萬世，心皆歡樂謂之樂。

(三) 性不變易，就用自在謂之我；佛性無變易，自在隨己意運用，謂之我。

(四) 解脫一切塵污染謂之淨；凡夫心受一切外緣污染，日日起煩惱，彼岸則徹底清淨，無一切塵垢，故謂之淨。以上乃彼岸四德。

三度無極：菩薩修此波羅蜜，於生死事理已徹底通達，究竟到彼岸，故無此岸，亦無彼岸，已大解脫，是波羅蜜法之極致，已至佛地，名為度無極。

慈恩云：「由行般若，離諸障染也。」總以到彼岸為契合，言彼岸者，對此岸之稱也。生死為此岸，煩惱為中流，般若為船筏，涅槃為彼岸，同是虛設，為使人易解故，姑以迷為



此岸，覺為彼岸，迷覺之別，只在一心。《心經請益說》云：「波羅蜜多，此翻彼岸到，所言到者，但照見此岸本空，此岸即是彼岸，非另有彼岸可到也。」

慈恩大師云：「由行般若，離諸障染也。」真正行般若空性者，心清淨無寸絲雜亂妄想，如何有此岸？無此岸相對，故亦無彼岸，已成佛大解脫，因彼岸乃對此岸而說，有此岸方有彼岸。「生死為此岸」，此岸乃眾生之生死處所，「煩惱為中流」，眾生妄想心時時不忘財色名食睡五欲，妄想全是煩惱，皆令人生死，故眾生全在苦海中度日。佛於大光明定中，見苦海中無數眾生，剎那間頭出頭沒，生了死，死了生。眾生何以生死流轉不已？因眾生心全被財色名食睡五欲所迷，不知不見般若空性，故一切所為全是顛倒夢想。眾生於娑婆世界有如在夢中，一宿之間為一小夢，一生死間為一大夢，眾生無論是長壽或短壽，全活在夢中，夢中皆是



黑暗無明，眾生如是於昏暗長夜中逐流升沈。今吾佛世尊說此般若大法，令眾生「入佛知見」，使眾生同佛般知見，見一切皆是假皆是空，如是開悟見光明本性，眾生即於長夜昏睡中甦醒復活，認世界一切皆是空性，見佛性則了生死，即不名眾生。若認世界是世界，高官是高官，洋房是洋房，有如是分別知見，此即住生生死此岸。若將一切皆見成一心，無有二見，一切法不作二觀，此即佛知佛見。

如何方能登彼岸？「般若為船筏，涅槃為彼岸」，般若空性即是度眾生至彼岸之船筏，若有般若船，則能通達不生不滅之涅槃彼岸。實則本無煩惱與般若船，亦無此岸與彼岸，此全是虛設名詞，全來形容眾生之生死，純為令眾生領悟自己般若空性，方虛設種種名詞。「姑以迷為此岸，覺為彼岸，迷覺之別，只在一心。」般若空性未離眾生自身，然眾生被五蘊所迷而不知，全隨妄想心造生死，此即是此岸。若悟佛性即覺悟，即知娑婆世界全是苦，全是自心所變現，本無生死煩惱。若悟本心，一個轉



念，一念介爾之心，剎那之間，此處無天地，無草芥人畜，一切無有，則上何處生死？故若悟空性，當下即入佛地，即至彼岸。

心經請益說云：波羅蜜多譯為到彼岸，所言「到」者，乃指照見眾生所住之此岸本是空，既是空，此岸即是彼岸，若不能空，此岸即是生死地。故非真實有彼岸可到，心迷即是生死岸，心悟即至彼岸。彼岸乃眾生之常住清淨真心，過去如是，今亦如是，未來亦復如是。佛是此心，眾生亦是此心，菩薩善用其心而成聖，所言「善用其心」者，乃指聽聞般若已，信心堅定，視般若為法寶，一心修般若，心知利用般若，名為善用其心。然眾生反用此心爭名奪利，盡行損人利己之事，故造生死業緣。諸位今聽聞般若，自心剎那返照般若，返觀自己之清淨心，如是一念迴光返照自心，未起於座，當下已至彼岸，無有他處彼岸可去。

有僧人問佛，何等人方能住彼岸？佛答：「知諸法平等者，住彼岸。」無絲毫妄想分別心，無愛憎取捨，以此平等心見諸法皆平等，見一



切法心皆不動，不動心即寂滅，亦即不生不滅。若見好惡即心動，如水遇風即起波浪，心遇逆境即起煩惱，遇順境則生安慰，如是識浪隨境起伏，此即一生一滅。心有生滅則不為平等心，即不能住彼岸，故云：「知諸法平等者，住彼岸。」若對佛此句義加以推敲發揮，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悉皆空寂無相。世間法見之皆有相，但修行人只准眼見不准心見，若用心見，分別一切美惡，則心有一切愛憎取捨，心即生生滅滅。若以平等心觀，則見一切皆是無相。有人問言，相皆擺於眼前可見，何以說無相？當知，平等心非是生死心，生死心所見皆是有相，非善相即惡相，黑白明暗等皆是相。若以自性來觀，一切法悉皆平等，山河大地一切所有，有而非有，因自性是平等心，無有高低、大小、美醜等種種之別。既見一切法，有而非有，則是否有性呢？佛性充虛空遍法界，門窗有性，鐵板亦有性，你我皆有性，全皆有性。眾生之性與萬物之性，皆同一性，無性即是真性，哪裡沒有性呢？一切萬法皆心性所生，既皆心性所生，此心



如如不動，一切萬法皆不動。既皆不動，「塵塵沙沙盡圓融，萬別千差一貫通」，塵塵沙沙乃指宇宙大千世界，無有邊際之大，無有邊際之多，若將世界萬物皆見成空，此即「塵塵沙沙盡圓融」，全是一心性。「萬別千差一貫通」，凡夫見世界有千差萬別之不同，究竟說來本是一心，無有二法。了達此一心，即通達一切萬法，故言：「萬別千差一貫通」。

起信論云：「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諸法從本以來即無相，悉皆空寂。今雖有一切萬物，華嚴經云：「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法無不還歸此法界」，若認真實有一切法，則隨萬法生生滅滅。從本以來即無一切萬物，此是何義？在無始第一任父母未生我們之前，即是平等心，無一切萬物。然無始以來，無明覆蔽眾生從本以來之佛性。今若能迴光返照，回頭見從本以來之佛性，悉皆空寂，全是空。若悉皆空寂，是否成斷滅？如是還有何可修？當知，心性为空而不空，雖是空但有寂，寂者寂而常照，照



而常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方為真空實相。真空即是真如，它雖是個寶貝，若不知善用，則真如不守自性。何謂真如不守自性？充虛空遍法界皆是真如，未有一處不是，因到處皆是，故心稍有妄動，妄心即與真如空性結合一起，此即真如不守自性，隨緣結成妄識。真如本是清淨，遍地皆是此空性，此空性不動，即是平等心，即住彼岸。然心稍有妄動，即變成妄識，佛性即與妄識合而為一，合成緣性。既合成緣性，佛性隨緣生隨緣滅，自己無法作主，被妄心牽著鼻子走，牽至牛肚即投胎為牛，牽至馬腹即投胎為馬，牽至人道則生為人，此皆為緣生法，緣生法皆是無常，隨緣生隨緣滅。若能了知，從本以來佛性清清淨淨，事事無有，無生亦無滅，無相可見，亦無佛性可得，一切無有，悉皆空寂，但只一佛性，恍焉而有，忽焉而無，此即住彼岸。歸納起來，此即是平等心。千言萬語，說到盡頭，唯是一心。若能把持住此心，不動不隨緣，你即是佛。若隨緣而動，隨緣生滅，則是眾生。



「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對此岸之稱也。問：「此岸者，其意云何？」答：「此岸者，吾人生死輪迴之六道也。」何等是六道？六道者是天道、人道、阿修羅道、地獄道、畜生道、餓鬼道，前三道名三善道，後三道為三惡道。

眾生於六道輪轉生死，六道者乃指天道、人道、阿修羅等三善道及地獄、餓鬼、畜生等三惡道。六道之中，升天道固然渺茫，生人道亦稀少，眾生死後大都墮惡道。若今生富貴雙全，來生欲再投胎富貴之家，享受尊榮，此是夢想。何以故？因人多生多劫行眾善，今生方得人身，故得人身實屬不易。人死後未投胎前，閻羅王即結集亡者多生多劫之善惡業，若所行善業有十分，惡業有八分，善業高於惡業二分，則能得人身。但因善業只略高惡業二分，投胎人道亦邊地下賤之輩，尚不為中、上階層之流。若善業有十分，惡業但只五分，則可得中層人身，貌相美好，雖不能大富大



貴，生活亦順利。若善業十分，惡業只二分，則投胎上層富貴之家。但無論高級、中層或下等之輩，未有一人不造惡業，何以故？因不造惡業，即不能出人頭地，須行損人利己之事，方能飛黃騰達，功名成就。既常行惡行，前世善業日減，今世惡業日增，如是惡業結集圓滿，死後不墮惡道，上何處生？故佛言：「得人身者如指甲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即使修行人有禪定功夫，禪定最高境界能升至無色界天，於定中住八萬四千劫，十萬佛出世尚且不知，然一出定投胎即墮惡道。何以故？因八萬四千劫福報享盡，即隨前生惡業至惡道受苦。等惡道罪畢，能否再得善道？經云：「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困在惡道全是殺生，強者食弱者，如狼、獅、蛇等殺生方能活命，殺生再造惡業復墮惡道，故萬世不得人身。

佛為眾生，生生死死，沈淪三界，往返六道，無出頭日，



於一切波羅蜜中，復立六種波羅蜜多，為出世間善法。菩薩以此善法，善巧方便攝取眾生，令其疾修善法，遠離惡趣。問：「如何是六波羅蜜多？」答：「六波羅蜜者，即般若波羅蜜，亦名六度波羅蜜。」言六度者，分釋如下：

佛見眾生，沈淪三界，往返六道，無出頭時，故於一切波羅蜜中，復立六種波羅蜜。前文所言般若波羅蜜，總攝一切波羅蜜，修行者修此般若波羅蜜，能至涅槃彼岸。此般若波羅蜜如是微妙，然眾生不信，因般若波羅蜜無相可見。佛大慈悲，見眾生於最高之波羅蜜無法信受，故於一切波羅蜜中，復立六種波羅蜜，方便眾生修行，此六波羅蜜法修至極致，即修成最高之般若波羅蜜。此六波羅蜜是出世間善法，菩薩以此六波羅蜜，善巧方便，攝護眾生，令眾生遠離惡道，超脫生死。云何是六波羅蜜？即般若波羅蜜，亦名六度波羅蜜。度有對治之義，因眾生於三界六道輪迴，若



欲渡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須斷除六道。修行人修六度以對治六道，斷六道即永超生死輪迴。下文詮釋此六度波羅蜜：

一、檀那波羅蜜：檀那者，外國語，譯此間語曰：「布施。」云何布施？曰：布施者，是以己之財物分布與人，名之為布，憫己惠人名為施。寒衣熱涼，疾濟以藥，一切所有，索之即惠，是名檀那波羅蜜。檀那云施，波羅曰度，名為施度。先德云：「立施度，度慳貪，遠離情欲，治餓鬼道。」此度三行：(一)財施：以己之金銀財寶，田園舍宅，王位國城，僮僕眷屬，乃至頭目手足，無不歡喜施與，無所吝悔。若無所施，心常慚愧，見有施者，心常隨喜，於諸來求，恭敬奉施，是謂財施。(二)法施：演法佈教，化度眾生，若有問法，悉皆為說，善



巧方便，令其信解，悟佛知見，修因證果，了脫生死之苦，是為法施。(三)無畏施：謂救眾生厄難，令其安心無畏，若遇王賊水火之難，善為排解救濟，使其不生怖畏，是為無畏施。

《千佛因緣經》云：『以布施故，能發捨心，可度一切慳貪。』

一、檀那波羅蜜：檀那是梵語，譯為布施。所謂布施，乃指以己財物分施他人，布施時無遠近親疏之別，一律平等。願自己受苦，亦要布施財物給所需之人，如寒時送衣，病時與藥，一切所有，別人所需即救濟之，此名檀那波羅蜜。檀那名施，波羅為度，合為施度。布施對治慳貪，以度餓鬼道。布施時須有般若，若無般若，則不明布施真諦。如認自己救度他人疾病或窮困，此是有相布施，人我未亡，自覺有功德，存回報之心，此是不明般若之布施。若無般若，雖行布施，慳貪心未盡。須將求回報之不淨



心，對治乾淨無有，亦即布施畢，心中隨時忘記，不存此事，心中無對他人布施恩情，如是布施，慳貪心已盡，方不墮餓鬼道。

此布施度有三種行：

(一)財施：以己所愛之金銀財寶，田園舍宅，王位國城，僮僕眷屬，甚至頭目手足，他人若所需，無不歡喜布施，無絲毫吝悔。若自己無布施，心感慚愧，責問自己何以慳貪無常之物，捨不得布施救濟？見他人布施，心常隨喜讚嘆。他人若有所求，則恭敬奉施，達其心願，此即財施。

上文之詮釋財施，若未能信受，則心是凡夫慳貪心，若信受堅定，則是大菩薩心。下文一則公案，可說明布施波羅蜜之實義。往昔舍利弗尊者修菩薩行，於路上見一婦人哭泣，其狀甚憐，問：「何故如是痛哭？」婦人答：「家母有病，卻治療無效，醫生問一藥方，若無藥引助力，藥則罔效。」舍利弗尊者問何藥引？答：「若有人眼為藥引，則能治好病。」尊者當時即挖出自己一隻眼給她。婦人一拿此眼，卻言：「你挖錯眼，醫生



說需左眼，你這是右眼。」尊者即又挖自己左眼給她。此婦人又言：「這隻眼也不行，藥引的眼需新鮮，此隻眼已臭了不能用。」尊者如是布施雙目，一聞婦人之言，即輕輕嘆道：「眾生難度。」他一說出此語，即退菩薩心，佛乃呵斥云：「度眾生尚惜自己眼，還嘆氣不悅，如是豈能度眾生？」諸位，今大眾布施有誰比得上舍利弗尊者？此公案乃告訴大眾，無論布施何物救濟，布施畢，心即清淨無有，無懊悔或求報答之心，此即無相布施。無相布施則「三輪體空」，三輪體空乃指「能施者空」，無論布施何物，布施畢，自心無布施之事，此是能施者空。「為布施眾生者，受施空也。」為利樂眾生而布施，眾生歡喜，自心亦隨喜，心歡喜而不求回報，如是受施者亦空。「內不住有我，外不住有人，中間不住有施財物，即萬物空也，是則三輪體空。」內無布施之我，外無受施之人，當中無布施之物，一切皆空，名為三輪體空，布施能三輪體空則有功德，若未能三輪體空，心中隱隱忽忽自覺有布施財物，有人受我布施，此布施即有人我



之分。如是則迷失慧光，清淨心已受污染，只此一念之差，佛性被布施之心所迷，此是求功德，雖有布施善行，然不明般若真空之理，仍無法解脫，故言：「布施無般若，不名為布施。」

(二)法施：說法佈教，開演法義，令眾生了知生死解脫之門。若有人求法，則以善巧方便，令其信解，悟佛知見，修因證果，此是法施。

(三)無畏施：救度眾生一切災難苦厄，令其安心無懼。若有人遇水災火災及搶劫之難，能善為排解救濟，消其愁苦憂懼，是為無畏施。

千佛因緣經云：有布施心則起施捨心，如是則能斷除一切慳貪心。

二、尸羅波羅蜜：譯曰：「戒。」《大乘義章》云：『尸羅者，此名清涼，亦名為戒。謂止過防非，攝持眾戒，不自放逸，是名戒度。』立戒度，度犯心，遠離五欲，治地獄道。如



佛世之時，有一天，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要去某處弘法好不好？」佛言：「不好，那個地方眾生性不良善、不學佛法，你去講佛法他不信受還會罵你。」富樓那說：「他們罵我，我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未有打我」。佛言：「他們會打你。」富樓那言：「我還是感激他們，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未打死我。」佛言：「他們會打死你。」富樓那言：「那太好了，我更感恩他們，我大解脫了。」佛說：「那你可以去了。」又此度三行：(一)攝律儀戒：持佛戒律，具眾威儀。(二)攝善法戒：所作善法，皆悉攝持。(三)饒益有情戒：濟度眾生，拔苦與樂，平等利益。

二、尸羅波羅蜜：尸羅即是戒。大乘義章言：尸羅在中國稱為清涼，亦稱為戒。凡夫心日日有熱煩惱，心不安定，若持戒心無煩惱，心則清涼自



在。五戒若清淨則不失人身。持戒是為止過防非，止過者不行損人利己之惡行，若有妄想不正心，即時摒除不留。見不善之行，只想救度，絕不助其惡行。防非乃防止邪惡之行，若不種惡因，則不受惡果。一切戒行皆須護持清淨，不能放逸不守戒，如是諸惡不作，眾善奉行，是為戒度。立戒度是為對治犯戒心，護持清淨戒心，遠離財色名食睡五欲，則無地獄道。在社會上，男眾殺人放火，或家已有妻室，猶在外私交女友，或女的已婚，仍在外結交男友，破壞他人家庭，犯此殺戒或淫戒，千佛出世不准懺悔，必墮地獄道。

昔佛大弟子富樓那尊者，持戒清淨，某日向佛請求至某處弘法度眾生，佛言：「此處不能前去，因其眾生未曾聞佛法，人心下劣又排斥外人。若前去說法，不但未被信受，恐遭責罵。」尊者言：「那我要感激激他們，他們尚未打我。」佛又言：「罵你若動火氣，則就打你。」尊者言：「那我更感激他們，他們尚未打死我。」佛言：「打的兇狠，即打死



你。」尊者：「那太好了，我更感激他們，若打死我，則就解脫了。」佛即言：「持戒如是清淨，你可前去弘法。」持戒須如是清淨，任他人打罵，寧肯被打死，亦要護持淨戒，不與人對打對罵。若不犯戒，即使被打死，死後亦不墮惡道。

此戒度有三種行：

(一)攝律儀戒：出家眾有具足戒，在家眾有戒殺盜淫妄語酒五戒。出家眾無論在何處，皆須具足出家威儀，端身正坐，不輕狂浮躁。

(二)攝善法戒：眾善奉行，一切善法，皆悉攝持。

(三)饒益有情戒：對一切眾生，皆要救度，去除其苦，使其歡喜，如是平等利益一切眾生。

三、羸提波羅蜜：譯曰：「忍度。」羸提云忍，波羅曰度，



為渡生死海到涅槃岸，故稱為度。亦名忍辱，謂心能安然忍受外辱，無有動搖，故曰忍度。先德云：「立忍度，度瞋惱，以無我相，治畜生道。」此度三行：(一)耐怨害忍：謂若遇怨憎毒害，安然忍受，無反報心。(二)安受苦忍：謂若遇水火刀杖，貧病寒熱，眾苦所逼，恬然忍受。(三)諦察法忍：謂諦察諸法體性虛幻，本無生滅，安然忍受。

三、羸提波羅蜜：羸提即是忍，心能安然忍受外辱，任他人打罵諷刺，皆能安然不動。又如何忍辱？如我姓張，有位姓李者罵我，此時觀自己清淨心中，是否有姓李者罵我？清淨心是空性，並無姓李者罵人，亦無有我被罵。因般若空性寸絲無有，何有姓李者罵人？本無此事，豈有我受辱？心無受辱，何有無明？無無明，心安然不動，事事無有，心即空淨，「心空及第歸」，心空即至彼岸。忍辱度是為對治瞋惱，雖受折磨虐待，心無



瞋恨，故能度畜生道。

此忍辱度有三種行：

(一)耐怨害忍：雖受他人加害，心安忍不動，無報復心。

(二)安受苦忍：外境種種逼迫，如水火刀杖，貧病寒熱，眾苦所逼，皆恬然忍受。

(三)諦察法忍：以清淨智慧心，觀一切外緣，一切所見所聞全虛假無實，一切相全是虛幻相，真實體性中無水火刀杖，貧病寒熱之相。有人問言，自身受種種苦，何以說此苦虛幻本無？若諦察諸法本性，本性中無一切諸苦。於諸位而言，實在有諸苦擺於眼前，若以空性來觀，本無諸苦，因空性無相，何有水火刀杖，貧病寒熱之眾苦？眾生不知，故受諸苦。佛立羼提波羅蜜法門，令眾生了知，空性無有一切苦。於眾苦中，眾生心中若有一苦，則不得解脫。空性不但一苦無有，連相亦無有，故無生滅。若悟空性，心清淨無染，生死尚且無有，何有眾苦？此即羼提波羅



蜜。

四毘梨耶波羅蜜：毘梨耶，譯曰：「精進。」精礪身心，進修善法，諸有所作，恆不退轉，是名毘梨耶波羅蜜。毘梨耶曰精進，波羅蜜云度，立精進度，度懈怠，精進不斷，治阿修羅道。此度三行：(一)披甲精進：發大誓願，修諸善行。(二)攝善精進：持諸善法，進趣無上菩提。(三)利樂精進：化度眾生，咸修正道。

四毘梨耶波羅蜜：毘梨耶譯為精進，時時鞭策自己護持清淨心，不受外緣污染，修持一切了脫生死法門，恆不退轉，此即毘梨耶波羅蜜。精進是為對治懈怠，以度阿修羅道。因阿修羅，信而不修，信而不修即是懈怠，故修精進波羅蜜以度阿修羅道。



此波羅蜜亦有三種行：

(一)被甲精進：發大誓願，誓修佛法，有如武士穿盔甲與敵人戰鬥，勇猛精進。

(二)攝善精進：修持一切善法，護持身心清淨，誓證無上菩提

(三)利樂精進：自己精進，亦教導眾生精進不懈，同證菩提。

五禪那波羅蜜：禪那譯曰靜慮，亦曰定，亦曰三昧，是謂念慮皆亡，安心理境，思惟真理，定止散亂，依定生智，是名禪那波羅蜜。禪那名定，波羅云度，立禪定度，對治人及六欲天。此度三行：(一)安住靜慮：亂想不起，深入禪定，遠離一切昏掉愛想，得輕安境，寂滅法樂。(二)引發靜慮：智慧現前，生諸法功德，引發六種神通。(三)辦事靜慮：得功行圓滿，利益眾



生。

五禪那波羅蜜：禪那即是靜慮，靜是安定，慮是思惟，靜慮合起來即是定。心安定清淨，無絲毫妄想，全為佛性。禪那亦名三昧，三昧即是定，入三昧則念慮皆亡，此時心是否死寂？心未死寂，「安心理境」，心安定於思惟真理，此時境即是理，理即是境，理與境合為一。如是思惟真理，安心於佛性，心不在念慮，心不散亂無諸妄想，安心理境，此即大定。若日日於妄想中過煩惱生活，廣求名利，生死心相續不斷，則不得解脫。若心安定清淨，即能生微妙智慧，八萬四千法門，一切佛法，皆通達無礙，此即禪那波羅蜜。

禪那波羅蜜乃對治人道及六欲天道，因有禪定度，能生妙慧，不再投胎人道及六欲天道。六欲天有何享受？隨意之所念，如心想美女，美女即現前，故六欲天之歡樂實人間所難想像。六欲天雖如是勝妙，佛卻不喜。



佛於菩提樹下夜睹明星開大悟前，天魔見佛即將成道，故變現成仙女欲迷惑佛，凡夫見此仙女無不起邪念，因佛智慧超勝，他一見即知是天魔。佛不但未受仙女誘惑，且對仙女說法。故天魔最懼修行人用功成道，若修行功夫差，天魔不理會，若見修行人即將成道，此時修行人若心有所愛，天魔即現出所愛來污染其心，令其不得成道，因修行人之成功，即是天魔之損失。故修行人無論遇何善境界，切莫貪著，貪善境界即被魔所迷。有禪定度即能對治人道及六欲天道。

禪定度亦有三種行：

(一)安住靜慮：亂想不起，棲心佛法，清靜思慮佛法真理，無五欲之妄想。如是妄想不起，深入禪定，遠離一切昏沈與掉舉（掉舉乃紛紛之妄想），及一切所愛之五欲，如是得菩薩輕安境界，寂滅法樂。寂者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而常照，心是無心然又時時放光。照而常寂，心雖常放光明，但又如如不動。滅者不生，不生即不滅，不生不滅即為佛



性。如是心常入禪定法喜之境。

(二)引發靜慮：引發提高靜慮心，深悟波羅蜜旨趣。修禪定至此境界，靜慮心廣大無邊，開大智慧，一切世間法與出世間法，過去、現在、未來之事，皆能通達，並能引發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等六種神通。

(三)辨事靜慮：所作所為皆靜慮心顯現，無過非，無妄想，所辦之事全是佛法，一切功德圓滿，一切語言行動，全為利益眾生，如觀世音菩薩之大慈大悲，與一切眾生樂，拔一切眾生苦。

有人問言：凡夫妄想心之思慮與禪那之靜思惟有何不同？若於打坐至最清淨，一心不亂，此時心靜如止水，有如一片鏡子，心靜至此境界，便是靜到極點，此時可能出現一些問題，有何問題？或有昏沈，或有種種妄想，或欲得神通，或男眾欲得美女，女眾欲得俊男，或想發財等。若想發財，當時即覺空蕩中陰風颼颼，故欲尋找一避風處所，心有如是念，當時



即現出一間空屋，可至裡面避風，進屋則見全是金銀財寶，因自心動念想金銀財寶之故。此時又見四下無人，自己可獨得此財寶。即於此剎那一念，即投胎至牛肚馬腹，因這空屋即是牛肚馬腹，愛財乃受如是果報。若欲得神通，心一念神通，瞬間即能由此地至美國，實則此是魔道。若欲長命百歲，即得長壽方法。若愛某美女，此時一動念，此美女即現前，見之即欲摟抱，一摟抱即投胎為魔子魔孫。故此時心有所意念，皆得其所求，此全是邪道，全是無般若之妄念，皆是邪思。若有善知識提醒告誡，心清淨至此程度時，心無他用，心即靜慮思惟，思慮佛法，觀自心修至何程度，依佛法應如何進修，思惟如何弘法度眾生，如何成為佛門好弟子，如是思惟，即是善思惟，此善思惟，即是安定靜慮，亦即禪那波羅蜜。

六般若波羅蜜：云何是般若波羅蜜？菩薩於諸佛所，諦察



諸法平等，得實相印，是名般若波羅蜜。般若曰智慧，波羅曰度，立般若度。《疏註》云：『般若度含有二義：（一）立般若度，對治色界及無色界天。（二）立般若度為六度主。』蓋六度萬行，要以般若為主。六度者以布施為先，若無般若，雖行布施，亦只有漏善因。所以者何？經云：『五度如盲，般若如眼。』故曰：布施無般若，不名為布施。《大般若經》云：『布施等五波羅蜜多，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乃得名為波羅蜜多。若離般若波羅蜜多，布施等五不得名為波羅蜜多。』前五波羅蜜多，攝在般若波羅蜜多故，但有一波羅蜜多無差別相。又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了達一切都無所有，能拔有情世俗作用，生老病死。由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布施等五波羅蜜多，以此為最。



六般若波羅蜜：此般若波羅蜜，為六波羅蜜中最重要者，亦是本經之經題。若單有了五波羅蜜，而無般若波羅蜜，六度功德無法開展，無法圓滿，因般若為六度主，六度萬行皆須般若領導。古德言：「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一切善行皆須以般若為導航，若無般若，雖是善行，但為有漏善行，有漏則功德不圓滿，不證佛果，故般若為六度萬行之導航。

云何是般若波羅蜜？「菩薩於諸佛所，諦審諸法平等，得實相印，是名般若波羅蜜。」菩薩於諸佛成佛之道，諦察審思，諸佛之法乃諸法平等，一切法皆為般若空性。過去、現在、未來之一切諸佛法要，即是一平等心，亦即般若空性。悟此平等心，諸佛即印證得實相般若。所謂實相者，實者真實不虛，相者乃無相之相，無相之相方為實相。凡夫所見所聞皆是有相，有相皆虛妄無常，實相無相，無相之相即是一相。天地萬物千差萬別之相，總歸為一相，一相者乃諸法平等相，亦即般若空性。凡夫見此講堂為觀音殿，上方為大雄寶殿，外則有種種草木，此皆凡夫之分別



心。凡夫心見物即起分別，佛菩薩千看萬看皆見成一心。古德言：「天地與我一氣，萬物與我同根。」天地萬物與我皆同一佛性所生，亦即同一母親所生，此母親即是空性。若能了悟空性，「一念清淨即法身顯現」，心裡一轉念空性，則不生不滅之法身即現前。若一轉念能有兩分鐘空性現前，一日若有五次轉念，即見不生不滅之本性十分鐘，若每日能如是轉念，則不墮惡道，故空性誠為至高無上之法寶。

古註云：「般若度含有二義：(一)立般若度對治色界及無色界天。(二)立般若度為六度主。」前文曾言，前五度對治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道及六欲天道，第六度般若波羅蜜，乃對治六道中最高之色界天及無色界天。色界天有男有女，壽數能活數千歲，且自在歡樂，無色界天則可享受八萬四千劫，十萬佛出世尚且不知，由此可知其長壽。然修行人忌投享受如此高之天道，因福報享盡，仍墮惡道，何以故？因未修般若，不明心性，不了生死。故佛立般若度，以對治色界及無色界天。般若度之第二涵



義，乃立般若度為六度主。般若度總攝前五度，故般若度即稱為六度，因前五度若無般若，每一度但能對治一道，眾生不得從六道中解脫。般若度為六度主，般若度總攝前五度，般若度即變成六度，故一而六，六而一。

六度萬行皆以般若為主，若無般若，雖修一切善行，此是有漏善因，皆不究竟，因這是情識心，非真實之佛性。情識心為生死心，故以情識心所修得之福報，不能常住，福報享盡，仍墮惡道，須修無漏般若，方超生死。修六度以布施為先，雖行布施，若無般若，即使盡施萬貫家財，如是善行，但為有漏善因，非解脫善因，有般若波羅蜜方為無漏善因。故經云：「五度如盲，般若如眼。」無般若之五度乃盲修瞎練，因不明真理，故有如眼盲。若有般若，則開慧眼，於一切生死與不生死之界限皆了達分明。大品般若經云：「布施等五波羅蜜多，皆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乃得名為波羅蜜多。若離般若波羅蜜多，布施等五不得名為波羅蜜多。」前五度若無般若，不名波羅蜜多，須了達般若真理，方稱為波羅蜜多。前



五波羅蜜皆有相可修，如布施有布施相，持戒有持戒相，此全是差別相。第六般若波羅蜜，總攝前五波羅蜜，故若有般若波羅蜜，前五波羅蜜皆變成第六波羅蜜，第六般若波羅蜜無相，則前五波羅蜜，亦皆無差別相，全是平等相。無差別相，即無生死相，平等相則無長短、大小、明暗、黑白等種種差別，此即眾生之本性。

又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見世界之一切萬物，皆見而無見。何以故？「般若無見，能見涅槃。」證般若空性，見一切法等無見。凡夫眼見，心即起善惡美醜種種差別。若以般若眼見一切則皆平等，全是一心，皆一心無別分，見等同無見。「見而無見」之見又是為何？「能見涅槃」，涅槃乃人人本具，個個圓成，不生不滅之常住真心，亦即眾生本有佛性。除見此佛性，於一切皆見而無見。凡夫與此正好相背，佛性在自己身上，卻不見，凡夫但見男女老少，大小長短之差別，此是分別心，分別心全是生死心。觀音菩薩所見皆是佛性，佛性非有非無，非實非虛，非大



非小，非長非短，此寶貝無法言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唯見者了知。證此無相空性，則證佛果。

是以布施等五，要以般若為主，若無般若，雖行布施，亦只有漏善因，《萬善同歸集》曰：「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是謂有住布施，不明般若真空之理，雖是善行，亦只有漏善因。又曰：「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梨中」。此謂無般若持戒，雖是嚴持淨戒，不能發揮般若真空之理，暫生上欲界者，欲界天之上層天，天福享盡，還墮泥梨中。乃至禪定等三波羅蜜，亦復如是。今言般若波羅蜜者，立般若度，為六度主。前五度總名六度，是名立六度，治六道，超三界，了生死，永斷輪迴。這是「般若波羅蜜」五個



字講完。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五波羅蜜，皆須第六般若波羅蜜之領導，若無般若，前五波羅蜜但為有漏善行，有漏善行則仍不免生死，故永明大師萬善同歸集云：「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無般若之布施，未見空性，此布施乃有相善行，有相善行受有相報，今生布施，來生投胎富貴之家，相貌莊嚴，長命百歲，兒孫滿堂，享受一生榮華富貴。此福報享盡，畢竟多生多劫亦有不善種子，今生善行不能與惡行對消，善行受善報，惡行受惡報，故善行受一世富貴福報，而惡行種子，或於今生、來生或再來生，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無般若之布施，不知三輪體空，仍要「後受餘殃債」。

又云：「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梨中。」持戒無般若，戒但為防非止過，不能成佛作祖，因不明般若即不知佛法真理，雖戒行清



淨，然未見心性，於佛法未臻究竟，尚須悟戒體真實本義，戒體真實本義，即是心性，契悟心性，戒方有大功德，因悟心性方能開展佛法妙理，方能弘法演教度眾生，此方為真戒。故雖持戒清淨，若無般若，死後雖生欲界六天中最高之上三天，然此境界尚在欲界，享盡福報仍墮泥犁惡道。

又云：「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修忍辱但未明般若，雖能忍受他人打罵諷刺，此忍受非真忍受，此是忍受不爆發，此忍受但為控制心，非是有般若之忍受。若有般若之忍受，無論外境惡行如何逼迫，一切皆能安忍，心無感受，心無此事，此方是真忍受。因清淨心無相，如如不動，「天塌地陷我無事，江河氾漲我長眠」，外境無論如何變化，心無絲毫感受，故心不受影響，此方為有般若之忍受。若忍辱無般若，但暫時控制心不動，雖來生得相貌端嚴，究竟不證成佛之寂滅忍，寂滅忍乃諸佛之常住真心。

又云：「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真常海，」若不明般若，雖



日以繼夜精進用功，因未悟心性，此精進乃盲修瞎練，如凡夫用功打坐，亦能盤腿坐一、兩個小時，然此是生滅法，「徒興生滅功」，因未明本性，雖有時亦能入定，然此是短暫之功，出定之後，清淨心即消失無有，如是之精進用功，不證常住真心。

又云：「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禪坐時莫漫無目標，須觀心性，抓住自己心性。若抓不住心性，此打坐無般若，此禪定無功德。因無般若，故不知佛法根本實義，即使深入禪定，但行生滅法之色界禪，不得無相之金剛定，金剛定乃那伽定，永不出定。

又云：「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為果。」萬善即是眾善奉行，雖行萬善，若不明般若，此善行乃有漏善因，有漏善因則不證無為果，無為果乃無住無作，永恆不變之真心。故六度萬行須以般若為宗，般若度為六度主，若無般若，前五度分成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五度，若有般若，前五度合而為一，總名六度，前五度為般若所用。立六度對治



六道，六道皆是生死道，無論善道與惡道皆是輪迴。今般若波羅蜜變成六度以對治六道，每一度對治一道，如是滅六道，無六道即超三界，了生死，永斷輪迴。上文乃詮譯波羅蜜之要義。

心

這個「心」字在經裡頭，名詞很多，有說妙真如性，有說一真法界，有說清淨真心，有說常住佛性，有說真空實相，有說正法眼藏，禪宗說主人翁，儒家稱為理性、良知等。雖則名詞很多，其意義則一。現在就單舉「真如一心」來講：無妄曰真，不變名如，此即真實常住不變之真心，亦即吾人現前一念之正知體性。此體圓明寂照，不生不滅，常住真心，平等周遍，具足一切功德智慧，究竟清淨，沒有絲毫生死煩惱，遠離



一切妄想，亦無塵勞染垢。非一切法，而現一切法，非一切相，而不離一切相，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不依之而建立。然而它究竟在那裡？像個什麼呢？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無來無去、無方所、無定所，沒有蹤跡可尋，也不是言語可指。它是什麼形狀呢？赤裸裸，光灑灑，無形無相，無聲無臭，非青非黃，非赤非白，亦非長短方圓，不可以大小名，亦不可以有無稱。

若言其大，微塵不能入；若言其小，虛空不能容。若言其無，恍焉而有；若言其有，忽焉而無。永明壽云：「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若無際之虛空，瑩若圓明之淨境，毀讚不及，義理難通。」

下文詮釋心。前文所述般若即眾生之本心，若契悟本心，一切時一切



處皆在心上用功，修行則能圓滿。心又是何義？心在經典上之名詞眾多，因佛對機說法，對不同根機即說不同名詞，雖有眾多名詞，總歸為一心。

心或名為「妙真如性」：天台宗言，心是微妙不虛假，不來不去之真如自性。

又名「常住佛性」：眾生之心不生不滅，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皆依此心成佛，何以故？因此心常住，無始過去是此心，未有天地先有此心，今亦是此心，未來無終亦復此心。此心永恆不變，萬古長存，故說是常住。何以說此心是佛性？若了悟此心，則不求高官財富，無一切雜亂心，亦無一切煩惱，如是與釋迦佛同一心，故名佛性。

心又名「一真法界」：天上天下，唯此獨真，其餘皆是假皆是生滅，唯空性是一真法界，此是賢首宗所說。

心又名「清淨真心」：指般若真空之體，纖塵不染，清淨無為，永恆不變，萬古恆存。



心又名「真空實相」：真者不虛，永恆常住，然其無相，故是空。但此空是真空，真空者空而不空，若言其空，充虛空、遍法界皆是它，故不空。若言其有，又無相可見，故是空。天地萬物皆是有相，然其真體卻無相可見。凡有相皆是生滅法，天地皆有毀滅；然空性無相，歷劫不壞。實相無相，無相之相，方為實相。實相即是真空，真空即是實相。

心又名「正法眼藏」：正法乃正知正見，見一切萬物，皆見成一心，無有二見，此方為正見。若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男是男，見女是女，眼見色住於色，耳聞聲住於聲，鼻嗅香隨香轉，舌知味隨味轉，身接觸隨觸轉，五根為六塵所埋沒，則五根皆是邪，此全是生死，全是定業。何以故？古德言，五根為六塵所轉，背覺合塵，是生死法。然眾生不信此理，廣求六塵，故說是定業。金剛經說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即是要求離相，因著相即是業，不能離相，全是生死定業。佛菩薩則為正知正見，一切法不作二觀，所見皆為空性，空性無相，何有災病生



死？佛菩薩之正法眼，見色知空，見空能見空中之不空，此方為正法眼藏，亦即般若妙慧眼。

心又名「主人翁」：眾生之生死全是妄想心，須悟不生不滅之常住真心，方了生死，此常住真心即眾生之主人翁。若真心不能作主，則隨妄想心生死；若真心獨立作主，當下即了生死。云何真心獨立作主？此常住真心時時在自身上，片刻不離，故得好好來找它。如何找法呢？即要善修打坐，打坐須符合打坐基本條件，先調身令身體姿勢坐標準，再集中精神，眼觀鼻，鼻觀嘴，嘴觀心，如是觀肚裡之心。肚裡之心剎那生滅不停，未有一刻清淨。再使勁觀，愈觀它愈骯髒，觀至最後，大骯髒變成小骯髒，有如垃圾桶般，小骯髒再變成黑色，黑色變成灰色，灰色變成白色，再觀成萬里晴空萬里天，一片清淨，此時肚裡之心已觀空。當知，此空即是常住真心，亦即正法眼藏，或主人翁。此時再繼續用功觀，一片空性則會發亮，愈觀愈亮，觀至最後，完全無有。此是何境界？此即明心見性。達摩



祖師至東土來，頭一句即言「明心見性」，明心無相是為明心，見性無見是為見性。心即是自己主人翁，主人翁究竟在何處？無在無不在，若是有相可見，則為生滅法，心性無相，無相之相，方為實相。若了達此理，即知此心是自己主人翁。心性不生不滅，故依此心修行，即與心性同般不生不滅。

儒家稱心為「理性」，指心性乃不動不搖，不變不易之真實義理。又稱為「良知」，如腿癢，心尚未動念令手去抓癢，手即自動去抓癢，此即是良知，良知亦即佛性。佛性在手，手即能動，此是佛性之作用。佛性在口能言，在腿能運奔。肉身若無佛性，如人死後躺於床上，手腳尚完好健全，但手腳卻不能動，何以故？因已無良知。人死後，佛性離開肉身，肉身即不能做一切動作。今能造作一切，全因肉身有佛性。佛性時時刻刻在自身，但自己不知即是當面錯過，故有一切生死。

心之名詞雖眾多，然真實意義即是般若，般若者眾生之心也，亦即眾



生之「真如一心」。真者無妄為真，如者不變為如，過去、現在、未來等三際，皆無變異。故真如即是真實常住不變之真心，亦即現前一念之正知體性。所言正知體性者，六祖壇經云：「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是汝本來面目。」「恁麼時」乃心未動念，不思善，不思惡，此剎那一念時，即是「恁麼時」。就在這時，自己常住真心即顯現。前文闡述般若時，藕益大師曾言：「剎那一念介爾之心」，忽然一念介爾之心，橫遍三千，豎窮無際，無分際，無前後，無上下，無大小，無黑白，事事無有，空空洞洞，橫看豎看皆是一心，古時如是，今亦如是，他方世界如是，此世界亦如是，全是一心，此即般若真空之體，亦即眾生之常住真心。

諸位有此一念否？眾人皆有此一念，今問大眾是否有此念？諸位皆說沒有。自己本來天天有此念，一日有數次，然今大眾皆承認沒有，何以故？因根本不知這常住真心，當面錯過矣！實在是，惜自己不知，因自心全被名利污染，五根被六塵所埋沒，怎能知曉呢？諸位吃飯時，皆閉眼



兩手合十，此兩手合十是作何用？有人答言，作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之用。我又追問，兩手合十是供養佛，你見佛否？答未見。諸位，就在這時，一念介爾之心，即於念供養佛時，你見自心空空洞洞，一切無有，此即自己之常住真心，不生不滅之佛性，亦即現前一念之正知體性，此時即一見自己本性。吃飯時作此動作，飯畢又如是，一日三餐即有六次，每次動作有五分鐘，則每日即見本性三十分鐘，若如是，絕對不墮惡道，此功德如是微妙。

「此體圓明寂照，不生不滅，常住真心。」此真體圓融無礙，光明寂照，永無生滅。此光明非燈光之燈明，亦非太陽之光明，此光明有如八月十五時，水盆裡月亮之光明，如如不動，眼見清涼舒服，古德形容為「江邊月，水中天」，此真體有如江中清水之明月，亦如清水中之青天。「平等周遍，具足一切功德智慧。」此心無高低之別，亦無愛憎取捨之情，故言平等。其充虛空遍法界，無處不是，故言周遍。此心具足一切功德智



慧，前文所言登彼岸或度無極，皆依此智慧而成。此真體究竟清淨，雖處娑婆世界，卻有如蓮花生於淤泥不受污染。此心清淨圓明，無生死煩惱，遠離一切妄想。

「非一切法，而現一切法。」此心清淨無染，一法不立，寸絲無有，而能現一切法，隨意之所念，意念那一國家，心即現出此國家，意念那一世界，心即現出此世界，若不意念，則清淨無有，心即有如是神奇微妙。「非一切相，而不離一切相。」心是為空性，豈有相可見？雖無相，但不離一切相，因一切相皆心所生。「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不依之而建立。」俗諦之娑婆世界，及聲聞、辟支佛、佛菩薩等出世間法，無一法非心所生，故古德言，搬柴運米是此心，大小便溺亦是此心，無一處不是此心。

一切法既皆心所生，此心究竟在何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肚裡找不到它，肚外亦無有，皮裡肉外中間亦無有其蹤跡。若如是，它是否不



存在？「無在無所不在」，佛性充虛空遍法界，此屋裡滿滿全是，屋外亦全是。故屋內屋外生是在佛性中生，屋內屋外死亦全在佛性中死，故言：「天是棺材蓋，地是棺材底，無論闖哪裡，總在棺材裡。」亦猶如海中之魚，無論如何蹦跳，皆不離海水。故無論在何處生死，皆不離佛性。故萬物皆有佛性，無論屋內桌椅，或室外青草，皆在佛性裡，若無佛性即無萬物。佛性有如一大胞胎，天地萬物及一切眾生，全是佛性所生，皆不離此佛性大胞胎，故言：「不來不去，無所不在。」

若無來去，是否有其住所？「無方所，無定所」，無一定處所，亦無蹤跡可尋，亦非言語能詳明，故「言語道斷」。言語既不可說，究竟它是何形狀？「赤裸裸，光灑灑」，佛性赤裸裸，一切無有，無遮無礙，唯光明普照。其無形無相，無聲可聞，無味可嗅，非青色、黃色、白色，說非青色，忽然再觀，卻又是青色，說不是黃色亦是黃色，佛性即有如是微妙。佛性無長短方圓，但說長亦長，說短亦短，說圓亦圓，說方亦方，若



說長短方圓，細看又不是。說大也可，說小也可，但不能肯定是大是小。佛性究竟是有或無？說是有，有又不能見；說是無，實在又是有，故不能斷定是有是無，實無法言說。若言其大，充虛空遍法界，大則無外。雖如是廣大，然微塵不入，如微塵之細亦填不進去。若微塵不入而言其小，整個大虛空卻容納不下它，故不能言其大小。若言其無，「恍焉而有」，忽然間隱隱忽忽似有；若言其有，「忽焉而無」，再細觀，忽然又無有。故心性實無法以言語詳明。

永明延壽禪師云：「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若無際之虛空，瑩若圓明之淨境，毀讚不及，義理難通。」永明延壽禪師即阿彌陀佛之化身，他以佛之智慧形容心性說：真心本體，非言語所能詮解，其湛然清淨常住，廣大如無邊際之虛空，亦有如圓明普照，光明無量之清淨境界。此境界，任何稱讚或毀謗，皆不能說及。無論以何義理詮釋此真心，皆說不圓通。諸位，眾人皆具此真心，無欠無缺，若將此寶貝迷失，實在冤枉可惜！



達摩祖師說：「心心心，難可尋，寬時遍法界，窄也不容針。」又云：「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心心是佛。」何以說：「我本求心不求佛」？東方有恆河沙數佛，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有恆河沙數佛，你求那一尊佛？故云：「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三界是唯心所造，明心時，三界便空。古人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所以三界唯心，不是心外有三界，我們住在這三界之內，完全是唯心所現，唯心所造，故云：「了知三界空無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心心是佛。」想成佛，便要明心，佛是心造，不是佛作佛，是心作佛。又說：「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從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時。」這是說我們要想求



心時，這個心早已把持自心了。昔日，須達多長者，建祇桓精舍，舍利弗尊者與他一起拉地線時，舍利弗尊者忽然笑起來，長者問何故發笑？舍利弗說：「祇桓精舍還未建造，現在只是拉地線，但你的六欲天果報已現出來了。」長者說：「我只望生兜率天，親近彌勒菩薩。」說完這句話，六欲天中五層天都隱沒，只有兜率陀天現在眼前，這可說就是心自持。

初祖達摩祖師未至中土前，中國人修四種禪：(一)凡夫禪：凡夫不明心性，但亦打坐修禪定，亦能整天整夜禪坐不起，因不明心性，其修禪是為身體健康，此是凡夫禪。(二)外道禪：外道亦學禪坐，其修禪是為修神通，或為發財，此是外道邪禪。(三)小乘禪：小乘禪即是羅漢禪，其修禪是為了生死，但未究明心性。(四)大乘禪：此是修六度萬行。達摩祖師至中土，見他們未明禪法。那要如何方是修禪？達摩祖師即言：「以心印心，見性成



佛。」離心而修，心外求法，永不出生死。若明了一心，華嚴經：「但悟一心，即超三界」，即了生死。故佛法全講心性，心性法門即達摩祖師傳至中土。

達摩祖師云：「心心心，難可尋，寬時遍法界，窄也不容針，」心在何處？「難可尋」，無處所可尋，然廣之則遍滿法界。法界有多大呢？大則無外，無邊際之大。今世界有一百六十餘國，此但為法界之一小微塵。若心放寬時，法界皆在心之內。若心窄小時，細小之針尚插不進去，故無法言其大小。又云：「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心心是佛。」修行是為了生死，了生死則成佛作祖，然若欲成佛作祖而求佛，此乃不明佛法根本宗旨，故前文言，達摩祖師未至中土前，中國人雖修禪，然不明禪，何以故？因求佛不求心。如是，則應如何求耶？「我本求心不求佛」，時時皆在心地上用功夫，方為真修。又何以不求佛不求祖呢？當知，生死之三界本是假本是空，本無三界，三界唯心



所變現。既唯心所造，今能求心，將心求空，心即空矣，何有三界？既無三界，何有生死？何用再求佛耶？自己即是佛矣！故欲成佛，應求自心，心即是佛，非心外有佛。

三界擺於眼前可見，何以說空無三界？當知，三界非本有，全是心造，造惡業即有三界。若無惡業，天地皆空，何有三界？古德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三界非本有，莫認三界為真，三界全是自心所現，非心外有三界。若造殺生之業，即現地獄相在眼前。若以我執之心與人爭名奪利，盡行損人利己之事，則有畜生道可去。若一切吝嗇，不肯救濟他人，則墮餓鬼道，此全是自心所造作。若識得心性，「虛空粉碎，大地平沈」，何以故？若證空性，一空一切空，空性本無相，如何有天地？

達摩祖師云：「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從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時。」真實之修行是求心，如參禪打坐或專注一境，此



全是於心地上用功。若功行得力，了知此心，則念念不忘，二六時中，行住坐臥，知一切造作全是自心。能如是知，心裡又念念不忘，即將此境界攔於心中。過數日，不用念，心即是此境界。這時不用求心，心即不離自身，何以故？心本未曾離自身，今一了知心，知一切行住坐臥皆是它，它何曾遠離呢？故言：「我本求心心自持」，不用他處找心，心根本未曾離自身。「求心不得待心知」，求心時，是否能見此心？看不見得不來之心方為真心，因真心無相。肉眼雖不見此心，然自己了知此心不動。「佛性不從心外得」，心即是佛性，若向心外求，何有佛性可求？「心生便是罪生時」，若認此心為我所得，如是一念，自心已動。若認自心有所得，此即造業作罪時，則隨此動心造罪去投胎。何以故？此心只能自知，無相可見，若有相可見，則隨所見之相墮惡道，故言：「心生便是罪生時。」

求自心能得何功德？下文以一公案作說明：佛住世時，須達多長者供養佛一塊園地，以蓋祇桓精舍。舍利弗尊者同他一起拉地線量地，忽然尊



者笑起來，長者問尊者為何而笑？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他說道：「祇桓精舍尚未建造，今但拉地線，然你六欲天果報已現出來了。」須達多長者一聞此語，答云：「我不求生六欲天，但求生兜率陀天，親近彌勒菩薩。」他一說完此語，六欲天中其餘五層天皆隱沒，但現兜率陀天，故心之功德實無法言喻。

天台「一心三觀」，問：「云何三觀？」答：(一)空觀：是謂從假入空觀。觀一切法全由妄念分別而成，了無自性，即能觀之心，亦復剎那不停，生滅無常，是為體真止。破見思惑，見真諦理，證一切智，成般若德。(二)假觀：是從空出假觀。觀一切法，全依因緣和合而成，本為假名，即能觀之心，亦如夢幻泡影，毫無實際，是為方便隨緣止。破塵沙惑，見俗諦理，證道相(種)智，成解脫德。(三)中觀：稱為中道第一義諦觀。



觀一切法，若心若境，非有非空、非非有、非非空、不一不異、非不一非不異，無內、無外、無中，無過去、現在、未來，心外無境，境外無心，遮照同時，隨機相應，離一切分別相，是為息二邊分別止。見中諦理，破無明惑，證一切相智，成法身德。此是天台一心三觀，破三惑，證三智，成三德。

天台宗有一心三觀修法，此一心三觀微妙殊勝，佛法不出此一心三觀，若欲了生死成佛作祖可修此法門。凡夫、阿羅漢、大菩薩等三種人，對世界有三種不同之見：凡夫見一切萬相認為真，不認為是假，故見人從母親肚裡下生，即有「生相」，見人衰老病亡即有「死相」。凡夫認假為真，故有生死。二乘聖者所見皆空，空中無生滅相，故了生死。然其見空即住於空，所住之空是為偏空非真空，故但成羅漢聖者。大菩薩見一切法皆空，然又見空中之不空，此不空之空，方為真空，見真空故成大菩



薩。本為同一世界，然聖者與凡夫卻有三種不同之見。天台宗智者大師說此一心三觀，以破眾生之迷惑。

一、空觀

龍樹菩薩偈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凡夫認娑婆世界為真實，實則娑婆世界之一切皆是假皆是空，無有一法為真，何以故？恆常不變者方為真實，娑婆世界一切法皆無常，故言皆是假。若皆是假，何以一切法皆有名相？一切法本是空，本無萬物，全無中生有，全是心隨緣變現而生，故一切萬物皆是假，只因隨俗假立名號，而有種種假名。如心動念將木板釘成有四條腿之物，取名為桌。本無此名，乃臨時取之假名，以令大眾皆知此物之名。

此桌子從何而生？全是空性隨因緣所生，故今即來觀空。如何觀空呢？「從假入空」，觀世界之一切皆是假，從假中觀世界皆是空。此又如



何觀呢？「觀一切法全由妄念分別而成，了無自性。」本無一切法，今有一切法者，全因妄想心分別而生。如此處本為一塊平地，無此房子，妄想心見此處可搭蓋房屋，此即是因。有此因，再找設計師畫建築圖，找人工用種種材料搭建，此即妄念分別為因緣，最終蓋成房子即為果。故此屋乃因妄念分別而成，妄念分別究竟從何而生？皆妄心所生。因知一切法全由妄心所生，非真實有，故一切法愈觀愈空。空者乃指雖有此世界萬物，然皆無自性。因自性常住不壞，萬物皆生滅無常，故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皆是空。

一切法既皆妄想心所生，再來觀自己妄想心，以追根窮源。妄想心無相可見，找不到它，故臨時來觀肚裡之肉團心。若閉眼沈下心，觀肚裡之心，肚裡之心妄想紛紛，剎那不停，生滅無常，愈觀愈亂。佛言清淨心不生不滅，此時肚裡之心卻生滅不已。若觀久純熟，忽然間心一個轉念，剎那間妄想心止滅，妄想心變成清淨不動心。至此時，非是你要求心不動，



而是心自然不動。心一清淨空寂不動，即證「體真止」。「體」乃般若真空之體，即是真心，亦即自己本有空性，此空性永恆不變，不生不滅。「真」乃真如自性，亦即眾生本有之佛性。「止」乃妄想止息不動。證「體真止」則了知本有不生不滅之真如本性，因受世間法之迷惑，種種因緣污染，隨妄念分別一切法，故有生死。今了知此理，心一轉念，「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則心無有一切妄念分別煩惱，現清淨本性，了脫三界生死輪迴。

證「體真止」破見思惑，見惑者有十使，此十使為十種根本煩惱，亦即十種生死心，「使」有驅使眾生流轉三界生死之義。十使乃貪瞋痴慢疑及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等五見。此十使列述如下：

- (一)貪：於一切物及順境起貪心。
- (二)瞋：於逆境起瞋怒。
- (三)痴：於一切事理，無所明了，妄生邪見，起諸邪行。



(四)慢：貢高我慢。

(五)疑：迷心乖理，不辨真偽，猶豫不定。

(六)身見：身見即我見，以肉身為我，爭取一切名利為我所有，一切由我作主宰，有「我」即有生、死。

(七)邊見：認為人死如燈滅，死後一切無有，此是斷見。或有以為人死後再生為人，死後又再投胎為人，永遠萬世皆如是，此是常見。斷見與常見，皆屬邊見。

(八)邪見：邪心取理，不信因果，斷諸善根，是為邪見。

(九)見取見：雖入種種觀門，仍未明本性，卻謬計所得，以為正法，心生取著，是為見取見。

(十)戒禁取見：古時印度之邪教，認為夜裡學雞站立，或學狗吃大糞可成道，佛法禁止學此邪教。

斷十使則證初果，初果乃預流果，已預入聖位，但因業惑未盡，故須



七來人天修道，斷盡見思惑證阿羅漢果。云何是思惑？凡夫五根對六塵即被六塵埋沒，眼見色隨色轉，如見美好即想取為己有，見惡即起心欲離，如是喜愛與厭憎心念念不忘。相同此理，耳聞聲隨聲轉，鼻嗅香為香轉，舌知味為味轉，身接觸為觸轉，如是遇境即轉。五根隨六塵，見而無見，聞而未聞，心無六塵，清淨無有愛憎取捨，此即斷思惑。斷見思惑，見真諦理，真諦理無相，若心現出「體真止」剎那斷一切妄想，清淨無物，此即真諦理，亦即自己之本性。證一切智，成般若德，開大智慧，了生死，證大阿羅漢果。

二、假觀：

假觀乃「從空出假」，前文第一觀為空觀，今從空再往前進，從空出假觀。觀一切法全依因緣湊合而有，本無一切法，今有一切法，全妄想因緣會合而生。因緣乃妄想心所生，如心中動念欲行某事，此即是因，想成



則依此心去造作，此即是緣。一切假想皆妄心因緣湊合而成，故雖有一切相，皆是假相假名。假名乃隨俗假立，根本無有，今存有皆暫時而有。再來觀能見外境之心，亦如夢幻泡影，心與外境全是假相，皆非真實，毫無實際。既已了達心與天地萬物皆如夢幻泡影，故心不住夢幻泡影，止住自心，令自心不隨外境成夢幻泡影。如是自心不被外境之夢幻泡影所迷惑，此即「方便隨緣止」。此乃無論何時何處，無論見何境界，皆觀成假相，亦即隨境界隨因緣之方便，將夢幻泡影之妄想心止住不動。此「方便」表此觀非有心之觀，乃無心之觀。若有心作意而觀，此是心動，心動仍是生死。「方便隨緣止」者，非作意動心去觀即知是假，此方為真實之觀。證「方便隨緣止」則於妄想止住之一剎那間，即破「塵沙惑」，塵沙者乃指所見所聞境界，有如塵沙之多，破塵沙惑則見一切境界皆無分別，全變成智慧。

證「方便隨緣止」見俗諦理，了達整個俗諦世界之真理。世間法皆是



俗諦，凡夫皆不知俗諦真理。云何是俗諦理？俗諦理即自己之真心，真心受世間法之污染，真諦即變成俗諦。俗諦即是真諦，真諦即是俗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若皆見成是一體，此即見俗諦理。見俗諦理雖了知世俗真理，但俗相仍還存在。

又證道相智，具足大菩薩之智慧，成就解脫德，解脫一切生死，自在無礙，最高能至等覺大菩薩境界。菩薩破塵沙惑，一即無量，無量即一，有如無量塵沙眾多之佛法皆了達，故說法無礙，能以種種辯才說法度眾生，眾生無論求何法門，皆能解說令其領會。

三、中觀：

前文第一觀修空觀，斷見思惑已了生死，雖了生死，只證有餘涅槃，但了三界內生死，未斷三界外變異生死，故只證小乘羅漢聖果。第二觀菩薩修假觀，斷塵沙惑，悟俗諦真理，了知俗諦皆是假相，故心不受外境動



搖，二六時中，心無不方便斷一切境界迷惑。菩薩修假觀雖斷塵沙惑，然無明惑未斷，須修中觀，才證佛果。

中觀稱為中道第一義諦觀，佛法即是中觀，中觀之外無佛法。若悟中觀，佛法即至頂峰，佛之最高境界即是中道實相。若心能受用中觀，則事不用修。若欲了知中道，須先對空觀及假觀之義有所領會，方能進修中道觀。此三觀可說「一而三，三而一」，一即是中道，然中道深奧，非一般眾生能知，故佛菩薩方便分而為三，一步一步由淺至深以教化眾生，最終至中觀最高境界。故須先講空觀及假觀，最後空觀及假觀終歸中道第一義諦。若剖析中道觀，其中即有空觀及假觀，故言「一而三，三而一」。

中觀如何觀呢？「可觀一切法若心若境」：觀三千大千世界，山河大地，皆是空，若言為空，山河大地又擺在眼前。若一契悟，佛性現前，心裡隱隱忽忽有此空，然此空又不實在，無相可見，此即「若心」。山河大地是境界，心中隱隱忽忽若有此境，但非肯定真實有此境，此即「若



境」。故心與境皆不真切，皆不真實，皆似有非有，非有而有，故言「若心若境」。眾生之本性即如是，無一定法，若有定法，則能真實見空見假，亦能真實說空說假。然眾生之本性，沒有開口處，無法言說，皆非有而有，有而非有。

又言「非有非空」，說是有，卻拿不著看不見，說是無，恍焉而有，真心即如是，非有而有，有而非有。若執著必定是有，則有生死。若執著必定是無，則成斷滅空。又言「非非有，非非空」，若說無有，其「非非有」，不是無有，是有此佛性。若言不空，其「非非空」，不是不空，此佛性是個空。

又言「不一不異」，空與有是二或一？若說是空，隱隱忽忽是有，若說是有，隱隱忽忽又是空，故說「不一」。若說「不一」是為二，則有兩個不同樣，空是空，有是有，然再觀卻「不異」，非有兩樣，橫三豎四但只一空性，空性之外無有二物，故說「不異」。又言「非不一非不異」，



若說「不一」，本來即是此一空性，故說「非不一」；若說「不異」，此心卻千變萬化，故說「非不異」。中道第一義之境界即有如此微妙。

此佛性究竟在何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者即無內無外無中，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空性無過去、無現在、無未來，無數劫之過去，無數劫之未來，同時現出，非凡夫之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別。又言「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前文曾言「若心若境」，說是心也可，說是境亦可，說是心不肯定是心，說是境亦不肯定是境，今更進一步言，「心外無境，境外無心」，若心外求境，或境外求心，此皆是妄想生死心，因心性充虛空遍法界，廣無邊際，何有心外呢？根本無內無外，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全是空性。又言「遮照同時」：空性無見，即是「遮」；「照」者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照遍三千大千世界；「同時」者，空性無見卻又同時照見一切，遮照無二時，故說「遮照同時」。凡夫分別心，有遮即無



照，有照即無遮，惟清淨心遮照同時俱現。

諸位，若心忽然轉念一心清淨，剎那介爾之心，剎那一念，此時整個世界，無論黑白、大小、長短、明暗、色空、山河大地、草介人畜，皆是此心。若能定住此心，此即那伽定，即是佛。然凡夫定不住此心，故只一念介爾之心。凡夫有時於一剎那間，不思善不思惡時，一心清淨，真常獨露，然凡夫卻不知。若知亦定不住，一剎那間即消失無蹤。若能定住此心，即是聖人。此一剎那間，一切山河大地，所見所聞皆是自己清淨心，如是見等同無見，無一切愛憎取捨分別。如是無內外、大小、長短、明暗、空有之別，二邊皆無有，無二邊即是中，亦即無分別心，此即「息二邊分別止」。此時心即是清淨心，亦即佛性，此即徹見不偏不倚之中道，般若佛性即是不偏不倚之中諦理。中諦理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沒有開口處，為諸佛之真法。若沒有開口處，為何前文又廣說第一義諦法？此乃為眾生方便而說。見中諦理破無明惑，證一切



相智，過去無始，未來無終，一切事皆了達，具足一切智慧，成就無相法身德，法身德乃智慧所成之身，此身無相，無相法身方為諸佛之真身。

上文乃天台宗一心三觀，破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等三惑，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三智，成就般若德、解脫德、法身德等三德。此一心三觀法門，為天台宗智者大師所弘揚，智者大師人稱小釋迦，往昔曾於靈鷲山親聞佛說法。此外，佛無妄語，佛所說之法皆佛親眼所見，心胸所流露，故為無上法寶，眾生至何處聽聞此妙法呢？

十種發心，出《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十發心者，謂諸眾生迷妄失真，念念起心貪著諸境，業報不同，苦樂有異，皆因發心不純也。

一、發地獄心：謂眾生念念起貪瞋之心，日增月甚，造上品



十惡，行火塗道，是名發地獄心。上品者，謂人作惡於欲作、正作、已作三時之中，俱不能悔也。十惡者：(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妄語。(五)兩舌。(六)惡口。(七)綺語。(八)貪欲。(九)瞋心。(十)邪見。火塗道者，即地獄道也，謂地獄中，受火床爐炭等苦也。

二、發畜生心：謂眾生念念起心欲多眷屬，如海吞流，愚痴貪著，起中品十惡，行血塗道，是名發畜生心。中品者，謂作惡以後而起少悔心也。血塗道者，即畜生道也，謂畜生常被迫於吞啖之苦也。

三、發餓鬼心：謂眾生念念欲得名聞，四面八方稱揚，內無實德，虛比聖賢，唯行諂誑，起下品十惡行，行刀塗道，是名發餓鬼心。



四發下品十善心：下品者，謂作善之時，即生悔心也。十善者對十惡也，謂眾生念念欲勝於人，輕他重己，而外揚仁義，行修羅道，是名發下品十善心。梵語阿修羅，華言非天，謂行非天也。

五發中品十善心：中品者，於作善以後，起少悔心也。謂眾生念行樂世間，修行五戒，行人之道，是名發中品十善心也。五戒者，不殺乃至不飲酒也。

六發上品十善心：上品者，謂十善欲作、正作、已作三時之中，心俱不悔也。謂眾生念念知三惡道苦，知人間苦樂相間，唯天上純受諸樂，而求生彼，故嚴攝內根，不著外塵，修行天道，是發上品十善心。（案：十種發心中，遺漏第七至第十，請詳見附錄一。）



依《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心有十種發心。眾生迷妄失真，念念起心貪著諸境，馳逐五欲，依業受報，故有苦樂不同之果報。此皆因各人發心不純，故受不同境界流轉。

此十種發心是：

一、發地獄心：眾生念念起貪瞋之心，無止盡貪求諸欲，他人遭受苦難，不起慈悲心。此貪瞋心日日增長，故造上品十惡，終墮地獄最苦之火塗道，受油鍋湯火燒煮，此因發地獄心故。此輩造上品十惡，作惡於欲作、正作、已作三時，無絲毫慚愧後悔心。此十惡者：

(一) 殺生：無論殺人或殺畜生，被殺者深受痛苦，死後此冤氣結集虛空不散，然凡夫眼不見，故殺生罪極重，必受惡報。

(二) 偷盜：偷盜有眾多情形，有時急需某物，未告知親友，即取而用之，此物雖不貴重，仍犯偷盜戒。若偷盜某人錢財，致危其生命，此偷盜罪深重。若偷盜不危其生命，此罪較輕可懺悔，懺悔後不再



犯，此偷盜惡業尚可消。

(三) 邪淫：夫妻同床為正淫，除此之外，若有外遇，與外面男女發生關係，此即犯淫戒。犯淫戒與殺戒之罪業深重，千佛出世不准懺悔，全墮地獄道。

(四) 妄語：若未悟而言已悟，此妄語罪深重，受地獄報。若妄語挑撥離間，破壞他人關係，使其互相仇殺，此妄語罪深重亦是地獄報。不受地獄報之妄語，後五百世亦投胎無舌畜生。

(五) 兩舌：指言語反覆，撥弄是非。

(六) 惡口：以粗魯言語辱罵，令他人受辱。

(七) 綺語：說含有淫意不正言詞，令人發笑。

(八) 貪欲：無止盡貪求五欲。

(九) 瞋恚：即瞋恨心。

(十) 邪見：即邪道，佛法是正道，令人解脫了生死，信邪道者不但未了生



死，尚受三惡道之酬報。

二、發畜生心：眾生念念起貪心，妄想：「父作高官子登科，千頃田地靠沙河，天下美女兩個婆。」此愚痴貪著妄想心，起中品十惡行，死後墮血塗道，血塗道即畜生道。所謂中品之惡，指作惡之後，鮮少起後悔心。

三、發餓鬼心：有類眾生念念欲想名聞天下，受十方尊重，他人名聲若勝己即不悅。實則自己無論世間法或出世間聖賢法，全一竅不知，然卻打妄語，虛比聖賢。又諂媚他人，競逐他人之喜愛尊重，此即起下品十惡行，此類眾生受刀塗道報應，是名發餓鬼心。

四、發下品十善心：指作善時，即起悔心。此類眾生念念不忘勝他人，又貢高我慢，輕他重己，內無實德，外吐仁義之言。此下品十善行墮阿修羅道。阿修羅好飲酒，愛女人，好打架爭地位，故常與天帝釋爭鬥，以爭取天帝地位。



五、發中品十善心：中品之善者，常自責善行不足，未能救濟他人之苦。作善之後，鮮少起後悔心。此中品十善之人，念念欲行善事，嚴持不殺身、不偷盜、不邪淫、不飲酒五戒，不殺生即要吃素，若吃葷即犯菩薩食肉戒。此五戒乃佛專為凡夫眾生而設，五戒清淨則不失人身。

六、發上品十善心：上品十善者，一切眾善奉行，心想行善即時行善，行此善行，心歡欣喜悅，無懊悔之心。此類眾生念念知三惡道苦，人間乃苦多樂少，雖有時歡樂，此樂剎那即逝，瞬間又受苦。惟天道純樂無苦，故嚴攝自心，捨棄五欲之貪著，此乃修升天道之上品十善行。

「心」者喻意，本經為《大品般若》六百卷之中心精華，故名《心經》。心為聖凡之主，善惡之源，如同人之心臟，為一身之所歸。此經挾其經中之中心祕要，故名心經。但心有多



種：

(一)肉團心：梵語訖利陀耶，即生理上人身之心臟，形如倒吊荷花，即現在身中，乃父母血氣所生，是一種物質，全無知覺，人死了它也隨之壞了。

(二)草木心：梵語污栗陀，它不能緣慮，但有生長義，亦名為心。

(三)積聚心：梵語矣栗陀，積聚諸經精要，如本經積聚《大般若經》六百卷之精要，集中精要妙旨。

(四)思量心：梵語末那，此云意，分別思量相續執取之心。

(五)集起心：梵語質多耶，即阿賴耶，集諸種子生起現行，即第八識，亦名靈知心。此心升沈三界而不壞，往返六道而常存，混千差而不亂，歷三際亦靡遷，炳然獨照，卓而不群，在聖不



增，在凡不減，諸佛悟之假名為心，眾生迷之便成妄識。是以佛即眾生，眾生即佛，且心外無佛，亦無眾生，惟迷悟之有間，凡聖而迥異，豈知心佛與眾生三無差別。永嘉云：「夢中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我佛說法四十九年，未曾有一心外之法，亦未有說法外之心。

(六)緣慮心：梵語質多，亦名慮知心、了別心、緣影心。有緣慮之功。

(七)堅實心：梵語乾栗陀耶，亦名自性清淨心、第一義心、真如心。即吾人天賦之妙真如，至誠無妄之真心也。

心是喻意，本經乃大部般若六百卷之中心精要，因擇取大部般若之祕要而成，故稱為心經。心經為「大總持法門體」，一切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全攝於心經二百六十餘言之中。此心為「聖凡之主，善惡之源」，成



聖依此心，成眾生亦由此心，行十善者是此心，行十惡受惡報亦是此心。心念善即天堂，心念惡即地獄。心之重要，有如肚中之肉團心，肉團心乃一身之所歸，肉團心受傷，人則不存。眾生心無論造善業或惡業，即如同肉團心受傷，故受六道輪迴。若嚴護此心，清淨無業，則成佛作祖。然心有多名：

(一)內團心：即人身上之心臟，形狀有如倒吊荷花，人之活命全依此心，死後它亦隨之壞滅，故成佛作祖非依此心。

(二)草木心：草及樹木皆有心，此心但能作生長用，無思想之功能。

(三)積慮心：此心有積聚之功能，如閱經時，此心能將生死解脫有關之重要章句，聚集編成冊。此積慮心雖未能使眾生了生死，但有將萬法積聚一起之功能。

(四)思量心：梵語稱「末那」，中文名為「意」，亦即第七識，此心日以繼夜，剎那不停，恒審思量，想像而相續不斷。



(五)集起心：此是阿賴耶識亦即第八識，亦稱為靈知心。此功能乃集諸種子，生起現行。此是何義？如第七識動念欲行善，心即反覆思索，思此善應如何行方能圓滿。心如是動念，即於八識田中種下種子，為八識田中所收藏。故第七識無論思善思惡，皆轉入八識田中成為種子。等往生後，則視何種子力量強，強者先牽。如今生欲加害某人，或已加害或欲加害，八識田中即種此惡種子。等來生與其相見，即是仇人，互相仇視殺害。互相仇害之行無論是否已成，此仇害種子於人死後又轉入第八識。再來生，兩人相見又是仇人，如是冤冤相報不斷。故修行人，無論遇逆境或順境，事過心中不留，心中莫念念不忘，若念念不忘，此種子終將成熟爆發。若事過水無痕，「如刀斷水，如鳥飛空」，八識田中清淨不留種子，修行人務期如是修。故集起心能集諸種子，生起現行。

此心「升沈三界而不壞，往返六道而常存。」眾生於三界中，雖隨緣生死流轉，然此心隨緣不變，仍能成佛。「往返六道而常存」，不明真理



即於六道輪迴，今生為人，來生為畜生，流轉不停。若悟心性，返照自性，保任護持此清淨心，清淨心不生不滅，故了生死。「混千差而不亂，歷三際亦靡遷。」此心於六道往返來回，雖行千差萬別之事，然此清淨心仍清淨，無有雜亂，有雜亂者是妄想心。「歷三際亦靡遷」，此心過去如是，今如是，未來亦復如是，無絲毫變異，常住不變。

「炳然獨照，卓而不群。」此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炳然常照，不生不滅。「卓而不群」，此心獨立無依無靠，因它無相。「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此心人人本具，時時即在自身上。聖人是此心，凡夫亦是此心，凡夫心不比聖人心少，聖人心亦不比凡夫心多，全是此一心。若如是，何以他人成佛作祖，自己卻於六道輪迴受苦？此全因自己受財色名食睡五欲所迷，貪戀此紅塵世界，認假為真，將無用之物視為寶物，如無論發多大財富，死後空手而去，肉身無論如何保養，終歸壞滅。若將肉身及五欲皆見成是假是空，心如是轉念，此一念介爾之心，一剎那間觀自心有



何物？無東西南北，無上下十方，亦無眾生，一切無有，惟一空性，空性即不生不滅之佛性。今聽聞此法，何以自己不能如是修？不能如是修，即是自己墮落，如是善益卻不願行。

「諸佛悟之假名為心，眾生迷之便成妄識。」諸佛領悟此真理，欲開悟眾生，卻無法言說，「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法形容。若無法述說，則眾生如何知曉呢？故假名說為心。佛是此心，眾生亦是此心，心外無佛亦無眾生，只此一心，只因迷悟有別，參悟即全妄皆真，迷執則全真皆妄。了達此理，知善用其心，則能成佛作祖。若不善用其心，佛性變成欲性，追逐諸欲，則隨妄心造無常生死之業，故成眾生。實則「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全是此一心，然運用此心不同，故成聖凡之別。

永嘉大師云：「夢中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永嘉大師乃一宿之間即大徹大悟者，他說：作夢時一切皆有，有地獄、餓鬼、畜生等，夢醒後，方知一切皆假，一切皆無有。何以故？凡夫一生是一大夢，一夜



睡眠是一小夢，眾生常處夢中，認假為真，過無明生活，故認有六道，以為有生有死。若於佛法加行用功，契自本心，見自本性，則事事無有，大千世界本空，本無生死輪迴，只此一佛性，何有生有死？故佛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句心外法，全談此心。自己當來護持此心，他人無論對我如何惡，不見他人過，對我如何善，心亦不動，如是無善亦無惡，此即平等心。

(六)緣慮心：亦名慮知心、了別心、緣影心，能分別了知一切愛憎。

(七)堅實心：梵語乾栗陀耶，亦名自性清淨心、第一義心、真如心。即吾人天賦之妙真如，至誠無妄之真心也。

心緣上品十惡者地獄道，犯殺盜婬貪瞋癡惡口綺語兩舌離間。中品十惡者畜生道，犯戒禁取，欠債不還，不聽經法，常



以因緣艱難會齊。下品十惡者餓鬼道，貪瞋癡不信正法不怕因果。下品十善者阿修羅道，信法不修，生性剛強好鬥。中品十善者人道，心勤修正法，護持三寶，淨持五戒，上品十善者天道，心眾善奉行，好行布施。緣偏空寂滅為慮者是聲聞心；緣因緣性空為慮者是緣覺心；緣六度齊修萬行者是菩薩心；法界無礙，自他平等，我法二空，清淨妙明為慮者是佛真如心，唯佛真如心是無分別智。以上種種，吾人若能在此情況之下，一念介爾之心，明明不昧，纖塵不染，無拘無累，自由自在，何有雜亂煩惱？何有生死去來？歌曰：「此家風天地空，生死去來有何蹤？遙空月落波池裡，佛與眾生一性中。」

此心雖本不動，但亦隨緣而動。何以隨緣而動？因心有緣慮之能，能隨緣推想，故起種種作用。心隨緣推想是想何事？則視是否善用此心，若



思殺盜淫之惡事，此心即起地獄之作用，則墮地獄道。心有上品、中品、下品三惡，亦有上品、中品、下品三善。前文所言犯根本五大戒，乃極重之惡行，死後墮地獄，此是上品惡道。中品惡道者，惡行較輕，如借錢不還，或貢高我慢，行損人利己或擾亂眾生之事，不敬三寶，認定自己私心，雖聞正法，猶執邪見，此亦是緣慮心，死後墮畜生道。下品惡道者，見貧窮臨餓死之眾生，亦捨不得財物布施救濟，如是慳貪之人緣餓鬼道。故心若有所緣，即隨此緣心投胎，因心有某種意念不忘，八識田中即種下此意念種子，來生即隨此意念種子投胎，故心隨緣能起如是種種作用。

行善吃齋念佛，修行佛法，亦有上中下三品善道。下品善道亦學佛法，然未勤修，即自認為出家法師，或是大居士，實則根本無修，此雖是善道，死後墮阿修羅道。更勝一等等者修中品十善，雖修十善但只修人道，如至寺廟拜佛，恭敬三寶，受三皈五戒，五戒亦受持清淨，然聞佛法後隨即遺忘，根本未曾用功修行，喜時聽聞幾句佛法，不悅時即去辦私事。如



是之人無有解脫時，其好處但來生再得人身，不墮惡道。生天道者，須修上品十善，即眾善奉行，樂善好施，別人有難，則布施救濟。眾生苦難即是自己苦難，須解除他人之苦，自心才清淨，此即觀音菩薩之大悲心。

除此之外，緣「偏空寂滅」為慮者是聲聞心：佛法全講空性，空性充虛空遍法界，但有類眾生不發大心，不緣此充虛空遍法界之大空，而緣偏空，偏空但見自身空。修偏空者，但修自己寂滅，不管他人事，但求自己解脫。如是之心亦能了生死，但只證阿羅漢果，自了生死而不度眾生。

緣「因緣性空」為慮者是緣覺心：一切因緣之事，凡夫認為真實，但緣覺者見一切因緣之性是為空，因緣雖有其相，然其自性是空。緣覺者因知自性是空，故了生死，雖了生死，因其不知此空是空，是為佛性，故不能成為菩薩。

緣「廣修六度，齊修萬行」者是菩薩心：菩薩時時六度現前而修，修六度圓滿即無六道即是彼岸。齊修萬行者，乃修「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



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四弘誓願表一切萬行，發齊修六度萬行，即是大菩薩心。最高境界乃佛之法界，佛之法界無礙無自他，一切平等，無我無人無法，我法二空。此空清淨妙明，證此境界即證佛之真如心，亦即證無分別之平等清淨心。

修行人如何修此心？若能一念介爾之心，無論在忙亂或清閒時，心忽然轉念，即此一剎那，忽然間現出介爾清淨之心，此清淨心一切無有。此一念介爾之心，明明不昧，一片光明，事事無有，纖塵不染，無寸絲罣礙，空空洞洞，無絲毫障礙拘束，自由自在，無雜亂煩惱，如何有生？既無生死，何有來去？

古德云：「此家風，天地空，生死去來有何蹤？遙空月落波池裡，佛與眾生一性中。」佛門無別法，人空事空，天地亦空，然此空非空無有之空，此空乃為空性，空性無相，如何有生？有人問言，自己親見有人誕生，亦見人死時躺臥不動，何以說不見生死？諸位，若如是之見，乃未



明前文所述之理，領悟者即知，佛法全談清淨心，清淨心即眾生之佛性。清淨心在何處呢？清淨心無相，無相即是空性。若悟空性，不見表相，但見此相之本體，此相之來源。相皆是心皆是空性所生，既知皆空性所生，故不見外相，但見根本，只見空性。空性是空的無寸絲相，如是有生死去來？「遙空月落波池裡，佛與眾生一性中。」眾生之佛性有如遙遠空中之明月，明月落於水池中，人若朝東走，此月隨東移，人若朝西去，月亦隨西行，千萬人行千萬不同之路，此月亦分成千萬之月隨千萬人去，此千萬之月皆空中之真月所分現。此乃喻言，一切萬法皆一心所變現，本是一心，眾生無論生死或成道，皆此心所成。「佛與眾生一性中」，成佛是此心，成眾生亦是此心。若言皆是此心，何以眾生有生死，佛菩薩卻了生死？前文已言，因眾生未悟此心性，若悟心性，剎那間心一轉念，一念介爾之心，即與佛同一心，同佛不生不滅。若不知此心，當面錯過，則漂溺生死苦海。經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已講解畢。



經

「經」是通名，梵語「修多羅」，舊譯作契經，謂之契理契機，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佛地論》云：『經者，貫攝為義，貫穿教義，攝持眾生，如綫貫花。』綜其要歸，不出「貫、攝、常、法」四義。蓋「修多羅」西域翻為線，線有貫攝義，貫則貫穿所說之理；攝者，攝持所化之生，貫攝玄微，同登彼岸；常者，古今不易；法者，遠近同尊；常則久而行之，有共繇義，亦即經也。《妙玄》云：『天魔外道，不能壞，為教之常，法者，軌而正之。』

（講解部份請參考前面17～18頁）



參：譯人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唐洛州緱氏人，俗姓陳，隨兄長捷法師出家淨土寺，年十一，誦《維摩》、《法華》，廿一講《心論》，時號「神人」。貞觀三年仲秋朔，往西域取經，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遇一老僧，面瘡體血，衣服被污，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具，獨坐床上，口授《心經》，因常誦習，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潛形，魔鬼遁跡。經歷百五十國，至舍衛城，取經六百五十七部。以貞觀十九年春正月還京，於玉華宮翻譯經論，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共成七十五部。年六十五，臥疾，見大蓮花，鮮白光色，及見佛相，右脇而逝，葬於白鹿



原。

所有佛弟子讀經時，須知此部經來源，此乃要讀經者知飲水思源。吾若未讀此心經，糊塗在生死圈裡流轉不息。今研究心經，心豁然契悟經旨，即超生死。此心經對眾生有如是大恩德，此恩德之來源是誰呢？即遠赴印度迎請此部經之唐三藏玄奘大師。玄奘大師人人皆知，歷史上唐僧上西天取經，即指玄奘大師。大師俗姓陳，河南人，自小隨兄長捷法師出家於淨土寺。十一歲即誦維摩法華經，二十一歲講心論，時號為神人。他徧閱諸經，但經文時有差異，且諸法師所講亦有所不同，他即覺經文或有誤，故向朝廷申請至西方取經。當時因邊疆不寧，朝廷不准百姓至西域，於是他偷往西域。

玄奘大師西行至益州空惠寺時，碰見一老和尚，身穿破爛衣服，全身皆皮膚病，他給這老和尚洗澡、上藥、換衣服。大師告此老和尚要去印度



取經，和尚勸他莫去，因路程遙遠且多險難，去者百人，回者不滿十，皆死於路上。老和尚以此來考驗玄奘大師，但玄奘大師卻言，寧死於路上，亦要西行取經。老和尚見他發心如是堅定，一夜之中即對他口授心經，告其若遇險難，誦此心經能解危。當時心經不稱為經而稱為咒。大師西行於大沙漠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黑夜時，一群鬼魅圍困其馬，使大師不能西行。當時他誦心經，一切鬼魅皆遁跡無形。他一路上屢遇艱險，皆靠誦心經解危。至印度時，先至那爛陀寺學佛法，當時忽然來位出家人，恭喜大師平安至印度，一聞此話，轉眼間此出家人即消失不見，忽聞空中有聲言：「我即益州空惠寺之老和尚。」故一身皮膚病，傳授心經給玄奘大師之老和尚，即觀世音菩薩之化身。大師訪問經歷印度一百五十餘國，共獲六百五十七部經，於貞觀十九年回國，皇帝命他於玉華宮譯經。他六十五歲示疾臥床，見鮮白光色大蓮花，及見佛相，後入滅。



肆：正解經文

觀自在菩薩

觀自在者，梵語阿縛嚩枳帝濕伐囉，此云觀自在，或云觀世音，蓋梵語中已有其二名也。交光云：「總二利而彰號也，一者自利，二者利他。自利者，以大智為首，已證二空。利他者，則大悲為先，長遊六趣。」石壁云：「觀自在者，觀一即真，異則照俗，真俗有異，妙旨不殊。一異齊旨，混合於法界之源。境智圓融，寂滅於真如之海。內惑不起，外境都捐，內外明徹，無所不照，故名自在。」菩薩以等覺身，運無緣大慈，悲憫眾生，饒益一切處，天宮非樂，地獄非苦，去住無礙也。菩薩以大願心為先，為利樂眾生，於諸剎中應時出現，或



現神通，或說妙法，或入禪定，或修苦行，但為利他，去住無礙也。菩薩為度一切有情，隨類受生，自在無礙也。《心經詮注》舉《寶王經》云：「菩薩於苦道中最重，不能聞佛法之大阿鼻地獄，放大光明，以拔其苦，又入餓鬼大城，十指毛孔，皆生大河，使餓鬼飲之，業火息滅，變成清涼。」

觀者指能觀之人，亦即本經說法主觀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亦名觀音菩薩，梵語稱為阿縛嚕枳帝濕伐囉。觀音菩薩本為古佛，佛號正法明如來，為度眾生，捨佛身份，倒駕慈航，垂跡菩薩，來到南海普陀山，助佛宣化。古德讚觀音菩薩大慈大悲，讚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所謂「無緣大慈」者，無論何類眾生，不論親疏遠近，觀音菩薩皆平等慈護。「同體大悲」者，同體乃指一切眾生皆同一佛性，因一切萬物皆佛性所生，故皆有佛性。人有佛性，植物有佛性，器界亦有佛性，因佛性「一法



不生，能生萬法」，「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它雖無相，然一切萬物皆它所生，故古德言：「天地與我一氣，萬物與我同根。」天地萬物既皆佛性所生，則眾生與觀音菩薩皆同一佛性，故言同體。觀音菩薩，「無緣大慈」，與眾生一切樂，「同體大悲」，拔眾生一切苦。

「菩薩觀一切法皆從緣生，皆無自性。」觀音菩薩以般若慧眼，見一切法，皆從緣生，非根本有。緣生又是何義？緣生者即是妄想所生，如本無此桌，乃妄想動念見一塊木頭，可做成桌子，故動手去做，做成後取名為桌，如是而有此桌之形相與名字。實則此桌虛假不實，乃妄想心所生，人類亦是緣生法，乃父母二人起妄想之愛心，復又自己之妄想心，三緣會合，而生出人。

既是緣生法，皆無自性。有自性則能修成佛，今說緣生法皆無自性，則眾生豈能修成佛？當知，吾人肉身雖因緣所生，且污穢不堪，是無常終歸壞滅，然它有佛性，何以故？若父母無佛性，他們即無性欲，性欲即是



佛性。有人驚疑，性欲乃最骯髒之物，佛性則能成佛，性欲豈能成佛？諸位，就看如何運用此心。眾生與佛菩薩皆同一心，然眾生邪用其心，佛性變成欲性，故男女恩愛纏綿，離不開此欲性此愛情，或於世間廣求名利，此全是生死。諸佛菩薩善用其心，見一切皆假皆空，不起貪著心，故能放下一切。能放下一切，心性即清淨。若了達此理，將一切愛情、爭名奪利之心全捨棄，護持清淨心性，心性無相是空，肉眼亦隨心性見一切皆空。諸位，既一切皆空，如何修此空？「內空身心，外空器界。」內則將骯髒肉身捨棄，不理會此肉身。不過在未成佛前，肉身有病，即給它治病，寒時穿衣，餓時喫飯，如是應酬肉身，不將肉身當寶貝看待，因自己無論如何愛護它，它皆有生死。在吃飯時，亦要知此是空性所食，因若無空性，嘴豈能喫飯？豈能言說？一切全是空性的作用，故使勁要了達空性。既知一切全是空性，今日空，明白亦空，時間久遠，則一切皆見成空，天地萬物雖現於眼前，心裡全見成空。既皆是空，臨命終時，你至何處去



呢？空即是自己本性，自己法身，此處無閻王小鬼，誰來抓你？無天堂地獄可去，亦無父母二人行淫欲，等你妄想心去投胎。一切皆無有，則上何處去？充虛空遍法界，無有邊際之空性，即是自己法身，如是豈不自在解脫？諸位，善加努力用功修啊！

眾生無始以來，迷真逐妄，妄想心覆蔽本有空性真性，故馳逐諸色相。「見色住色，見色不知空。」男眾見美女即起愛心，女眾亦愛俊男，見轎車洋房等美色，心即住於此色，迷頭認影，不知真假，隨妄想追逐，實則色皆是空。空有二義：(一)色皆無常，終歸毀滅，故說是空。(二)修行人開慧眼，即知一切本是空性。既皆是空性，無論見何物，不作二見，無論粗細美醜皆不作二觀，皆視為是空性。若見色知空，則一切萬物等同空性，皆無生滅。

「見空住空，不見不空。」眾生見空即住於空，不知空中有個不空。如將此屋中之物皆取出，此屋即空，此是空無有之空，然佛法之空非指此



空，佛法之空，乃空中有個空性，此空性即眾生之佛性，故說無一處不有佛性，處處皆有佛性。若悟此理，雖見一切是空，此處有自己之佛性，故不空之空，方為真空，方為眾生之空性。

「見空住空是名偏空，見色住色是名有為。」若見空即以為是空無有，此即住於空，見空住空稱為偏空，心但知空，不知空性。「見色住色是名有為」，若見色住於色，心中有色，則被色礙，此即是有為。若心住色，見善則爭取，見惡則捨離，此是愛憎取捨心。「有為是凡夫，偏空是小乘。」見色被色礙，此是有為法，亦即凡夫生死心。若認空無有方為空，有物則不空，且見空不見不空，此是小乘阿羅漢之偏空。有為與偏空皆屬二邊，皆非中道。

「然中道者，是菩薩見色即空，空即非空。」菩薩所見皆空，心中無相。然此空非為斷空，非空無有之空，此空乃為無相之空性。「見空知色，色即非色」見空雖無所見，自心了知有個空性，此空性乃看不見之



空相，此空乃為無相之空性。「見空知色，色即非色。」見空雖無所見，自心了知有個空性，此空性乃看不見之空相，此即「見空知色」。實則此真色無色可見，此真色即是空性，故「色即非色」。「非空非色，即色即空。」見空不住空，見色不住色，心中無空無色，此即「非色非空」。「即色即空」，說是色即是色，說是空即是空，然心中非色非空，「非色非空」又不斷滅，即是「即色即空」。如是「非色非空」又「即色即空」，名為雙遮雙照。說雙遮時一切無有，雙照又一切皆有，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此方為自己佛性寶貝。「色空不二，體用一如。」色相與空相，是為一體非為二。凡夫見有二，見色即有美色與醜色之別，見色即被色礙。真空之色，則一切無礙，萬物皆無礙。「體用一如」，體即肉身中不生不滅之佛性，用即肉身之言語、做事、一切造作，體用一如，所行一切事皆佛性所為，此即是中道。

交光大師讚觀自在菩薩云：「總二利而彰號也，一者自利，二者利



他。自利者以大智為首，已證二空。利他者，則大悲為先，長遊六趣。」因有二大利益，稱此聖號。二大利益者，一者自利，因修般若大智慧法門，而得自利。大智者乃證我空法空，我法二空，則「內空身心，外空器界」，我空則肉身見成假見成空，法空則天地萬物皆見成空。經云：「我不空不超三界，法不空不證菩提。」我空則超三界了生死，法空則證菩提佛果。觀音菩薩證我法二空，事事無有，與佛並駕齊驅。二者利他，他以大悲為先，「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於一切眾生無親疏之別，平等慈愛，與一切眾生樂，拔一切眾生苦。有人問言，今居高官，財富萬貫，男眾得美女為妻，女眾得大富大貴之男子為夫，如是豈不快樂美滿？何需觀音菩薩慈悲救度？當知，觀音菩薩見眾生逃不出生死，皆墮惡道。一切財富、名望、英俊美貌，皆是無常，終歸散滅，無究竟真實益處，觀音菩薩之大悲心，乃救度眾生此種苦。「大悲為先，長遊六趣」觀音菩薩見眾生於六道輪迴，即至六道救度，如見某畜生道眾生應得度，他即化身畜生



相來救度，若某高官應得度，他又化身高官相來救度，故說他是三十二應化身，長遊六趣度眾生。

石壁菩薩云：「觀自在者，觀一即真，異則照俗，真俗有異，妙旨不殊。」觀自在菩薩何以能自在？因「觀一即真」，他見世間千差萬別之相，皆見成一法，不作二觀。何以見成一法？因一切法皆同一心性，無有二法，他無分別心，全見成一真性。「異則照俗」，異即指兩樣，兩樣即代表無數之差別。「觀一即真」是真諦是出世間法，「異則照俗」是俗諦是世間法。世間法與出世間法背道而馳，出世間法一切自在，不生不滅；世間法全是生死，天天受苦。觀自在菩薩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為一法，非為二法。何以故？「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凡夫生死乃因不善用其心，錯用此心追逐諸欲，故生死輪迴。觀音菩薩證二空，人空法亦空，真諦與俗諦變成一法，皆是此一心，故言「真俗有異，妙旨不殊」。

又云：「一異齊旨，混合於法界之源。」若一若異，全見成一齊



旨」，齊旨者即是平等心，若能以平等心觀一切法，即住於佛的法界。「境智圓融，寂滅於真如之海。」境乃千差萬別之境界，智是自己光明心性，觀音菩薩以般若慧眼見一切法，「境智圓融」，對內寸絲不掛，對外無一物當情，外境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外境，外境與自心融為一心，圓融無礙。「寂滅於真如之海」，觀音菩薩之心乃寂而常照，滅而不生，不生不滅，如如不動，故言皆歸於真如自性海。「內惑不起，外境都捐。」內心無寸絲惑業煩惱，徹底清淨。外之一切境界，一切萬法亦皆無有，全變成一空性，全是清淨真心。「內外明徹，無所不照，故為自在。」內是此心，外亦是此心，光明徹照，無所不遍，處處皆是光明心性，如何有煩惱？故言自在。

等覺身乃菩薩中最高之菩薩摩訶薩，亦即十一地菩薩，等覺菩薩再進階即是佛之妙覺。觀音菩薩同體大悲，憐憫慈護一切眾生，眾生無論在何處受苦，他無不去救度。至天宮度眾生不覺天宮歡樂，至地獄度眾生，亦



不覺地獄苦，其平等心無苦樂之別。且又「去住無礙」，意念何處即至何處。他發度盡一切眾生之大願心，全為利樂眾生。無論哪一界眾生有苦難，但大聲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千處祈求千處應，應時出現救度。若苦難須以神通救度，他即現神通。若眾生勤學佛法，即說禪宗或淨土宗之妙法，令其了知解脫法門。若欲修禪定，即對其說坐禪修定力開大智慧法門。若欲修苦行，即對其說苦行之道。故法華經普門品曾言，眾生若至誠祈求，觀音菩薩皆滿其所願。

心經詮注曾記載大乘莊嚴寶王經云：地獄中最苦之大阿鼻地獄眾生，終身喝不到一滴水，受乾死之苦。其他菩薩無法進去救度，唯觀音菩薩進入並放大光明，使地獄眾生得見之，觀音菩薩毛孔即出甘露水，令阿鼻地獄眾生沾其水而拔其乾苦。又入餓鬼大城，十指毛孔皆出大河水，餓鬼飲後，業火皆滅，咸感清涼。觀音菩薩即有如是大神通威神力。



又云：『菩薩慈護眾生，無私覆無私載，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尋聲救苦，無刹不現。』《法華經》〈普門品〉云：『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又觀自在菩薩，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秘密神咒，其同體形咒，如大悲心陀羅尼，以一身現千手眼，照見法界，護持眾生。其異體形咒，則對異機而現異形，於異身而說異咒，或現身脫其苦惱，或說咒遂其願求。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眾生。菩薩有一天在空中，照見地上有一大糞池，池裡有十萬頭蛆應得度，菩薩即變現一大蜂身，飛在糞上邊嗡嗡，那就是說咒，一宿之間，十萬頭蛆皆得往生。

「菩薩慈護眾生，無私覆，無私載，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他對一切眾生，皆平等救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日月無處不善



照，如江河之水，所經之處，無處不濕。他尋聲救度眾生，無論在何處，危難時只要虔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他即聞見。即使不同國土眾生，同時念菩薩聖號，如台北人念，大陸人亦念，美國人亦念，世界國土之人一齊念，其化身俱時到達，所謂「十方俱擊鼓，十方一齊聞」，只要聲音一起，他即聞見，他不用耳聞，因他返聞聞自性，六根互用，耳能聞、能見、能觸、能嗅，故名觀世音。

觀自在菩薩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咒。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曾云：有一次觀音菩薩於空中，見地下穢惡之處，有無數百千萬蟲蛆，這些蟲蛆罪業已滿，應該得度，觀音菩薩即現神通變成一蜂形，於空中出聲念：「囊謨沒馱野」，這些蟲蛆隨其所聞，亦如是稱念。由稱念此咒故，牠們皆往生獲救度。觀音菩薩現出人相，即對人說人咒，如說大悲心陀羅尼咒，亦即俗稱大悲咒。他能現出千手千眼，照見法界，慈護眾生，他或現出化身，以度苦惱眾生，或說祕密神咒，滿眾生之所願。無論



現身或說咒，「能以無畏施助眾生」，使眾生無恐懼而得自在。以上乃述觀音菩薩慈護救度眾生，拔苦與樂之大悲心。

《心經事觀解》云：『觀音表悲，自在表智，正顯悲智雙運，真俗融通，上同下合，得大自在。此帶果行因號也，果地號正法明如來。』菩薩於久遠劫前，已成佛果，為憫眾生，入苦交煎，徒受輪迴，不知出離。為欲成熟一切有情眾生，離苦得樂，是故倒駕慈航，垂跡菩薩，來住普陀香山，西輔彌陀教主，助佛宣化，普渡眾生，廣演言教，令其有情，聞法開解，直超彼岸，得大自在。是以菩薩救世，恆在那伽，尋聲救苦，無刹不現，得大自在。所以者何？心起無心故也。《心經疏》云：『心不累境，心非見也，境不滯心，境無相也。是以至人



以無見之妙慧，照無相之真境，故名菩薩。』言「菩薩」者，梵語菩提薩埵。菩即菩提，薩云覺，埵云有情，是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名為菩提薩埵。只以此方人好簡，菩下去提，薩下除埵，是名菩薩，從簡稱也。

觀自在菩薩又名觀世音菩薩，此二名號代表何義？心經事觀解云：「觀音表悲，自在表智，正顯悲智雙運，真俗融通，上同下合，得大自在。」觀世音聖號表大悲，眾生無論受何苦難，他皆尋聲救度。觀自在聖號表智慧，其般若大智無所不知，無所不見。既有大悲，復有大智，故言「悲智雙運」。「真俗融通」，真即成佛作祖之出世間法，俗即生滅法，觀音菩薩真俗融通，不生不滅之真諦與生滅之俗諦，圓融通達無礙，皆見成一法，無真俗之別。眾生所見皆分別，有分別即有生滅，因有分別即先有我，再則有人，有我有人即有眾生，如是復有一切事業、財產、名利，



及一切男女、老少、大小、黑白、長短、美醜等種種之別。如有見聞覺知，即起愛憎取捨心，因愛憎取捨心，復起種種煩惱。觀音菩薩真俗融通，無真亦無假，此方為中道。若說是真，它是非有而有，有而非有；說是假，亦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有而非有，非有非不有，證此中道故為大菩薩。觀音菩薩「上同下合」，他上同諸佛之心，諸佛之心全為度眾生；「下合」者乃下契眾生之機，眾生所求，全滿其所願。觀音菩薩無分別心，一切平等，除度眾生，他心中事事無有，又能通達一切法無礙，故言自在。

觀音菩薩久遠劫前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釋迦佛往昔即曾為其弟子。今觀音菩薩倒駕慈航，垂跡菩薩，乃因見眾生生死不斷，八苦交煎，故來救度。八苦者乃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五



陰熾盛苦等八苦。受此八苦，復受生死輪迴之苦。眾生雖受眾苦，但從不知要出離，從不知回頭見自己佛性，與觀音菩薩同樣自在。故觀音菩薩發大悲心，為欲成熟一切有情眾生，離苦得樂，故捨佛之果位，垂跡菩薩，來住南海普陀山，助阿彌陀佛宣化，廣演諸法，今有情眾生聽聞佛法，受其感化，心中一轉念，放下一切，即於此剎那「介爾之心」，亦即「不思議，不思議，恁麼時」的這個心，即已直超彼岸，得大自在。

觀音菩薩隨意之所念，意念什麼即是什麼，整個無量無邊大虛空皆其法身，任意遨遊，故言大自在。觀音菩薩如是大自在，救度眾生「恆在那伽」，那伽定乃永不出定，其他菩薩尚不能「恆在那伽」，因觀音菩薩是古佛再來，故與諸佛同樣「恆在那伽」，永不出定，普度眾生，心無變異，度生無懈，恆為慈悲心，故尋聲救苦，無處不去。凡夫在屋裡但見屋內之物，聞四周之音，觀音菩薩在那伽定中，乃般若慧眼，整個無有邊際之世界皆在其般若眼裡，故不須移步，即能尋聲救苦，無刹不現。



觀音菩薩如何得大自在？「心起無心故」，心恆在那伽定，無剎不現，無音不聞。雖無音不聞，但心不動，自性仍如如不動，因一切皆在心性內。若想東想西，即是心起，思善思惡，全是有心，有心即受有心報，心起無心，全是佛性，佛性無相。觀音菩薩「心起無心」，雖救度眾生，不覺眾生之苦為其所救度。「心起無心」，無論如何度眾生，其心不動，恆在那伽，故言得大自在。

心經疏云：「心不累境，心非見也，境不滯心，境無相也。」心不累境，無論見何境，任其是高貴美好之善境，心不起愛心，見而無見；任其是打罵傷害諷刺之惡境，心無感受。如是樂處不覺樂，苦處不覺苦，故上文言，觀音菩薩度眾生，天宮非樂，地獄非苦，一切全是平等心，故言「心不累境，心非見也」，所見等同無見。不但無境可見，亦無見境之心，無心無境，心境雙泯，一切無有。「境不滯心，境無相也。」無論是樂境或苦境，境不入心，心如清淨平水，不因境轉而變，因菩薩已我法二



空，他以般若慧眼見一切境皆無相，無論男女、老少、金銀財寶、富貴等諸相，一切皆無相可見。有人問言，若說無相可見，一切萬物之相皆現在眼前，何以無相可見？當知，一切皆是自心，心是無相，充虛空遍法界，皆是此無相心。故「至人以無見之妙慧，照無相之真境，故名菩薩。」至人乃指已超生死之聖者，大菩薩方稱為至人，至人所見，見而無見，故「心不累境，境不滯心」，方為妙慧。至人所見，無論長短、大小、美醜、善惡，皆是無相，因他在那伽定中，見一切境皆無相，無相方為真境，此真境即是空性，方稱為菩薩。

菩薩於梵語稱為菩提薩埵，菩是菩提，薩是覺，具佛之知見方稱為覺，埵是有情，自己開大悟成菩薩，亦說法度眾生，令眾生同了生死，如是覺行圓滿，方稱為菩提薩埵。因中國人一切從簡，菩提薩埵乃簡稱為菩薩。上文乃述觀自在菩薩之功德智慧。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心經註注》云：『深者，深邃難見義，諸法空相難可思議，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善達空相，名深般若波羅蜜多。』善達空相者，聰慧靈敏，寂照明智，是為善達空相。修此行故，名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大品經》曰：『不見行，不見不行，是名菩薩行深般若。』般若之體，約教有二：一者深。二者淺。淺者名人空般若，破除我執，但見於空，不見不空，為三乘聖者所同修，是名共般若。此慧現前，但證偏真。深者名法空般若，既破我執，又破法執，不但見空，又見不空，盡破三惑（見思惑與塵沙惑、無明惑），永斷二死，證得諸法第一義空，為菩薩所獨修，非三乘權教所能共修，是名不共般若。此慧若顯，能至菩提，故名為深。《賢首略疏》云：



『真空絕相，頓入華嚴法界，已當八部般若，無相大乘之極致，故曰行深般若也。』先德云：「須臾圓具曠劫之行，剎那到達妙覺之外。」

行是行徑，心心相應不斷，往前窮究佛法，是為行。深是深邃，深入徹見佛法深奧義理，如是不斷深入至最高微妙聖境，方名行深。又「諸法空相難可思議，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空相甚深難以了達，因空相無相，然又充虛空遍法界，無一處不是。眾生身上滿滿全是，內外中間，無一處不是，遠處亦是，近處亦是，此屋裡滿滿全是，汝見否？聞否？不見不可聞。雖不見不聞，然自己天天受用，吃飯、睡覺、工作，無論何事皆它所為，汝知否？又此空相，即自身不生不滅之佛性，佛性不可得不可見，故言「諸法空相難可思議」。

修般若波羅蜜多，方能善達空相。云何是善達空相？「聰慧靈敏，寂



照明智」，具一切智慧，虛靈敏捷，又此光明智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如是即為善達空相。大品般若經云：「不見行不見不行，是名菩薩行深般若。」真實修行，無修行之相可見，亦不見不修行，全是平等心，名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若埋頭苦幹，處處表現苦行用功形式，此雖是行，然是假行。若不用功在外亂跑胡為，此是不行。「不見行不見不行」，平等心不動，萬事皆知，萬行皆有。若說是行，平等心靜如止水，何有諸行？若說不行，水卻能運載，能行大行，有一切運用。故「不見行不見不行」，修而無修，無修而修，方為中道。

般若真體於教理詮釋有二義：(一)深般若。(二)淺般若。淺般若是人空般若，「我不空不超三界」，修淺般若見我空人空即破我執，我執一破，即了脫分段生死。修淺般若雖見我空，然未見空中之不空，不空之空方為真空。我空但自了生死，證真空方為大解脫，是為等覺大菩薩。聲聞、緣覺、權教菩薩等三乘聖者，但見空不見不空，因其未善達空相，未行深般



若波羅蜜，此淺般若名為共般若，乃三乘聖者所共修。證此般若智慧，但為小乘聖者，不名大菩薩，因其所證，但證偏空，未證真空。

深般若則為法空，不但人空法亦空，法空乃不空之空。法空般若，破我執又破法執。人之生死全因我法二執，若證不空般若，我法二執全破，不但見一切皆空，亦見本性，即見空亦見不空，此即證真空實相。證法空，破除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等三惑。聲聞、權教菩薩破見思惑，大菩薩破塵沙惑。無明惑乃根本煩惱，惟佛才斷盡無明惑。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證我空法空，三惑俱斷，永斷分段生死與變異生死。分段生死乃眾生在三界六道之輪迴，變異生死則是界外生死，了脫變異生死，則一切法相皆空。證甚深般若，即證諸法第一義空。諸法第一義空者，見一切千差萬別境界，全變成空而不空之真空。我佛世尊降此娑婆世界，即來宣說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即般若實相，般若實相為佛法中最高境界，證般若實相，即與佛並駕齊驅。此深般若但大菩薩能修，非三乘聖者智慧所能修，故言



不共般若。

華嚴宗祖師賢首菩薩闡釋「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云：「真空絕相，頓超華嚴法界，已當八部般若，無相大乘之極致，故曰行深般若。」甚深般若乃真空絕相，無寸絲相，內空身心，外空器界。至此境界，即入華嚴法界，深入華嚴法界則萬相無相，而證八部般若。八部般若者乃大品般若十萬偈，小品般若四千偈，放光般若二萬五千偈，光讚般若一萬八千偈，道行般若八千偈，天王問般若二千五百偈，文殊問般若六百偈，金剛般若三百偈等八部，此八部般若，總攝佛四十九年所說一切佛法。華嚴法界包含八部般若，是大乘佛法最高境界，證此境界，稱行深般若。

古德讚行深般若云：「須臾圓具曠劫之行，剎那到達妙覺之外。」一劫乃天地一次毀滅，若證甚深般若，於一剎那，即已圓滿無數劫功德，一剎那間即已超出妙覺之外，等同佛境界，行深般若即有如是殊勝功德。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五蘊」者，梵語塞健陀，舊譯華言作陰，陰者覆蓋義，妄想煩惱蓋覆真心也。又作眾，眾者結集義，結集眾多煩惱於一心而不得自在也。新譯作蘊，蘊者積聚義，積聚有為諸法，覆蓋無為覺性，而受無量生死輪迴之苦。

古釋云：「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之五法也。言五法者，即身、心二法也。」色即是身，地、水、火、風四大是也。受想行識等蘊屬心法，因無表色故，但以名知之，謂之非色四蘊，因別於色而言之。皆是自心妄緣變現，非真實體，雖則現量當前，亦空華相。凡夫不了於斯，迷於五蘊色心二法，以此二法起於一念之心，染污真性為色，見色受生，名為色身。因身生妄，妄起受念。夫受念者，即由第七末那意識，執



第八阿賴耶識見分為我，復由此識緣第八阿賴耶識，變起外界五塵相分，令起六識執取分別，六識一起，前五根同時俱起，亦與之隨事外境，分別一切相貌名言，復由五根依第六意識思慮，而起貪愛，為第七意識所執受，故有受蘊。

眾生何以流轉生死不息？佛言因有五蘊。五蘊者梵語名為塞健陀，鳩摩羅什大師將塞健陀譯為「陰」，故五蘊亦名五陰。陰有覆蓋義，陰暗不明妄想煩惱，覆蓋眾生本有光明覺性。眾生追逐聲色名利之妄想，覆蓋不生不滅之般若佛性，清淨佛性不起作用，故眾生於陰暗無明中過生活。又有「眾」義，眾者乃結集義，結集眾多妄想煩惱於一心，故不得自在。

唐時玄奘大師將塞健陀譯為「蘊」，蘊者積聚義，「積聚有為諸法，覆蓋無為覺性。」有為諸法即見聞覺知，愛憎取捨。總之，世間法皆是有為法，有為法全是生滅法。本無有為諸法，有為法全是妄想心所生。無為



覺性即般若真空之體，亦即佛性，佛性如如不動，故說無為。有為乃有所作為，無為則無所作為，無作為則心不動，亦即上文所言觀自在菩薩住於那伽定。那伽定永不出定，心清淨自在，無寸絲妄想，故名無為。無為光明覺性，被有為法覆蓋，清淨佛性，隱而不顯，故眾生無量劫來，受不盡生死輪迴之苦。

五蘊即色受想行識等五法，比五法簡而言之，即眾生之色身與妄想心等身心二法。色為五法之首，故先釋之。色即眾生肉身，乃父母所生之血肉軀殼，為地水火風四大合成，地水是父之精，火風是母之血，此地水火風四大，復又自己妄想心，合而生出肉身。其他受想行識四蘊，全是心所造作，故屬心法。心即五蘊最後之識蘊，心識為心王，因一切法皆由其主宰，故稱心王。受想行三蘊是心所，心王所得一切法，皆心所所造作。心王與心所，皆屬心法，皆是無相。「因無表色故，但以名知之」，心法四蘊但有名字，無相可見，為與色法區別，名為「非色四蘊」。



五蘊非真實體，非根本有，全由妄想心造出因緣而生。既是緣生，皆無真實體，故無自性。「雖則現量當前，亦空華相。」肉身雖現於面前，清晰可見，男有男相，女有女相，老有老相，少有少相，一切行為亦現前可見，然此全為空華相，有如空中所結之華（花），空中之華無根，短暫的有，皆是無常。亦如夢中事，夢中似有，醒時即空。然凡夫心全是妄想心，不明真理，迷於五蘊身心二法，認身心二法為真，執著肉身為我，一切法為我所受用。心起如是我法二執，真性即受此一念心污染。真性受染，男眾見美女即起淫欲性，女眾見俊男亦起淫欲性，男女交合，骯髒之精血即污染清淨光明真性，如是生出不淨肉身，故言「見色受生，名為色身。」從此即有五蘊色身，並愛護此肉身，故於肉身生起「受」念妄想，想肉身有一切享受。

第七識亦稱為末那識，第七識晝以繼夜，恆審思量，時時打妄想，起妄想再令第六識去執行，此妄想或行善或行惡，無論行善或行惡，全是



生滅法。第七識起妄想是從何而生？乃執第八識阿賴耶識見分為我，第八識即眾生之清淨心，第八識充虛空遍法界，此屋裡屋外滿滿全是第八識，若無妄想，我們即不生不滅。然妄想心一動，無論在何處動妄想，妄想心即與不生不滅清淨心結合，而成真妄和合，不生不滅清淨心，即受妄想污染，不生不滅清淨佛性即變成識。生滅者稱為識，不生不滅者名為心。

第七識妄想一起，即於八識田中種下種子，來生時此種子又出生。此種子本為第七識所種植，此種子一出生，第七識一見即抓來為我，故人一出生即有我執。有我則要來「受」，第七識又利用第八識能力，變現出外境五塵相分，故房屋是妄想心動念所搭建，作官發財亦妄心造作所得，此即第七識利用第八識，生出一切五塵境界。此五塵是何相貌？如男女之互相接觸，或聞美好之音，或喫百味飲食，眾生皆迷於此五塵相分。當知，五塵虛假不實，本無五塵，全由第七識妄心，緣第八識所生。

第七識我執享受五塵，然它本身無法爭取五塵，故以「受想行」等心



所為助手，利用第六識去爭取。第六識雖能分別爭取，然它不能見聞覺知，故利用眼耳鼻舌身五根，「六識一起，前五根同時俱起」，六識即與前五根合在一起，分別一切相貌名言。如六識利用眼根見一切色，六識即分別此色塵美醜，耳一聞聲，六識隨時分別此音是否悅耳，故六識特別聰明。有人一見某物，即能分別此物優劣，及知價值貴賤，眾人皆讚此人聰明，然於佛法而言，此是生死分別心，於解脫生死背道而馳。

五根配合六識所爭取之五塵相分，全由肉身承擔，六識再將肉身所承受之五塵轉送給第七識，因這本是第七識我執打妄想所生。第七識是主宰，第六識與前五識猶如工人，故「受」是第七識來受。第七識再將所受之法傳送給第八識，第八識是第七識之寶藏庫，如是即於八識田中種下種子。此種子無論是善是惡，今生種下種子，來生此種子皆要爆發出生。今生種善種子，來生受善報；今生種惡種子，來生受惡報。凡夫一生妄想紛紛，於八識田中種下無量種子，因妄想所造每份事皆是種子，皆植於八識



田中。來生時，八識田中種子全爆發，一爆發出來全是妄想，此妄想再造業再種下種子，死後來生復又如是。善種子來生得善道，惡種子全墮三惡道，若墮惡道中輪迴，萬劫不復人身。

若如是，大眾應如何修，方免輪迴？若眼無論見何色，見而無見，耳聞聲，聞而未聞，如是眼見色不被色轉，妄想心識即不受色污染，眼見色皆是清淨，「心不累境，境不滯心」，眼見色不與色發生關係，心不攝境，境不入心，如是心清淨，境亦清淨。心一清淨，境猶如無有，心不受六塵污染，則六識不起，六識一滅，第七識亦不生，第七識不起，則八識田中清淨無諸種子，如是臨命終時，事事無有，因心中無種子，心是為空，空即是自己佛性法身，如是空有多大，此法身即有多大，此大虛空即是自己法身。法身橫遍三千，豎窮無際，若橫看，三千大千世界全是自己法身，若豎看，前無始，後無終，亦皆此法身。有人問言，若有人修空至此境界，此大虛空即被此人所獨佔，後人豈有大虛空法身可修？當知，人



人皆修成證果時，一人如是大虛空境界，千萬人亦如是大虛空境界，互不相礙，佛法微妙實不可思議。

言受蘊者，領納義。領謂領受，納謂容納，領納順境，感受快樂，即起心欲合；領納逆境，感受苦惱，即起心欲離，名為受蘊。因受生心，迷心取想，故有想蘊。言想蘊者，即由第六意識，集諸邪見，妄起分別，能令諸根隨事應用，名為想蘊。因想生妄，妄起諸行，行用此理，造諸業緣，隨業受生，故有行蘊。言行蘊者，造作義、分別義，是謂第七末那意識，於平等心妄起分別，強立主宰，執取外境，造作種種諸行，引生無量煩惱，出生諸惡業緣。

前文已述「受」蘊來源，受又是何義？受是領納義，領是領受，納是



容納，故「受」乃領納五塵外境，若領納五塵為順境，心則歡喜，念念不忘，欲得此五塵為己有，此即「起心欲合」。若領納五塵為逆境，如領受天災人禍疾病等，心則感受苦惱，欲速除之，此即「起心欲離」，此皆是「受」蘊。

心若無領受，心則清淨，心若有領受，心即念念不忘五塵外境。因心被受所迷，即於受上起妄念，隨諸妄念想像，名為「迷心取想」。如想得某美女，或思託人勸說，或思錢財誘惑，或思強力迫使和合，如是「想」蘊即成立。想蘊又是從何而生？乃由第六意識聰明心，籌量一切事。第六意識因「集諸邪見」，妄起分別，善境則起心欲合，惡境則起心欲離，此即第六意識分別塵境，妄起知見，分別善惡，起愛憎取捨心。既有此想，「能令諸根隨事運用」，第六識不但有此分別之能，又能運用眼耳鼻舌身五識。前五識本不動，如眼見色，但能見色，不能分別美醜，但第六識一動，眼見色即生眼識，相同此理，亦生耳鼻舌身等識，前五識即與第六識



和合。前五識本安定不動，六識一起，即隨第六意識一起運用分別，名為「想」蘊。

因有「想」蘊，隨心所想即有所造作行動，妄想不斷，行動亦不息。行是從何處生？由第七識主宰，決定如何行，名為「行用此理」。有「行用此理」，即行動造作一切善惡業緣，報盡命終，復隨業力投胎，此即「行」蘊。

「行」蘊義為造作，造作心分別心皆包含於「行」蘊中。造作與分別皆是「第七末那識於平等心，妄起分別，強立主宰。」此是由清淨平等心生妄想心，復由妄想心生出一切分別。有人問言，既是平等心何以又生出妄心？經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結成妄識。」心若隨緣，真心即變成妄心，妄心再造作一切行動分別。此全是第七識自作主宰，而由第六識與前五識合作，造作一切諸行，執著貪取一切五塵外境，故生出無量妄想煩惱，妄想復造諸惡緣。有煩惱業緣燒煮身心，心則不自在。即使已有舒適



環境，心仍不安定，欲求更好，因妄想心貪求無止盡。

乃至眾苦交迫，身心憔悴，九孔常流，臭穢不淨，三十六物之所集起。無量煩惱燒煮身心，如泡如沫，念念遷流，雖受眾苦，還造惡業，不信因果，毀謗大乘，求樂犯戒，住著邪見，貢高我慢，常無悔改，縱聞正法，不能信受。經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以不了知不動真心。』

眾生因妄想心貪求五塵諸欲，造眾惡業緣，故身心受憂悲苦惱逼迫，一身災病，九孔常流，憔悴不已。九孔者乃指肉身之兩眼、兩鼻、一口、兩耳、大小便等九處，此九孔皆骯髒不淨。肉身更由三十六種骯髒之物結集而成。（三十六種者，外相十二：髮毛爪齒眵淚涎唾屎尿垢汗。身器十二：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膏腦膜。內含十二：肝膽腸胃脾腎心肺生臟熟



臟赤痰白痰。)此三十六種骯髒物所成之肉身，何足愛惜？早捨此身，何其逍遙自在。

眾生受「無量煩惱，燒煮身心」，身心不得安寧。實則肉身虛幻不實，如水中泡沫，隨起隨消，毫無真實。凡夫煩惱妄想心雖受眾苦，然仍造惡業，不知悔改，爭名奪利心不息，全不知造惡業即受惡報，有因必定有果，不信因果故受惡道酬報。又出家僧眾須知出家緣由，出家乃為勤修佛法，捨肉身而超生死。「但悟一心，即超三界」，明心見性，方超生死，若不明心性，即使剃頭穿僧衣，此是假相，不了生死。出家眾一切不求，但求了達真理，真理者即是心性，亦即眾生自心本性。

當知，佛說法四十九年，未嘗說二字，但廣演一心耳。「但悟一心，即超三界」，即使未成佛，亦為三乘聖者。若不明心性，一切所為全是假相，假相全是無常，無常即是生滅。佛廣演般若經二十二年，心經與金剛經尤為般若部之重要經典，若不讀心經不讀般若經，不開慧眼。故修習佛



法，須窮究般若經，方知佛法全談心性，心性乃佛法之根本要義，悟心方了脫生死。

然眾生不但信因果，亦不知因果，因未研究過真理，故毀謗大乘佛法，但求世間歡樂，如是求樂犯戒，全是邪見。又貢高我慢，對人不謙遜，犯錯又不知悔改，即使對其講佛法正理，亦不能信受。經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以不了知不動真心。」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即生死相續不斷。實則本無生死，但因受外境迷惑，心隨境轉，又未聞佛法正理，故不知不見永恆不滅之常住真心。此常住真心，清淨光明，但因妄想覆蔽，隱而不現。佛即說此妄想不真，全是生滅法。眾生因不知此不動真心，故枉受生死流轉之苦。



《大智度論》云：『當知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好時易過。一墮諸難，永不可治。若墮地獄，燒炙屠割，何可教化？若墮畜生，共相殘害，亦不可化。若墮餓鬼，饑渴熱惱，亦不可化。若生長壽夭，十萬佛過，著禪定味故，皆不覺知。如安息國，諸邊地生者，皆是人身，愚不可教化。雖生中國，或六根不具，或四肢不完，或盲聾瘖瘂，或不識義理，或六情具足，諸根通利而著邪見，言無罪福，亦不可化，故曰好時易過。』設無諸難，煩惱業重，乃至八苦所燒，五濁所亂，而凡夫甘受，從不覺知。劇苦罪滿，轉輕惡道，或餓鬼畜生，罪滿後得轉人身，雖得人身，邊地下賤，或盲聾瘖瘂，鼻口短命，所有言行，人不信受。雖得人身，餘業未盡，死後再墮惡道，消盡惡業，再轉人身。如有惡業未盡，雖得人身，不久之間，



再隨惡緣，再造惡業，再墮惡道。（見《地藏經》）

大智度論云：「當知人身難得，佛世難值。」今生能得人身實不易，今能得人身，乃多生累劫善根所聚集。人身難得今已得，今生不向此身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佛言「得人身者如指甲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得人身者，但如指甲裡稀微之塵土；墮惡道者，則如無有邊際之大地土。雖得人身尚無法與佛同世，佛住世時，若得人身，能親近佛，皆得解脫。若得人身，即使生於美滿幸福環境，如上有父母疼愛，下有妻兒承歡，事業順利。然此順境如過眼雲煙，皆非常住。若墮惡道艱苦環境，如惡業太重下地獄，則受刀山劍樹，油鍋燒炙之劇苦。若墮畜生道，大畜生噉食小畜生，互相殘害。若一生慳吝，墮餓鬼道，饑渴熱惱，無飯可食，無水可飲，但靠水陸大法會，方有餐食可享用。惡道眾生受此苦，已煩惱不已，何堪再受教化？



修行人即使坐禪深入禪定，生於最高境界之無色界長壽天，壽數達八萬四千劫，十萬佛出世尚不知，但著禪定味，於長壽天享受此禪定境界。等一出定，又墮惡道，何以故？因未明心性，此禪定乃功夫之表現，其神識受定力壓制不動。若一出定，神識又動又是生死。故修行全修心性，非修表相，此禪定功夫未悟真理，表相功夫仍是無常。

若生於安息國邊地眾生，雖得人身，然愚痴不可教化。若生於中國，或六根不齊，四肢殘缺，盲聾瘖瘂。雖身體健全，但不明義理。或六根具足，優秀聰明，卻著邪見行外道，此種人亦不可教化。若無以上諸難，卻煩惱業重，爭名奪利，為八苦所惱。除受八苦，又為五濁所亂。所謂五濁者，乃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及命濁等五濁。凡夫於八苦五濁中受苦，內心不安，仍甘心忍受，不求出離。故娑婆世界眾生，無論受何苦，甘心忍受，不思脫離此世界。等大苦之罪受畢，轉生較輕惡道，或投生餓鬼道或畜生道。等罪業受滿，再轉人道。雖得人身，卻生於邊地下賤，或



生而盲聾瘖瘂，或生而短命，或為人輕賤。此人雖得人身，餘業未盡，死後復墮惡道，於惡道受苦消盡惡業，再轉人身。若有絲毫惡業未消盡，不久之間，復墮惡道，於惡道再造惡業，再墮惡道。故說既不可教化，又萬劫不復人身。上文引自地藏經。

《心經幽贊》云：三界眾生為癡愛所惑，於世間相，處處執著，終日在生死圈裡，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糊裏糊塗生來，糊裏糊塗死去。生則我法二執，死則空手而去。語云：生則造業，死墮惡道。既墮惡道，改頭換面，再來人間，任其宰割，受大劇苦。皆由一念無明，背覺合塵，迷於五蘊我法二執，一迷再迷，窮追不捨，曾無一念回心，故有輪迴之苦。

窺基大師心經幽贊云：三界眾生「為痴愛所惑」，貪愛財色名食睡五



欲，所痴愛者皆是假相，如進口汽車雖耀眼炫目，終歸壞滅，仍是無常，既是無常，何以仍貪愛耶？又眾生血肉之軀，乃父精母血，四大和合骯髒之物，故知此身畢竟無體，實同幻化，何以仍戀此臭皮囊？既是無常仍貪愛，故言「為痴愛所惑」。於世間法無論如何努力，皆是無明，因世間法全是生滅法，皆是假相。「為痴愛所惑」，被娑婆世界名利色相所迷，本有清淨大覺真心，隱而不顯，故「於世間相，處處執著」，見善即起心欲合，見惡則起心厭離，如是處處迷執，不離生死地。「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生是從何而生？眾生糊塗不知，故言「生不知來處」。然佛菩薩卻親眼見，眾生乃煩惱結集而生。死至何處去？眾生亦不知，實則由閻羅王依業力分配而生，故言「死不知去處」。

「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乃言眾生之不明生死，實則眾生本無來處，亦無去處。何以故？因眾生自身全是佛性，佛性充虛空遍法界，無處不是，台灣是此佛性，大陸亦是此佛性，周徧三千大千世界，無論何



處，全在佛性裡。故生是於佛性中生，死是於佛性中死。若悟真理，生無來，死無去，因佛性充虛空遍法界，無一處不是自己佛性，故言無來無去。若有人從大陸來至台灣，大陸之佛性安然不動，未曾減少，台灣之佛性未曾增多。生之處，佛性未增多，死之處，佛性亦未減少。若有來有去，有來即是生，有去即是死，佛性無來無去，何有生死？若不明此真理，以為自己必有生，必有死，如是則有生死。若悟佛性，了知本無生死，生無來處，死無去處。荷澤禪師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若知曉真理則無生死，然眾生不知，故生死不已。

「生則我法二執，死則空手而去。」生時，處處有我有法，執著一切名利，死時，一切名望富貴，一切所愛，頓消無有，故言「空手而去」。再生時，很難再得人身，全墮惡道，因生時不行善事，全是造惡業。有人問言，自己未曾殺人放火，何有造諸惡業？當知，時時為自己謀利，凡事存「我好你壞」之心，豈非造業？因自心不平等故。云何是平等心？若



學佛法，了知清淨心本不動，無善無惡，無美無醜，一切皆平等。心若平等不動，何有損人利己？若欲自利，自心方動，心一動，「心生即是罪生時」，心有動念，無論造善業或惡業，皆是生死法。故若不明心性，「仰觀天」是生死，「俯見地」亦是生死，皆逃不出生死地。若悟心性真理，心性不生不滅，絲毫不動。心既不生，誰去投胎？心既不滅，誰去病亡？故惟了達佛法真理，方能不生不滅。

眾生不明佛法真理，造諸惡業故墮惡道。既墮惡道，改頭換面，變牛則為牛相，變豬則為豬相，此牛豬任人宰殺，故受大劇苦。有人問言：「既已空手而去，何以又再來世間，任人宰割受大劇苦？」當知，死後一切財富雖帶不去，然所造之業並未消亡，造何業即隨所造之業投胎受報，故言：「萬般帶不去，惟有業隨身。」

眾生因有我法二執，死後雖一切皆已成空，然執「我」之心未亡，執「法」之心亦未捨離。生時神識住於肉身，死後無肉身，神識即變成中陰



身。有人問言，人身上之佛性，死後至何處去？實則非佛性捨肉身，是肉身捨佛性。何以故？肉身乃由業力所牽而生，如前生造善業，今生則富貴雙全，長命百歲。若造惡業，則生而盲聾瘡癩，受人輕賤。於業力因緣滿盡，肉身毀滅即脫離佛性，肉身脫離佛性，佛性未受損傷，然凡夫不知，卻言此人病亡，實則乃業力盡而報盡命終。

眾生受此輪迴之苦，是何緣由？眾生之心忽起一念無明妄想，於此一念中，背覺合塵，背棄不生不滅佛性，相應眼前色聲香味觸五塵境界，如是真心變成妄想心，妄想心追逐五塵，如是執迷我法二執，至死不捨。經云：「我不空不超三界，法不空不證菩提。」有我則處處造業，佛性受污染，故於三界輪迴。實則凡夫未至色界、無色界，但於欲界受苦，出不了生死。若放不下我執，生時有我，死時是我，投胎亦是我，從母親肚裡下生亦復是我，時時有我，生來死去，死去生來，未曾了結。

我佛世尊見眾生長劫輪迴，乃以二十二年廣說大部般若經六百卷，以



開悟眾生，破我法二執，令眾生了知肉身虛幻無實，莫執此身。佛何以如是苦口婆心？因眾生迷心深重，堅持我執，故憨山大師心經直說云：「以其此身人人執之以為己有，乃堅固妄想之所凝結，所謂我執之根本，最為難破。」然我執不破，永沉輪迴，故佛方來開演此大部般若經。心經尤為大部般若經六百卷中，揀擇而成，故心經乃大部般若精華流出。若不研究心經，難悟佛法真理。今眾人皆讀誦心經，然有幾人了達心經妙旨？了知心經威神力？

心經無別法，句句皆來提醒眾生，令眾生回頭，了悟自己不生不滅，虛靈不昧之覺性，悟本有覺性，到「頓悟一心，即超三界」。若悟法空則證菩提，證菩提則整個世界皆消融。古德即言：「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大地空無寸土，虛空亦粉碎無有，一切但只自己空性法身，釋迦佛如是，阿彌陀佛亦如是。然眾生不信佛法真理，迷於我法二執，一迷再迷，馳逐五欲，從生至死，從無一念回心，不知一切皆是虛幻，一切全是



空，因無回頭向上之心，故受不盡生死輪迴之苦。

菩薩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皆空」。皆空者，《大經》云：『謂一一蘊人法二空也。』生死之本，莫過於人法二執。迷於身心總相，故計人我為實有；迷五蘊自相，故計法我為實有。菩薩照見五蘊和合假名為人，一一諦觀，但見五蘊，求人我相，終不可得，名為人空。若觀一一蘊，皆從緣生，都無自性，求一蘊相，亦不可得，則五蘊皆空，是為法空。我空超界內凡夫分段生死，法空超界外聖者變異生死。二死俱了，苦厄同盡，故曰：「度一切苦厄。」苦厄即娑婆世界，凡夫眾生所住地。度，過渡也。一切者，無餘義，即整個眾生世界。

觀自在菩薩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我法二執，全自己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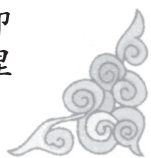
所造作，空中無五蘊。然此空非斷滅無有之空，此空乃不生不滅之本心。所謂般若妙慧即大智慧，般若是為空性，「般若無見」，所謂無見者，乃指般若見娑婆世界之一切，見而無見，不是沒有見，雖見但心不著，亦即見色不著色。凡夫見色著色，見善即愛，見惡即憎，此全是愛憎取捨心，全是生死心。般若無見，無論見何善惡，心皆不動，無愛憎心，亦即眼見心不見，過境不留，心不著相。若著有，見善即愛，見惡即憎，八識田中即種下愛憎種子，如是隨此種子投胎。眾生之心剎那不停，千萬妄想，即有千萬種子，此種子於來生或再來生全爆發生長，故自己冤親債主之眾多，不計其數，永無了結。

觀自在菩薩「以般若妙慧，照無相真空之境。」照真空之境，見一切五塵全是虛幻，本無五塵。何以故？若以般若慧眼見一切，「般若無見」，般若見一切萬物，等同無見，見而無見，方見真空之境，真空之境，乃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有人問言，「般若無見」有何作用？「般若



無見，能見涅槃」，般若慧眼所照真空之境，即不生不滅之佛性，亦即涅槃。涅槃在何處？天地萬物一切境皆是涅槃。凡夫眼見境則起千差萬別，但見財色名食睡，損人利己，勾心鬥角之事，故不見涅槃。觀自在菩薩以般若眼見一切萬相，全是寂滅相，天地萬物皆寂滅。寂者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滅者滅而不生，不生即不滅，此即為寂滅相。寂滅相現前，一切萬物雖現於眼前，然它不動，不動又常照，此有如珠立玉盤，不動而動，動而不動。滅則根本不動，滅即不生，不生即不滅，此即「般若無見，能見涅槃。」若悟透此理，事事無有，一切皆無見一切皆是涅槃。

觀自在菩薩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皆是虛幻相，皆妄想心所變現，非根本有，故言皆空。所謂皆空者，大經云：「謂一一蘊人法二空也」。五蘊之每一蘊皆人法二空，人即是我，人空則無我無人。法空則照無相之真境，一切法全是空。「生死之本，莫過於我法二執」，我法二執乃生死之根本。眾生何以執著有人有我？「迷於身心總相，故計人我為實有。」



因眾生之迷執心，但認肉身為真，故愛自己肉身，永不捨肉身。眾生有此肉身，復有妄想心，則計人我為實有，認肉身千秋百歲而不壞，復認一切法為真，從不知一切皆無常，終歸散滅。「迷五蘊自相，故計法我為實有。」眾生時時刻刻迷執外相，追逐外相，執外相即有我有法，復執法為真實。

「菩薩照見五蘊和合，假名為人。」菩薩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全是假相，地水火風四大合成肉身，受想行識四蘊合成心，如是而有身心，於此形相假名為人。「一一諦觀，但見五蘊求人我相終不可得，名為人空。」凡夫見人則有人相，若將五蘊觀空，見「五蘊山中有真佛」，此真佛即是自己本性。此是喻言，眾生肉身有如一座山，此五蘊山將佛性壓在山中，故佛性終身隱而不顯。今善知識明示告知：「五蘊山中有真佛」，眾生肉身中有不生不滅之佛性，真佛即住於自身中，並未遠離。此真佛非天生地長，乃自身本有之覺性。故以般若大智來觀照，即見自身全是五蘊



合成，真正求我相人相，終不可得，此即我空。

此我相如何觀成空？先觀肉身色蘊。諦觀肉身，原是假相，因肉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合成，身上毛髮爪齒，皮肉筋骨是地大，汗血小便鼻涕等濕性之物是水大，暖氣是火大，呼吸及一切動轉是風大，此四大和合假名為身。如是觀色蘊已，復觀受想行識心法四蘊。此心法四蘊天長地久全是打妄想，起何妄想？「領納為受」，即想身能領受自在，以營養物培養肉身，令肉身健美，長命百歲，或受他人尊重，以上是樂受。但亦有苦受，如受他人打罵諷刺、或受災難痛苦，或受名利減損。有了受則「取相為想，得樂受即想和合，思求更多樂受，得苦受則想遠離。又「造作為行」，若是樂受，則造作諸行以得之。「了別為識」，以妄想心取相分別造作，此全是識。心法四蘊即有如是作用。如是觀身已，復觀心法，將五蘊身心二法諦觀分明，了知本無我相。若無我相，今何以有我此身？當知，此全是自己妄心所變現，全是虛幻假相。如是諦觀五蘊，了知本無身



心二法，此即我空。

觀我空已，復觀一切法空。一切法乃指世界一切萬物，此一切法皆從緣生，全是自心妄緣所變現而生，非是本有。一切法皆從緣生，故皆無自性，無自性故皆無常，有乃臨時暫有，非真實常住，若欲尋一蘊之相，或我相或法相，皆不可得，此即法空。「我不空不超三界，法不空不證菩提。」若了達此理，證肉身空，即超欲界、色界、無色界等界內分段生死，永脫六道輪迴。故若認定空性，空性中無肉身，肉身皆是虛幻，不以肉身為真，如是時時刻刻觀肉身空，即超三界了脫分段生死。法空則超界外變異生死，如羅漢與菩薩已超界內分段生死，再進一步觀法空，天地萬物一切法相皆空，則超界外變異生死。變異生死即是法執，法空則不執著一切法，故無變異心。如是一切生死心皆了，則證菩提佛果。

若分段生死與變異生死二死皆了，則斷一切生死煩惱，如何有災難苦厄？故言「度一切苦厄」。一切者乃包括無餘，苦厄則指娑婆世界，



眾生住於娑婆世界，全是苦果，全是煩惱，「度一切苦厄」則滅盡一切煩惱，超脫眾生之娑婆世界，至波羅蜜彼岸，與佛同住常寂光淨土。

《大般若經》云：『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燄，行如芭蕉，識如幻事。』是知五蘊諸法，如幻如化，從因緣生，本無實性。是故菩薩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色從四大假合而有，受、想、行、識由妄想境界而生，四大妄想本無自性，當體即空，故曰皆空。然此空不是滅有為空，亦不是有法能令彼空，以彼本自是空。凡夫住相昧體，迷執色等五蘊為真實，由執著故，妄計色身為我、我所，於受想行識妄計為我、我所。今聞五蘊皆空，心生大怖，恐怕此色身斷滅，故發疑問：我等色身宛然在目，一切有為諸法，皆由此身所成，歷代宗祖所傳，子子孫孫繼承，莫不以此身為真實，不知何由皆空？



佛於大般若經曾比喻五蘊云：「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燄，行如芭蕉，識如幻事。」菩薩見肉身色相，有如風吹水而形成之沫團，沫團剎那即消失無有，若認沫團為真，豈不糊塗愚痴？人之壽命不過百歲，甚至夭折早亡，有如水沫般短暫存在，何必對肉身認真？然眾生卻作千秋百歲之計，時時愛惜自己肉身，眾生即如是迷執。「受如水泡」，受有如在水中丟顆石頭，水中即冒出水泡，此水泡豈能長遠久住？受如水泡般虛幻不實，故無論苦受樂受，轉眼即消失無形，何必執之不捨？「想如陽燄」，陽燄乃春天時，曠野之空氣遠望有如一片水，野鹿乾渴欲飲水，一望陽燄以為是水，當跑至前一見，方知非水。鹿愚痴不知此是陽燄非為水，眾生亦如野鹿般愚痴，認假為真，一心想升官發財，窮追不捨，然卻愈追愈遠，最終追至死時，卻追成空。「行如芭蕉」，眾生一切行動造作，有所得即歡喜，得不來則起煩惱，佛即言，造作得來之物皆虛幻不實，有如芭蕉樹，雖外有樹形，然其樹心卻空而不實。「識如幻事」，識



即是心，識心剎那不停，眾生卻自覺聰明，實則此是虛妄浮心，故以識心分別爭取之所得，皆是無常，終歸散滅，故皆虛幻不實，猶如幻事，何必當真？即使爭取不成，一切本是虛幻，又何必起煩惱？若能如是諦觀，方知觀世音菩薩所言：「照見五蘊皆空」，五蘊如幻如化，無有真實。

五蘊皆是虛幻，它又從何而生？從因緣生，本無實性。何謂從因緣生？如自己肉身即因緣所生，「因」即男女起心動念，互相親愛，「緣」乃男女和合。妄心亦即五蘊最後之識蘊，見男女交合，心起妄動，即隨父之精、母之血投胎，如是三緣會合，乃生出自己肉身。故言五蘊皆從因緣生，本無實性。

菩薩以般若妙智，照見五蘊之色蘊，從四大假合而有，受想行識四蘊為妄想心。何以受想行識為妄想心？因妄想心動則生出境界，故有受想行識四蘊。四大是物質無自性，故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異滅，器界有成住壞空，故四大皆是無常，當體即空。體即肉身之真體，真體即是空



性，真體空性被妄想心所用而生出肉身。五蘊四大既妄想心所生，皆為幻相，無有真實，故言皆無自性。

若進一步探究，妄想從何而生？妄想乃真心所生，真心是為空性，故言當體即空。本體即是佛性，由佛性生出妄想，復由妄想再生出四大五蘊，故四大五蘊之本體即是佛性，其體性是空。故一切萬物皆有佛性，不但人類有佛性，身上小小之布絲，細小之微塵，亦皆有佛性。若無佛性，則無一切萬物，因一切萬物皆佛性所生，若無佛性，誰來生，四大妄想皆無自性，雖無自性，其本體是空。若能徹了此理，雖在生死地，此生死是虛幻，虛幻生死乃從緣生，緣又從何而生，緣乃妄想所生，妄想又從何而生，妄想乃真心所生，亦即佛性所生。能了知是佛性所生，佛性現前，此因緣即滅，如是即無因緣牽去生死，故古德言：「若見緣性，即脫緣縛。」故若明了一切皆緣生，緣又從真心所生，是本體所生，當體即空。能知本體所生，即是「見緣性」，緣性即是佛性，佛性即本體，故見緣性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即見本體，此因緣即消亡，因緣之性即回至本體，本體乃不生不滅之空性，故回歸本體當下即超生死，佛法即有如是微妙殊勝。

五蘊皆空之義，非指滅「有」成「空」之空，亦非有法將「有」消滅而現出之空，此空非為斷滅空，此空乃是空性，亦即眾生之佛性。佛性無相，故言是空。雖是為空，然此空非凡夫眼所見空無之空，佛性之空是為真空，永不生滅，過去如是，今如是，未來亦復如是，永恆不變，萬古恆存。此空「亦不是有法能令彼空」，不是有何方法能令萬物空，萬物本體即是空。

凡夫眼不見真空，因其「住相昧體」，但分別一切相貌名言，是非美醜，心全被境轉，自心不能作主，境如何變，心隨之變，從不知一切法之體性是空。「住相昧體」乃一切生死之本源，因自心不知運用自己不生不滅之體性，迷於追逐外境，追逐外境全是生死，何以故，若有境界，必「有我有有人有眾生」，既有我，我則必去投胎，投胎即是生，有生即有



滅，故「住相昧體」實為生死之根源。眾生因妄想執著，妄計肉身為我，一切法為我所，云何是我所，色身為我，「受想行」即是我所。「我」為主人，「我所」則全為我之部屬，全為「我」所用。如欲得某物，心即動念思量，思量出方法即造作行動，取得此物，則為「我」所受用，故「受想行」名為我所，為「我」所用之部屬。今觀音菩薩說「五蘊皆空」，了知我及我所皆是空，令眾生不以五蘊為真實，此是「皆空」之一義。「皆空」之另一義，乃言一切萬物皆是真空實相，五蘊中有真實空性，故前文言：「五蘊山中有真佛」須認空性真佛，莫認外相，故云「五蘊皆空」。

然眾生無知，一聞「皆空」即心生怖畏，恐色身斷滅。因眾生認肉身為我，若五蘊皆空，肉身豈非斷滅，故眾生即起疑問，肉身清晰可見，一切財物皆為肉身所運用，云何說是空，且歷代祖宗所傳，子子孫孫相承，即傳此肉身，如曾祖父命祖父娶妻生子，以傳後代，祖父又令其子結婚生子，如是父傳子，子傳孫，代代相傳，皆傳此肉身，因知肉身必毀滅，為



不斷後，故須結婚生子。故歷代祖孫，祖祖相傳，皆傳此肉身，無不以此肉身為真，今何以說「皆空」？

答：菩薩說此空義，約有二：

一、觀自在菩薩即觀世音菩薩，觀音菩薩本為大悲門主，亦本經說法主。菩薩見諸眾生，迷於四大我執，沈淪諸趣，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往返三有，生死輪迴，相續不已，故說本經，為眾生破執解縛，拔除業識，契自本性，猶若太虛，識無住著，我執、法執二空，生死永斷。

觀音菩薩說「五蘊皆空」，其緣由有二：

一、觀自在菩薩即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本為大悲門主，亦是本經說法主。菩薩見眾生迷於四大我執，認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之肉身為真，



不知本性，故於六道輪迴，受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於三界中生死相續不已。觀音菩薩為救度眾生，超出輪迴，故來說本經，以破執解縛，由眾生認妄想為真心，有妄想即有我執與法執。觀音菩薩悟甚深般若，甚深般若中無五蘊，無我執與法執。觀音菩薩今現身說法，以破眾生迷執，了達五蘊皆空，本無我無法。若聞觀音菩薩說法，頓契玄旨，即解開業識牽纏，造業之神識即轉為清淨真心。「契自本性，猶若太虛」，本性即本有不生不滅之佛性，今拔除業識，即現本性。眾生本性是何形貌，「猶若太虛」，清淨無物，猶如太虛般空淨。若現本性，則「識無住著」，即無造業之神識。若有我法二執，神識即位於肉身，而造一切業，如是受業力牽纏，故生死相續不已。今我執一破，神識無住處，神識即無能力發揮其妄想以造業，故我法二執一空，生死永斷。

二、舍利弗尊者，見三界眾生，於世間相，貪愛執著，妄計



四大色身以為真實，復以此身執為己有，認假為真，顛倒迷執，是為我執之根本，最為難破。尊者為憐憫有情，推求本源，了知眾生本無生死，皆由無始以來，業識牽纏，五根六塵埋沒身心，從迷再迷，罔知返本，枉受長劫輪迴之苦。今欲眾生，永息輪迴，頓超三界，必以般若大慧，破除我執，契自本心，見自本性，究竟本智本慧，照見四大五蘊，一一皆是真常，當下一超直入，解脫輪迴之苦。經云：『解脫法已，俱空不生。』是謂人空而法亦空。蓋此空人空法之空，亦與人法俱空矣。然而般若大法，非一般權教菩薩，二乘聖者所能施為，亦必大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方可施設化生，不至有所過失。是故尊者舍利弗，啟請觀自在菩薩。按施護譯本云：舍利弗尊者，白觀自在菩薩云：「若有人欲修甚深般若法



門，當云何學？」觀自在菩薩答舍利弗尊者言：「若有人欲修甚深般若法門，當觀五蘊自性皆空。」

二、舍利弗尊者乃佛眾弟子中智慧第一，徹悟般若奧義。他以般若慧眼照見三界眾生，於世間假相，貪愛執著，妄計四大肉身為實有，並以肉身為我，認假為真，顛倒迷執，此是我執之根本，最為難破。不但人類愛其身，動物亦同愛其身。佛蓋祇桓精舍時，派舍利弗尊者監工，工人施工挖地，挖出成堆螞蟻，尊者一見螞蟻即悲泣，工人問尊者為何而泣，尊者答言：「此螞蟻多生累劫皆生為螞蟻，一直至今仍為螞蟻身，何以故？因牠愛其肉身，故死後再轉世仍為螞蟻身。」螻蟻尚愛其身，何況人類，故勸人捨虛假肉身，有幾人聞而信受，眾生我執即有如是堅固。

尊者以般若慧眼見眾生，本無生死，今之有生死，推求本源，「皆由無始以來，業識牽纏，五根六塵埋沒身心，從迷再迷，罔知返本，枉受長



劫輪迴之苦。」「無始以來」即第一任父母生我們之時，自己即受妄想業識所迷，眼耳鼻舌身五根，為色聲香味觸法所埋沒，所謂埋沒乃指眼見色隨色轉，耳聞聲隨聲轉，六根身心被六塵牽著走，故從迷再迷，拼命追逐六塵，並交代兒孫代代追逐，從不知返本歸源，返頭尋找自己不生不滅本性，故長劫以來枉受生死輪迴之苦。

今尊者欲眾生破我法二執，永息輪迴，頓超三界，一般經典尚無法破眾生迷執，必須以般若大經方能破之。因般若乃佛之知見，若無佛之知見，眾生之心則為五蘊所迷。若有般若大慧，方知肉身虛幻不實，故能破之。「我不空不超三界」，欲超三界必須無我，我執一破，即現出不生不滅本性。故若契自本心，見自本性，即了達本有之本智本慧，此本智本慧亦即佛智佛慧。若契自本智本慧，見四大五蘊，無論哪一蘊，一一皆是真常，皆不生不滅，因以本智本慧見五蘊皆是空，五蘊皆是本性。故迷時，四大五蘊全是生死。悟心已，明了四大五蘊皆真心所變現，四大五蘊全自



己之真心，真心不生不滅。了悟此理，則生死即涅槃，妄想即真心，只此一心。如是一剎那間，即已頓超生死苦海，登解脫清淨法殿。

經云：「解脫法已，俱空不生。」云何是解脫之法，即此一空性，因契自本心，見自本性，所見皆空，知人是空，知法亦空，眼所見一切色，耳所聞一切音全是空。然此空非空無之空，非斷滅空，此空乃本智本慧本性，此空是不空之空，不空之空方為真空，真空乃前無始後無終，眾生之佛性，佛性即不生不滅之空性。此空無相，若無相，究竟它在何處，人人本具，個個不缺，無一人多，無一人少，眾生與佛平等具足。然佛悟此本性，故成正覺。凡夫迷而不知不見，故成眾生。今觀音菩薩特來開示眾生本有佛性，令其契悟修習。「蓋此空人空法之空，亦與人法俱空矣。」人空即肉身空，一切境界空即法空，人法皆空，一切但為自己本性。

眾生妄執肉身，為培養肉身，妄想心復逐名利。眾生受此四大五蘊所迷，故生死輪迴不息。如是，放下四大五蘊，豈不度一切苦厄？然眾生難



以放下四大五蘊，因無始以來即受五蘊迷惑，至今猶迷，迷上加迷，不知多少劫數受五蘊蒙蔽，今乍聞五蘊皆空，當下豈能放下五蘊，眾生不信此理，因其迷於五蘊根深蒂固，不輕易信五蘊皆空之理，故須啟請觀世音菩薩說此般若大法，眾生方能信受。何以故？

(一)者觀世音菩薩是等覺大菩薩，久遠劫前即已成佛，號為正法明如來。

(二)者他是大悲門主，對南瞻部洲眾生最有緣，尋聲救苦，千處祈求千處應，他有如是大悲心。

(三)者本經非他說不可，因般若大法非一般權教菩薩，亦非二乘聖者所能說，須大菩薩摩訶薩，證甚深般若波羅蜜，親見真法，方能宣說。

於靈鷲山會上，百萬人天中，唯觀音菩薩具資格說此般若大法，故舍利弗尊者，乃啟請觀自在菩薩宣說此妙法。於宋朝施護法師所譯心經，即曾譯云：「尊者舍利子，白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樂欲修學者，當云何學？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尊者舍利子言：若



善男子，善女人，樂欲修學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者，當觀五蘊自性皆空。」

觀音菩薩為度眾生，即言若欲了脫生死，須放下四大五蘊，四大五蘊自性皆空。然眾生但認外相，不知四大五蘊中之自性。觀音菩薩具甚深般若大慧，見四大五蘊皆是生滅，但四大五蘊中有眾生之本性，此本性即是自性，自性不生不滅。今聞觀音菩薩說法，了達心經旨趣，了知身心中有自己本性，故放下身心，顯發本性，如是永盡生死，即登彼岸。若不信五蘊皆空，認五蘊身心為真，則生死相續，永墮輪迴。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是時佛在王舍城鷲峰山，與大比丘眾並諸菩薩摩訶薩俱，觀自在菩薩而為上首。菩薩白佛言：「欲說諸菩薩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承佛印可，菩薩入慧光三昧定，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照見五蘊自性皆空。即從定起，告「舍利子」色空不二之旨。時眾疑云：「色是有相，空是無相，空有相背，云何不二？」答曰：「不二之旨即五蘊自性皆空之義。」言五蘊者，即上文所述，色受想行識之五法名為五蘊。色為五蘊之首，故先舉色而言之。色即身相，受想行識名心。佛說五蘊，是為迷心重、迷色輕之上根利智而說。合色為一，開心為四，名為五蘊。不二者，五蘊自性皆空之義，故云不二。是謂五蘊中色身，此色不實，乃四大所成幻有。經云：『色即四大幻色，空乃般若真空。』眾生因迷真空而成幻有之色，菩薩以般



若觀慧，照見幻有緣生，原無自性，本體即空，如水之於波，名相雖殊，濕性無二。幻有無異於真空，如波之不異於水，故曰：「色不異空。」破凡夫著色之心。真空無異於幻色，如水不異於波，故曰：「空不異色。」破小乘頑空之見。

當時佛於靈鷲山，有眾多大比丘及大菩薩聞佛說法，觀自在菩薩為上首。舍利弗尊者啟請觀自在菩薩宣說般若經，觀自在菩薩雖有大智慧能廣說大般若經，然未經佛許可，尚不敢說。當時佛正入大光明三昧大定，於定中不能對眾生說法，於是觀自在菩薩入大定請示佛，欲說「諸菩薩普徧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佛許之。然佛說般若經即廣說二十二年，有六百卷二十萬偈頌之多，若宣講如是眾多偈頌，眾生不能持受。故觀自在菩薩請示佛，可否擇取重要經文，簡要而說佛許之。然觀自在菩薩說法時，眾生仍感經文眾多，希望菩薩宣講文少義豐之經文，方便易持易修。觀自在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菩薩如是簡而又簡，簡至最後，方簡成二百六十餘言，由此可知觀自在菩薩為度眾生之大慈悲心。若明了此理，真無法報答佛菩薩之慈恩。

觀自在菩薩雖蒙佛許可，然須徹見五蘊真實之義，方可說。故又入慧光三昧大定，於定中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照見五蘊自性皆空，復從定起，告舍利弗尊者「色空不二」之旨。不二者乃指不生不滅之佛性，與生死之肉身同一體性，亦即生滅之色與不生滅之空，其微妙旨趣不二。觀自在菩薩如是宣說，大眾即起疑云：「色是有相，空是無相，空有相背，云何不二？」色相宛然可見，空乃無相，色與空正好相背，云何說不二？答言：「不二之旨」乃指色與空之妙有宗旨不二。云何是妙有宗旨？乃指五蘊自性皆空，四大五蘊之本性全是空。因有相之五蘊全妄心所生，妄心為真心所生，真心是為空性，故對凡夫說五蘊皆空者，指空中無五蘊假相。真實究竟來說，五蘊皆空，乃指五蘊皆是自己之空性本性。因有相之五蘊乃空性所生，空是相之體，相是空之用，體用一如，體與用皆同一性，猶



如母親與兒女同一體性，故言不二。

色為五蘊之首，故先說色蘊。若了達色蘊，其餘四蘊亦皆明了，因「一根既還元，六根成解脫」，故先說色蘊。人之肉身共有眼耳鼻舌身五根，前四根眼耳鼻舌以身根為所歸，身根總攝五根，因眼耳鼻舌四根皆依肉身，若無肉身，眼耳鼻舌無處可立，故前四根皆歸肉身。色蘊乃指肉身，受想行識四蘊屬心，故五蘊即為身心二法。佛為迷心重迷色輕眾生而說五蘊，因此類眾生自認有智慧，依其聰明，爭取一切名利。他認妄想心為真，所爭取之假相亦認為真，故言迷心重。此五蘊乃「合色為一，開心為四」，將心法分為四蘊解釋，以破眾生之迷心。

經云：「色即四大幻色，空乃般若真空。」五蘊之色蘊肉身非真實體，終歸散滅，因肉身乃地水火風四大，所成之幻有假相。五蘊皆空之空，乃指般若真空，般若者眾生之心也，亦即眾生之本性，本性是真空，真空常住不滅。眾生迷真空，但認幻色，不知本性是真空，故隨四大成假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有之色身。觀自在菩薩以般若妙慧觀照，照見五蘊皆是妄想心所現之幻有假相，雖有然是幻有，非真實有。幻有全是因緣所生，如肉身乃自己妄想，復又父母之愛情妄想心，三緣會和而生。幻有既因緣所生，故皆無自性，全是無常，非恆久常住。

肉身雖無自性，「本體即空」，肉身乃自性所生，若無自性，不生肉身。前文言肉身乃自己妄想合父母安心所生，今卻言自性所生，豈非前後矛盾，當知，妄想即是本性，本性即是妄想，何以故，若無本性，即無妄想，本性不動即是自性，本性動即是妄想。本性一動則生出妄想，妄想即依止本性造出一切因緣。本性本不動，今何以又動而生出妄想？因「真如不守自性，遇緣即生」。眾生之真如自性，亦即自心，古人描寫此心云：「三點若星相，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得，成佛也由它。」心之三點有如空中之星星，心之橫鉤如月斜，墮畜生惡道是心所造，成佛作祖亦心所成。如是，心究竟是善或惡，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與眾生



本同一心，若不善用其心，心隨境轉，馳逐五欲，善心即成邪心，故墮畜生披毛去。若善用此心，用功辦道，心則不生不滅，成佛作祖。

若善用此心開慧眼，則如一切色相皆是假相，皆因緣所生。「因」即妄想，「緣」乃妄想心去造作。真如隨諸妄想結成妄識，如是真妄和合，真心與妄心合為一。雖合為一，真心仍不動，真心雖不動，卻被妄想心所利用。若無真心，妄心無法辦事，妄心須利用真心，方有作為。此有如一家公司，真心如董事長，其他工人職員有如妄心，工人職員所作所為，皆依止公司董事長名義，若無董事長名義，則不能有所作為。今董事長如如不動，雖不動，公司名義仍董事長所有。凡夫一切事皆妄心所為，真如佛性被妄心所利用，而被妄心牽著鼻子走。妄想造善，佛性即承擔善業，妄想造惡，佛性亦隨之墮惡道。若能善用佛性，一念回頭還照自心，頓契本性，妄想滅盡，則真如自性當家作主。真如自性作主，它如如不動，事事無有，故無生滅。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古德此喻真空與幻有，如水之與波，真空如水，幻有如波，水與波似若二物，實則濕性無異，本是一性。水受風吹即成波，真空受妄想污染即生幻有。「幻有無異於真空，如波之不異於水。」肉身假相與真如佛性，其體不二，猶如波浪與水，濕性是一，故言「色不異空」。色不異空破凡夫著色，因凡夫執色昧體，認色相為真，不知自心空性真體。今觀自在菩薩說「色不異空」，色相與空性同一體性，如是破凡夫著色之心。「空不異色」者，真空與幻色不二，因有真空，方有幻色，若真空不動，幻色不生。有如水動方生波，水不動則無波。故真空與幻色同一體性，如水與波之濕性不二，故言「空不異色」。

「色不異空」破凡夫著色之心，不著色則不存生死。凡夫若知肉身為假相，則不著色，不著色則不愛自己色身，有則隨其有，滅則隨其滅，心中但認色身為假相，色身對自己解脫但為障礙。故道家老子亦言：「若無此身，何來此患？」若了知此理，心不著色，不看重色身，但求快捨此



身。如是不著色，則不存生死，故了生死。「空不異色」破二乘聖者著空，若著空，此空則成斷滅空，故不證佛果。若不著空，涅槃即不受阻滯，不滯涅槃故能證涅槃成佛。

又「色不異空」者，空外無色，色即空中之色，色非離空而同色，亦非滅色而同空，空色本不相離，故曰：「色即是空。」「空不異色」者，色外無空，空即色中之空，空非滅色而同空，亦非斷空而為色，色空原無二致，空色本來一體，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楞嚴經》云：『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色空不二故。色即空，波即水；空即色，水即波。生死即涅槃，波即水；妄想即真心，色即空。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



知幻色無異於真空，空色原本一體。經云：『色非實色，舉體全是真空，空非斷空，舉體全是真性。』達摩祖師《心經頌》云：『色即空，非空空不有。空即色，非色色無形。色空同歸一，淨土得安寧。色即空，非空空為妙。空即色，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何處立身形？』

「色不異空者，空外無色，色即空中之色。」色相是為幻色，幻色必歸真空，因空外無色，空性充虛空遍法界，一切色皆空性所變現，天地萬物全在空性內，故言「空外無色」。若以為空外有色，此是凡夫之見，因凡夫不知空，全由妄想作主，若見空外有色全是妄想分別心，全是生滅法。真空之外無色，既空外無色，色相在何處，「色即空中之色」，無論何種色，任其黑白、大小、長短、方圓，全在空性內，不出空性之外，因一切色皆空性所生。於眾生而言，色即指肉身，空即是佛性，佛性生肉



身，色身即住於佛性中。「色非離空而為色」，色非離空方為色，若離空則無色，因須依空性方能生出色，故色不離空，色即空中之色。「亦非減色而同空」，亦非減色方有空，因色與空不相離，空生色，色即住於空中。「空色本不相離」，真空與色相本是一體，空與色非相離成二，空與色本不分離，故曰：「色即是空」。「色即是空」者，乃警告眾生，肉身即是空，切莫以肉身為真。肉身乃空性所生，故肉身中即有不生不滅之空性。「色即是空」乃簡要告訴眾生，肉身即是空性，空性即是肉身，若了悟此理，則全妄皆真，當下即了生死。

又「空不異色者，色外無空，空常在色之中。」肉身乃空性所生，若無空性，肉身隨即毀滅。今講話乃空性所說，手握捉乃空性所動，走路乃空性所行，故肉身中即藏有空性，若無空性，肉身但地水火風四大物質，它何能動？何能言語？故有空性，在嘴能言，在手能捉，在腿運奔，在身能觸，在鼻能嗅，在眼能見，在耳能聞，總之，一切語言動作全空性所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為，故言：「色外無空，空常在色之中。」眾生不知，但認肉身，肉身生滅無常，故眾生即有生死。今了達此理，不以肉身為寶貝，但認空性，當下即超生死。又「空非滅色而同空」，空與色同一體性，非滅色方為是空。「亦非斷空而為色」，亦非將空斷無有，然後方有色。何以故，「色空原無二致」，色與空非為二，本為同一體性，猶如母親生一男一女，男為男相，女為女相，見時雖有二，若問其根本，皆同一母親，故言「空即是色」，空與色本為一體。

楞嚴經：「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色者，一切色皆有佛性，如桌子、茶杯皆有佛性，人亦有佛性。眾生若了知佛性，修行則能證佛果，而此桌椅既具有佛性，是否能成佛，諸位，皆能成佛，即使身上細微之布絲亦能成佛。若如是，桌椅成佛後，能否現身說法，它不能。若不能，何以仍稱為佛，此有二義：

一者，一切萬物，如牆壁電燈微塵等，無不有佛性，因佛性充虛空遍



法界，無處不有佛性，此屋裡滿滿全是佛性，屋外三千大千世界亦全在佛性之內，若無佛性則無萬物，就如眾生必有其母，若無母親，則無眾生。故若無佛性，則不生萬物，萬物全佛性所生。

二者，一切眾生包括人類皆是有情，萬物則為無情，有情者是佛，無情者亦是佛。有情眾生有佛性，口能演法佈教，牆壁地磚亦有佛性，它能說法否，皆能說法，此名無情說法。雞叫狗吠等有聲音者名有情說法，牆壁等無聲音者名無情說法。有人問言，何以未聞牆壁說法？凡夫不聞不見無情說法，因凡夫五根六塵埋沒身心，身心俱迷，豈能聞牆壁說法？若大徹大悟者，則能聞無情說法。古時有位禪師，清晨至大殿上香，上完香退下，即言：「銅香爐說法竟。」他即聞銅香爐說法。何以故？因萬物皆有佛性，若大徹大悟，自己佛性與銅香爐佛性相含接成一性，故銅香爐佛性之一切動向，皆能知曉。凡夫與銅香爐佛性無法相印，銅香爐是無情，凡夫是有情，其間有距離，故銅香爐之一切事皆不知。若悟佛性，自己佛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性與無情萬物佛性合為一性，故聞無情說法。有人問言，銅香爐至何處成佛？銅香爐毀滅無有後即成空，空又至何處去？空乃歸於佛性真空，因無情萬物無論至何處，總在佛性裡，故悉皆成佛。又無情萬物是無情，無動物因緣可投胎，故成無情之佛。諸位，若如是了知，任其是無情植物器界，或有情動物，皆觀成一佛性，經云：「一切法不作二觀，大道疾現面前」，如是豈不解脫成道？

「性色真空」，自性無相故是空，然此空乃真空，真空不空但有隨緣之能，所謂真如不守自性，遇緣即生，生出天地人類江河湖瀚等一切萬法，此皆真如自性所生。自性不生不滅，其隨緣所生之萬物皆不生不滅。有人問言，萬物皆有生滅，如人有生老病死，器界有成住壞空，今何以說萬物皆不生不滅，當知，「色非實色，舉體全是真空」，器界有生住異滅，人有生老病死，故言「色非實色」，一切色皆非真色，然「舉體全是真空」，一切色皆有體性，體又是為何，體即真如自性，真如自性無相，



故說是真空。「真空生萬法，萬法歸真空」，萬法從何生，皆真空所生，故若將萬法見成空，「萬法歸真空」，萬法又回至真空，萬法亦不生不滅。

「性空真色」，性空者，佛性無相，佛性雖無相，若欲尋佛性，一切萬物皆是佛性。因一切萬物皆佛性所生，故一切萬物皆是佛性，猶如母親姓張，其兒女必姓張。故若將一切萬法見成佛性，華嚴經云：「一切法不作二觀，大道疾現面前。」古德亦云：「凡夫見有二，智者本來同。」凡夫見有千萬差別，智者只見一心，若認定一心，大道疾現面前，頓超生死輪迴。

「色即空，波即水」，色與空非為二，色全是空性，若無空性，即無此色，猶如波即水，波與水皆同一濕性。「空即色，水即波」，空即是色，猶如水即是波，因水動即成波。若如是了知，則「生死即涅槃」，涅槃為不生不滅，何以生死即涅槃，此處須善加研究：生死從何而有？生死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乃因佛性被覆蔽，眾生不知不見佛性，佛性即變成欲性，故有生死。由此知，生滅與不生不滅乃同一心。今通達心經妙旨，曉悟空性，心即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心若慕名思利，妄想雜念不斷，心即為生死心。「妄想即真心」，眾生因無明，真心變成生死心，今了悟心性，認定空性，心即轉為不生不滅之佛性，故言：「妄想即真心」。

永嘉大師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眾生之生死全因無明，無明即糊塗顛倒，認一切假相為真，馳逐名利，一切為肉身設想。無明從何而生，無明之根本即是空性，空性受妄想污染，空性即變成無明，故言：「無明實性即佛性」。悟心即是佛性，迷心即是無明。「幻化空身即法身」，肉身虛幻不實，然此幻身中有真實之真性。若悟本性，假身即成真實法身，故亦為一非為二。故知，「幻色無異真如」，一切色皆虛幻無常，若悟真理，幻色即不生不滅之真如自性，因一切幻色中皆有真性，故云萬物皆有佛性。如是，「空色原本一體」，肉身及一切境界皆



是虛假，然虛假幻色與真空本是同一真體。智者信受空性故入清涼之池，愚者執迷妄想則沉煩惱之海。經云：「色非實色，舉體全是真空。」眾生肉身及一切色相，全是虛幻假相，若窮本溯源，幻相本體即是真空，故古德言：「五蘊山中有真佛」，五蘊中有真體，此真體即是真佛，亦即不空之空的真空。又云：「空非斷空，舉體全是真性。」此空非斷滅無有之空，此空乃不空之空的真空，真空之體又是為何，即是真如自性。

達摩祖師心經頌云：「色即空，非空空不有。空即色，非色色無形。色空同歸一，淨土得安寧。」色即空，色根本即是空，非減色而成空，故言「色即空」。色即空是否成空無有？此空永恆常住，非「空無有」之空，故說是「非空」。非空之空是為真空，真空乃非有而有，有而非有，故真空是「空不有」。又「非空」是真空義，「空不有」是無相義，「非空空不有」合為：真空無相即實相。「空即色，非色色無形」，空即是色，但莫以為有此色相，此色乃無相之色，故言「非色」。非色之色是為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性色，性色真空，雖有性色之名，然無形相可見。若住色即成有相之色，住色即是生死心。若不住色，「內空身心，外空器界」，則天地萬物一切色皆無礙，一切色雖皆存在，然心中無此色，眼雖見色，但心中無此色。又「非色」是實相義，「色無形」是真空義，「非色色無形」合為：實相無相即真空。如是「色即空，空即色」，色空同歸一體，色與空非為二。「色空同歸一」，若將色與空見成一法，心無分別即是淨土，淨土即是清淨心，如是心無寸絲煩惱，清淨自在，故言：「淨土得安寧」。

心經頌又云：「色即空，非空空為妙。空即色，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何處立身形？」色即空，色根本即是空，雖是空然此空為「非空」，莫以為空無有，此空不是斷滅空，「非空」之空是為真空，真空極為微妙，有而非有，非有而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極其微妙，故言「非空空為妙」。「空即色，非色色分明」，空即是色，然此色非有相之色，故言「非色」。非色是否即空無有？不是空無有，「非色色分明」，



是有此「非色」，雖明明有「非色」之空，卻又拿不著看不見。若真悟空性，「色空皆非相」，因「色即空」是無相，「空即色」此色又是非色，故亦無相，色與空皆無相可見。有人問言，究竟是否有「色與空」呢？根本來說，非有而有，有而非有，不空而空，空而不空，非非有，非非空，即空即有，即有即空，一切無相，一切皆有，說空不是空，說有不是有，色空不二，此方為中道，亦即眾生之本體。若以為色是有相，此色即有生滅相。今色空皆無相，「何處立身形」，你上何處見自己肉身呢？肉身是色，色與空同一體性，空者無相，亦即母親無相，兒子豈有相？空色皆無相，何有男女老少之相？如是無相，何有生死？上文乃述「色即空，空即色」色空不二之旨。五蘊皆空之義，若廣說三年亦道不盡。若徹悟五蘊皆空，即是大菩薩。

【色不異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舍利子」，梵語舍利弗怛羅，連父母名稱。舍利，母名，翻身，身端嚴故。又云珠，云鷺眼，如明珠鷺鷥故。弗怛羅，父名，翻圓滿，論義圓滿故，論師也。亦翻子，是舍利女之子也。連為號者，不忘親故。佛弟子中，智慧第一，般若轉教，十弟推尊。

「是諸法」者，上承五蘊，下接處、界等。「空」者，謂第一義空。「相」者，謂生滅、垢淨、增減等相也。「是」即我空，「法」即法空，「空」即俱空。般若波羅蜜多心，是萬法之體，約喻第一，以十四行喻，能攝二十萬頌之廣，為般若



部之中心，如人心臟，是一身之要，約果揀非緣慮、集起之心。《心經略疏》云：『般若是體，此智慧體，神悟玄奧，妙證真源也。波羅蜜多是用，此到彼岸功用。翻盡生死之處，超至真空之際。』

舍利子於梵語稱為舍利弗恒羅，此是其父母之合名。舍利為母名，舍利有身莊嚴端正之義，舍利亦譯成珠，其母雙眼炯炯光明有神，有如鶩鶩鳥之眼。此鳥所發之音，蓋過一切鳥音，因其音婉轉變化，悅耳動人，其他鳥一聞此音即避開。舍利弗母之雙眼有如鶩鶩鳥之眼，故眾人讚其母兩眼炯炯有智慧。弗恒羅為其父名，弗恒羅義為圓滿，因其論義圓滿，乃當時有名論師。古印度人不忘父母，故舍利弗以父母之合名為名。舍利弗之母與各方學者論辯佛法，皆超勝對方，然卻辯輸給博學之舍利弗母舅。等舍利弗母懷胎舍利弗，與之再辯論卻勝之，故舍利弗尚在母胎中，即增長



其母智慧。舍利弗尊者，乃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因一般人稱舍利弗之母為舍利，故舍利弗一誕生，即稱為「舍利子」。

「是諸法」者，乃承上文之五蘊，並接下文之十二處、十八界。「空者，謂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即眾生本有覺性，亦即佛性。「相」者乃指生滅相、垢淨相、增減等相。生滅相者，如從母親肚裡誕生即是生，逝世即是滅。垢淨相者，垢乃指肉身是由三十六種骯髒物所結集而成，有濃血大小便溺等污垢相，淨即是清淨。增減相者，如長出肉身即是增，死後肉身毀滅即是減。於第一義空中，無生滅、垢淨、增減等相。無生滅即無肉身，無垢淨亦指無肉身，無增減亦表無肉身，此即我空，總歸言之，「空即俱空」，一切相皆空。

「般若波羅蜜多心」乃萬法之體，因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皆依止「般若波羅蜜」而生。大部般若共六百卷二十萬頌之多，心經二百六十餘言，總攝大部般若二十萬頌，故心經為般若部中心，如人之心臟。法藏大



師心經略疏云：「般若是體，此智慧體，神悟玄奧，妙證真源也。」般若乃萬法本體，眼見耳聞之一切相，皆以般若為本源，若無般若則無萬相。般若又稱為妙智慧，此般若智慧體，玄妙幽微深奧，無事不知，無事不明，若有般若則證真性之本源。又云：「波羅是用，此到彼岸功用，翻盡生死之處，超至真空之際。」若有般若能至彼岸，即稱為波羅蜜。若有般若智慧，了盡多生多劫之生死，頓超至真空之體。

觀自在菩薩，以行深般若妙慧，照見五蘊真空之理，故重呼舍利弗尊者而告之「諸法空相」。空者，無有義，萬象森羅，性相宛然，云何是空？蓋諸法從本以來，無不是空。萬象森羅，皆依法顯，法既空已，相何所依？故曰空相。但此空者，非無有之空，空相無相，無相之相，即是實相，亦名空



相。昔本不生，今亦不滅，「不生不滅」，故名實相。處煩惱不垢，在涅槃不淨，「不垢不淨」，即是空性。處聖不增，在凡不減，「不增不減」，畢竟平等，即是諸佛。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妙慧，照無相之真境。凡夫眼所見皆為有相，如男有男相，女有女相，生有生相，死有死相，然觀自在菩薩以般若慧眼，照見五蘊皆空，四大五蘊見成真空自性，並無四大五蘊，故特來告舍利弗尊者諸法空相之理。諸法乃指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諸法空相」，諸法之本源全是真空實相。故宇宙人生，天地萬物，全是真空實相，無一虛假不實。若未悟真理，亦認一切事相皆真實，但此為凡夫妄想之見，乃認假為真。若證般若真空之體，一切萬物全是般若真空，無一法是假相。真空之體，未有天地之前即已具足。此般若空性，孤立無依，時間久遠，靜極思動，稍有意念，即生出天地，再生人類，而成此世界。前



文曾述智者大師之一心三觀，一心三觀即般若空性。最初未有天地時，即是般若空性。此空性生出天地萬物，即是由空入假。天地萬物皆有相皆是假相，短暫存有終歸壞滅。一毀滅即是由假入空，假相變成空相。等再生出天地萬物，又由空入假，如是再由假入空，由空再轉假，一直轉至現今世界，故本經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若能明了此理，即知未有天地之前的空性，至今仍如是，無終以後，亦復如是。若了達天地萬物一切所有，皆是此空性，諸位，事事皆休，不用念佛，亦不用參禪，但全了生死，若未明空性真理，無論如何修仍是生死。

觀音菩薩見眾生生死相續不斷，全因不明空性真理，故特來告訴舍利弗尊者「諸法空相」。空者無有義，然眾生見萬象森羅，宛然在目，云何說是空？若深入探究，「諸法從本以來，無不是空」，天地萬物一切法，究其本源，皆從空性而生，若無空性，則無一切法，故言一切法無不是空。一切萬象森羅，「皆依法顯」，無不依空性而生。「法既空已，相何



所依，「空性既無相，一切相憑何而立，一切相亦皆無相，無相則無生死相。菩薩雖如是宣說空，然眾生一聞空，即起恐懼，惟恐一切空無有。實則此空非空無有之空，此空乃不空之空，是真實之真空，真空乃不空之空，雖說是空，實則不空。既是不空，「諸法空相」之相又是為何？相是實相，無相之相是為實相。若是有相，金剛經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夫眼所見之色，耳所聞之音，全是虛妄相。眼所見之肉身雖非真實相，然肉身中有無相之相，此無相之相，即為實相，實相即是真空，真空即是妙有，妙有者，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若言其無，卻具足恆沙功德，天地萬物一切相皆實相所生。若言其有，卻無相可見，故實相亦名空相。空中有實性，故言真空不空。

依凡夫之見，「五蘊皆空」則五蘊皆無有，真實究竟來說，「五蘊皆空」者乃指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五蘊之相全是真實相。若為真實相，云何說是空？因真實之相是無相，實相無相，真空乃空而不空。心經所言



「五蘊皆空」者，乃明示眾生，所證之空是為真空，乃不生不滅之空性，無相可見故言是空，實則真空是不空。若悟此理，即了生死，心經句句皆令眾生了生死，因有相皆是生死相，肉身為有相，故生老病死四相遷流不息，然實相無相，故永無生滅。此是令眾生了知肉身為假相，然假相中有實相，若認定無相之實相，當下即了生死。

真空實相，久遠劫來即無生，既無生，今亦不滅，故是平等法界。人從母親肚中誕生即是生，有生即有老病死。既是無生，何有滅？故云不生不滅。此是言，空性從本以來即無生，直至現今，或至未來，亦永不滅，今有生滅者乃肉身假相。此不生不滅者又是為何？即自身之真空實相。空性又有何作用？「處煩惱而不垢」，空性中無煩惱，煩惱者是妄想心，無論如何煩惱，空性不受煩惱污染，因其無相，不受污染。「在涅槃而不淨」，雖已成佛仍是此空性，佛真法身不見淨相。空性無垢相亦無淨相，故言不垢不淨。雖成凡夫，其空性未曾滅；雖修成佛，空性未曾增，佛



與眾生同一空性，故言「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因平等心無差別相，故云：「處聖不增，在凡不減」。佛與眾生皆同一空性本體，眾生若悟空性，即與諸佛並駕齊驅。

孤山云：「生死即涅槃，故不生；涅槃即生死，故不滅；煩惱即菩提，故不垢；菩提即煩惱，故不淨；結業即解脫，故不增；解脫即結業，故不減。」此即闡明真空實相中，本無聖凡因果等法，直顯般若真空之體，諸見脫落，獨露真常，「是故空中無色」。菩薩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皆空，蓋般若真空之體，本無五蘊名相，故曰：「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孤山和尚詮釋不生不滅云：「生死即涅槃故不生，涅槃即生死故不



滅。」依凡夫之見，人有生死；若依佛性來觀，則無生死。生死全是假相，乃四大和合之肉身散滅。然佛性自無始以前，至無終之後，無生亦無滅，聖人眼見肉身中有佛性，肉身乃佛性所生，肉身雖壞滅，佛性並無滅，如何有生有死？故言「生死即涅槃故不生」。又空性即涅槃，涅槃現出假相，假相有生滅，然涅槃本性無生滅，故言「涅槃即生死故不滅」。

又言：「煩惱即菩提故不垢，菩提即煩惱故不淨。」眾生遇惡境即起煩惱，云何是煩惱？煩惱即生死心，乃妄想心所招集。眾生日日追逐名利，又思升官發財，又求一切美滿，如是豈無煩惱？煩惱又從何而生？乃自心所生，云何是心？即成佛之菩提。故煩惱乃菩提所生，煩惱是用，菩提是體，煩惱是生死，菩提無生滅，毀滅者是用，體仍常住，「煩惱即菩提」，用即是體，體即是用，體用不二，心經即來闡明不二之理。煩惱即菩提，如何有垢？故言不垢。「菩提即煩惱故不淨」，菩提即覺性亦即空性，菩提隨緣生煩惱，煩惱有生有死，菩提無生滅。若如是，煩惱與菩提



是否為二？煩惱體性即是菩提。悟時，煩惱即菩提故不垢，迷時，菩提即煩惱故不淨。皆是一心，若認定清淨心，凡夫即聖人，若迷失清淨心，聖人即凡夫。

又云：「結業即解脫故不增，解脫即結業故不減。」眾生所行所為皆是造業，今了悟覺性，業即了結消盡，業空即是解脫，解脫乃解脫眾生之生死煩惱，如是則逍遙自在。結業與解脫其性不二，故言不增不減。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乃令眾生了悟五蘊之真空實相本體。「真空實相中，本無聖凡因果等法。」真空實相空性中，無聖亦無凡，無因亦無果，唯一空性。然因運用真空實相之不同，善用者為聖，不善用者為凡夫。若了悟般若真諦，一切見解、業緣、煩惱皆脫落清淨，獨露真常，事事無有，唯一清淨佛性，故言真空自性中無一切色相。觀自在菩薩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身心俱空，般若真空中無五蘊名相，故言：「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若有五蘊，則有我法二執，即有



生死，今無五蘊，我法二執空，世界一切法亦皆空，此即佛之清淨法界。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十二入新譯十二處，六根為內六入，六塵為外六入，合之為十二入。入是攝入義，謂根能攝塵，塵能入根，根塵互相攝入而生識。無根塵即無識，是謂識之所從生也。又名十二處，處是依托的意思，是說識乃依托六根六塵而生。換句話說，六根六塵為識的所生處，六根為識所依，六塵為識所緣。言六根者，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根是能生義，猶草木之根能生枝幹故。謂眼等六根能生眼等六識，眼根對色境即生眼識……意根對法境即生意識，故無眼根即無識。吾人若



能眼根見色而不攝色，色即不入眼根，色塵眼根不相攝入即不生識，不生識即不生死，即所謂：「一根既還元，六根成解脫。」

眼有緣色的作用，根專司視之器官；耳有緣聲的作用，根專司聽之器官，以下鼻舌身意，亦復如是。身並為眼等所依總機關。根為四大所成，是屬物質，後一根為心所依之根，屬精神，即八識中的七識為意根。

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合為十二處。世間法皆有六根六塵，有六根六塵即有煩惱生死。空性中無六根六塵，故言：「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唯一空性，故云獨露真常，真常無相，無相即無生死。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為內六入，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為外六入，合為十二



入。十二入為舊譯，新譯為十二處。入有攝入義，六根對六塵，六根攝六塵，六塵入六根，根塵互相攝入，合為十二入。如眼見色，色任其是美醜，對色若念念不忘，眼即攝色，眼一攝色，色入眼根，如是根塵互相攝入，當中即生識，若色為惡塵則心起煩惱，若為愛塵則心起喜悅。如眼對色不攝色，色不入眼根，眼對色即不發生關係，當中則不生識。

十二入云何又名十二處？若無六根六塵，則不生識，識乃內六根對外六塵而生，六根為識所依，六塵為識所緣，六根六塵合為十二處，處乃識的生長處所。六根之「根」有能生之義，猶如草木之根能生枝幹。根裡即藏有識，如眼識住於眼根，如是耳識舌識亦住於耳根舌根。六根對六塵，根攝塵境，即生六識，如眼根攝色塵即生眼識，如是耳鼻舌身意等諸根，亦生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若眼見色，眼見心不見，心中無感受，見色不攝色，眼與色不互相攝入，如是則不生識，眼根即清淨。同樣，六根對六塵不攝六塵，即不生六識。有識即隨識煩惱生死，無識則六



根清淨，故無生死。

眼有緣色之能，眼根功能乃專門見色，如是耳緣聲，鼻緣香，舌緣味，身緣觸，意緣法。前五根為地水火風四大所成，屬於物質。最後之意根，為心之所依，屬於精神，妄想心即依止意根，第七識即是意根。此六根又有浮塵根與淨色根之別，肉眼可見之眼耳鼻舌身五根，屬浮塵根，浮塵根又作扶塵根。所謂浮塵根者，指漂浮於塵境上，人人皆可見之。浮塵根乃地水火風四大所成，濁而不淨，虛假不實。浮塵根但有形質，眼見色能分別色，耳聞聲能分別聲，此是淨色根之作用，非浮塵根之功能。六根中，除意根外，前五根皆有相可見，此五根能扶助淨色根起作用，故又名扶塵根。

又此六根者，有扶塵根和淨色根之不同，扶塵根又作浮塵



根，乃父母所生之外現形狀，體粗而濁，但有形質，全無知識。《金剛經纂要刊定記》中所謂：『眼如葡萄朵，耳如新卷葉，鼻如雙垂爪，舌如初偃月，身如腰鼓顙，意如幽室見。』此六根能扶助淨色根之作用，故名扶塵根。此眼等六根乃虛假不實之法，故以浮塵名之，有損壞故。此浮塵根為淨色根所依。淨色根又名勝義根，此為正根，即眼等六扶塵根之實體，有發識取境之功能，勝於浮塵故名勝義。又因清淨四大所成，故名淨色，此根隱於內部，體細而淨，猶如琉璃，肉眼不能見，天眼能見之。

以上所說眼的浮塵根就是眼球，眼的勝義根就是視神經，如果光有勝義根而未有扶塵眼球，則像盲人一樣，或者光有扶塵根而沒有勝義根，同樣不能起作用，必須以上二根俱備，才



能發生作用，其他諸根一樣。

淨色根與浮塵根有何關係，淨色根依止浮塵根，若無浮塵根，淨色根無依止處，故若無眼根，淨色根則無法見色，無耳根，淨色根無法聞聲，故浮塵根乃淨色根依止之處所。淨色根為正根，乃眼等六浮塵根之真實體性，若無淨色根，浮塵根不能起作用。淨色根即依止浮塵根來「發識取境」，分別一切善惡美醜及種種相貌名言，其功能勝於浮塵根，故亦名「勝義根」。淨色根隱於六根內部，體細而淨，猶如琉璃，肉眼不能見，天眼方能見之。又眼之浮塵根即是眼球，眼之勝義根即視神經，若唯有勝義根而無浮塵根眼球，則如盲人不能見色；若唯有浮塵根而無勝義根，亦不能起見色作用，故此二根具備和合方起作用，其他諸根亦如是。

十二處與生死解脫有何關係？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塵有污染義，佛法稱六塵為六賊。若眼對色著色，眼根即攝色塵，塵入根，根塵互相攝入，



如是領賊入室，為色所迷。若眼不攝色，則眼不為色所牽，故六賊乃六根所招集。六根又是從何而生？經云：「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六根即由此一精明所生，此一精明即是第八識，亦即真妄和合識。精明本是一性，然眾生卻將此一精明，分成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此六根一見六塵即與六塵和合，六根攝六塵，當中即生六識。有六識即有分別，此即是生死，因有眼識，眼被色遷，有耳識則耳被聲遷，如是鼻被香遷，舌被味遷，身被觸遷，此即識隨五塵轉，識隨緣皆是生死。前五根雖能見聞覺知，但不起分別，若有識即起分別，尤其「意」根剎那不停，意不起則前五根不動，意一起前五根同時俱起，即與第六識合作，則有一切愛憎取捨，日日造生死業。此皆因六根攝六塵而生六識，六識則造爭名奪利，勾心鬥角之惡業，故生死相續不斷。

今若以眼根來修，眼無論見何色，心不著色，眼見心不見，如是見等同無見。「般若無見，能見涅槃」，若了達般若空性，心能利用般若空



性，般若所見皆無見。此無見非沒有見，眼雖見色，但心中無色，心不在色，此即見而無見。若眼見色住於色，眼識為色所染，第六識則分別愛憎取捨。今眼見色不住色，眼識不為色染，則第六識分別心不起，晝以繼夜打妄想之第七識亦不動不起。因第七識妄想全利用第六識造業，故六識不動，七識亦不動。七識若不動不造作種子，則八識田中清淨無種子。楞嚴經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今眼根不為色轉，眼根即回至第八識，亦即回至一精明。眼根一回至第八識，耳鼻舌身意等諸根，亦皆回至第八真妄和合識，此即「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六根皆歸第八識，第七識不再造種子，如是第八識空空淨淨，故了生死。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十八界是為破除眾生迷於五蘊色、心二法而說。本經分三



科五門，眾生根性不一，故迷有輕重。故分三科者，蘊、處、界。今說十八界，就是三科之其三。初說蘊界，蘊就是五蘊，佛為眾生迷心重、迷色輕者，說開心為四，合色為一。其二，為迷色重者，重說十二處。今說十八界者，是為鈍根眾生，色、心俱迷者而說。然十八界者其義云何？言十八者，自「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根、境、識三，各占六界，名為十八界。六根為內六界，六塵為外六界，上文十二處所示述。六識界者，是謂眼能見色，名眼識界；耳能聞聲，名耳識界；鼻能嗅香，名鼻識界；舌能知味，名舌識界；身能覺觸，名身識界；意能知法，名意識界，是名六識界。合上六根、六境界為十八界。



心經全卷分為三科五門，三科乃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復又四諦法、十二因緣法共為五門。有一類眾生，迷心重迷色輕，隨其妄想攀緣塵境，愈想愈迷，愈迷愈想，想出一切煩惱，卻自認聰明有智慧。此類眾生執著「受想行識」心法較重，故佛為此類眾生說五蘊皆空，破其妄想，除其迷心，以悟本性。另類眾生執色較重，故聞佛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句句說色是空是假，即驚疑起怖畏，因眾生認肉身真實可見，祖孫歷代相傳傳此身，何以說肉身皆是空假，佛為此類眾生迷執色身，故說十二處。復有類鈍根眾生，迷心又迷色，佛為破此類身心俱迷眾生，故說十八界。

云何是十八界？乃指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眼界，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及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根境識各有六界，合為十八界。六根為內六界，六塵為外六界，亦即前文之十二處。六識界者，眼見色為眼識界，耳聞聲為耳識界，鼻嗅香為鼻識界，舌知味為



舌識界，身覺觸為身識界，意知法為意識界，此為六識界。六識界再合上之六根、六塵共為十八界。

《大乘義章》云：『界者，差別義，諸法性別，故名為界。又性義，為事事物物固有之體性。』《法界次第》云：『界以界別為義。』根、塵、識三，各有界限，如眼以色為界，因眼所見皆色，不能越色界有見。眼根與色塵為緣而生識，識依根而得發，根因識而能見。此能見者，名為眼識，此眼識必依眼根而生，餘根不能生。此眼根只能生眼識，不能生耳鼻舌等識。如耳以聲為界，耳所聽必聲，不能越聲界有聽。耳根以聲塵為緣而生識，識依根而得發，根因識而能聞。此能聞者，名為耳識，此耳識必依耳根而得生，餘根不能生。此耳根只能生耳識，不能生鼻舌等識。推之諸法皆然，界限分明，



故名為界。

界又是何義，大乘義章云：「界者，差別義，諸法性別，故名為界。又性義，為事事物物固有之體性。」界有差別之義，不同物類各有其差別界限，亦即每一法皆有其法性屬性，如眼但能見色，眼之範圍但限色相，不能逾界聞聲，耳之範圍但限聲相，不能逾界見色，故各有其界限。界亦有性義，性者乃「事事物物固有之體性」，每一事物皆有其體性，如桌椅只能做桌椅用，不能用於其他作用。法界次第云：「界以界別為義。」界各有其界限，不能逾越。根塵識皆各有其界限，如眼但能見色，不能逾此範圍而聞聲或嗅香，眼但固守見色範圍。眼根與色塵為緣即生眼識，此眼識必依眼根方能生，其他之鼻根舌根等不能生眼識，此眼根亦只能生眼識，不能生其他耳鼻舌等識。其他耳鼻舌身意亦如是，故言各有其界限。



《心經事觀解》云：「界者界畔種族義，識與根塵共相鄰界，各有種族也。」此為眾生色、心俱迷者，鈍根而說。開色為十分半，即五根五塵為十分，法塵界色法半分，開心為七分半，即六識、意根、法塵界心所法半分，合前色等為十八界。令其觀此色心二法，皆從虛妄因緣而生。凡夫因執迷見，起惑造業，輪轉生死。若能一念回心，達此妄源，無有實體，絕名離相，則不為惑業所迷。

心經事觀解云：「界者界畔種族義，識與根塵共相鄰界各有種族也。」界者界畔種族之義，眼有眼之種族，耳有耳之種族，六根各有其種族，不能混亂。「識與根塵共相鄰界」，識與根塵合在一起，如眼對色，眼一攝色，眼根生眼識，眼識即與眼根、色塵同住一處，故說共相鄰界，靠在一起。雖靠在一起，但各有種族，並不混亂。



佛如是詳細述十八界，乃為色心俱迷鈍根眾生而說。眾生因根機闇鈍，不知本性，將色與心分為二，故有種種界限，有界限即有生死。若悟本性，則無界限，因本性無相，何有界限，凡夫有種種界限，如受寒即生冷病，受熱生熱病，受不如意事則起煩惱，有病即有死，此皆是界限，不能圓融無礙，故受界限束縛。佛為度眾生，故來詳細分析十八界，「開色為十分半」，色有內色與外色之別，內色為眼耳鼻舌身五根，外色為色聲香味觸五塵，五根為五分，五塵亦為五分，如是合為十分。法塵為半分，香味觸五塵，總攝色聲香味觸，因無相可見，故但為半分。「開心為七分半」，六識為六分，意根為一分，法塵為半分，故心共為七分半。此七分半再加前之十分半，共為十八分，故稱為十八界。

十八界總歸為色心二法，今以般若觀照此色心二法，皆從虛妄因緣而生，非根本有，肉身及一切所有，全是虛假，全無自性，如是以破色心二法。若非如是觀照十八界，則受身心迷惑，起惑造業，故生死相續不斷。



今一念回心，剎那一轉念，回頭見自己心性，心性即是空性，空性無相，故無生滅。若如是迴心返照，了達往昔一切皆妄想所生，今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無一切妄緣，當下「絕名離相」，知一切功名，一切美色，一切事業，皆虛假不實，如是脫離一切身心事業，不為業緣所迷惑。

十八界與眾生之生死有何關係？人造惡業必受惡報，善業與惡業皆是界。眾生皆有十二處，且眼但能見色，不能越色聞聲，耳不能越聲見色，眾生受如是限制即是界。既受界的限制，如何能解脫自在？當知，眾生佛性乃周遍十方法界，十方法界即是一法界，一法界故無界限，若有界限即不名解脫。佛法乃求自在，一切隨意之所念，念至何處即至何處。眾生因受界之束縛，故不得自在解脫，隨所造之業受報，於五道流轉不息，此五道即是界。修習佛法若悟空性，空性無相，何有界限，今佛說無十八界，破除十八界之界限。經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皆成一佛性，故圓融無礙。若頓捨身心則無十八界，無十八界則無礙



自在，即成大菩薩。故心經之每一句、每一科、每一門，修之皆可頓超生死，心經誠為無價法藏！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一、無明者：昧暗義，暗昧不明真理，顛倒是非，覆蔽本性故。在本經上說，就是過去世妄識迷惑本性，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不了真實本體。眾生為此無明，於世間相，貪愛執著，造輪迴業，不能出離，是謂無明。

眾生何以生死輪迴？因有無明。眾生受妄想迷惑，故有生死，此即無明。無明非天生地長，亦非根本俱有，全是心所造作，本無無明，故佛菩薩言：「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亦非有無明，藉修持以滅無明，眾生根本即無「無明」。「乃至無老死」，眾生本無生死，今之有生死，全



因妄想之迷惑。若通達心經妙旨，了悟空性，頓開慧眼，即無生死。眾生既本無生死，故「亦無老死盡」，非藉修行方了生死，根本即無生死。下文分別詮釋此十二因緣：

一、無明：無明乃暗昧不明真理。眾生日日處於無明坑中，背覺合塵，認假為真。眾生軀殼乃四大和合之假相，眼見耳聞之一切外境，全是虛幻，皆是無常，然眾生卻執以為真，此我法二執之心，即是無明。若無無明，則見一切皆虛假，何必認真追求，有無明即暗昧不明真理，云何是真理，真理即我法二空。肉身是假，並非有我，一切法相，一切名利，一切所有，皆是虛幻，然凡夫卻執以為真，如是顛倒是非，覆蔽本有光明覺性。

眾生非現今方有無明，無始以前，眾生第一次投胎，至今仍生死流轉，多生多劫以來，皆於無明中過生活，全由無明妄想神識作主。此第七識妄識迷惑眾生本有覺性，認四大肉身為自身相，實則此身乃三十六種骯



髒物所結集而成。對此肉身雖呵護保養，即使能活百歲，終歸散滅。「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六塵即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廣說包括整個娑婆世界，此六塵全是一種影像，非真實有，然眾生卻認以為真。如是不明白心不生不滅之真實體性，光明佛性被無明妄想覆蔽。眾生汲汲貪求六塵，造生死輪迴之業，不知出離世間，此即是無明。

二、曰行：行者，無明緣行。謂過去之無明妄想煩惱惑，造一切善不善業的行為，隨無明妄想流轉，識於流行中生起住著，故曰：「無明緣行。」

二、行：「無明緣行」，「行」有造作或遷流之義。有無明，心則不安定，故隨無明心造作，如無明欲求高官爵位，心則攀緣鑽營，受此無明心指使而有行動造作，故言：「無明緣行」。因過去世無明妄想，造作一



切善與不善業緣，故隨無明妄識流轉，如受前世善業牽引，今生得人身，此即是遷流。流轉至今生，今生再造業，死後又隨無明流轉，無論墮善道或惡道，總在無明中。若悟空性，斷盡無明則不受生死流轉。此流轉者是誰，即日日起妄想之神識，因神識造業，故隨業流轉。神識於流轉中生起住著，何謂「生起住著」？神識於前生造業，死後此業未滅，神識隨業投胎，無論生哪一道，皆名為「住著」。因前生死後，神識無處可住，即變成中陰身，中陰身投生人道，固然是住著，投畜生道，亦是住著，住著者指神識有處所可住，即生起歡喜，即使投胎惡道，神識亦喜慰，因無論哪一道眾生皆愛其肉身，故稱住著。此是「無明緣行」。

三曰識：識者，靈識也。靈即靈魂，此謂神識，即受想行識四蘊中的心識，即心王，即八識。由過去世惑業牽引投托母



體，一剎那間，染愛為種，結想成胎，分別諸法，是名為識。識即是名，凝滑屬色，故曰：識緣名色。此識初入母胎，六根未生，故此處所云之識，為阿賴耶現行藏識，以過去業行為因，與父母三緣和合而結生。投胎時此識先來，命終時此識後去。識緣名者，謂之非色四蘊；識緣色者，謂羯羅藍。五蘊初起，六根未生，僅有名色，由阿賴耶識而生起，故云：「識緣名色。」

三識：「行緣識」，識者靈識，亦即眾生之聰明識心。靈即一般人所說之靈魂，道家稱為清虛，佛法名為阿賴耶識，於生死上即指神識，亦即「受想行識」心法四蘊之心識。心識亦名為心王，因一切生死輪迴皆由其主宰。古德言：「第八識被第七識牽著鼻子走」，第八識本是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之識，第七識由第八識所生，今第八識反被第七識所牽，第七識



造善惡業，全由第八識承擔，如第七識投胎牛肚出生為牛，第八識即在牛身上，第八識則不能獨立成佛，故言第八識被第七識牽著鼻走，第七識牽著第八識去投胎，第八識不能獨立作主。

又第七識如何投胎？則視與何父母有緣而投此胎。人是如何投胎？人死後二十四小時，靈魂即脫離肉身，因人死後肉身四大分離，有如房子塌後即不能居住，故靈魂得離肉身。離開肉身，靈魂即墮為中陰身。中陰身非常苦，無飯可食，亦無居住處所，孤寥寥住於黑暗地，日日受苦惱，故急於找肉身住。若無有緣父母它不投胎，即使遍地皆有男女交合，它亦不投此胎，因與此男女無緣故。等遇有緣，中陰身離此男女無論有幾千里遠，此男女交合時，欲性裡有種光，此光不至他處，只達此有緣中陰身前。中陰身見此光，其欲性即動，無論幾千里，一剎那間即至此父母前。此中陰身若投胎為男身，即以母為妻；若投胎為女身，則以父為夫，等父母交合最高潮時，中陰身即隨父之精、母之血入胎。父之精乃地水，母之



血為火風，復又中陰身，此三緣會合即入胎。中陰身入胎，即是「染愛為種」，空性受父之精、母之血污染，投入母親胎盤。神識一住胎盤，歡欣喜悅，稱為「喜慰住著」，因中陰身本無住處，今有胎盤可住，故言「喜慰住著」。若前生造惡業，中陰身見公狗與母狗行淫欲，亦見是人，不見為狗，因它受狗的業力牽引，故投胎成狗身。若得人身者，中陰身見人即人，投胎即生為人。眾生乃如是投胎受生。

若有智慧者，生時修習佛法，預備資糧，往生後有二處淨土可去。第一處淨土乃修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境界殊妙，步步蓮花，一切樓閣皆七寶合成，有無數大菩薩為導師，故極樂世界勝境，超越娑婆世界無數萬倍之上。若欲往生西方淨土，須勤修念佛求阿彌陀佛接引。古德云：「萬人念佛萬人去」，此可信否？諸位要「信願行」，若不信，事事不成；若深信，畢竟修成，故經上說：「信為道源功德母。」但信而不行等同未信，既信之則要行之，行何行，即要勤修念佛，晝以繼



夜，念念相續，一心專意念佛求生淨土。佛無妄語，所說皆真實不虛，佛對他所說之法，須負徹底責任，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佛絕對負起此責任。諸位絕對放心，精勤念佛，無一人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此是修西方淨土法門。

第二淨土，乃兜率天彌勒淨土。彌勒佛是後補佛，繼釋迦牟尼佛後成佛。南瞻部洲乃至娑婆三千大千世界，本是釋迦佛度化眾生之地，釋迦佛入滅後，現居兜率天內院之彌勒菩薩，等因緣成熟，即從兜率天下生成佛，此三千大千世界，即變成彌勒淨土。彌勒淨土，三根普被，無論豎三根橫三根皆普被。豎三根乃指上根利智，中根之資與下智者。上根利智者，真實修行，求明心見性，了悟佛性，深具禪定。如是臨命終時，空性時時現前，並了知空性即是彌勒淨土，自覺已至彌勒淨土。心裡愈有此感受，即愈抓住空性，其他事事無有。如是往生時，上何處去？古德言：「生者決定生，去者實不去。」根本不動，無論在何處往生，此處即是彌



勒淨土。此上根利智者，修空性至甚深境界，上品生於兜率天彌勒內院，與彌勒菩薩同住一處，親聞彌勒菩薩說法。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生成佛時，亦隨之下生，於龍華三會，彌勒佛親予授記，分派至他方世界度化眾生。次等中根之資者，所悟空性較弱，中品往生兜率天彌勒淨土。更次一等下智者，既未悟空性，亦無禪定力，然常念「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聖號，禮拜彌勒尊佛，若能如是修，亦往生彌勒淨土得度，因釋迦佛當面付囑彌勒菩薩，若眾生能念一聲「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聖號，彌勒佛皆要度化之，故彌勒佛於龍華三會度盡無量眾生，此是豎三根普被。所謂橫三根者，或修念彌勒佛，或修禪定，或修戒，無論修何法門，彌勒佛皆收容度化之，此是橫三根普被。以上二處淨土，皆自心所變現，自己願意往生哪一淨土，即修哪一種法門。

前文講述神識投胎於有緣父母，神識於母胎中即能起妄想分別諸法。經云：神識於母胎中既已具足見思惑、塵沙惑及無明惑等三惑。初投胎時



神識稱為「名」，因此時六根尚未長成，仍無形相，故但稱為「名」。後長凝滑肉團，即稱為「色」。神識初投胎，此時之識稱為「阿賴耶現行藏識」，此即前世於如來藏八識田中所種下之種子，於今世現生，投胎時此神識先投胎，臨終時，身上其他之識先離去，此神識最後方離肉身。初投胎，識只緣「名」尚未緣「色」，後有身形，此識方緣色，稱為羯羅藍。此時五蘊初起，尚未具足六根，僅有名色，故言「識緣名色」。

四曰名色：名即心，色即身，謂現在識靈在胎，但有其名，而無形質。色即身者，謂色已有身形質礙，故稱為色，亦即五蘊中色蘊。又名色者，是謂此識入胎以後，六根未生以前，中間諸位總名為色。識自托胎以後，在母腹中，要住三十八個七天。第一七天，名羯羅藍，此云凝滑或雜穢，父母



不淨精血和合，凝滑如酪也。第二七日，名遏部曇，此云如炮。第三七日，名閉尸，此云軟肉。第四七日，名鍵南，此云堅肉，亦云凝厚，是為經過四個七天，漸成堅固之肉，皆名色攝。第五七天，名鉢羅賒佉，此云形位，亦作肢節，生諸根形，四肢差別，自茲以往，漸入具根，故名：「名色緣六入。」

四名色：「識緣名色」，名即是心，即肉身，合為身心二法。此時神識住胎盤中，並無形相可見，故稱為「名」。色即肉身，因已有物質形相，故稱為「色」，亦即五蘊之色蘊。神識投胎後，須住胎三十八個星期，約為九個月。初七天，稱為羯羅藍，中國稱為凝滑，或稱雜穢，乃不淨之父精母血所合成，凝滑如酪。第二個七天，稱為遏部曇，此有如炮。第三個七天，稱為閉尸，已長成塊如軟肉。第四個七天，稱為鍵南，已漸



漸凝結有如堅肉。第五個七天，稱為鉢羅賒佉，已有形相住，如腿有腿位，手有手位，已有手腳四肢之別。此後，眼耳鼻舌等根漸長成，故言「名色緣六入」。

五曰六入：謂現在識靈在胎，第六七日，名髮毛爪齒已俱，六根之體具足。下接第七七日，名具根位，四肢差別，六根開張，有入六塵之用，故曰：「六入緣觸。」

五六入：神識於胎中第六個七天，已長髮毛指甲牙齒等。第七個七天，稱為具根位，此時六根已能開張，眼能見，耳能聞，六根與六塵接觸，故於母胎中，母親若吃一熱食，胎兒即覺滾湯澆身，母親若食冷飲，胎兒則覺寒冰注體，故說「六入緣觸」。

古時有位羅漢曾將母胎中受苦之情景，以偈語描述之。羅漢本不投



胎，因他不度眾生，只求自了生死，故羅漢見男女結合，即速遠離，他知此非善事。菩薩投胎，因他發度眾生大願心，須有色身方易於接近眾生，故欲度哪一界眾生，即投哪一界之胎，現出此界之身相。雖於胎中受苦，菩薩因受度眾生願力牽引，仍投此胎。此羅漢發大心投胎，因他為聖者，故從入胎、住胎至出胎，他皆了知。他說偈云：「業風吹識入胞胎，陰戶生藏實可哀，每遇飢虛倒懸下，頻經大山壓身來，聲聞到此心憂昧，菩薩到此慧未開。誓我愛緣生極樂，十月胎中取嬰孩。」眾生造眾業力，故隨此業力牽引投胎，投胎乃投於母親之陰戶，陰戶即胎盤，西醫稱為子宮。住於胎盤何以悲哀痛苦？因胎盤位於女眾下腹最骯髒之處，大小便溺膿血皆集於此，神識即受此骯髒之苦。其母若生病未進食喝水，胎兒即受飢渴，一飢餓，胎兒頭頂即朝下，有如一座山倒下壓在其身，喘不過氣之難受。聲聞羅漢入此胎，心憂悲苦惱，菩薩智慧本事事皆知，然一投胎，智慧即迷失未開。此是於母胎住九個月受苦之過程。諸位思之，豈能投此



胎？務必真實修行了生死，方不受投胎之苦。

六曰觸：觸者接觸之義，色身出胎之後，根、境、識三者和合名觸。六根但有所觸，尚未了知六塵之攝入，而於貪婬等心未起也。

七曰受：是謂現在的色身，日漸長大，已能納受六塵諸境，苦、樂、不苦不樂三境。由領納生起貪著，而於貪婬等心，結念不忘，故曰：「受緣愛。」

六觸：觸乃指接觸，九個月後胎兒出胎，六根與外境復又神識三者和合，即接觸外緣。此時六根雖接觸外界六塵，然尚不知攝入六塵之意義，仍未有愛憎心。

七受：受乃領受，若有接觸即有受。小孩漸長大，六根能領受六塵境



界。於此六塵境界，有苦受、樂受及不苦不樂受。肉身領受塵境，即生起貪愛執著。諸位，肉身乃四大物質，如何知苦知樂？知苦知樂者是心啊！如覺頭疼，心即在頭上，覺腹痛，心即於腹上，知好壞者，皆心之領受。領納順境即起貪愛，欲領納更多；領納惡境即起心欲離。若起貪心或男女淫欲心，心即執此愛境，念念不忘，故「受緣愛」。無論愛財或愛色，有此愛心，此愛心即黏著不忘。今日有此愛，心雖隱隱忽忽常想念，時日久遠，於此愛亦漸淡忘，然非永無此愛，無論經多少歲月，心忽然復又憶起，此愛又現於眼前。諸位，何以遺忘復又憶起？何以不能斷根？此因六塵之塵勞落於「意」地裡，意無生死，故任其經多少歲月，忽然間復又現起，此即塵勞落謝影子。雖已無塵勞，然落謝之影子落於意地，故永不忘懷。

八曰愛：現在色身，日益長成，貪婬等心，已隨業增長，



而生種種愛欲之境，於中所有染污，廣遍馳求，愛必思得，故曰：「愛緣取。」

九曰取：現在色身強壯，愛欲日盛，而馳求恣取色聲香味觸等，以實愛欲之境，由此恣取為緣，招後有之業，故曰：「取緣有。」

十曰有：謂現在色身，因馳求恣取色聲香味觸等，積集三界之因，成就三有之果，因果不亡為有，有「有」所以就有生。

十一曰生：是謂因果不亡，識神又隨業流轉，受生於未來世之四生六道也。既已四生六道，即生而死，死而生，生死相續，輪轉不已。

十二曰老死：謂未來世受生以後，色身無常，終歸謝壞而



死也。

八愛：色身日益成長，貪愛與淫慾心亦隨之增盛，對五欲貪愛無止息，如是八識田中即種下五欲種子。心有此種子不忘，即至各處廣遍馳求，故又再播種，種子對種子互相薰習助長。若廣植眾多種子，於八識田中薰習成熟，今生即受報。若非今生受報，來生或再來生，種子必爆發，則於來生受報。故皆隨五欲投胎，此五欲中視哪一欲較重，即隨此欲投胎。若貪財不還，來生變為牛馬還債，若貪色，或變為孔雀，引他人喜愛。因心受五欲污染，此心必現出受污染之果報。若有愛必欲得此愛，故「愛緣取」，而所得來者，即所受之報。

九取：心既有愛，即欲取為己有。此時肉身強壯勇健，於世間廣求爭取五欲。以此馳求爭取之心為因，故招來生之果報。今生或求高官財富，女眾貪求富貴之夫，男眾貪貌美之妻，有此想者，皆是造業，來生即受此



果報，故「取緣有」，亦即有災難苦厄，生老病死。

十、有：因至各處廣求恣取五欲，心即積集三界之因，有此三界之因，故於三界受生，受三界之果報。有因即結果，果後種因，因再結果，如是因果輪迴，循環不已，名為「有」，若有「有」，即有生老病死。

十一、生：即有「有」故有生，有生之因即有果，果再生因，如是因果不亡，生死相續不斷。神識隨所造之業流轉，來生流轉於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等四生果報中。此四生中，唯胎生尚得人身，其餘之卵生、濕生、化生全是惡道。

十二、老死：今世之老死，即來世之受生，受生得色身，色身無常，復歸衰謝老死。

這個生生死死總在十二因緣裡頭，我們要出生死，必須了



達十二因緣的真實道理。真實道理是什麼？真實道理就是愛，愛就是愛世間五欲（財色名食睡），尤其男愛女，女愛男，濃厚愛情更為嚴重。經云：『人不愛不生娑婆』。那人為什麼有愛？答：愛即是無明，要斷愛要先滅無明，故曰：「無明滅即行滅，乃至老死滅」。這就是了生死最好的法門。十二因緣有順生門及還滅門，後說是還滅門。緣覺觀十二因緣，深知人之來源，種子不淨，因緣不淨，所以怕生，便斷無明，無明斷生死亦斷。這是斬草除根的辦法。

眾生之生死，總逃不出此十二因緣法。修行若為解脫生死，須了達十二因緣之真實義理。當知，生死之本在於有愛，經云：「人不愛不生娑婆」，眾生受愛心牽纏，故六道輪迴不息。所愛者為何？即愛世間財色名食睡五欲。於此五欲中，男女情愛最為難捨。古德即言，男女情愛乃眾苦



之本，最難根本拔除。人何以有愛？愛即是無明。若未明真理，受無明障蔽真心，即隨妄心流轉生死。欲斷愛，必先滅無明。或因聽聞法師開示，或披讀經典，心忽有醒悟，因有愛故，不捨五欲，所愛之五欲全是虛假，既是虛假不實，卻又貪愛，此即無明，即不明真理。若曉悟真理，五欲皆是空皆是假，何必貪愛，若無愛心，即不投胎娑婆世界。欲斷愛必先斷無明，了知現今世間一切造作，全受無明心所驅使，令我貪愛不捨。今佛菩薩垂示十二因緣法，令眾生回頭大翻身，若欲了生死，必先滅無明。如何滅無明？自己當知，今所行之一切事，一切之所思，一切之所愛，一切之所憎，一切見聞覺知，全是空全是假，佛性中本無此一切事，如是無明即滅。無明滅即行滅，因無明一滅，心中事事無有，天下太平，充虛空遍法界全是佛性，何有行動造作？若無造作，何有投胎？唯一空性，一切皆無有，生死亦滅無有。若欲了生死，此是斬草除根之微妙法門。

十二因緣有順生門及還滅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有緣生，生緣



老死等是順生門，順生門全是生死。了生死者是還滅門，還滅門乃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乃至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滅。

辟支佛智慧高於羅漢，他思考人之生死從何而生？有一日他見河邊樹上之樹葉落於水上，落葉順河水流走。見此情景，他即豁然領悟，若樹葉未落於水上，則不被水流走。眾生之心有如樹葉，若能堅固自心，則不被境界所轉。若見境即住於境，則隨境流轉生滅，有如落葉隨水漂流。故若堅定自心不動，無明一滅，生死皆滅，如是不復投胎受生，輪迴永息。

無苦集滅道

云何四諦，謂因緣生法，有生有滅。

一、苦諦：苦梵語豆佉，以逼迫為義。一切有為心行，常為無常患累之心所逼迫，受三界六道生死苦果，是名苦諦。



二、集諦：集梵語三年提耶，以招集為義。心與結業相應，以貪、瞋、癡等煩惱及善惡諸業，招聚未來三界六道生死苦果，是名集諦，為苦諦因。

三、滅諦：滅梵語尼樓陀，以寂滅為義。結業既盡，則無有生死之患累，以諸煩惱結使滅故，三界業亦滅，即是有餘涅槃。因滅故果滅，捨此報身時，後世苦果永不相續，名入無餘涅槃。諦審涅槃，實為寂滅，是名滅諦。

四、道諦：道梵語末迦，以能通為義，通涅槃之道路也。聲聞諦審戒定慧之道，能到涅槃，是名道諦，為滅諦因。

佛專為羅漢而說「苦集滅道」四諦法，苦諦與集諦乃世間法，娑婆世界眾生，皆逃不出苦集二諦。滅諦與道諦則為出世間法，乃聖者之二諦。下文分別述之：



一、苦諦：苦有「逼迫」之義，苦能逼迫身心，令身心不得安。娑婆世界眾生，以妄想心造作一切善惡有為諸法，故受無常煩惱逼迫身心，於三界輪迴不息，受此苦果，名為苦諦。

二、集諦：集有「招集」之義，指眾生招集眾多煩惱於一心。眾生何以招集苦惱？眾生妄想心剎那不停，妄想皆是招集業因，所招集之業全是煩惱。凡夫心總不出貪瞋痴三毒，若有貪心，則廣求爭取，爭取不得即起瞋恨，與他人結怨起煩惱，此皆是愚痴，全是無明。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無貪瞋痴心。眾生因不見本性，妄想有我有人，爭名奪利，心全是愚痴心，為痴愛所惑，有貪瞋痴即有煩惱。眾生妄想心招集一切善惡業為因，今生種此業因，來生所得果報則不出三界，即於三界六道輪迴，此全是妄想心招集而生，此即集諦。集諦愈結集愈多，結業相應，又成來生之苦因。故集諦乃苦諦之因，有集諦之因，即結苦果。

三、滅諦：滅者寂滅義，寂者寂然常照，心清淨光明照見一切智慧，通



達一切事又寂心不動，此即是寂。滅者滅而不生，不生即不滅，不生不滅，不動不搖，此即常住真心。滅亦為大定，心不出定又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心不招集一切是非煩惱，此即寂滅。心寂滅，則所造之業皆消盡，因心不生不滅，何有業緣？既消盡一切業，何有生死煩惱？結盡煩惱，三界亦滅無有，故超三界了脫分段生死，證有餘涅槃羅漢果。雖已了分段生死，因餘業未盡，情識仍未消盡，涅槃尚未圓滿，仍須進修，故稱為有餘涅槃。

眾生肉身名為報身，因前生業因，今世得此肉身果報。若有肉身，後世苦果，相續不斷。若滅盡一切業緣，捨此肉身，不再受生，則不受後續苦果。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修至寂而常照，滅而不生之寂滅境界，即稱無餘涅槃。

四道諦：一切皆通達即名為道。道有二義：一者指道路。二者指佛道。佛道是為空性，空性寸絲不掛，何有障礙？故心意念何處即至何處。



最後通至何處？循此道即一直通達涅槃。涅槃乃不生不滅，成佛之處所。聲聞證戒定慧之道，戒者戒除一切妄想，戒除妄想即是定，定乃空空洞洞，徹底清淨，無有形相。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此慧乃了生死之智慧。今大眾皆自覺有智慧，實則此為聰明非為智慧。聰明心於世間法能辦眾事，能發明新事物，此皆為生死心。有智慧者則了知「苦集滅道」，修此聖道而至涅槃聖境，此方為智慧。修戒定慧三無漏學，成就圓滿則證涅槃聖道，此是道諦。

此四諦法，如以藥病喻，苦集二諦是世間因果，屬流轉門，為病；滅道二諦，是出世間因果，屬還滅門，為藥。凡夫二乘不知三界如幻如化，本自無生，性相寂滅，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而於無生法，妄見生滅，枉受生死。譬如陽燄非水，



妄作水想，徒自疲勞。如來令彼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永息苦本。聲聞之人耽寂滅樂，以為實證。菩薩修般若觀，見真空理，五蘊諸法當體即空，無生滅修證之法，故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無苦可捨，無集可斷，無滅可慕，無道可修，以生滅修證自性空，故曰：「無苦集滅道。」

佛說四諦法，令眾生「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諸位當知，人皆是苦，無一人不受苦。雖有時歡樂，然此歡樂稀少，天天煩惱事多。復當知，肉身即苦本。又此苦非災病或不如意事之苦，此苦乃枉受生死苦海之苦，墮地獄之苦，墮三惡道苦，此是最重之苦。此苦從何而生？此是集，多生多劫以來，眾生不知招集多少煩惱惑業，今生復忙忙碌碌招集眾苦因緣，故煩惱不已。此集應了斷，斷集即斷一切苦因。又如何斷集？斷集須修道，欲修道須發大心，如何方能發大心？「慕滅」方能發大心修道。眾



生聞佛法之殊勝，了知聖賢之歡喜自在，由之起愛慕心，亦思斷苦得樂，故慕滅方能修道。修何道？道乃指八正道。此八正道是：

一、正見：謂修戒定慧三無漏學，見苦集滅道四諦分明，破外道有無等種種邪見，是為正見。

二、正思惟：若思能起貪瞋痴等諸煩惱，是不名正。正思惟唯思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如是思惟，名正思惟。

三、正語：常攝口業，遠離一切虛妄不實之語。

四、正業：修攝其心，住於戒定慧等出世善業，斷除一切邪妄之行，是為正業。

五、正命：順於正法而活命。

六、正精進：勤修戒定慧之道，一心專精，無有間歇，是為正精進。

七、正念：專心憶念善法，繫心不忘，是名正念。

八、正定：攝諸散亂，身心寂靜，正住真空之理，是名正定。



佛世尊最初於鹿野苑三轉法輪，初轉法輪告五比丘云：「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此是滅，可證性。此是道，可修性。」二轉法輪，佛云：「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此是道，汝應修。」三轉法輪，佛又云：「此是苦，我已知，不復更知。此是集，我已斷，不復更斷。此是滅，我已證，不復更證。此是道，我已修，不復更修。」以上即佛最初三轉法輪，令眾生「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諸位，若修此四聖諦法，則證阿羅漢果。

四諦法若以藥治病做比喻：眾生受生死苦果，因有集諦之因，此二諦屬世間因果流轉門，有此二諦則輪迴不息。流轉門屬病，有流轉即表生死之病未治癒。滅道二諦乃出世間因果，屬還滅門，有如治病之藥，因修道能了脫生死。生死既了，已證涅槃，何有諸病？

凡夫及阿羅漢、辟支佛等二乘聖者，不知三界如幻如化，認三界生死為真，故認應有生死。實則眾生本無生死，三界生死全為假相，「本自無



生」，眾生本有空性為寂滅相，寂滅者不生不滅，永恆常住，何有生死？依凡夫之見，「性相寂滅、生死涅槃」等皆為真實，而聖者所見皆空，本無諸法相。諸法相若言其無，卻又現於眼前，若言其有，真實究竟來說，一切本空，生死涅槃等諸法相全是假說。因眾生不知本有不生不滅之寂滅相，故先說生死涅槃等法相，引領眾生逐步領會。若聞般若真空之體，當下契悟，「本自無生」，空性本無生滅，性相即一寂滅相，則同佛入於寂滅海。故生死與涅槃皆是方便而說，「無苦集滅道」，空性中無生死涅槃，生死涅槃，猶如夢境，夢中似有，醒時即無，只因凡夫受妄想迷惑，於無生法中，妄見有生滅，故枉受生死。此有如春夏之際，極目遠眺野外空中，隱隱忽忽似有霧氣，遠望似水，渴者前去欲飲此水，及至，方知非水，故言：「陽燄非水，妄作水想，徒自疲勞。」此是喻言，凡夫所見一切萬相，無論功名財富，或自己肉身，妻兒眷屬等，全是假相，有如陽燄非實，然眾生卻見以為真，窮追不捨，枉受勞苦，終歸老死。



聲聞羅漢聖者證寂滅，即耽於寂滅之樂，以為已證究竟，實則此為有餘涅槃。菩薩證寂滅並見寂滅中之真空。菩薩與羅漢所見皆空，然菩薩見色知空，見空能見空中之不空，羅漢見空著空而成偏空，不見空中之不空，空中之不空，方為佛性。菩薩修般若見真空，故知「五蘊諸法當體即空，無生滅修證之法。」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三科，當體即空。若但見表相則全是生死，能照見五蘊皆空，見表相之真體全是空性，空性何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如何有生生死涅槃？一切無有，故無苦可捨，無集可斷，無滅可慕，無道可修，以生滅修證自性空，故曰：「無苦集滅道」。

諸位當知，若證空性，不但心經二百六十餘言是方便法，三藏十二部經，亦全是方便法。大眾或修念佛，或參禪打坐，修種種法門，學種種教義，此全是方便法。眾生本不用修，因空性人人具足，個個不缺。若平時能有轉念，剎那一轉念，一念介爾之心，心空空洞洞，清淨無有，此即



自心不生不滅之空性。此空性常在自身，然眾生不知，故佛說當面錯過。若一日有一次轉念，自心與空性相印兩分鐘，即見自心空性兩分鐘。若一日有五次轉念，則見空性十分鐘。若日日能如是轉念，心心相印，則不墮惡道，修空性即有如是殊妙功德。若明了此理，即來勤加修空，一轉念空性，即保任此空性，令其不退。若能保任此空性二十分鐘，甚或一、兩小時，時間久遠，它即不退，隨時隨地自己了知，講話、走路是它，清晨亦是它喚醒你起床，一切事皆它所為。至此境界，他人視你仍是凡夫，實則你已成菩薩。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這段文義是破上文蘊、處、證滅等義，是謂能證皆空。



《般若心經疏》云：『言無智者，謂能觀智空。言無得者，謂所空境空。初言無智者，謂能觀蘊、處等般若，本離名言，及以性相。若執般若以為定實，此亦即是遍計所執。今遣此定性之智為空，故言「無智」。言無得者，謂蘊、處等遍計所執，本來自空，非由菩薩強觀使空，然後證得蘊、處等空，故言「無得」。故《大品經》〈行相品〉云：『菩薩行般若時，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行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何以故？以般若自性不可得故。又以一法性無所有，不隨諸法行，不受諸法相故。』又上來為破於蘊、處等起定實遍計所執，故借空以破遣之。恐人即以空為究竟所證得境，故今遣之，明此空者，亦復非是所證得境。故《中觀論》曰：『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化。』何以故？本為有病，借空以除，有病既除，空亦自止，如電摧草，草死電消，若其不然，捨有取無，譬猶逃峰趣壑，俱不免於患，如何可自止？

上文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為度凡夫眾生而說，十二因緣為度辟支佛而說，四諦法為度羅漢而說，今文「無智亦無得」則專為度菩薩。

般若心經疏云：「言無智者，謂能觀智空。」菩薩以般若妙慧，見一切智全是假名，皆為空性，空性無相，何有智？根本無智。若言無智，般若空性乃佛之妙智，云何說無智？當知，若認自己有智，則落有邊上；若以為無智，則墮於空邊上。今說無智者，乃指佛之妙智，非有而有，非空而空。若言其有，無相可見；若言其無，卻又是真有。若言為空，它是不空，若言不空，卻又無相可見，故言語無法敘說。佛所說真法皆如是，如金剛經云：「佛說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又云：「佛說般



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佛依佛之知見，依其佛性，告訴眾生，佛所說之法，只准依佛說而修，但不准心裡著此法，今所言「無智」亦是此義。「智」只能心裡隱隱忽忽了知，不准口朝外說，更不准心中著有此智，若心中有此智，此智即非真智，何以故？因智乃非有而有，不空而空，根本是不空，然又無相。故此智不能說是有，亦無法言其無，若必定說有說無，此全是謬誤。故但能自心領會，不生不滅即是佛性，無始以前是它，無終以後亦是它，永無生滅。

「言無得者，謂所空境空。」般若無見，見等同無見，若有所見，方去爭取，般若無見，有何物可取？故言無得。諸位當知，見而無見，乃諸佛菩薩境界，非凡夫之所能。今吾輩亦學此觀，無論見何境界，等同無見。若見而有見，則為境所轉，心住於見即是造業，即隨此業受生死。古德即言，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為六賊，若六根對六塵，心無六塵，不受六塵污染，即無生死流轉。若眼見色隨色轉，耳聞聲隨聲轉，自心無法作主，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自己佛性隨緣轉，緣是生滅，則自己亦隨之生滅。望諸位善思之。

心經疏又云：「初言無智者，謂能觀蘊處等般若，本離名言，及以性相。」能觀五蘊、十二處皆空之般若，言語道斷，無法言詮，亦無相可見。「若執般若以為定實，此亦即是遍計所執。」眾生本有不生不滅之無相空性，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若以為真實有相可見，此是遍計所執。遍者乃周遍，計者是計度，遍計所執全是妄想心作主。故佛法微妙處難思議，因空性無相，不可言說，無法形容。若以為不生不滅之空性，實有物可見，此仍是妄想心。「今遣此定性之智為空，故言無智。」今聞佛法，豁然了悟，眾生本有之空性妙智，乃空而不空之空，此空無法言詮，只能心領默會，何有智慧可言說？故言「無智」。

「言無得者，謂蘊處等遍計所執，本來自空，非由菩薩強觀使空，然後證得蘊處等空，故言無得。」五蘊、十二處等，皆是遍計所執，若以般若空性觀照，真空之中無蘊處界。若有，皆自心所變現，自心執著有此



蘊處。故蘊處本來自空，非菩薩強觀使空。如是領悟五蘊十二處，本皆是空，豈有物可得？故言無得。若有所得，所得皆是假，因有得必有失，即使得人身，人身亦有老死。若證空性，不但我無得，閻羅王亦無得，任他有多少小鬼，亦抓不到我，如是即超生死，故佛言「無得」。

大品經云：「菩薩行般若時，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以般若自性不可得故。」修習般若，但自己了知，他人若問有何可得？空空淨淨，無般若可得，故言「行亦不受」。若不修習亦不得般若，故言「不行亦不受」。若亦修亦不修，亦不得般若，故言「非行非不行亦不受」。若心欲不受，如是亦不得般若，故「不受亦不受」。何以故？「般若自性不可得故」。當知，此空性有而非有，非有而有，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無有開口處，開口即乖，只能自心默會。無論如何修，亦修不得，不修亦不得，非有法可得，亦非無法可得，只能自心冥契。若對般若稍存形跡，此仍是妄想心，故言般若自性不可得。再進一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步言，天地萬物一切法，見時似有，於空性中本無一切法。若如是，須如何修？「不隨諸法行，不受諸法相。」山河大地一切法，雖萬象森羅，然修行人無論見何境，見而無見，見色不住色，聞聲不住聲，六根不受六塵污染，如是「不受諸法相」。不受諸有，即不受生死。

又前文為破眾生遍計執著五蘊十二處，故說空以破之。然佛又恐眾生著空，執空以為定實，故又來破此空見，不准心中有空。心經疏云：「中觀論曰：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何以故？本為有病，借空以除，有病既除，空亦自止。」佛說空是為令眾生離諸見，令一切財色名食睡，及六根所對之六塵，全皆放下，一切皆見而無見，此方為般若。今觀境界空，眾生即言有個「空」，又住於空，此非佛教化眾生之本懷。眾生因執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故有諸病，此病非空不能治，故佛說空以對治有見之病。若「見病」已癒，此藥應捨。然眾生病雖除，藥仍不捨，五蘊雖已空，卻執有空見，故今特來破此空執。此無非欲



令眾生真實了悟空性，空性不著有亦不住空，著有則有生死，著空則成斷滅，故今以無智無得破之。「如電摧草，草死電消」，眾生妄想心有如遍地野草，空如冰雹，若降冰雹，野草皆枯，野草既枯，冰雹亦消。此是喻言，有也不得，空也不得，非有非空方為空性。若著空，即是「捨有取無」，此有如「逃峰趣壑」，逃出高峰，又走向深谷，仍要受苦，仍不免生死，如何清淨自在？

使行者妙契色空不二，如波即水，水即波，動靜雖分，體性則一。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知幻境無異真如，色外無空，故色即是空，空外無色，故空即是色。《楞嚴經》云：『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以色等本是真如一心，自性隨緣與生滅和合而名阿賴耶識等，而為能變，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變起根身器界種種幻色，雖成幻色而體終不變，故色體全是真空，色空原一實相，本無二致。凡夫執有身心故見生滅，而纏於生死。菩薩照了五蘊諸法無性無生，緣生無性，無性故空，空即真空。蓋法身真空之體，原非斷滅，故須於幻有中求，幻外無真，故曰真空，真外無幻，故曰幻色，真空幻色，不異即一。

此段文句，乃古德所說，經中無此文，今何以述此文？因心經全經無說別法，全闡揚色空不二之旨。眾生若住色則有生死，住空雖了生死，但證羅漢，不能成佛。眾生非偏於空即偏於色，古德鑒於此，故闡述色空不二之旨，令眾生了達色空一體，如是不住色亦不住空。色即空，色非有；空即色，空非斷空，非有非空即是中道。此色空不二之旨，乃告眾生，色為本性空性所現，空性所現之色皆是無常，終究毀滅歸於空，故色即空，



色非有。空即色，空不斷，空雖現出色，其本性永恆不變，本性仍是空。若曉悟此理，色是此空性，空亦是此空性，色空同一體性，故言色空不二。佛法曾比喻色空不二為「波即水，水即波」，水因風動而成波，然波與水，濕性是一。妄想即是風，空性即水，眾生肉身及一切色乃妄想發動空性而生，「動靜雖分，體性則一」，眾生肉身即是動，空性為靜，動靜雖相背，動乃靜所生，故言「體性則一」，體性即此一空性，此空性充虛空遍法界，是為天地萬物之體性。「一即一切」，此一空性能變現出無有邊際，如恆河沙無數多之萬物。「一切即一」，一切天地萬物即是此一空性。若契悟一切萬法皆此一空性，不作二見，「一切法不作二觀，大道疾現面前」，大道即是空性，證空性即超生死。

永嘉大師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無明乃空性受妄想迷惑而生，故無明之真實體性，即是空性，亦即佛性。肉身乃地水火風四大所合成之幻相假身，假相皆是無常，終歸幻滅。此肉身假相從何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而生？乃空性所生，故假相肉身體性即無相法身。由此故知「幻境無異真如」，整個世界全是幻境，此幻境為真如佛性所生，故幻境不異真如。何以故？因幻境為真如所生，故幻境毀滅後又回歸真如，故經云：「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法無不還歸此法界。」

又「色外無空，故色即是空。空外無色，故空即是色。」肉身色相及一切境界皆住於空中，故說色外無空，空即在色之中，色外無佛性，佛性外無色相，色相與佛性不即不離。楞嚴經：「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色」者一切色皆有佛性，因色乃佛性所生。進一步言，色是性色，空是真空，性色即是真空，亦即上文所言「色即是空」。「性空真色」，空非斷滅空，此空乃永恆不變之真空。真空乃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此空雖是空，然隱隱忽忽，恍焉而有，忽焉而無，此空是為真色。此真色隱隱忽忽似有非有，常住不變。故人死後，肉身雖滅，佛性不滅，故說是真色。「以色等本是真如一心」，一切之色，本皆是此一心性。「自性隨緣



與生滅和合而名阿賴耶識，而為能變，變起根身器界種種幻色。「眾生真如自性不動，今何以能生萬物？自性雖不動，然遇緣即生，生出天地萬物及一切眾生。隨緣之緣又是為何？此緣即自心妄想。以此妄想起種種思慮，此即是因。以此妄想為因，復又採取行動造作即是緣，最終所得即是果。當知，眾生空性充虛空遍法界，處處皆是空性，故妄想心之思慮及行動造作，皆不超出空性之外。故心起妄想隨時即與空性和合，永恆不變之空性即與妄想心合而為一，名為何賴耶識。既稱為識，識即是妄想心，佛性不稱為識。既變成識，此識即為能變，能生出眾生及萬物器界，而所生之萬物皆是幻色。「雖成幻色，而體終不變」，本體隨緣而生出無常幻色，然此空性本體仍不變。「故色體全是真空」，眾生肉身及一切色之本體全是真空，全是真如自性。「色空原一實相，本無二致」，色與空本是同一實相，實相即是真如自性，亦即佛性。

「凡夫執有身心故見生滅，而纏於生死。」凡夫不明本性，執肉身為

【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真，以為千秋百歲而不壞。認心所生之一切法亦皆為真，實則此皆是幻相。凡夫如是迷執顛倒，故有生死。「菩薩照了五蘊諸法無性無生」，觀自在菩薩修甚深般若，以般若妙慧照見五蘊身心二法，皆空皆無自性。何以說無自性？「緣生無性」，因緣所生皆無自性，「無性故空」，無自性皆無常，無常終歸毀滅故說是空。「空即真空」，無相可見故說是空，實則此空非斷滅空，此空乃不生不滅之空性。

「蓋法身真空之體，原非斷滅，故須於幻有中求。幻外無真，故曰真空，真外無幻，故曰幻色，真空幻色，不異即一。」真空體性非為斷滅空，永恆常住無生滅。如是則至何處求空性？「須於幻有中求」，即於肉身假相中尋找，因真空即在肉身中。有人問言，肉身乃生滅之物，如何於肉身中尋找不生不滅之空性？當知，空性在手，手能握捉，空性在腿，腿能運奔，夜晚疲倦知去睡眠，此是空性所為，天明起床，此是空性所喚醒，今側耳聽經，是空性所聞。一切動作，搬柴運米，大小便溺，吃齋念



佛，全是此空性之作用。若認定一切皆是此空性，空性無生滅，如是豈不超脫生死？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菩提薩埵」：是三賢十聖之全名也。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是依本有因地，這個因地，人人本有，多生多劫被無明蓋覆，今天一聞法，忽然開悟。《傳法偈》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一聞法，心開悟解，了達無有一法，只一心常住，一切種種現前，皆是第一波羅蜜多。六度萬行，總以般若為第一，一切行為咸依般若。《楞伽



經》云：『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蜜多。』如是遠離一切心識。

菩提薩埵：菩提薩埵於中國簡稱為菩薩，在本經乃三賢十聖之全名。三賢乃指十住十行十迴向，初地至十地則為十聖。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波羅蜜即六波羅蜜，上文曾言，以六波羅蜜對治六道。六道中無論是三善道或三惡道，皆逃不出生死。佛大慈悲，立六波羅蜜廣度眾生，前五波羅蜜對治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五道，第六般若波羅蜜，不但度前五道，復度天道，天道即是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如是度盡六道，死後則無處可去，唯一大空性，大空性即是般若波羅蜜，如是超生死至彼岸。佛圓證般若，橫遍三千，豎窮無際，整個三千大千世界，皆具法身，故言不來不去。佛法如是微妙，如是廣度眾生，眾生豈能報盡佛恩？



「般若波羅蜜多」上文稱為彼岸，亦即眾生本有因地，本有因地即眾生本有佛性，因佛性人人具足，個個不缺，佛如是，眾生亦復如是。然此佛性多生多劫受無明障蔽而成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之本性即眾生之佛性。無明妄想覆蔽本性，本性未顯，故有一切煩惱生死。今研讀心經，豁然開朗，頓明本性，本性無生死。經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此般若波羅蜜因地，人人本具，圓滿無缺，眾生自身皆具此佛性，佛性二六時中未曾離自身，但因多生多劫受無明迷惑而不知。雖被迷惑，然佛性未曾受損，仍不離自身。若在自身，佛性何以不起作用？因自己無知，將佛性擱在一旁，全用妄想心，故佛性隱而不顯。「有情來下種」，即是自己喜愛佛法，親近佛法，供養三寶，吃齋念佛，窮研經典，長時受佛法滋潤薰習，一心求道，此即「有情來下種」，已植菩提種。既植菩提種，以後遇緣即生，或因聽經聞法，或遇善知識開示，豁然頓明心地，佛性現前，因地種子即結成菩提果，此即「因地果還生」，佛法即有如是微妙。



凡夫妄想心千差萬殊，今聞佛法，心開悟解，方了達本無一法，一切皆是假皆是空，無有一法，方為真法，此即眾生永恆不變之常住真心。所謂常住者，無始以前如是，無終以後亦復如是。若了悟此常住清淨心，無論何境界現前，皆是第一波羅蜜，皆是般若波羅蜜。此處須注意，此是言無論見何境界，仰觀天或俯見地，或見男女，或見生老病死，或見升官發財，無論何境界現前，皆是第一波羅蜜，皆見是自己心性。「六度萬行，總以般若為第一，一切行為咸依般若。」前文已曾言，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為主，有般若波羅蜜，前五波羅蜜皆變成般若波羅蜜，則無六道輪迴。萬行乃眾善奉行，六度萬行總以空性為第一，六度萬行皆為善法門，總不離般若空性。

楞伽經云：「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蜜。」了達三界本是虛幻，雖有但皆幻有，如是觀察三界虛幻不實。雖已知三界虛假，然尚未至三昧境界，如是一直觀察，觀察



窮底，即得如幻三昧。得如幻三昧，心對於外境與自己肉身皆視同無有，心整個轉變，見整個世界全是自心空性，心外無一法，心轉變至此境界，即永住般若波羅蜜，遠離一切生滅妄想神識。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罣者懸繫，礙者窒塞，若心識不空，則無有一塵一剎不是塵勞煩惱。今悟一心，不依緣起之業識（妄心），不住客塵之妄法，則心法皆空。所謂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得大自在，復何有罣礙之有？

「無有恐怖」：陷地、風捲、火燒、水溺種種，以及險道、熱惱、殺害、惡死種種恐怖是也。既無罣礙，則已不滯我相我見，四大皆空，五蘊非有，常清常淨，不動不搖，復何驚恐怖畏之有？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至此境界，心清淨自在，無一切妄想罣礙。罣者乃有物懸於心中，礙者則有物阻礙於心。凡夫既憂家庭敗落，又懼老病死，此皆是罣礙。今證空性，心徹底清淨，無寸絲妄想，心無外境，有何罣礙？有罣礙則心識不空，有塵勞煩惱者，皆是神識之作用。今聞心經般若妙法，了悟佛法即是此常住真心，常住真心即是空性即是一心。如是心清淨淨，心是般若空性，空性之外，事事無有，則心不受緣起業識妄心之驅使，不受外境塵相之污染，如是心空法亦空，心清淨纖塵不染，念念無有罣礙，心得大自在，故言「心無罣礙」。

無有恐怖：心既清淨無罣礙，心則安定，故無有恐怖。無論天塌地陷，火燒水溺，種種險境，無明熱惱，一切殺害惡死，此恐怖相全頓消無有。因契會心經妙旨，心與空性相印，空性纖塵不染，既無我相，亦無人相，肉身四大皆空，五蘊非有，心常清淨，不動不搖，安住不動，如是清淨心現前，何有驚恐怖畏？



「遠離顛倒夢想」：遠離者，謂永遠脫離不復再有。顛倒者，從畢竟無，成顛倒有。六塵惑亂，妄想執著，種種顛倒。菩薩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已無有恐怖，真心常住，障垢已盡，本性不復再迷，妄想不復更生，復何有三界升沈，見思惑亂，而迷夢妄想乎？故曰：「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妄想心意，奔馳流動，一切無有。《維摩經》云：『諸菩薩惟取極靜，由靜力故，永斷煩惱，究竟成就，不起於坐，便入涅槃，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什法師說：「煩惱即涅槃，故不待斷而後入也。」

遠離顛倒夢想：顛倒乃指「從畢竟無，成顛倒有。」肉身為假相，凡夫卻認以為真，金銀財寶皆非常住，卻以為能長久擁有，本無生死，卻罣礙有生死，此皆顛倒妄想而生。顛倒全是夢想，夢中明明是有，醒後方知



是空。然眾生受六塵惑亂真心，心迷戀不捨六塵，執著爭取六塵，此全是顛倒。菩薩已證般若波羅蜜，照見五蘊皆空，既已空矣，何有顛倒夢想？有肉身時，空性住於肉身中，若悟空性，往生捨肉身，空性現前，此人即住於空性，空性無相，充虛空遍法界全是空性，如是豈不自在？證般若空性，障垢已盡，真心常住，清淨本性不再受外塵迷惑，妄想已盡不復再生，如是何有三界輪迴？何有見思惑來擾亂自心？何有迷夢妄想？此全無有，故言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凡夫妄想心剎那不停，奔馳流動，心無安閒時。今了悟空性，一切奔馳流動妄想心皆息，即證不生不滅之涅槃聖果。維摩經云：「諸菩薩惟取極靜，由靜力故，永斷煩惱，究竟成就，不起於座，便入涅槃。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大菩薩不修別法，惟取極靜以修空性心，空性乃最終極之清靜，纖塵不染。如是修習，日久純熟，因靜力強之故，空性不退，永斷煩惱，究竟成就，坐於原處不動，即已入涅槃。「不斷煩



惱，而入涅槃」，何以故？「煩惱即涅槃」，不用斷煩惱，因煩惱乃空性所生，既空性所生，煩惱體性是空，何用斷耶？故不用斷煩惱即已入涅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世諸佛」：三世者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諸佛即三世之三大劫中，每一大劫都有成、住、壞、空之八十個增減小劫，其住劫之二十小劫中就有千佛出世。過去世名莊嚴劫，有華光佛、人中尊佛、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等千佛；現在世名賢劫，有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等千佛；未來世名星宿劫，有日光佛、龍威佛、須彌相佛等千佛。就現在之賢劫，更分三世，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



尼佛、迦葉佛為過去佛，釋迦牟尼佛為現在佛，彌勒佛、獅子佛，乃至樓至佛，為未來佛，是名三世諸佛。

這三世諸佛，皆是依止般若波羅蜜多而修證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者，成就佛果也。故《大經》云：『三世諸佛皆依般若波羅蜜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般若經》云：『出世般若波羅蜜多，能如實知，故名為證，後智通達，故名為得。』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遵古不翻，故存梵音。以義譯之：「阿」此云無，「耨多羅」此云上，「三」此云正，「藐」此云等，「菩提」此云覺，合之為無上正等正覺。舊譯作無上正遍知，是謂真正平等，覺知一切真理之無上智慧也。在因為智，在果為覺，極果超因，故云無上。又指諸佛所證實相之理為最上一乘，無有何法能加其上，故云



無上。「三藐」此云正等，是謂諸佛之心真正平等，不擇冤親，普欲度脫。又指佛所證之理乃中道一相之理，故云正等。正覺者，正即中道，不落兩邊，中中流入，復本心源，譯云正遍知，亦云正遍覺，亦云正道。什法師曰：「見法無差別，故言正，智無不周，故言遍，出生死夢，故言覺。」肇法師曰：「道莫之上，無上也。其道真正，無法不知，正遍知也。」正等、正遍覺，謂今覺等於本覺，究竟圓滿，本妙明心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佛道之名。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三世乃指過去世莊嚴劫，現在世賢劫，及未來世星宿劫等三世三大劫。於此三世之三大劫中，每一大劫成住壞空，成住壞空中有八十個增減小劫，其住劫之二十小劫則有千佛出世。此三世諸佛皆依止般若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謂得者乃指成



就佛果，故般若波羅蜜多殊勝微妙，至尊第一。大般若經云：「出世般若波羅蜜，能如實知，故名為證，後智通達，故名為得。」修出世法即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能真實了達般若波羅蜜多，方證般若微妙奧義，方得「後得智」，一切事皆通達無礙。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是印度梵文，因遵古不翻。其義乃是：「阿」義為無，「耨多羅」義為上，「三」義為正，「藐」義為等，「菩提」義為覺，合義為「無上正等正覺」，舊譯作「無上正徧知」，謂見一切法皆是平等相，無有差別，能覺知一切真理之無上智慧。「在因為智，在果為覺，極果超因，故云無上。」在修行因地上即為智慧，修成果名為覺性，證極果而起因地，所謂「因賅果海，果徹因源」。無上乃指諸佛所證般若實相真空之體，乃最上一乘，無有一法超乎其上，故稱無上。所謂正等者，乃指諸佛心真正平等，無冤親之別，皆欲度眾生出離生死苦海。正等亦指諸佛所證中道一相真理，證中道則不偏空有二邊，一相乃指所見



皆是一心，無有二見。若見成一相，一相即無相，無相亦即般若真空之體。正覺者，正即中道，橫看豎看皆是此一中道，中道亦即眾生本覺清淨心，故言：「中中流入，復本心源。」三菩提譯成正徧知，亦言正徧覺，亦言正道。正徧知者，一切周徧皆知，且不偏不倚，全是正道。

鳩摩羅什大師云：「見法無差別，故言正，智無不周，故言徧，出生死夢，故言覺。」眾生無論見何境界，即起分別，分別善惡、美醜、大小等。今所見皆是心性，無有差別，此即為正。「智無不周」者，前無始後無終之妙智，普遍天地萬物，無不周徧普及。何以故？因眾生本覺心性，廣無邊際，心包太虛，天地萬物皆在心性之內，故言智無不周。「出生死夢」者，未聞佛法，如處闇夜不見光明，因生死全是無明，全是妄想心。今契會心經妙義，心開意解，即猶如出生死夢，故言覺。鳩摩羅什大師之高徒僧肇法師，亦是大徹大悟者，其云：「道莫之上，無上也。其道真正，無法不知，正徧知也。」成佛之大道，無有超乎般若者，故言無上。



此道真正，無法不知，無論過去、現在、未來事，皆通達無礙，周遍知曉，故言正遍知。

《大經》云：『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菩提，以何義故，名為菩提？佛言：善現，證法空義是菩提義；證真如義是菩提義；證實際義是菩提義；證法性義是菩提義；證法界義是菩提義。復次，善現，不可破壞，不可分別，故名菩提。復次，善現，諸佛由此現覺諸法一切種相，故名菩提。』

又菩提者，以行者根器，分有三義：(一)聲聞菩提：行者於聲聞行中，雖發菩提心，不勸眾生發菩提心，不修學大乘經義。(二)緣覺菩提：行者於緣覺行中，雖已發菩提心，但不勸眾生發菩提心，亦不學大乘經文。(三)諸佛菩提：諸佛於因地中，



普勸眾生發菩提心，亦勸眾生修學大乘經教。

善現亦即須菩提尊者，於大般若經中，曾問佛，菩提是何義？佛答云：證諸法皆是空相，是為菩提。菩提即是佛性，人人本具，證菩提即成佛。佛又云：真如、實際亦是菩提。又證諸法本性，即證菩提。因天地萬物一切法皆心性所變現，若了知一切法皆是自己本性，即證菩提。證法界即證菩提，法界者即是心性，亦即自性、真如，故名詞雖多，皆指此一心性。菩提不可毀滅破壞，亦不可分別其大小、顏色、長短。又諸佛了悟一切諸法種相，故名菩提，所謂一切法種相者，亦即心性。

菩提以行者根器利鈍之別，有三義：(一)聲聞菩提：聲聞行者發菩提心，然其證菩提已，並未勸眾生發菩提心，復又不修學大乘佛法，因這二過，故唯自了生死證聲聞果，不能成佛。(二)緣覺菩提：緣覺行者亦發菩提心，然同聲聞，未勸眾生發菩提心，亦不學大乘教義，故但證辟支佛。其



智慧雖勝於聲聞，然與大菩薩智慧相距甚遠。(三)諸佛菩提：諸佛於因地修行，即普勸眾生發菩提心，亦勸眾生修學大乘教義，故證佛果。故修習佛法，須修大乘，始於因地，即廣勸眾生同修大乘，因佛出世說法本懷，乃普欲眾生同證佛道。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故知」：二字是承上諸佛菩薩，依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證菩提涅槃。復以般若大智，照破五蘊皆空，故知如是一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神者，妙用無方，不可思議，不可臆測是謂神。咒者，秘密不可思議的殊勝功德。「是大明



咒」，是謂普照一切而無所不遍，光明不可以妄明窺之，所謂盡法界是光明幢也。「是無上咒」，是謂此般若波羅蜜，是一切咒王，最上最妙，無能及者，是名無上。「是無等等咒」，無等可等，無可倫比，盡法界是般若體。《大論》云：「般若波羅蜜，利益眾生，令與佛相似，故名無等等。」

三世諸佛菩薩修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證菩提涅槃。諸佛菩薩以此般若大智，照破五蘊皆空，本無五蘊，五蘊全是妄心所造，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神者妙用無方，不可思議，不可臆測，是謂神。咒有顯咒與密咒二種，般若波羅蜜多是顯咒，下文之「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是密咒，密咒只能誦不能詮解，顯咒能誦亦能解。咒有祕密不可思議之殊勝功德，故誦咒自然得一切善益。大明咒乃指般若智慧普照一切，無所不遍，遍照整個三千世界，盡法界皆是光明幢。



般若波羅蜜多是無上咒，因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咒王，最上最妙，無能及者，故說無上。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等等咒，無等可等，無可倫比，盡法界是般若體。大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利益眾生，令與佛相似，故名無等。」修般若波羅蜜，得一切善益，即與佛相似，故言無等等。

般若神咒何以有如是大威神力？因佛性充虛空遍法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佛性唯一，然千萬人修佛性，佛性即變成千萬個，如空中之明月照於清澈水中，一人朝東走，即見此月隨東移，復一人朝西去，此月即隨西行，水中之千月，皆空中一月所現，一切法亦皆佛性所生。若有人於台灣證佛性，有人問他美國是何樣？美國即現於他手掌中，若問上海、北京是何樣？上海、北京亦即現於其手掌中。有人驚疑，此可信否？當知，不但上海、北京、美國在佛性中，三千大千世界亦皆在佛性手掌中，因佛性充虛空遍法界，天地萬物皆在佛性手掌裡。佛性手掌雖空空，然若有所問求，所求即現於佛性手掌中。若不問時，佛性事事無有，一切不



知，因佛性本不動，如如不動，若有所問求，隨意之所念，應念現前，無論問何事，佛性皆知。若修般若波羅蜜，證甚深般若，即能現此大用。

「能除一切苦」：苦是謂八萬四千塵勞煩惱，除一切苦即謂度一切苦厄。《大經》云：『能於此經行十法行（十法行：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讀、受持、正開演、諷誦、思惟、修習），一切障蓋皆不能染。雖造一切極重惡業，而能超越一切惡趣。假三界一切眾生，終不由斯墮於地獄、傍生、鬼界。設住一切煩惱叢中，而猶蓮華終不為染。』

能除一切苦：前文曾言苦有八苦，苦亦可說是八萬四千塵勞煩惱，修般若波羅蜜多可除一切苦。大經曾言：能於此經行十法行（十法行者）書寫：書寫前先沐浴、洗手，面對聖容，以新毛筆、新硯，發大心書寫



心經。(二)供養：書寫之心經於佛前供養。(三)施他：將所寫心經施給他人。(四)諦聽：專心聽聞善知識對心經之開示。(五)披讀：常恭讀心經。(六)受持：受持心經妙義。(七)開演：對他人開講心經要義。(八)諷誦：讀誦心經。(九)思惟：思惟心經義理。(十)修習：依心經教義修持。能行此十法行，一切障蓋皆消。往昔雖造極重惡業，若行此十法，亦能超越惡趣之報。若三界眾生，不行此十法，終墮惡道。修習時，心中雖仍有煩惱，此煩惱亦不能危害，猶如蓮花終不為污泥所染，修持心經即有如是殊勝功德。

「真實不虛」：真實者，即真空實相之理體，決定無虛妄，是如來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也。六祖曰：「信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一切煩惱，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能出生一切諸佛。信自身佛性，本來清淨，無有污染，與諸佛性



平等無二。信六道眾生，本來無相。信一切眾生，盡當成佛，是名清淨信心也。」

真實不虛：真實者，指心經所談全是真空實相之理體，亦即般若真空之體，此是佛金口所宣，是真實之語，無有虛妄，故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所談是此一佛性，無有二法，故言「不異語」。古德亦云：「信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一切煩惱，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能生出一切諸佛。信自身佛性，本來清淨，無有污染，與諸佛性平等無二。信六道眾生，本來無相。信一切眾生，盡得成佛，是名清淨信心也。」信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一切災難苦厄，亦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所謂出世功德，乃指成就羅漢、辟支佛、大菩薩及佛等四聖。自己窮研般若波羅蜜多，亦對眾生廣說般若波羅蜜多，令眾生深信般若波羅蜜多，超凡而入聖。諸位，能信般若波羅蜜多是佛所說，絕無虛妄，是真實語，能如是實信實修，必



當成佛。復對眾生宣講般若大法，亦令眾生成佛，此方為清淨信心。信般若波羅蜜多即有如是殊勝功德。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上文是顯說般若，此是承上而密說，既是密說，就不可下註腳，是咒語秘密不可說故。古人譯經，五種不翻：(一)諸佛咒語，惟佛與佛能相了解。(二)含多義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是。(三)此方無，故不翻，如菴摩羅樹果，似桃非桃。(四)順古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五)遵古不翻，如梵語般若。此即秘密不翻。《心經略疏》云：『咒詞不可釋，以諸佛密語，非



因位所解，但當誦持，除障生福，不須強釋』。如必欲知之，亦可略言。「揭諦」此云去，義猶「度」也，謂自去執障，度入三空，離去此岸，度至中流也，此即大神咒。重言「揭諦」者，令他去二執障，度彼岸，離生死煩惱，即大明咒。「波羅」者，到彼岸也，謂自去二執三障，度入二空三空，不住中流，究竟彼岸，此即無上咒。「僧」者和合義，是謂普令眾生，自他去盡二執三障，度入二空三空，九界眾生，總皆不住四流，直達涅槃彼岸，此即無等等咒。「菩提」，正覺果也，是謂法界怨親，盡成無上菩提果也，此即實相般若波羅蜜多心咒。「薩婆訶」者，速疾圓成也。《楞嚴經》云：『十方如來誦此咒心，成無上覺』。則知《心經》心咒功德，能誦持者，則願無不成就。



上文是顯說般若，今承上而密說咒語。密咒不能詮解，但信之，天天誦念即有殊勝功德。因咒語乃諸佛祕密之語，唯佛與佛方能了知，甚至大菩薩不能知，既不知故不能解。若詮釋錯誤，罪過無量，故不敢詮解。古德譯經有五種不翻，咒語即屬五不翻中之祕密不翻。

心經略疏云：咒詞不可詮釋，因咒語乃諸佛密語，非因位之人所能解，但當誦持，即可除障生福，不須強釋。若定要強釋，亦可略說。揭諦即是「去」，義為「度」，自去執障，而入我空、法空、俱空等三空，如是超生死此岸，渡苦海中流而至涅槃彼岸，此即大神咒。復重說揭諦，令眾生除去我法二執障，離生死煩惱，此即大明咒。「波羅」者，即到彼岸，除去我法二執及煩惱障、業障、報障等三障，入我空法空，不住中流，究竟至彼岸，此即無上咒。「僧」者是和合義，普令眾生，自他皆盡除我法二執及三障，不於苦海中枉受輪迴，直達涅槃彼岸，此即無等等咒。「菩提」是正覺果位，法界眾生盡成無上菩提果，此即實相般若波羅



蜜多心咒。「薩婆訶」者，速疾圓滿佛果也。楞嚴經云：「十方如來誦此咒心，成無上覺。」由此可知密咒殊勝功德，能誦持心經密咒者，心願無不成就。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菩提薩婆訶】



般若心經隨緣開示

(節錄)

(一)

師論般若云：

佛法教義，重在般若，般若為眾法之首，萬法之導。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諸佛以法為師，法者般若是也。」又云：「諸佛及菩薩，聲聞辟支佛，解脫涅槃道，皆從般若出。」蓋般若不唯大小乘之教義，亦最上乘之綱要。吾人修行佛法，不學般若，盡學種種法門，盡知種種教義，皆是執相徇名，虛度時光，只益戲論，不得自在。五祖云：「不明心性，學法無益。」心性者，般若是也。

經云：「般若慧空，廣無邊際，般若智海，深莫窮底，唯佛與佛乃能窮底。」又云：「三世諸佛同證，十方菩薩同修，大千世界同尊，舉世眾生同具。」金剛經云：「般若者，眾生之心也。」蓋般若即吾人本具之靈知正智，亦即佛之知見耳。是故佛說大地眾



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故云：「心佛與眾生，三無差別。」然而佛則合覺，眾生合塵，迷悟之分，故有間耳。吾人若能一念迴光，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現前，天真之佛不昧。如華嚴經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般若玄旨，其斯耶歟。

然則般若大用，無所不賅，橫遍豎窮，量周沙界，體性圓明，絕諸名相。是以般若空性，意解難知，般若妙用，言思罔及。般若頌云：「般若無壞相，過一切言語。」仁王般若經云：「能起一念生清淨信者，是人超過百劫千劫，無量無邊恆河沙劫一切苦報，不生惡趣，不久當得無上菩提。」是以了心無作，則悟業空，觀業空時，名為見道。其道現前，何智不明？心智明時，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法爾能觀自利他之力。故知生老病死之中，盡能發覺，行住坐臥之內，俱可證真。宗鏡云：「若能信受，頓開圓解。此一念佛解心，心同佛心，解齊佛解，即入真實般若之性，到達究竟解脫



之源。即以無量無數劫中，修五波羅蜜之功德，較量一念之功德，萬分不及一。」是故法華偈云：「佛子住此地，即是受佛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四祖云：「恆沙功德，不離方寸，神通妙用，只此一心。」當知成佛法要，不離現前一念心性，一念心性現前，前後一際，不曾間隔絲毫是也。

古德云：「大地眾生，不離現前一念心性，而昇沉六道。聲聞二乘，不離現前一念心性，而證無餘涅槃。大心菩薩，不離現前一念心性，而修六度萬行。十方如來，不離現前一念心性，而成阿耨菩提。」當知現前者，常現在前也，普現在前也。常現在前，即豎窮三際，普現在前，即橫遍十方。此一念現前之功德，即是收一切法盡已。是知一切諸法，皆是一心，離心計度，盡失宗旨，若能信入平等一心，即證般若無生之旨。

以上所述，多係摘錄經論文句，間採諸家名註，以或少有臆測，亦不敢有違旨義。經云：「依文解字，三世佛冤，離經一字，



即同魔說。」三世諸佛同證此言，唯聖人垂示，廣演言教，非人世所及，但為有情所知，無量勝義，權說少分。華嚴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宗鏡云：「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彌陀經靈芝疏云：「為利有情，方便宣說。」即此意矣。吾人不知般若波羅蜜多，可以準思矣。

(二)

師臥眠，醒後出寮房告弟子云：

方才睡眠時，有人問我，心經寫何內容，我答言：「前際後際，咸歸本位，薩婆若海，始終一味。」弟子請師開示其義，師云：「前際後際，咸歸本位」：前際為煩惱，後際為菩提，煩惱即菩提，煩惱與菩提，咸歸本位，皆是一法，無有二法。凡夫不知，則以煩惱為生死，菩提為聖果，實則煩惱與菩提其性不二，咸歸本位。



破本參即開悟，破本參已，又閉關修行以破重關，妄想斷盡，即破重關，破重關後無第三關可修，一般人不知，以為仍有第三關牢關可修，實則「最後牢關不離當前一步」。第一次破本參悟心性，至最後無論修至何境界，仍是此心性，故言「前際後際，咸歸本性。」

「薩婆若海，始終一昧」：薩婆若海乃空性智海，空性無始無終，無上下高低，無前無後，無大無小，無黑無白，不去不來，「上不連天，下不連地」，空空洞洞。當知，此即是自心，「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法無不還歸此法界」，一切法皆是一心。若悟明一心，前際即是後際，後際即是前際，前際是心生，後際亦是心生，煩惱是心所生，菩提空性亦是心所現，皆為一心。凡夫為煩惱心，聖人為菩提心，實則本是一心，迷則分別為二，分別心即是生死心。聖人則不分別，所見全為一心。既為一心，何有煩惱？何有菩提？無煩惱亦無菩提，「本來無一物」，一切無有，一切名



詞皆後人所取假名，本是一法，若有二法，即為分別心。此一法為無相，因心本是無相。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欲了知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諸佛，是如何成佛，「應觀法界性」，法界即是自心，故觀法界性，即是回頭返觀自己心性。「一切唯心造」，三世諸佛雖有無數之多，豁然開悟方知，前佛後佛今佛，全是此心所變現。

無論溪水、河水、江水、湖水，若注入海中，水皆成鹹味，皆是一味。佛法如大海，一切佛法皆是一法，猶如海水皆是一味，故咸歸本位，皆是一味，全是一心。

問：何以師臥睡中能說偈語？

師：我躺於牀上時無有妄想，或想禪之種種方法，或想佛書是如何說，如是想至入眠，自己尚不知已入睡，故在睡中作夢即說此片道理。



(三)

古德：「五蘊山中藏真人，六根門頭放光明，日夜不相識，迷失主人甚可憐。」

「五蘊山中藏真人」：此句即言五蘊皆空。五蘊中有自己本性，本性埋沒於五蘊山中，隱而不顯，本性不起作用，但認色受想行識五蘊為真，此全是顛倒。

「六根門頭放光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此六根門頭時時放光明，何以故？此六根同一淨色根，故常放光明。

「日夜相處不相識」：六根對六塵，根全是光明，塵全是黑暗，六塵在六根進進出出，剎那不閒，然六根本不動，塵不礙根，六塵雖黑暗，然它不能迷惑六根，六根清淨，故言「日夜相處不相識」。若根攝塵，塵入根，根有根識，識即緣塵。六塵乃不淨之物，六塵即來迷惑清淨光明之六根。若根不攝塵，根雖見塵進出，根不與塵



發生關係，塵不能發揮污染作用，則了生死。若根攝塵，根與塵有所交涉，心即與塵有關聯，則塵即入根。根裡有識，若塵不入根，識即不動，塵一入根，識即緣塵。識一緣塵，塵即起污染作用，根即被塵牽纏而生死不已。

「迷失主人甚可憐」：根攝塵，根即被塵所牽，如是五根六塵埋沒身心，故言「迷失主人甚可憐」。「根」本是清淨，然隨緣而變，所謂「真如不守自性，隨緣變現」，故眼根隨色塵，耳根隨聲塵，鼻根隨香塵，舌根隨味塵，身根隨觸塵，五根全被五塵所牽，故生死不斷，永不出輪迴。人終有死，死是死於何處？乃死於六塵中。死時閻羅王見死者五根已不起作用，五根全死於六塵裡頭，比如六塵是狗，死時你五根已住於狗，閻羅王即將你送至狗肚，投胎為狗。若六塵是牛，即被送至牛肚，投胎為牛。自己五根不自由。你們聽講至此須注意，你如何投胎，如何墮惡道，皆在於此處。這時你已氣斷不知，靈性即是五根，然你之五根皆住於六塵，逃不出六



塵。故以六塵為房屋，住於六塵中，卻自以為有屋可住，覺自在舒服。閻羅王欲救你，亦無法救出，因你抓住塵以為我。六塵中之色，即是男愛女，女愛男，及金銀財寶房屋等色。閻羅王令你離此色，你却捨，因你愛此色，故隨此色投胎。此即五根六塵埋沒身心，生則生於六塵，死亦死於六塵。

以上乃不明佛法者，若通達佛法，如佛法全談空性。佛法即言六塵本是空，本無六塵，六塵乃自心所變現，金銀財寶本是糞土，凡夫卻見以為真，認色相為真，如是迷於六塵。故非閻羅王制裁你，實則乃自心死於六塵，閻羅王無法救度你。

舍利弗尊者見眾生五根六塵埋沒身心，生生死死，無論說何法，皆不能領悟，因眾生認六塵為真，不信六塵為假。舍利弗尊者欲救度眾生，然眾生不信其法，如何救度耶？舍利弗尊者乃大徹大悟者，他知必須以大般若經方能救度之，因大般若經有大威神力，眾生聽聞大般若經，心則有所轉變，如是有所契悟，即知佛法所說



全是真實，六塵乃虛假不實，故五蘊皆空，空中無六塵，無六塵則六根全是光明。觀自在菩薩說五蘊皆空，空者乃自己本性，如是六根放大光明。見六根光明即是開悟，即被觀自在菩薩所救度。以上乃專對凡夫而說。

若是修行真開悟如羅漢者，往生時境界全是羅漢，無別境界。往生時即是一大空世界，一切無有。你舉頭見空中有一境界，此境界裡全是羅漢。因你已證羅漢，諸羅漢早已預知你要往生羅漢，一時他們於空中鼓掌，呼喚你快來。你在下方，他們於空中能伸出數丈長的手，授手迎接，故你不想往生亦得往生羅漢。若是往生菩薩者，菩薩境界全是一片光明，事事無有。因菩薩已斷塵沙惑，故此一片光明中，無寸絲砂礫，全是清淨光明。

讀偈語時須知此偈語是如何令人了生死，又了生死之境界你全看見，皆了知，如是你心方起大作用，方有功德。若讀偈語，一則講不出其義，二則即使講出，亦是講得模糊不清，如是讀偈語不得



益處。

(四)

古德：「四大五蘊皆虛妄，人我眾生本性空，若能一念當心照，永息輪迴出樊籠。」

「四大五蘊皆虛妄」：地水火風四大及色受想行識五蘊，全是虛妄，本皆無有，此四大五蘊全是自心所變現，根本無有。

「人我眾生本性空」：有人有我有眾生，即成一世界。佛菩薩即言，人我眾生全是緣生，緣生無自性，故言「人我眾生本性空」。

「若能一念當心照」：無論四大及五蘊，皆觀成虛妄，再觀人我及眾生，皆是本性隨緣所生，故眼所見全是假相。「若能一念當心照」，就在這時，轉念顯現本心，心無寸絲相，心是空。「當心照」者，乃觀此心，心有何物？心無一物，心是空相。

「永息輪迴出樊籠」：心一空即永脫生死，故出樊籠。凡夫長劫囚



於煩惱籠中，卻自以為自在，實則乃生於煩惱牢中。若能「一念當心照」，何有生死煩惱。

(五)

師云：昨夜睡眠，夢一老嫗對我說法云：「六根不染六塵，六識無有著處。」一聞此法語，當時我歡欣喜悅，即知神識不斷盡，絕無法解脫。後來我再一看，那人變成男眾，年輕未滿四十歲，貌相清淨。當時有人近我耳旁對我言：「那是觀世音菩薩」。

師釋此法語云：人之生死全因六識分別六塵，若「六根不染六塵，六識無有著處」，六識若死寂不動，即無造生死之業因。然凡夫六根皆染六塵，如你買香菇，眼根分別此香菇好否，如是眼根即被色塵所染，眼根即不清淨。佛菩薩眼見香菇，見而無見，見等同未見。又如你吃甜西瓜，即覺此西瓜味甜。又身接觸，男眾觸覺女眾即覺舒服，如是六根為六塵所染。若六根不染六塵，眼見色，色



任其美醜，見而無見。耳聞聲，聲任其毀讚，聞而未聞。舌知味，任其酸甜苦辣，皆同一味。故菩薩獨具一隻眼，凡夫眼則千差萬殊，眼見色，則有千差萬別之不同。菩薩眼所見，皆同一色，無有二色，故菩薩獨具一隻眼，沒有分別。凡夫有千差之別，此即聰明心，亦即分別心。此六塵總括一切世界，世界一切萬物，佛法歸納為六類，此六種類包括無數多之種類。聰明之凡夫眾生，即分別種種萬物，愈聰明愈分別，愈分別愈是生死。

金剛經：「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菩薩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菩薩獨具一隻眼，所見但為一相，此一相無相。凡夫則有種種相，此皆是分別心。若是有相，生有生相，死有死相。菩薩無相，唯一空性，空性無相，何有生相、死相？修行者即修此無相空性，無相則無生死相，故永恆萬世，不生不滅。



(六)

僧肇：「四大原無我，五蘊亦是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四大原無我」：人之肉身乃地水火風四大所和合而成，地水即父之精，火風即母之血，自己妄想心，復又父精母血，如是三緣會合而生成肉身。「五蘊亦是空」：五蘊乃色受想行識，色乃肉身，有肉身即有樂受與苦受，識即是心。觀自在菩薩見眾生馳逐爭取名利，故有種種苦難煩惱。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證最深最精微之般若波羅蜜，故見五蘊為假為空。眾生卻於五蘊中忙忙碌碌，無有休閒。觀自在菩薩站於波羅蜜處，見本性中本無五蘊，五蘊乃眾生自己妄想心所造作，故照見五蘊皆空。僧肇法師亦悟此境界，故言「四大原無我，五蘊亦是空」，四大為假，根本無四大，五蘊亦是空。悟四大五蘊本是空，故事事無有，雖在生死地，實已出生死。



「將頭臨白刃」：行者既已修至身心皆空，如是空性現前，若有人欲以刀砍其頭。

「猶似斬春風」：以刀砍其頭，頭亦不覺疼，但如刀斬春風。

(七)

師云：清晨我於山上行走，行至佛光寺門口前之轉彎處，忽有人問我，五蘊皆空是何義？我即言：「世尊說法一圓音，眾生隨類各得解。」說完此語，見他未追問，我又對其言：「佛所說法為一法，無有二法，故是一圓音。然眾生根基不一，有上中下根之別，各人聞佛法皆能開悟，然悟境不一。上根利智者，聞五蘊皆空，即事事無有，一切全是自己佛性，佛性是個大空性，當時即悟即證，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成佛，此是根基最利者。次一等上根者，其心尚有罣礙，然一聞五蘊皆空，即心空無罣礙。因一切皆空，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而成大菩薩。另一類中根者，聞



五蘊皆空，即悟皆空，此空為空無有，空無有則我空人空，故證阿羅漢果。最下根者，聞五蘊皆空，即起疑云，今見萬象森羅，宛然在目，有我有人有法，財物為我所有，云何說是空？故五蘊皆空之義，他不信受，他著相而不知空之真義，故有生死流轉，此一類者是為凡夫眾生。」我一說完此片道理，才覺四下無人，此是我心裡忽覺有人問法，故對其說法。

(八)

師與弟子坐於屋簷下，師見花樹間有蜜蜂於花間採花粉，即云：「古德言：『蜜蜂採花，只採其味，不傷其花』，此於照見五蘊皆空是何義？」

弟子：以般若觀照力將五蘊觀空無有。

師：若觀五蘊空無有，則花也應無有，何以古德又說不傷其花？
弟子默而無語。



師：蜜蜂採花意指修行人之修行用功，修行用功見空性，如蜜蜂採花，只採其味不傷其花。故見五蘊皆空者，但見五蘊骨髓裡的空性，並不傷蘊之相。五蘊之相儘管存在，但令其不起作用，如同蜜蜂只採花心之香味甜味，並不傷其花。羅漢斷滅空，滅有而成空。大乘佛法之空，非滅有而成空，並不傷害「有」。五蘊皆空者，乃指五蘊之本性是空性，非五蘊之相空無有。五蘊皆空，五蘊之本體是空，五蘊本體一空，五蘊豈能起作用？五蘊豈不寂滅？

(九)

師云：心經內容有二；(一)敘眾生之生死。(二)開示了生死法門。歷代古注將心經分成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三科，復加十二因緣及四諦法，共為五門。心經全經包含五乘佛法：凡夫迷心又迷色，故說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三科以度凡夫；度凡夫已，佛又說十二因緣法度緣覺；說四諦法度阿羅漢；度小乘聖者已，心經又言：「無



智亦無得」以度菩薩；最後心經又言：「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最上根利智者證般若實相而成佛。如是由凡夫至佛，共為五乘佛法。故非但修三科之任一科得解脫，或修十二因緣法、四諦法、或修「無智無得」皆得解脫。故隨意修心經之任一科，任一門，任一門皆得超脫生死，心經即有如是功德威力。

永明延壽禪師宗鏡錄云：「若欲研究佛乘，披尋寶藏，一一須消歸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執義上之文，隨語生見，直須探詮下之旨，契會本宗，則無師之智現前，天真之道不昧。」讀經若只讀紙上之義，未深入經藏，通達經中微妙旨趣，但存紙墨之見，如何了達經中堂奧宗旨？若未悟經中妙旨，縱經塵劫苦行，亦不得超生死苦海。若聞善知識開示，或深入經藏妙旨，一念迴心，剎那間曉悟佛法即是心性，如是心與「詮下之旨」相印，只此一念清淨，法身顯現，即入如來地，故言「不起於座，當處即是彼岸。」所謂一念迴心，契會經旨者，經旨無他，即本心矣！



佛於靈山會上說法，金口付囑迦葉尊者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與汝。」正法眼藏即般若，涅槃妙心即大智慧，實相無相即真空，微妙法門即自性。佛將此法門傳給迦葉尊者，令尊者傳承此大法，不令此法門斷絕。故佛法要領，即修自心，二六時中修心性，心性即不生不滅之佛性。若如是修，則證無生法忍。如是殊勝法門，殊勝妙義，有無量功德，故古德言：「心經一卷，成佛有餘。」

(十)

師云：佛說法四十九年，廣說十二部類經，然無論哪一部經，皆不離心經，何以故？因佛說法不離五蘊，而心經特重「五蘊皆空」。若了達心經真義，頓超生死。若只如流水般口誦心經，無論誦讀多熟，仍是凡夫。不需全部了達心經二百六十個字，但明「般若波羅蜜多心」七個字，即了生死。若七個字嫌多，了悟「般若波



羅蜜」五個字，亦能成佛，心經乃如是之無上法寶。五個字若亦嫌多，領悟「般若」二個字，亦是大菩薩。二個字若仍嫌多，但悟明「心」之一字，亦能解脫，此即「但悟一心，即超三界。」

何以了達一心即超三界而解脫輪迴？因心性為空無有形相。若了達心性为空，即來保任此空，臨終時，無有病痛，心裡清清楚楚，死時無感覺，就有如脫掉一件衣服，往生但捨肉身。若坐於此處往生，你上何處去呢？此空即是自己法身，法身充虛空遍法界，整個大虛空全是自己法身。若欲投胎，無父母行淫欲令你投胎。欲升天堂，天堂亦空，想下地獄，地獄亦空。一切但為一片空，空即是法身，法身即空性，空性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心，故經文不用宣說，修「心」一字即足矣！

(十一)

師云：四大五蘊皆是空，本無地水火風四大，凡夫卻執以為有肉



身，既有肉身則有我相，有我相則有人相，有人相即有眾生相，有眾生相則普遍一切皆是相，如是，如何了生死？佛說：「度盡無量眾生，而無一眾生可度。」又言：「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菩薩無此相，金剛經即專講三輪體空。因一切皆空，故達摩祖師言：「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根本無欲界、色界、無色界。如是，則應如何修？即來求心。此心又在何處？此心充虛空遍法界，到處皆是，無處不是。若處處皆是，何以不見？此心無相可見，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遠看無有，近看亦無有。此心雖無相可見，然大則無外，小則無內。若言其大，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一切天地萬物皆在心內，心有如是廣大。此心雖如是廣大，卻微塵不入。前文言天地萬物皆在心內，今何以又說微塵不入？此即暗涵，此心是空，是無相心，故微塵不能入。又言此心小則無內，小則比菜籽還小。菜籽尚能放入微小之物，此心比菜籽還小，當然不能放入任何物。若小至不能放入



任何物，前文何以又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天地萬物皆在此心內？此即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若心有所執著，即不能包含萬物，若心不執著，曠若虛空，則能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十二)

有二比丘尼問心經要義。

師：經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云何是般若？般若即是自心。若是自心，如何修此心？即觀肚裡之心。肚裡之心乃肉團心，人死後此心亦腐爛。眾生成佛非此心，然目前修行即利用此假心，藉假修真。若善於打坐，將肚裡之心觀空，此即是般若。若觀肚裡之心，妄想紛紛，雜亂嘈雜，此是生死心，即是此岸。打坐將心觀空，即能渡生死苦海而登彼岸。佛因悟般若而不生不滅，眾生不識般若而有生死。修般若下手處即勤加用功將心觀空。

經題之「波羅蜜」是何義？即是到彼岸。眾生所住地是生死



岸，離成佛處當中有一苦海，眾生過不了此苦海，即於生死流轉，般若有如船筏，若有般若即能渡苦海，與佛同住彼岸。彼岸亦名涅槃山，乃佛所住不生不滅之聖境。若有般若即有智慧，此智慧即佛知見。故有般若智慧，即同佛能見「常樂我淨」之彼岸，故心經即來廣勸眾生勤修般若。

「經」者萬古長存，舉世崇尊名為「經」。經又名「徑行」，佛之法語猶如道路，若依佛所說教義修行，就猶如行其道，終達佛不生不滅之彼岸。

「觀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即觀世音菩薩。菩薩乃覺有情，自己得度，復度眾生，如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即證佛果。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如何修此般若波羅蜜？前文說是制心，制心不動即行深般若波羅蜜。「行」即精進行，心無懈怠，二六時中不分晝夜，勤修制心一處。「深」乃深入佛的聖境。經典曾言，「行深般若波羅蜜」，乃修般若波羅蜜而不覺修般若波羅



蜜，「不見行不見不行」方為行深。若坐於此處拼命用功，日食一餐，坐不倒單，受一切苦行，如是仍不為行。若不用功，亦非是行。則應如何修方是行深？若二六時中，以心印心，心心相印，自心即是般若，如是方為行深。如妳們今日至山上來，妳覺是自心而來，用功時集中精神觀此心，吃飯是此心，走路亦是此心，一切行動造作皆是此心。此即令你二六時中不忘此心，行住坐臥，走路是此心，坐時是此心，睡眠亦是此心，無有一時刻離此心，是名「行深般若波羅蜜」。

「照見五蘊皆空」：照見即眼能見，照者觀照，見即眼見。觀照何事？觀照一切眾生，流轉生死，無一安閑自在，全是苦。若知此苦，則來修斷此苦。然眾生不知，愈在苦中，愈馳逐名利。如出家眾，欲穿好僧衣，欲當大法師，令他人尊重。在家眾則求高官發財蓋華廈。當知，此全是生死法門，皆不名行深般若。眾生迷逐此生死法，故全墮惡道。尤其出家眾，吃十方，穿十方，住十方，



一切全是十方血汗所供養，若不知用功辦道，而追逐名利，死後全墮惡道。古德即言：「十方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我們出家眾何日曾收紅包，何日受人禮拜，伽藍聖眾皆登錄，往生時，伽藍聖眾即攤開帳簿給你過目，令你啞口無言。故出家眾要戒慎恐懼，切莫浪費十方供養。且既已出家，即要用功辦道，求今生解脫。若打坐靜觀空性，能見本性，一切災難債務全清，豈不解脫自在？

「照見五蘊皆空」之蘊，有積聚義，積聚何事？眾生多生多劫，有善行亦有惡行，積聚一切善惡行，名為蘊。蘊有色受想行識五法聚，此五法聚廣說包含整個世界。五蘊先講色蘊。觀音菩薩愍告眾生，修行須先了達色蘊，首重破色，亦即先捨色身，因色為五蘊之首，色一破，五蘊盡矣！故破色極其重要。色有二義，一者指色身，二者整個娑婆世界之一切所有皆名為色。有色身則見財物為我色身所享有，因有肉身須有受用。故渴則飲水，饑則思食，一切



事全為色身，故修行第一要務須破色身。

「受」蘊有領納義。有色身則有受用，若領受華麗衣服，心則自在，若穿破爛衣服，則渾身不舒服。樂受則欲取為我所有，為我所受，如是追求無盡。如他人供養紅包，給一百想二百，給一千想二千。若苦受則心起煩惱，欲為遠離。因有受故有「想」蘊，如出家人即想哪一居士富有，想如何攀緣，求得豐富供養。千萬莫存此心，莫存此想。因有想故來行動造作，此即是「行」蘊。最後之「識」蘊即是心，心欲行善，則能行善，心欲行惡，則能行惡。心欲行善者，即是用功打坐，時時制心，制心不動則一心清淨，方為「行深般若波羅蜜」。心不動無種種妄想，即是「行深」，若能行深，則證般若波羅蜜。

總要言之，眾生之生死全是自心，亦即自己之「識心」所造作。何以心又名為識？當知，心動即為識，心不動則為清淨心，亦即般若。心動則思發財、長壽、吃百味飲食，穿華麗衣服，以上諸



妄想，皆名為識，皆是生死心。若勤制心，制如木石般不動，此即是般若。眾生於妄想心中，有色受想行識五蘊，觀音菩薩見五蘊皆空，本性中無五蘊，五蘊全是妄心造作而生。若將妄心制之不動，制得心裡清清淨淨，此即般若波羅蜜，若心有妄想即是五蘊，則有生死。觀音菩薩即來說破此法，警告眾生，五蘊全是空。

五蘊既是空，空是何物？空即是般若。何以般若生出生死之五蘊，令眾生受苦？因眾生心動，心動則生出妄想神識，神識再生出肉身及世界萬物。今觀音菩薩開示眾生，五蘊皆是空，令回頭返認般若。般若無相是空，故言五蘊皆空。五蘊乃自心隨緣而生，今制心清淨，則五蘊全變成般若，故觀音菩薩說五蘊皆是空，全是自己心性。若深信菩薩之所說，則行住坐臥皆勤加制心，因自心本是般若本是佛。若能時時認定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則能成佛。若不知心之本性，心即於妄想中，又想發財，又想當知識份子，又想長命百歲，則生死流轉不已。今菩薩說五蘊皆空，令眾生速回頭，自己



本是般若空性，不生不滅，無有生死。如是，眾生如何回頭找尋本無生滅之般若空性？即要善加制心，令心不動，心不動則空，心空即是般若，見般若本性則超生死。

（十三）

師云：五蘊之蘊，玄奘大師譯為蘊，蘊有蘊藏之義，多生多劫之「受想行識」，即蘊藏在自身上，盤根結底，永拔不動，因其通根。須將其翻轉，方能了生死。如何翻轉？契悟即翻轉，如手之一體二面，一面是五蘊，若契悟五蘊皆空，即是翻轉，則現大光明。「緣生無性，其體是空」，最能說明此義。一切法皆緣生，緣生何以說是空？因其無自性，無自性故有生滅。佛性常住不滅，眾生眼耳鼻舌身五根亦永不斷。有人問言，人死後或火化或土埋，肉身即無有，何以說五根永不斷？因五根通根，故今生是人相，來生變成禽獸相，或變為水族魚相，但只變相，五根未斷，只是改頭換面，



墮惡道成惡道相，生善道為善道相，仍有五根，仍是此色受想行識，故名通根。根永不斷，只能將其翻轉，無法去除，只此一根，即是自己心性。

問：妄心是清淨心所生，故言妄心即清淨心？

師：翻轉過來即是清淨心。

問：清淨心受五蘊覆蔽，故無法顯現？

師：今聞我說法，若有領悟，你即知教書是五蘊，升官亦是五蘊，全是五蘊。再進一步言，五蘊如何翻轉？若知五蘊皆緣生，佛性本無生滅，若有此悟解，五蘊豈不空？五蘊一空，豈不翻身了生死？

問：即於五蘊裡翻轉過來？

師：開悟即翻身，未悟則不能翻身。雖未悟，但亦要知，人之生死全受五蘊牽累，我今雖未「初發心即成正覺」，但已信此法，故使勁來翻轉，如何翻轉？即求轉念，無論工作或走路時之所見，心裡一轉念，一切皆是空性，當下即將之否決，名為轉念。愈在煩惱忙



亂中，轉念愈有功德。若在工作或忙亂中，心裡忽然轉念，「一切皆是空性」，若有此轉念，外用心即停歇無有。雖仍繼續用意識心工作，用儘管用，忽於忙碌中又一轉念，此轉念功德很大。用意識心作事是為五蘊，若一轉念心清淨，五蘊即翻轉，是名「初發心即成正覺」。

問：隨時能將五蘊翻轉即為開悟？

師：即是。若上根利智者，雖多生多劫之習氣仍在，此時用功全來助長轉念心，轉念心即能生長。轉念心增長一分，妄想心即減一分，轉念心增長圓滿，妄想無有，此即大徹大悟。若初步修未至此程度，即來培養悟解，以長養聖胎。悟解愈培養增長，五蘊愈消滅。修悟解者，非當下頓知五蘊全是假，若開悟則當下頓知，空性當時即顯現。悟後當時雖拿不住它，然此根已安住，悟解則無根，因它仍活動不定，若不續用功，悟解則消失無有。開悟則不用功它亦不消，因這根已紮進心中，成為自己嫡系子孫，故無論至何處，



再一見面，仍承認為你的子孫，永不離你。悟解若不抓住它，如今日有悟解，你卻棄之，未繼續用功培養，明後日無悟解，則此悟解即消滅。開悟則即使不修，此悟亦不離你。悟解與開悟即有如是不同。

(十四)

師云：五蘊非是有個相給你見，五蘊即自己本身，非身外有五蘊，五蘊即是自己。色受想行識五法聚，「色」即是肉身，「受」即是你當老師，月領多少薪資，「想」即心裡天天想如何授課，「行」即是在講堂授課，「識」則分別講解善否。故色受想行識即是自己，莫說自己之外有五蘊。

莫說我研究心經，能宣講心經，已通達心經五蘊皆空。當知，心經無五蘊，五蘊即是自己。講心經者，未告訴聽眾，心經所講之五蘊乃是自己，非經書上有五蘊。聽心經者若始終不知五蘊是自



己，則五蘊之義與自己永無關係，它是它，你是你，則生老病死，災難苦厄如何消？若聽聞心經已，心有感受，五蘊即是自己，如是聞法方起作用，自己若空，五蘊即空，則無災難苦厄。

（十五）

師指屋內之物云：這一切物皆是空性，未有一法不是空性，天地之間一切萬物，包括自己肉身，全是空性。凡夫眼雖不見，然身上空性未曾離自己，空性時時皆在自身上。當知，講話乃空性用嘴而說，手拿物乃空性指揮手而拿，走路乃空性令腿而行，全是空性利用假相，若不知卻認假相為真，則自己本有空性即被埋沒。若知空性在自身上，即知肉身是假相，此假相從何而生？乃父母骯髒因緣所生。若如是了知，則厭肉身，名為「若見緣性，即脫緣縛」。此時即知肉身是敵人，故時時厭之，因你已見緣性。佛法即言，若一心認自心是佛，則能成佛，若心是地獄心，則下地獄，若心厭此肉



身，此肉身非離你不可，因你已不愛它。若愛之，今生有此肉身，來生復有此肉身，再來生仍是此肉身，因你有愛，故隨愛去投胎，永不斷此肉身。若厭肉身，則離此肉身因緣，此肉身即不為己有，死時神識不疼不癢，無有痛苦，自在捨肉身。若執有肉身，臨死時，則現出一切病痛。

問：厭肉身者是誰？

師：即肉身裡之空性，亦即神識。神識厭肉身，神識捨肉身，神識即是佛性，即是真如，八識真妄和合中之妄心，全變成真如。神識若受緣牽，神識即不能回歸真如，則隨緣生死流轉；若神識悟真理，神識自己作主，即脫緣縛，神識即成真如，捨肉身成大菩薩。眾生因不明真理，將緣當寶貝看待，緣即有如一條鐵繩，將神識扣死。若知緣是假，一心欲脫離緣，則神識即回歸真如。未死時雖仍有色身，你只敷衍它，給它吃穿，神識雖尚未離色身，究竟你與他人不同，過去易發脾氣，今則不易動怒，以前之所愛，今則對其冷



淡，一切事事無有，此即神識作主，一切皆淡然放下。

問：何以不說是佛性作主而說神識作主？

師：你現今仍是神識，捨肉身已，神識方為真如，未捨肉身，你仍住骯髒地，仍住神識地裡。

問：古德言：「雖在生死地，我已出生死」，此是佛性作主？

師：神識作主不受緣牽即是真如，真如受捆即是緣捆住神識。若脫緣縛，即解開繩索，然肉身未捨，仍未是佛，但已了生死。了生死或是初地、二地的菩薩，究竟仍不是佛，捨肉身，神識方變成真如。善用功啊，此法門簡單微妙。若真見佛性，其自在逍遙，就怕死的遲。若不愛色身，何有功名、富貴、事業可戀？故言「雖在生死地，我已出生死」。若見本性，表與大眾似無異，死時卻不同。

（十六）

師云：聽講五蘊之益處，則知自己若不隨緣，神識見一切皆不分



別，見而無見。神識若不隨緣，「若見緣性，即脫緣縛」。此功夫應如何下手？即要善加打坐制心，藉定力將心制的如木石般不動。死後神識又遇緣，又見男女行淫欲，古德言：「皆因緣有，從顛倒生」，神識即知若隨此緣，即是顛倒，故不投此胎，遠離此因緣，脫離因緣，即了生死。若隨緣生隨緣滅，生死永無了結。佛說大圓鏡智過相不留，眼見然心中無此事，故羅漢不投胎，羅漢一見男女行淫欲，即知此是害人之事，故即遠離不投胎而成聖者。凡夫一見男女行淫欲，欲性即動，故投胎受生。故平時用功打坐制心，修至「能動三江水，不動道人心」。心不隨緣，即是真如，心若隨緣，則為生死心。

(十七)

師云：我講心經五蘊，先講世間法，世間法講畢，再講觀音菩薩之說法。我講世間法，將人是如何出生，如何造業，如何死，死後至



哪一道，何以要墮哪一道，如何投胎，將此凡夫一生經歷，詳細分析說明，然後再述觀音菩薩以般若大慧，見眾生同佛本無生死，今何以有生死？觀音菩薩逐項分析說明，以破除眾生之迷執，見空性而超生死。故我和一般講心經不同者，先講何以為凡夫，觀音菩薩何以能成佛，即先講俗諦，再講真諦。世間法有五蘊，有十二處，有十八界，有四諦法，有十二因緣法，一切皆有，出世間法一切皆空。六界凡夫，四界聖者，合為十界，無一界出心經之外，故心經誠為不可思議之法寶。心經與金剛經皆是般若法門，廣大包含眾法。又心經與金剛經皆開門見山，直捷了當令人成佛。心經如是微妙，有幾人了知？

(十八)

師云：「五蘊皆空」，令你歸空。空者是何義？即是無相心，亦即佛性。心經全文共二百六十餘言，從五蘊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從首至尾，即一空字，空者即自己法身，亦即佛性。既唯一佛性，豈不凡夫頓超如來地？故心經威神力何其廣大！

（十九）

師問弟子：五蘊為何皆空？

弟子：五蘊是幻相是無常，故說皆空。

師：你這種說法不徹底，則應如何答？我自性中無五蘊。十二處為何空？我自性是空性，空性中無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法亦同。若觀空性，空性裡無十八界、無十二因緣、無四諦法。即要將空性時時擺在眼裡，見此空你才朝外說。若未見空，即使說一大片道理，此全是嘴朝外所說。須親見空，空性擺在面前，空即是我，我即是空，如是方能受用。其次，你觀自身肉身亦空。如是心中無他法，但為一片空，任他人說天，我這裡無天，他人說地，我這裡無地，如是豈有生起？



(二十)

師云：五蘊皆空者，先說空中無色受想行識。既皆是空，此空又是為何？當時此空即現於面前，空裡一切無有，但一片空，此空乃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此方為自己之本性，見本性不名眾生。師復云：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心方清淨。此空又現面前，空裡無色受想行識。此時心一方面清淨，另一方面大光明現前，無我無人，如是豈不是羅漢？

(二十一)

師云：修行見色即心即足矣。心是空性，因心無相，故是空。心是假名詞，若說空性，眾生不易知不易修。佛菩薩為令眾生易了知，故假名稱為心，令眾生有目標修。若開悟，方知此是佛的慈悲。上根利智者，見色即空。肉身是色，若見色知空，即知肉身是空。若色身空，事事無有，受想行識亦盡矣！修見色即空，首要布施。若



無布施，視錢如命，見他人貧窮病苦，尚捨不得錢財布施救濟，豈能捨自己肉身？若不捨肉身，豈能入涅槃聖境？故佛法勸人布施，捨棄愛心，行三輪體空，布施畢，心中即無此事。如今日我說法，你聞此法修成道，我不覺你因得我的法修成道，因你自己即有佛性，本來具足，我但令你領悟自身佛性，此非我功德。我若以為你得我的法成道，認此是我的功德，則我清淨心即受你污染。故三輪體空，無布施之人，無受施者，無布施之物。若一切皆能布施皆能捨，則亦不愛自己肉身。無愛心，心即空，往生即是波羅蜜即是涅槃。

(二十二)

問：師曾言五蘊包含一切世間法及出世間法，依弟子之見，五蘊是世間法，五蘊皆空方為出世間法，師以為何？

師：心經無世間法，全是出世間法。今日講真空時，我說一切萬物



皆為實相。以前我說萬物是幻相，皆是無常。今日說法則和以前不同，我今日說一切萬物皆為實相，實相永不毀滅。心經無世間相。

問：色受想行識豈是實相？

師：全是實相。依文字而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一切色相皆空，莫以為真，一般講心經者皆如是說。如是說者全為凡夫而說，易於明瞭。若再深一層研究，一切全是實相，故心經實為無上法寶，極其深奧。

問：證實相者，所見皆為實相，凡夫豈能見實相？

師：凡夫認假為真，觀音菩薩即來開示眾生，一切皆是假非為真，五蘊全是空。實則觀音菩薩見五蘊皆為真，若觀音菩薩見一切皆為真，何以又說是空？當知，真空不空，不空之空，方為真空，其見「五蘊皆空」之空，即是不空之空，本即真空，非空無有之空。真空即是實相，故五蘊全是真空實相。若見肉身見一切法皆為實相，心即變成實相，則五蘊皆無生滅，全是實相，此即是佛。若認人有



生老病死，認為應當老死，則五蘊皆空無有，皆是假。

(二十三)

師云：眾生色身裡有一真如法寶，然眾生不知，卻認色身為真，因真如自性被假相所蒙蔽之故。眾生做某事圓滿，即自認有智慧，諸位，此全是非，所做滿意之事即是生死事，何以故？因此是生死心，自己認賊為子。真如未曾離自身，然自己卻不知。真如雖有眾多名詞，其義皆一。佛菩薩慈悲，恐眾生不知，故言真如即是自心。如何知此心？即言五蘊皆空，空者即是心，此空即在自身上。心明明不空，然眾生卻不知。今說空者，因其無相可見，故說是空，實則它是不空。如何知其不空？所謂肉身即法身，肉身一切造作，全是法身全是此心所為，故言不空。若皆是它，法身無生滅，肉身有生滅，肉身豈是法身？若二六時中，時時認定一切所為皆是此心，若能如是觀，心即不空，自己亦無生滅。若言無生滅，何以



自己仍有生死？此是因你尚未認定此心，若認定此心，空性當前，何有生死？若有生死，生死是自己之軀殼假相，死時有如脫掉一件衣服，但真如自性不動，如是何有生死？

(二十四)

師云：若無行深般若，則無智慧，因行深般若，故究竟徹底開悟，方悟五蘊皆空。觀音菩薩入慧光三昧大定，於定中見五蘊皆空，空性中無五蘊，五蘊全是凡夫心所變現，故言五蘊皆空實無五蘊。所謂心經為「大總持法門體」者，見五蘊皆空，皆空者皆是自己本性，本性充虛空遍法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故言：「大總持法門體」，未有一法不是本性所生。今早我與你們一起在山上行走，或走路，或坐於路邊石頭上休息時，我時時觀五蘊皆空，我即觀山上草木叢林，萬象森羅，一切皆空，皆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皆是自己本性。無論至何處，皆是此本性，即使上廁所大小



便，仍是此本性，並無別法，此本性無生滅，如是豈有生死？

問：一切時一切處皆觀此空性方是真修行？

師：走路時無論是快走或慢走，步步要踩自己空性，到處皆是此空性。若了悟「五蘊皆空」之義，已知般若真空之體，充虛空遍法界，無論走到何處皆是此空。若再發揮解釋，則「內空身心，外空器界」，一切皆有而非有，非有而有，皆隱隱忽忽。此空非青黃赤白，非大小長短，清清白白有個相擺於眼前。悟時，則見的清清白，然若言其有，又不真切，若言其無，又現於眼前，萬象森羅皆如是。此法寶究竟是有或無？若說是有，則有生滅，佛即言：「諸法無常，是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是生滅法，此是對凡夫而說。佛又言：「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生滅滅已」即是將六、七識拔的乾乾淨淨，若不能拔盡六、七識，生滅則不斷。「生滅滅已」則又是如何？寂滅現前，見天地萬物一切境界全現出寂滅相。寂者，寂而常照，寂光現前常照，如阿彌陀佛住西方常寂光淨土，寂光常



照，全是光明。滅者，滅而不生，不生即不滅，不生不滅永恆常住那伽定。此即佛的寂滅境界。

(二十五)

師云：人有眼耳鼻舌身五根，人之生死全在五根，有五根即有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佛說眾生本無生死，然今眾生卻有生死，何以故？因五根被六塵所轉，五根不離六塵，故有生死。六塵處處有，時時現於前，如一開眼，男眾即見女相，女眾見男相，復見金銀財寶，高官富貴，眼一見這些塵境即被境轉，不捨塵境，此全是生死。佛愍告眾生，眼見美色或惡色，若起愛心或煩惱心，皆是生死。五根見六塵若有見聞覺知，五根皆動，佛說此是生死之根源。故佛即言，五蘊皆空，本性中無五蘊。聖人般若眼見一切塵境，見而無見，所見任其美好或粗鄙，好任其好，不起愛想，惡任其惡，不起憎心，故本性不受污染，此即眼不為色轉。佛即言：「一根既返



源，六根成解脫。」眼根乃最靈敏之根，眼根不為色轉，其他諸根亦不為塵所轉。

觀自在菩薩見眾生之生死病源，乃因五根被六塵所轉，故觀自在菩薩入慧光三昧大定，見本性中本無五蘊，五蘊全是自心所造作，五蘊本空，空者乃自己之本性。五蘊全因本性隨六塵所生，故生死全是自找自受。觀自在菩薩今說五蘊皆空，五蘊全是自己本性，若信此法，則行住坐臥，二六時中，一切無論美醜，全見為自己本性。以本性觀自己肉身，肉身愈觀愈空，如是本性力量愈增強。本性力量增強，在屋裡觀，屋內全是自己本性，無有桌子、椅子，無有自己肉身。再遠觀，本性愈觀愈廣大，本性所包含之一切萬物皆觀無有，一切但只本性，本性之外無一法，故言「心外無法」，本性即是自心，心外無有一法。若說無有一法，山河大地，草芥人畜，一切動植物，滿眼皆是，何以說心外無法？當知，心外一切山河大地，人物鳥獸，本皆無有，今一切滿眼皆是，全是心所



變現，「一心生萬法，萬法歸一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山河大地無數多之萬物，全本性所現，歸納起來，究竟為一，皆是一心。一變成一切，一切歸為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本無二法。見無二法，故對一切無親疏之別，皆作平等觀，故言：「我的兒女滿天下，無有一人是我生。」若某人是我生，其他皆非我所生，則只疼愛我所生之兒女。若見一切皆我所生，則一切平等，無親疏之別，故本性不受污染。心不受污染，則永恆萬世，不生不滅，心為平等心，你無生死。臨終時本性不動，但捨軀殼，捨軀殼而證本性。

今雖尚未證本性，然聽聞此法，已知本性，故時時來培養此本性，見一切皆為自己本性，此即是修行，修行即是培養本性，有如添加肥料來養育所種植之蔬果。如是愈修行，空性愈顯，空性愈廣大光明，最後但唯空性無肉身，捨肉身時自己尚且不知。今生悟法，來生修法，今生修至此雖已無生死，然來生仍要投胎，來生一



聞千悟，一聞佛法，一切佛法皆通達。既已通達佛法，則要弘法，弘法已仍要再死一番，再來生即證道而成菩薩，此即證果位。

(二十六)

問：佛法分成空有二大派，心經包含此二大派？

師：真俗二諦不出心經之外，不論幾派，全是心所造，心經是個總心，此心包含一切心，故一切法不出心經之外。勤加研究心經，求了脫生死。若知心經法要，第一要件即勤修「內空身心」，超三界了脫分段生死。再進一步修「外空器界」，則了變異生死。佛典曾言，因移果易則了變易生死，云何是因移果易？若今是生死因，所結為生死果。若了達此理，心即轉變，則結不生死之果。又「因移果易」是在何處？心經言：「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此即因移果易，至最終「無智亦無得」，一切無有，則所結



之果，即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眾生愚痴，種生老病死之因，故結生老病死之果。今心經一「無」字，令你因移。先說「五蘊皆空」，令你有個空因，有空因即結空果。何者是五蘊？下文之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法等全是五蘊。若不明五蘊，經文之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法，全各別不同，此即是界。若了達經旨，則無界，無界豈不大圓融？則上何處結果？沒有果，所結的是大空性，如是豈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心經何其微妙！真無法報佛恩。若有五蘊，一切皆有，有十二處，亦有十八界，界則令你冇礙。十八界者，外則為世界，內則為自己身心，若內外皆空，豈不解脫自在？

問：五蘊皆空則無界，六根即成一根？

師：萬法歸一即是歸心，心乃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是為妙有，是個無相。你今不用多求知解，但修身心皆空，即超三界，了脫分段生死。修行須先抓住根本，今生先了脫生死，來生則有大進步，因



有此根基，來生再修，必有大成就。

(二十七)

師云：凡夫聽聞五蘊皆空，即心生怖畏，因他自覺肉身健在，能長壽不老，一切財產亦皆其所有。若皆空，生命與財寶皆無有，豈不懼耶？故為令眾生不生恐懼，復加「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以釋「五蘊皆空」之義。

「色不異空」之空，非指肉身空無有，菩薩「見色知空，見空知色」，說無有之空，乃指無妄想心之空，所說之空是為真空。「色不異空」者，色身、財富或六親眷屬皆是色，若知色相虛假，即能找到空，因色相是假，故名為空。「色不異空」者，色即空中之色，乃空中生出色。色即空中之色，故色不在空之外，色即在空之中，空外無色，色全在空之中。

色既空中之色，此色是有或無？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色



即空中之色」者，色非斷滅無有而成空，因色是空中之色，色隱空顯，力量所現出者是為空，然色藏於空，色並非斷滅，故天地萬物皆擺於眼前，豈能說是空？故色乃不有而有，色雖說不有，但沒有斷滅，並非完全無有，它仍是有。有又是如何？有而不有，雖有但不起作用，它沒有力量，故說有而不有。不有者，不有生死。不有生死，即是五蘊皆空，空性則顯，故不生不滅。

「空不異色」者，空常在色之中，空即在色身裡頭。故「菩薩見色知空」，菩薩以般若慧眼，見五蘊是假相，他見色身中之真如空性，故無生死。凡夫肉眼則見色住色，不知不見色身中之空性，故常溺生死。何以故？因色是無常，無常故有生滅，而空性永無變異，故無生滅。

空性寶貝即在肉身裡，故說空即色中之空，空性未曾離自己，即在自身上。色外無空，凡有色之處全是空，空是體，色是用，若知色之來處，用即歸體。「談空不斷，空即空中之空」，此空乃有



而非有之空，非為斷滅空。若不斷滅，空又在何處？「空即色中之空」，空即在色裡頭，空不在色之外，故言「五蘊山中有真佛」。「空即是色」，空常在色之中，空即不空。又說空無相，「不空之空，空無相」，所說之不空是不空之空，空而不空是為真空，並非斷滅空，此空乃無相之空，無相者無生死相。

「色不異空」者，乃令色同空，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若說是有，即住於有，則有生滅，此為生死心，是名有為法。若說空無有，是名斷滅空，則不證菩提。「色即是空」者，色隱而空顯，此是非色而有空，「非色而有空」者，乃非色即空。「空即是色」者，此是非空而有色，「非空而有色」者，乃非空即色，如是非色非空，即是雙遮，即色即空，則為雙照。雙遮則一切無有，雙照則一切皆有，雙遮雙照，是為中道。楞嚴經云：「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五蘊全是空，雖空但空而不空，空而不空則不滯涅槃，羅漢亦能修成佛。



(二十八)

問：若墮在假上是凡夫，若墮在空上則為羅漢，若但雙遮，非空非假，則如何？

師：雙遮皆遮沒有，你朝哪裡安呢？故又須雙照，雙照則皆有，有而非有是雙遮，遮去又雙照，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方為中道。

問：但只是雙照，此又如何？

師：若但雙照，則落哪一邊？

問：空有兩邊皆照。

師：那你豈不是有二心？故須雙遮將其遮沒有，遮沒有又雙照又有，如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隱隱忽忽，恍焉而有，忽焉而無，此方為自己之佛性。若說是有，心則住於有，若說是無，則成斷滅，故言有而非有，非有而有。



問：非空非色，即師所言「妙矣哉，空色雙泯」，即空即色，則師所言「大矣哉，色空不二」？

師：色空不二，若說是色又是空，若說是空又是色，此即雙遮雙照。若有色是礙，有空亦是礙，空色雙泯，色空皆亡，無門為法門，此即真實之佛性，方為大解脫。

問：此皆是形容佛性？

師：即是。此走開門見山，不說別法，但言佛性。

（二十九）

問：空色雙泯則一切皆無有？

師：「空色雙泯」非一切皆無有，而是心空，然萬物尚在。修空性時，自覺一切皆空，因你心空，你心是寂滅心。一心寂滅，萬境寂滅，一切萬物皆寂滅。皆寂滅時，雖寂滅不動如空，然萬物尚在，空色雙泯，空色變成一法。若心動念，色即起作用。若心不動念，



色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即是寂滅相。若心空，萬物皆空，萬物雖在，然不起作用，故「色不異空」，色與空同一。若心空則萬物皆空，此即空色雙泯。空本不動，若心一空一寂滅，色亦寂滅。色寂滅，色即同空不動，如是，空不動，色亦不動，是名空色雙泯。泯即是不動，雖未死，亦如同死般，已不起作用。

問：此即色相無有而歸空？

師：不是空無有，因心空，一空一切空，心寂滅，萬相寂滅，一切皆隨我心轉。我佛性是寂滅相，萬相寂滅，萬相皆是我佛性。故言一空一切空，一寂滅一切寂滅，無有二法。

(三十)

師云：羅漢緣空直入，一插手即修空，修空而證空，證空即住於空，永遠不生不滅，了脫生死。然他未繼續修，故不但未能成佛，亦未達菩薩位。羅漢因證空即住於空，故對羅漢說「空不異色」，



說「談空不斷，空常在色之中」，羅漢所證之空，是為斷滅空，斷滅空則無大作用。當知，空常在色之中，此空非斷滅，非斷滅則空在何處？空常在色之中，空與色是一體，五蘊之色是為性色真色，色空不二。色空不二則不滯涅槃，故能證大涅槃。

對凡夫則說「色不異空」，色身虛假不實，無常即空，何必貪戀色身？既是空則應趕緊放下，故說「色不異空」，以破凡夫我執。凡夫若不執色，不以色身為真，則不存生死。

有人問言，色是有，空是無，空色相背，云何說「色不異空」？當知，色不在空之外，若無空，即無色身，此空即是神識，神識代表佛性，若將色身見成空，神識即是佛性，若不能見成空，神識則為生死心。故「色不異空」者，色身不在空之外，色即在空之中，故古德言：「天是棺材蓋，地是棺材底，無論闖哪裡，總在棺材裡。」我亦形容，色身猶如海中之魚，任其蹦蹦多高，總不離海水，故說色不在空之外。又言「性色真空」，五蘊之色全是性



色，因五蘊之色全自性所變現，自性不生不滅，故所變現之法全不生不滅。五蘊全是生滅法，今何以說不生不滅？有生滅者是幻相，真體無生滅，空性無生滅。此是令你知，幻相是假，然幻相裡有空性，故回頭向上一著，回頭見色身裡之空性。「假我易得，真我難成」，色身即是假我，真我即是空性，今捨「假我」認「真我」，認本有之空性，認定空性則不生不滅。然又至何處找尋空性？當知，一切所見皆是自己心性，仰觀天是心性，俯見地亦是心性，一切無二見，全是此一心性。如你姓邱，你娘所生千萬兒女皆姓邱，千萬兒女或高或矮，或男或女，或老或少，莫起分別，全是姓邱，故「真空生萬法，萬法歸真空」，此空是真空，萬法皆是真空。「一空一切空」，我姓邱，我所生兒女皆姓邱，故「一心生萬法，萬法歸一心」，「一空一切空，一切空歸一空」。



師云：佛是一切皆有，一切無有，一切皆見在眼裡，心裡一切無有。凡夫即有，阿羅漢即空。羅漢斷人空，無人無我，但是法有，他見一切即認為是法，見山是法，見水是法，一切五蘊之物，全認為是法。如桌子有百斤重，凡夫搬不動，羅漢能舉之，因雖有此桌子，然他認為是法，法不是真實，故能舉之，羅漢之微妙即在於此。又未證空時，山河牆壁皆是阻礙，因他證空，故山河牆壁皆無礙。

問：羅漢何以不證中道但證偏空？

師：他是斷空，雖人空我空，然法不空。他根基鈍，聽聞佛說人空法空，他卻以空為法，一切萬物皆見成空，然全是法，他即執著是法。

問：佛是無法亦無空？

師：佛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有，前無始，後無終，佛皆知，然又一切無有，寸絲不掛。



問：此是何義？

師：此即如同開大悟，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心裡清清淨淨，一切無有，但若問到哪裡即說到哪裡，無始以前，無終以後，你一問法，佛皆能說出，若是不問，他心裡寸絲無有，故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一微塵，大則無外，小則無內」。

問：羅漢執著法則有何病？

師：佛教人莫執著，若執著法，豈不是障礙？空性豈不被遮蔽？如是豈能成佛？故佛呵斥此為蕉芽敗種。此是喻言，佛性是根，根須生長，若苗芽已蕉死，佛種則滅亡，不能成長成佛，因執著法故。

問：羅漢以空為法，和不度眾生有何關係？

師：佛門即教人度眾生，不度眾生則不為佛門弟子。佛傳法給弟子，令弟子同佛般廣度眾生，此是佛出世之本懷。羅漢人空我空，自己空眾生空，無眾生可度，故佛斥其為自了漢。



(三十二)

師直指水瓶問云：此水瓶是方瓶，瓶中之水即成方形，若水瓶是圓瓶，瓶中之水則成圓形。水與瓶究竟是異或不異？弟子茫然無語。後請師開示此義。

師：「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與空本不異，色空不二。水與瓶若為二，何以瓶是圓，水即成圓，瓶是方，水即成方？此是喻言，天地萬物，草芥人畜，皆空性隨緣所變現，故本是一法，無有二法。萬象森羅之一切，雖千差萬別，其體性是一。故水澆於地，即成濕地，水裝於瓶中，隨瓶成方成圓，然其濕性不二。此是意指，眾生空性與佛之空性不異，故言：「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是此心，眾生亦是此心。既皆是一心，與誰作分別？若無分別，何有世界？若有世界，皆是此心隨緣所變現所生。心雖隨緣而生萬物，然隨緣不變，其體性不變，本性仍為一。此乃告訴大眾，生死



是此心，不生死亦是此心，凡夫是此心，佛菩薩亦是此心。全是此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切法皆是此心，此心即表一切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心外無法，若認心外有法，則為凡夫。心外即無法，豈還有自己肉身？還有身心器界？一切全無有。雖無有而有，如水隨瓶而成方成圓，水雖隨緣，水之濕性不變。故「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生死之心與不生死之心是為一。若了知一切萬法皆是此心，此心又在何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到處皆是此心，此心無相，如何有生有死？

師又云：天地萬物，雖萬象森羅，全是一法，無有二法，「凡夫見有二，智者本來同」，凡夫見有千差萬別，智者但見一法，因心性唯一，豈有二見？又「菩薩見色知空，能見空中之不空」，菩薩所見皆空，但於空中能見不空。若所見皆空，豈不斷滅無有？菩薩所見雖空，然空而不空，空中有個不空，此即整個世界全是空，然在整個世界全是空中，有自己之真心，此即空而不空，空而不空，是



謂真空。此真空萬古長存，永恆不變，此真空方為究竟空，方為自己本性。若善聽法，又善利用此空，一切時一切處，有人責罵，聞之如空，他人稱讚，聞之亦空，所見美好之物是空，煩惱亦空，心中無寸絲相，一切全是一法，既是一法，與誰作分別？心中無相，豈能言說？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師又云：「未有天地先有我」，先有般若空性。佛言：「緣起性空」，天地萬物皆是緣起，既是緣起，故性空無自性。若無自性，豈不斷滅空？佛又轉過來說：「性空緣起」，因有此空性，天地萬物皆有法性，此空性從何處來？般若本性充虛空遍法界，處處皆是般若本性，故天地萬物，無論草芥人畜，蚊蟲螞蟻，皆有佛性。一切萬物皆生在空性中，滅在空性中，根本未出空性，故「性空緣起」。以上所說諸道理，若能善知運用，一生即能解脫。善用者又是何義？若能了知以上所說，自己亦能說，如是愈講愈開展，心愈開展，則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道理，又知種種佛法，最



後一通一切通，即是悟真理。講時，講到哪裡，即見到哪裡，看見而講。如講三句，一句尚未講畢，其餘二句已現出來，不用心想。等講完此二句，再往下看，又現其他句，故不用心想，若用心想，挖東補西，此非真法。若是悟真法，以上皆能講出，講時看自心，全是自己空性之心所流露。若如是，空性即為自己所利用，此方為真悟。若非如是，雖能講出，但東拉一句，西補一句，此是他人法寶，非為自己之家珍，雖能講出，仍不了生死。

師又云：我如是詳細而說，你們不能承擔，何以故？因空性拿不著看不見，如何承擔？沒辦法承擔。如是，聞法有何益？雖無法承擔，聞法已，將所聞之法承受，今日如是，明日又更進一層，天天用功，日日感覺有此空性。雖感覺有此空性，但無相可見。日久純熟，即使不用功，空性亦不離自己，如是豈有生死？



師云：空性一切無礙，此是佛所說。上根利智者，一聞佛法即與自心契合相印，當下承擔，頓超生死。古德又言：「從門而入，非是家珍，心胸流露，乃是上品。」今日聞法，若與自心契合，即有所領悟，雖有悟解，實則此是從門而入，非自己所悟。若根基鈍者，雖聞佛法，茫然不解，聞法不得力，乃退失道心，故言：「聞法者眾，悟法者稀。」如聞空性充虛空遍法界，此空性拿不著看不見，何處找此空性？又說空性，若言其大，微塵不入；若言其小，太虛不能容，一般人豈能體會？必須親眼見，方生根深信。一般人雖聞法，然不契自心，用功不得力，聞法如同未聞。

若真學法者，自當反省，自己前生是為普通凡夫，再前生亦是凡夫，多生多劫皆是凡夫，今豈能一聞千悟？既不能聞法開解，則須用功聞法熏習。自心為凡夫心，般若空性乃至高無上妙法，凡夫心與此空性，相距甚遠，故雖聞法，不能與自心契合。雖不契自心，但亦不捨此妙法，善加努力熏習。若功夫不得力，即表自心尚



未契合。此時求問善知識，問時，領受，即於明白處用功。雖用功，仍是錯，自己仍行不通，全是障礙。若被悶得難受，請問善知識，聞善知識開示，茅塞頓開，親眼見一切無礙，此方真無礙。若但嘴說無礙，此無大用。如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草芥人畜，皆是障礙，但你以般若慧眼觀照，皆無二法，全是此一空性。萬象森羅，皆是有相，自己當知，空性無相。如是愈用功，心愈開展，心愈開展，豁然開朗，此方是開悟。

(三十四)

問：何謂「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師：一切法皆是空相，空者是真空，相是實相，故諸法全是真空真相。對凡夫而言，肉身毀滅即無有，肉身是假相。對聖人來說，一切法皆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肉身亦是真色。性色者乃由自性變出色相，故謂性色。若性色是真，何以有毀滅？當知，毀滅者是



相，自性無毀滅。「是諸法空相」，諸法全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既是真空實相，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三十五)

師云：「內空身心，外空器界」，即是空十二處。內空身心則眼耳鼻舌身意皆空，外空器界則色聲香味觸法皆空，如是內外十二處皆空，即是將房子整個拆除，你上何處住？何處投胎？故「內空身心，外空器界」，即來破眾生之生死。人之有生死，全因有識，識又在何處？你今即活在識中，如講話是識所為，做一切事亦識所造作。今空十二處，即表空識，因十二處一空，識無住處即不動，識不動即為清淨心，故了生死。

問：欲破識即來打坐制心，制識不動？

師：勉強如是說，意義非如是。修觀心制心一處不動，則無十二處。因心動方稱為識，若制心不動，即無識。心動方生識，如你教



書，心動方有種種教學想法，此全是識所為。若制心不動，則無識，一切無有，無有者即無有生死。制心一處乃開門見山之修法，若制心一處，無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一切無有，唯一本性。

問：斷識方超三界？

師：不是斷識，而是使識不起作用。識起作用即有色，不起作用則無色。識不起作用，連無色界亦無有。八個識皆不能斷，八識轉四智，乃使識不起作用，並非將識斷無有。若沒有識，此真如自性亦成死木頭。真如自性能起作用，能成佛作祖，乃因六、七識已轉為妙觀察智及平等性智。妙觀察智見一切皆不起分別，一切全是真如自性，皆是真心。凡夫做事全是六識，若了達六識本是真如，此即全妄皆真，頓超生死。

（三十六）

問：「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已表空色



一體，何以心經後文又說：「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但言空而否定色，如是豈不前後矛盾？

師：若證空性，一切法即一法，色空一體，豈有二法？故「無色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自身皆空，一切無有，無有即是真有，真有即是色空一體。故空性大圓融，非常微妙。「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是令你色也不住，空也不住，色也有，空也有，如是雙遮雙照，當中即現出中道。現出中道，下文又說無五蘊、無六根、無六塵，將色全推翻無有，一切全是空。若全是空，還修何？當然是真空不空，有個目標，有個佛地，有個果地給你修。此果地又是為何？即是中道。最初說中道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今又言，你那果地一切無有，唯一果地。此果地無法言說，則緣空直入，修空到底即是。雖空到底，但要先令你知中道，若不知中道，不知是佛性，則成斷



滅，故先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令知中道，下文再空色。色既無有，空豈能存焉？有色方顯空，色無有，空亦無，則還修何？當知，此即是自己果地。果地又無法言說，只能自己了知。此卷心經，從起始至最終，如人般，從頭至腳跟，上下血脈交流，一脈貫通。

（三十七）

問：何以師闡述心經全在破五蘊？

師：心經句句破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法、無智無得，全是破五蘊，故講心經依五蘊講即足矣。

問：有智有得即為有相，故為五蘊？

師：若有智有得，豈不就受想行識？五蘊變為十二處，變為十八界，又變為四諦，復變為十二因緣，亦變為有智有得。色受想行識五蘊，根本在於識蘊，由識蘊生起一切作用。



問：有第七識必生第六識？

師：第六識根本就有，然它如死般不起作用，有第七識意，第六識才有所依，故第六識名第六意識。意即是第七識，第七識是第八識所生，第八識原即是真心，然真心不動，全由意作事。真如不守自性，隨緣結成妄識，但真如不動，雖不動然它是根，意乃由根所生，意又來造善或造惡。六祖言：「對境心數起」，對境界照樣分別，然凡夫不知真理，分別是識心自己來分別，若知真理，即知是識心替真心分別，真心是平等性，識心即變成真心。

(三十八)

師講心經五日畢，清晨於禪坐中，見心經十二處、十八界、四諦法等無邊妙法現於面前。師下坐，弟子請師重述其要。

師云：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合為十二處。眾生生死之根本，即在於十二處。無論如何生死，眾生皆有根，根是不



能斷，無論變成飛禽走獸，皆有六根。有六根方有六塵。眼對色，心若不動，事事無有。眼對色若注意色，此即緣色，意就攀緣色，當中即生眼識。六根若緣六塵，即生六識。十二處者，處即是生「識」之處所。我常道：「內空身心，外空器界。」何以要內空身心？眼攝色即生識，識即是情識，色塵即變成男相或女相。一有情識，男女即滋生愛情，色塵即變成境，境即是男女相，男女相即由情識所生，情識即是心，故言「心因境起」。有情識即生愛情，愛情發動欲性，男女即發生關係。眼根見色若攝色，則生識，此為「心因境起」。心又使男女發生關係，做出種種事，此為「境因心有」。佛菩薩說十二處皆空，即令眾生了知，六塵皆無常，皆心所變現，非真實有。根若無塵為所緣對象，根亦不起作用，如是識則無所依，心則清淨無妄想。

十八界之界乃指界限，故眼不能逾界聞聲，耳不能逾界見色，十八界各有其權利，不能逾界起作用。佛菩薩先說空十二處，若眼



根不緣色，色塵不起作用，如是則無眼界，亦無色界。眼根沒有界，耳根聞聲亦無界，如是眼耳鼻舌身五根沒有界，五塵亦無界。五根沒有界，最後六根變成一根，此一根即第八識，因整個娑婆世界本是第八識所變現。

問：無十八界時？全變成第八識？

師：全變成第八白淨無垢識清淨心。十八界皆空時，六根則互用。觀音菩薩，返聞聞自性，因他只一自性，一自性包括六根六塵，故六根互用，眼能聞聲知味，耳能見色，六根六塵全變成一法，根塵識三者合為一，整個變成第八識。此時第六識不起分別，轉成妙觀察智，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沒有思量審察。十八界皆空，十八界變成一界，亦即變成一心。

苦集滅道四諦法，苦者是集苦，云何是集苦？若有六根六塵，當中即生識，此識則有種種分別，如取來是樂受則想再取，此是識亦是苦，若爭取不得或愛別離，此是識亦是苦，生離死別或五陰熾



盛皆是識，此亦是苦，若無識則無一切苦。識多生多劫以來，剎那不停，造作一切事，如做出圓滿令你喜悅，然好事不常，又令你煩惱，此即是苦集。何者是「滅道」？即空十八界，眼對色不緣色，耳聞聲不緣聲，六根互用成一法，如是滅十八界，此即是滅道。

問：依師所言，四諦法與前文十二處十八界密切合在一起？

師：前後皆圓融，六識歸從第八識，則無有一切境界，此第八白淨無垢識即為真如。

師又云：內空身心則了脫三界，三界中之欲界，眼對色若攝色則生出情識，情識一動則男女交合，此即欲界。故修行人以禪定力制心，識不動則成清淨心。若有定力，心不動則無男女相。我亦曾言，只准眼見不准心見，如是眼見色當中不生識。如此男女雖相見，因情識不動，故不生情愛，情愛不生則無欲性，無欲性則不生境界，不生境界則無生死。

問：請師再釋「境因心有，心因境起」之義。



師：男女愛情即是心，境即男女愛情所生之肉身，若有愛情，男女結合則生肉身，此即「境因心有」。「心因境起」，因男女相見，即生起愛心，此即「心因境起」。故須勤加打坐制心修定力，制心不動，事事皆滅，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一切全滅。菩薩見色知空，無論見何色，即使是美妙之色，全見成空，空即是真心。凡夫見色心即動，故不知是空。聖人全是一心，凡夫則為識心，識心千變萬化，剎那不停，隨根塵之不同而變化，若眼根是男性，對著女色，識即變成欲性。若眼根見木頭，當中生識，此識即知木頭能做成椅子或桌子。若悟透此理，將境界觀照透徹，則修行不難。

問：打坐時若現出清淨心，能見無量無邊妙法？

師：無有邊際妙法皆現於面前。若心動變成識，清淨心即退失。

問：須長時修定力，方能護持住清淨心？

師：歸根全在定力。若現出此善境界，心尚清淨無神識時，此境界



即現於面前。若定力不堅定，心一動，真心退失，心又成神識心，此境界即消失無有。真心雖已退，然他人若問此境界，隱隱忽忽你又能說出，因他人問時，你心一煞住，神識又變成清淨心，故又能說出若干。我前面所說之法，尚只為一些簡單皮毛，在坐中，有說不出無量無邊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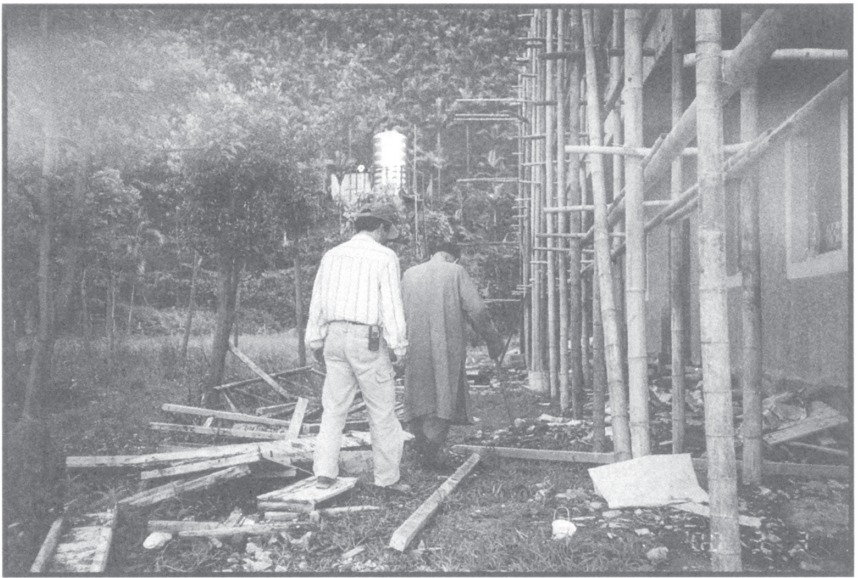


傳布老和尚略傳





在觀音山茅蓬前



視察工地（今之真如精舍）



在台北講經弘法



在高旻寺 德林老和尚（右一）請用齋飯

壹：未出家前

師俗名許步章，民國前六年生於江蘇贛榆縣。自幼夙具慧根，其祖父乃前清秀才，書香門弟。於民國三十八年（四十四歲）隨政府遷台，隻身一人至台灣，全心修習佛法。

貳：獨居茅棚苦修

師於五十九歲，依承天禪寺^上廣^下欽老和尚薙度出家。師於三聖殿當香燈，每至夜半十二時方睡，睡前先喝一大杯水，睡約一個時辰，必起身解尿，解尿已，即於三聖殿打坐。午齋畢，復睡半個時辰，如是一日睡眠約三小時。除香燈執事，若有空閒，皆於三聖殿打坐修定。弟子問曰：「睡眠如是少，豈不疲累？」師曰：「若有『忍苦心』，減少睡眠勤勉用功亦不為累，若有『享受心』，睡眠時間一到，非睡不可。」師於承天禪寺住約三年，即於禪寺下之茅棚獨修。



弟子問曰：師晚年方出家，亦未有人教修禪法，說法卻能圓融無礙，不知修何法門故得此善益？

師云：「未出家前，我是念佛修淨土，出家後仍修念佛。有位朋友勸我修禪，那時我根本不知禪。後有位師兄，從舊書攤買來劉洙源『佛法要領』一書，他因不明書中要旨，故以此書相贈。我一見即茅塞頓開，知此書是法寶，因其內容全講心性。從茲而往，我即認定心性而修。後復見月溪老和尚金剛經註解，言修『觀黑之法』可令人開悟。初見『佛法要領』之觀心法門，我即知觀心法門簡要便捷，後見觀黑之法，覺此法門更簡捷，故發心修此法門。

當時我獨居茅棚，拼命死修，夜裡亦不眠以「觀黑」。天冷，所借住之茅棚又無門，窗戶亦無玻璃，山中寒風直灌入屋，砭肌刺骨，腳被凍得腫脹。凍極，則坐於床上以棉被裹身禦寒，繼續觀黑。久矣，睏極欲眠，即下床走動。走動良久，腿麻似欲摔倒，復至床上以棉被裹身。餓時，邊看爐子煮飯，亦一邊用功觀黑。夜裡



我亦不眠續觀黑，如是晝以繼夜，觀心不息。如是心愈觀愈黑，我即知見到好處。如是不眠不休觀心二日有餘，疲累已極，已無精神續用此功夫，故欲找一休憩處，放棄不觀。後至北投大慈寺朋友處休息。至大慈寺，天色已晚，隨即去休息。然整夜卻無法入眠，那個黑一直在肚裡不退。一夜之中，我即覺知此法門如是好，此是善因緣，應速回去用此功。故天未亮，我即再回茅屋觀此黑。此黑愈觀愈黑，黑濃濃的，見此景，我心歡喜，心喜悅故亦不睏。當時所睡之床乃三個木板所合成，我坐於當中之木板。如是晝夜不息不眠觀黑，約至第八日夜晚十一時，見肚中之黑如柏油般濃郁，此黑漲至脖子處。此時無意中我拿一塊木板，從脖子處使勁往下趕此黑團，如是壓趕未至肚子一半處，肚中現出光明，古德形容：『禪心江邊月，佛性水中天。』然此光明非電燈之光明，亦非太陽之光明，因這些光明全刺眼，但我肚中所現光明，卻有一種清涼味，亦即佛法常說之清涼。如是壓趕黑團未至肚子一半處，突然轟隆一聲



巨響，有如爆炸聲般，一下子所坐之木板斷裂，我落於床底下，背部被木板刮到，感到一陣疼痛。我睜眼一看，我仍安坐著。唉呀！那時心境無比舒服自在。正巧遇老和尚做壽，我未去拜壽，有師兄來呵斥我，何以不去拜壽？我但笑著，心中之自在實無法言喻。觀黑得此善益已，我續用功，一日有數次悟解，此悟解或於打坐，或吃飯或躺臥休息時所得，隨時隨處，常有悟解。以前經典或公案不明之處，此時湧上心頭，自心即有所契會。」

師自於此茅棚用功得力，以後至北投中正山茅屋，及埔里觀音山茅棚，續修觀心法門，每日必打坐十小時。師於清晨二點至五點，坐三小時。下坐後洗米做早飯，仍續觀心。早上八點至十點，又坐二小時。午齋畢，稍作休息，下午二點至四點又坐二小時。下午五點至晚上八點，又續坐三小時。師如是數年，勤修禪定，攝心常在禪。除此打坐，其餘時間即看經書，未有閒暇時。

師如自勵一心勤修，所居茅屋之處，雖眾蛇圍繞，亦不懼



不畏。師曾自述：「居於承天禪寺下之茅屋時，天冷，蛇被凍極，有二條蛇躲於我枕頭下取暖。又有一蛇，盤於屋樑，與我對視。又有蛇打架，掉於茅屋旁鐵皮屋之鐵桶上，此巨大聲驚嚇餘蛇四處竄跑，我方知屋中之蛇不少。後居北投中正山茅屋，蛇於屋頂竹板上築窩。吃早飯時，一條蛇即掉於菜盤上。有一夜起身打坐，下坐後，坐於屋簷下之破椅上休息，從屋簷上掉下某物落於肩膀，當時天未亮，我心想是蛇，用手去摸，果然是蛇。夜晚睡眠前，先以竹桿在床四周圍成床帳，以防蛇溜進床。當時茅屋無電，清早起床，先以手電筒照床四周，並以竹桿磨擦地面趕蛇，因有蛇睡於床下，亦曾有小蛇跑進鞋裡潛居取暖。」

師非但勤坐修禪定，行住坐臥間，無不是用功時。師九十四歲，曾告弟子言：「我每早於山上行走，無論自己獨走或與你們同行，無論走近走遠，時時邊走路邊觀心，觀外境即是自心。非今方如是用功，幾十年來即如是。」



師某夜做夢，隱隱忽忽有人問云：「有何資格？方能出家修道？」師答云：「一者能棄萬貫家財。二者能放下嬌妻美眷。三者能捨高官名位。四者入山三十年苦修，終年用功制心。具此資格方言出家修道。」

參：心胸流露偈語

師因參究心性，有所契會，故於病中或靜中，屢吐偈語，以示法要。

師於七十多歲時曾摔斷腿，臥床，忽見三人穿海青至牀前，其中一人對師說偈云：「不生亦不滅，不來亦不去，方便勤莊嚴，就是你自己。」隔日，又忽見有人對師說偈云：「佛光普照空大千，無人無我無地天，空空大千無一物，要知大千即佛國。」第三日，又見空中有人說偈云：「捨此臭皮囊，即生上蓮邦，覲見彌陀佛，授記住安養。」



又師於禪坐中，現出境界，見路之兩旁全長滿綠叢雜草，即說偈云：「意之綠叢，路邊雜草，若能契之，亦之智已。」凡夫意識心分別種種萬物，故見路之兩旁有或紅或綠之叢林雜草。若將萬象森羅之外境，全見成一心，一切法不作二觀，此即開大智慧。

師於夜中禪坐，說法語云：「有了空性在，諸法不敢來。」若悟空性，無一切法，天下太平，頓超生死。

師居中正山茅屋，夜裡躺臥於床，心欲見自身有多長多大，忽口吐偈言云：「頭枕北海道，腳登南極星，要問真實法，一切無所有。」自身雖大至頭枕北海道，腳登南極星，然此仍是假相，若了悟生死之真實法，實一切無所有。

師於病中，有人問云：「參禪念佛同否？」師隔日於病床上，心中忽湧出偈語云：「參禪念佛本來同，晝夜不停往前行，行到山窮無為處，十方諸佛齊來迎。」當知「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自己清淨心即是淨土，非心外有淨土，自己之自性即是阿彌陀佛，故



「參禪念佛本來同」。若能晝夜不停往前修，用功至山窮水盡無為處，唯一空性，山水盡泯，事事無有，此無為處即空性之清淨世界，空性是佛地，亦即諸佛住處，故言：「十方諸佛齊來迎」。

師於靜中，口吐偈語云：「法法從此修，處處從此念，修到無為處，何來病與苦。」一切時一切處，行住坐臥，皆念念不忘修此心，然「修到無為處」，修至最後，修亦無修的境界，念亦無念的境界，如是無修無念無證，方現出自己本性，本性無相，如何有病苦？

師九十五歲至大陸揚州高旻寺宣講金剛經，講經期間，身體違和，於病中說偈云：「無災無病亦無疾，不生不滅任來去，十方法界皆空性，一道光明破虛空。」復說偈云：「百歲光陰一剎那，橫遍豎窮無人家，光明世界無邊際，一念清淨成正覺。」

師一生窮研心經，尊崇心經，每次禪坐前及下坐後，皆默誦心經三遍。某次師於坐中自講心經，隨口說偈以形容五蘊肉身云：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風，左右共文武。」又睡眠中，夢一老嫗對師說心經法要云：「六根不染六塵，六識無有著處。」凡夫六根分別六塵，為六塵所染，故六根不清淨。佛菩薩獨具一隻眼，無分別心，所見皆同一色。六根若不染六塵，六識無有著處，六識寂然不動，即無造生死之業因，又師于某日臥眠，於睡中有人問師：「心經寫何內容？」師以偈答云：「前際後際，咸歸本位，薩婆若海，始終一味。」前際為煩惱，後際為菩提，煩惱即菩提，煩惱與菩提其性不二，咸歸本位，皆是一法。無論溪水、河水、江水、湖水，若注入海中，水皆成鹹味，皆是一味。佛法如大海，一切佛法皆是一法，猶如海水皆是一味，故咸歸本位，全是一心。

肆：現善境界

師一生精研般若，又勤修禪定，定慧雙具，故無論平時或災病



時，屢現善境界。茲舉數則如下：

師未出家前乃念佛修淨土。一日騎腳踏車，見阿彌陀佛聖像現於車前。出家後，某次至汐止山上訪友，一上公車坐於司機旁，見阿彌陀佛聖像現於面前。下車後走山路，佛像仍現眼前。師於七十多歲時跌倒斷腿，躺臥床上，舉眼見阿彌陀佛聖像現於對面牆上。故師曾言：「若續修淨土，早已修成。」

師於承天禪寺當香燈，某次於三聖殿門外上香，剛將香插上香爐，手尚未舉起，一剎那間有一道光直衝虛空，久久不散。師知此為瑞相，然並未告知同眾。又曾替一居士家人往生者誦經，師立法器前，忽見一道白光直衝虛空，於空中良久不散，師看得直發楞。

師曾住日月洞用功，日月洞無燈，師夜中打坐，觀身空已，忽見有道光從背後穿肚，照見日月洞。後聞白聖長老言：「此是心光外放，屬輕安境界。」

師住北投中正山茅屋，因山下有居士屢供養師蔬菜，師欲於八



月十五中秋節，買素月餅給其小孩。然身無分文，故思往台北朋友處借貸。八月十四夜中起身打坐，一上座，未久即觀身空，身處虛空中。師唯恐坐久無法碰見朋友，故趕緊下座。下座已，復覺在空中，由山上走下山亦一直在空中，至北投車站候車復在空中，上車已，車復在空中，如是車於空中一直駛至台北，由台北下車走至居士家，復在空中，師覺走一步有超十幾尺之遠，實則此全在定中。至居士家，居士一見師，俄然大驚，云：「你用何功夫，何以貌相變得如是莊嚴？」

某次師患重感冒，於法華寺休養，白天臥病中，師尚未入睡，雖迷迷糊糊，尚有七、八分清醒。忽見閻羅王帶四、五個小鬼來，小鬼立於師身後。閻羅王至師面前，問云：「你是修何法門？」師答：「一切法皆是空，有何法門好修。」一聞此語，閻王即走。師轉身，見身後小鬼亦消失不見。師告弟子言：「我絕對相信空性。」



師九十四歲時因肺炎住院，第三日早上約十時，師從病床起，自言：「自在、自在。」隨即盤腿閉目坐於病牀，不久師忽開眼微笑，後舉目凝視空中，喜極而笑。四、五位陪侍在側弟子，見師異狀，以為師將示寂，皆跪於床旁。師此時或喜極而笑，或面露憂色，或閉目不語，如是盤坐約三小時，師乃示意出院。回道場歸寮房，師言：「我沒病，我沒病。」經數日休養，逐漸康復。弟子問：「師在醫院何以面露憂色？」師云：「徒弟未有成就，故感憂傷。」又問「何以喜極而笑？」師：「阿難尊者由兜率天天門下來，有如電筒般之光明，於空中忽然垂照，半邊天皆明亮，阿難尊者即從光中垂降下來，他有二人之高，赤腳光著頭，手捧著鉢，甚為莊嚴。他旁邊有一叢花，非常新鮮。忽聞空中言：『此是阿難尊者。』」師因見阿難尊者從兜率天垂降現身，故求生兜率天彌勒淨土。

師九十五歲歲末病重，氣息虛微，口不能言，經數日調養又康



復。師告弟子其病重時之情景云：「當時空性現前，一片光明，此光明境界後，充虛空遍法界，全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此空性隱忽忽，若說是有，不一定是有，若說無有，卻清清白白，似太陽落地又未落地時之顏色。此時我口不能言，氣息只離鼻孔不遠處進出。然我欣喜自在，心中自言：『離四相，絕百非』。我自己詮釋此義云：『離四相』者，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佛亦言，度盡一切眾生，而無一眾生可度。』又云：『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又『絕百非』，一切是非好惡皆無有，心無一切事，已現平常心。說完此『離四相，絕百非』，我身心清淨，歡喜踴躍。此時我又想：『哎呀，阿難尊者，您怎還不來呢？』之後我的定力漸退散，一出定，我病也痊癒，又能言語了。」

師九十六歲當年六月初病重臥床，約早上十時多，身感極不適，起身盤腿閉目而坐，經若干時，忽開眼對弟子言：「一切無



有」。經一會兒，又面露笑容，對弟子言：「虛空全是佛」。師遂雙手合十，對虛空禮拜不已。如是經一段時，此境界始退，師告弟子言：「我沒病。」師病癒後，弟子言：「師每次病重，常現出特殊境界。」師云：「我對自己尚有點放心，雖不知能否解脫，但絕不墮惡道。」

伍：弘宗演教

師於茅屋約八日夜中不眠修觀黑，打破黑漆無明，露出自心光明，仍潛居山中，獨處閒靜，勤修禪定。但為道脈常流，開示眾徒，橫說豎說，不離心性，總以一空為宗。師為破群迷，機鋒犀利，層層逼問，心怯弱者，望而退席，具信根者，雖未能頓契玄旨，亦普覺「甘露入頂，醍醐灌心」，有如「注一味之智水，洗意地之妄塵」。師出家後棲心禪法，處處現禪機，誠「即萬行以彰一心，即塵勞而見佛性」。以下即為師弘宗演教之大要：



某次師與弟子山上同行，師忽云：「一路上見到什麼？」弟子茫然無語。師云「本來無一物，有何可見？」弟子云：「路之兩旁全是草木叢林，何以無見？」師云「你這全是有相之見，空性中何有草木叢林可見？」

台南楊居士求法，師舉一茶杯，問云：「台南有此杯否？」答：「無」。師笑云：「充虛空遍法界皆是，何以言無？」問：「此是何義？」師云：「此乃以有相之物逼問之，視其答有相或無相。若答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如我舉此有相之物，問云：『台南有此杯否？』若答：『有』，則落於有相，若答：『無』，亦為凡夫，台南若無佛性，誰去成佛？你還修何？」

清晨，師與弟子於山上行走，師問弟子：「你在哪裡？」弟子茫然默而無語。師云：「根本無我，何有『我在哪裡』？若說在此處或在彼處，豈非有我？佛法第一要義，我空法空，我空時，空性即是我，我即是空性，何處有我？」



師與弟子同行走至佛光寺山門口，弟子見觀世音菩薩聖像，合掌拜。師云：「你拜觀世音菩薩，心中有何感受？」弟子云：「心中起恭敬心。」師云：「起恭敬心是你所起，菩薩是菩薩，菩薩與你何干？你這豈不是分別心？」弟子默而無語。師云：「永嘉大師言：『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正拜觀音菩薩時，即感覺觀音菩薩入我心，自己本性與觀音菩薩同一性。自己心性無有邊際之大，則充虛空遍法界皆是觀音菩薩，充虛空遍法界皆是自心，自心與觀音菩薩不一不異。何以故？一即一切，一心即能變現千萬無數多的觀音菩薩。佛又云：『諸法從本來，無不是空。所有一切法，無論佛像或是何法，皆是自心，皆是自己本性。心是無相，乃真空不空之空。』弟子云：「心即是佛，拜佛菩薩亦是此心？」師云：「因眾生鈍根，故言心即是佛，以令眾生歡喜，令眾生了知自心是佛。實則本不用如是說，因一切本是自心所造，殺人放火是此心，吃齋念佛亦是此心。若知一切皆自心所造，自己即要



善用此心，若不知善用此心，造惡業則墮惡道。」

師自大陸揚州高旻寺講金剛經歸來，病居新店陳居士家。某日師見窗外台階上樹影搖動，即言：「古德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海水無痕。』」弟子問云：「此是何義？」師云：「竹影掃階塵不動，風吹竹枝，竹影即在台階上搖動，有如掃塵埃。竹影雖任天掃塵埃，塵卻絲毫不動。此竹影即眾生之本性，本性充虛空遍法界，竹影掃階塵不動，塵埃不礙本性。月輪穿海水無痕，明月順海底而過，海水不礙明月，因水不因月穿大海而波動。空性如明月，空性之光明乃有而非有，非有而有，空性無論至何處皆無礙。此竹影掃階與月輪穿海皆是無相。如是領悟，自己應知，肉身是有礙，然證空性則無肉身，空性一片光明，有如明月，明月周遊十方皆無礙。空性無相，故一切高山大海皆無礙。」

師八十六歲，至中壢圓光佛學院禪修班，指導禪修，學員請求師打禪七。師云：「我這禪七要求七日七夜不睡，若不懼苦？能拼



上死命，禪七則可行，若畏苦，則不可行。」眾學員答：「無論如何苦，寧死於禪堂，亦要打禪七。」師遂受其請。如是七天七夜，只能夜中十一點至一點，坐著補充精神，不准臥睡。師以八十六歲高齡，於此七日七夜，不眠不休，時時解惑開示。解七歸來，病倒一週。

師八十六歲，於埔里觀音山，多次宣講心地法門，後集結成《心地法門》一書。師一生窮研心經二十餘年，妙契般若玄旨，八十九歲，於觀音山宣講心經二週。九十歲，復受慧炬雜誌社之請，於台北再次宣講心經。九十一歲復於台中清涼寺，第三次宣講心經。師亦重金剛經，常謂金剛經與心經皆為般若部之寶典。九十四歲，於台北十普寺宣講金剛經六週。九十五歲初春，大陸揚州高旻寺方丈^上德^下林長老，請師至高旻寺講金剛經。眾弟子勸師，年歲已高，不宜遠行。然師為法忘軀，仍堅至大陸禪宗祖庭弘法。後以水土不服，宣講未竟即病歸。自茲而往，身體屢違和，終以世



壽九十七歲（公元二〇〇二年），於南投魚池道場（今之真如精舍），示寂入滅，僧臘三十八，戒臘三十七。臨終前，舉手指空中言：「般若，般若」。最終舉頭凝視空中良久，後入滅。

綜觀師一生無論獨居茅屋，精勤銳意禪修，自契實相，心游妙義；或為利他，智宣法要，說法無礙，以九十多歲高齡，仍遠行講經弘法，演法無懈。師誠為一代之高僧，當代修行者典範。願師悲心長住世，大法永流布。

弟子

道智 敬撰



附錄一：

七發欲界主心：欲界主即他化自在天主，又稱他化自轉天，此天以奪他之所化而自娛樂。若有眾生起念將他人成果，據為己有而資己之享樂，是謂發欲界主心。

八發世智心：眾心念念於世智辯聰，不受出世間教法而行外道法，是謂發世智心。

九發梵心：眾生厭離欲界塵境，念念欣求梵天勝妙之樂，因而行色界、無色界之道，是謂發梵心。

十發無漏心：眾生厭離世間生死苦，念念斷除貪瞋癡諸惑，而行聲聞、緣覺之道，是謂發無漏心。



附錄二：

永明大師宗鏡錄（卷八），闡明色空不二之旨云：

法界觀真空門云：

一、色即是空者：以色舉體全是真空，不即斷空。以色等，本是真如一心，與生滅和合，名阿賴耶識，能變起根身器界，即是此中所明色等諸法。故今推之，都無其體，故舉體歸於真心之空，不合歸於斷滅之空，以本非斷空之所變故。斷空則是虛豁斷滅，無知無用，不能現於萬法。如鏡外之空，非同鏡內之空，色相宛然，求不可得，謂之空。又凡是色法，必不異真空，以諸色法，必無性故。是故色即是空，既非滅色取空，離色求空。又不即形顯色相之空，又不離形顯無體之空，即是真空。若不即色相，即無徧計所執；不離無體，即是依他緣起；緣起無性之真理，即是圓成。

二、明空即色者：真空不異色，故云空即是色。何以故？凡是



真空，必不異色，以是法無我理，非斷滅故，是故空即是色。若離事求空理，即成斷滅。今即事，明無我無性真空之理，離事何有理乎？以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諸事法，則舉空全色，舉理全事。又真如正隨緣時，不失自性，則舉色全空，舉事全理。

三、空色無礙者：謂色舉體全是盡色之空，故色盡而空現。空舉體不異全盡空之色，即空即色而空不隱。是故看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味法也。如舉眾波全是一水，舉一水全是眾波，波水不礙同時，而水體挺然全露，如即空即色而空不隱。寶藏論云：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

又云：龐居士偈云：昔日在有時，常被有人欺。種種生分別，見聞多是非。後向無中坐，又被無人欺。一向看心空，冥冥無所知。有無俱是執，何處是無為？有無同一體，諸相盡皆離。心同虛



空故，虛空無所依。若論無相理，唯有父王知。故知有無諸法，卻求究竟，唯心方證。若未歸心，盡成障礙，為常為斷，成是成非。纔入此宗，自然融即。謂先明其起處，知自心生。即從心生，則萬法從緣，皆無體性。必無心外法，能與心為緣，悉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但論空有，則廣明諸法，何者？以空有管一切法故。此空有二門，亦是理事二門，亦是性相二門，亦是體用二門，亦是真俗二門。乃至總別同異，成壞理量，權實卷舒，正助修性遮照等。或相資相攝，相是相非，相徧相成，相害相奪，相即相在，相覆相違，一一如是，各各融通。今以一心無性之門，一時收盡，名義雙絕，境觀俱融，契旨忘言，咸歸宗鏡。是以須明行相名義差別，方能以體性融通。若不先橫豎鋪舒，後何以一門卷攝。故還原觀云：用就體分，非無差別之勢，事依理現，自有一際之形。

如上微細剖析，廣照空有二門，可謂得萬法之根由，窮諸緣之起盡。此有無二法，迷倒所由，九十六種之邪師，因茲而起，



六十二見之利使，從此而生。菩薩尚未盡其原，凡夫安能究其旨。所以寶性論云：空亂意菩薩，於此真空妙有，猶有三疑：一疑空減色，取斷滅空。二疑空異色，取色外空。三疑空是物，取空為有。故華嚴經中，善財歷事諸佛，已證法門，尚猶於諸法中，無而計有。若究竟遠離，唯大菩薩之人。大智度論偈云：有無二見滅無餘，諸法實相佛所說。淨名經云：有無二見，無復餘習。又偈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何者？若時機因緣執有，則說空門。若時機因緣著空，遂談有教。為破有，故不存空。因治空，故不立有。故說有而不有，言空而不空。或雙亡而雙流，或雙照而雙寂。破立一際，遮照同時。



附錄三：

永嘉大師證道歌

君不見！

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眾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
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
決定說，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



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頽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者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緣終不悛。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鎔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訛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卻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



優游靜坐野僧家，闕寂安居實瀟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墮，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我今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鉞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為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歷江海，入此土，菩提達摩為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嗟末法，惡時世，眾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梅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沈師子住。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
師子兒，眾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諍。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卻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
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無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
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
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
饑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
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頑皮靱。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螢光增罪結。
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



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証。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
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螳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
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為君訣。

（全文完）

（恭錄自永嘉大師證道歌淺解）



順治皇帝出家自嘆詩

天下叢林飯似山 鉢盂到處任君餐
朕為大地山河主 憂國憂民自轉煩
來時糊塗去時迷 空在人間走一回
長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矇矓又是誰
悲歡離合多勞慮 何日清閑誰得知
世間難比出家人 無憂無慮得安宜
五湖四海為上客 皆因累世種菩提
金烏玉兔東復西 為人切莫用心機
禹疏九河湯放桀 秦吞六國漢登基
黃袍換得紫袈裟 祇為當年一念差
十八年來不自由 南征北討幾時休
黃金白玉非為貴 惟有袈裟披最難
百年三萬六千日 不及僧伽半日閑
未曾生我誰是我 生我之後我是誰
不如不來亦不去 來時歡喜去時悲
若能了達僧伽事 從此回頭不算遲
口中喫得清和味 身上常穿百衲衣
個個都是真羅漢 也披如來三尺衣
百年世事三更夢 萬里乾坤一局棋
古來多少英雄漢 南北山頭臥土泥
我本西方一衲子 為何落在帝王家
我今撒手西方去 不管千秋與萬秋

江蘇武進李中和沐首恭書



結語

古德云

達摩西來一字無
全憑心地用功夫
若要紙上談佛法
筆尖蘸出今乾洞庭湖

（恭錄自老和尚手稿）



南無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八年／西元二〇一四年三月

般若心經淺解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2)23951198

傳真：(02)23911341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七九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 本會交通

※ 捷運：善導寺站 5 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 → 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 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 → 253、297 開南商工 → 20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口 → 630、270、263、245、621、651、37、26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恭印：一〇〇〇本
流水號：12118
書號：0325-10